

阅 读 声 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十一卷)



目 录



目 录

青春泉.....	(俄) 霍·沙伊霍夫 / 林良	(001)
狐狸与森林.....	(美) 弗·波尔 / 江洪.....	(008)
选择的逻辑.....	(俄) 德·比金 / 李文革...	(023)
未来的惊涛.....	(美) 雷·琼斯 / 夏阳.....	(042)
外 星 人.....	(美) 柯·基尔 / 李冰.....	(061)
另一个世界.....	(英) 帕·克里弗 / 陶金...	(069)
被遗忘的世界.....	(美) 阿西莫夫 / 张荣华...	(075)
到神秘王国去.....		(075)
恐龙的世界.....		(078)
“外来人”与猿人之战.....		(082)
星际旅行.....	(法) 吉米·居厄 / 李双强	(086)
柯克船长.....		(086)
进入云体.....		(089)
返航.....		(092)
考察地球.....	(美) 雷·布雷德伯里 / 霍林	(096)
冷酷的方程式.....	(英) 克拉克 / 李德明.....	(105)
神秘的车祸.....	(美) 安德逊 / 王新春.....	(134)
冬 人.....	(美) 丁·巴拉德 / 洪涛.....	(150)
戈勃林禁区.....	(英) 约翰·布朗纳.....	(170)
危海探奇.....	(俄) 阿·德聂伯洛夫 / 车成安	(179)
火 星 人.....	(法) 布勒 / 徐芳.....	(187)
“起死回生”.....	(俄) 尼索维托夫 / 邢方.....	(200)



布克的奇遇.....	(英) 威廉·戈尔丁/王雅薇	(213)
布克的奇遇.....		(213)
真假布克.....		(215)
布克的第一次演出.....		(216)
没有身体的狗头.....		(217)
生与死的搏斗.....		(219)
布克的正式的演出.....		(221)
歼灭黑星.....	(美) 克·西马克/王岩	(225)
博士遇难.....		(225)
歼灭者.....		(228)
幻想世界.....		(231)
瓢虫行动.....		(234)
尼罗河女王.....		(237)
决战时刻.....		(240)
一心向往的世界.....	(俄) 卡赞采夫/杜建	(244)
科学女郎.....	(德) 贝·舒谱恩/高红军	(253)
瓦戈涅尔教授的发明.....	(美) 阿西莫夫/齐平	(265)
一 奇怪的居民.....		(265)
二 狗案始末.....		(268)
三 不睡觉的人.....		(274)
四 专制者.....		(280)
五 “科学爱好者”.....		(283)
六 《安全舒服号》.....		(286)
七 被俘.....		(289)
八 瓦戈涅尔教授的命运被决定了.....		(291)
九 《能量股份公司》.....		(295)
十 窗外发生的事.....		(300)
十一 “睡王国”.....		(302)

青 春 泉

下午过了一大半了，沼泽里芦影幢幢，黑沉沉的，仿佛沉浸在浓重的暮色里，他们那只不灵活的小船在红红的火把照耀下向行驶。小船刚刚驶过，后面的绿色芦苇马上又从带咸味的水面冒出来，盖住了小船留下的波痕。弗朗西斯科手下的士兵，跟往常不一样，都沉默不语。在一片寂静中，小船激起的水声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古铜色皮肤的土人撑着小船前进，每当他提起撑船的长竿，就发出唧瓜唧瓜的水响，简直像鞭子的呼啸声一样响亮。弗朗西斯科对士兵们的沉默并不感到奇怪，他自己同样怀着保持沉默的强烈愿望。四周的景象中有一股力量，使得每个人的舌头都不想活动——哪怕是为了进行呼吸，好像无形中有一道看不见的禁令悬挂在他们面前。

船头突然撞着了沙岸，弗朗西斯科最初还不敢相信。他可以肯定，这条小船离开营地顶多只走了两英里。这次航程，原来以为要到夜幕降临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谁知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在阴影幢幢的沼泽地带，除了正午，其实是很难分清白天和夜晚的。

“等一等！”他向手下的士兵发出这个命令，因为他知道他们绷得紧紧的身体都渴望马上行动。士兵们喃喃低语，但是谁也没有在自己的位子上动一下。船上除了弗朗西斯科以外，还有四个士兵。其中，冈萨雷斯最年轻。弗朗西斯科指挥的这伙野心勃勃的殖民军兵士里，战火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最轻最浅。他戴着厚厚的皮防护手套，一只羽毛凌乱、两眼暗淡无光、

名叫洛拉的老鸚鵡用爪子緊緊抓住他的手套套口。第二個士兵叫里維納，又瘦又矮，一撮尖尖的胡子好像挑釁一樣，從鋼盔盔帶下冒出來，眼神冷冷的，閃着利劍一樣的寒光。第三個士兵叫格雷戈里奧，伙伴們就叫他“戈洛”，身體結實，態度溫和。第四個叫拉斐爾，高身材，寬肩膀，眼睛像石榴石一樣發亮，為人狂妄自大，愛喝酒，像法國騎士一樣勾引女人。

至于撑船的土人，弗朗西斯科根本不把他算数。只要他把事情干完，就非死不可。

因为远征军司令官亲自下了命令，弗朗西斯科才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动手杀他。原来，在烧成废墟的土人村庄里，满身盔甲的殖民军挥舞刀剑，早已把土人统统赶进沼泽，事后却发现这个向导默默无言地留在废墟中。他差一点被杀死，身上的装饰品几乎被抢光，可是——

那个翻译却赶紧对着司令官的耳朵低声耳语，于是，一道严厉的命令立刻高声宣布下来。听了这道命令，士兵们只好勉强住手，不去伤害这个神态高傲的牺牲品。接着，由翻译在中间搭桥，对这个土人又哄又劝。最后，弗朗西斯科接到了命令：不准找这个土人的麻烦，不准抢他的东西。暂时不准，等他的作用发挥完了再说。

弗朗西斯科在拉斐尔拿着的火把上点燃了自己的火把，下船上了岸，左手小心地高举火把，右手随时准备拔剑出鞘，防备那个向导施展土人狡猾的惯伎——背叛。对于这支远征军之前的很多远征军，土人曾多次背叛。西班牙的士兵运用钢铁和炮火，对土人进行了可怕的报复和惩罚，将土人的村庄夷为平地，才把叛乱镇压下来。

他们上岸后缓缓前进，金属的铠甲和脚上系得紧紧的护腿使他们全身发热烦躁，很不舒服。脚下的土地是一个长形小岛，

是沼泽中像丘陵一样隆起的一片干土，大小约一平方英里。

他们爬上一个斜坡，弗朗西斯科加快步伐，差不多一路上跑上去。到了坡顶，终于看到传奇中的神话就在眼前出现。在心神恍惚的一瞬间，弗朗西斯科的手朝着钢盔盔带移动，准备取下钢盔，正像他走进大教堂或路旁的神祠时脱帽致敬一样。不过，他的手指只移动了一吋，就停住不动了。他对自己约束很严，比约束他手下的兵士还要严厉。控制自己，驾驭和掌握自己的本能冲动，对于一个带兵的头头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呵。

担任向导的人闪在旁边，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毫无表情，两手交叠在裸露出来的胸膛上。对那几个跟着他爬上斜坡的满身盔甲的士兵，他看也不看一眼。在微波荡漾的水池旁，在火把闪烁不定的火光里，他默默地站在那儿，什么也不说，甚至连他的呼吸都很难觉察到。他就像脚底下那个天然的石水池，从头到脚仿佛是石头的化身。至于那五个西班牙殖民军的官兵，却正在水珠四溅的水池旁徘徊，嘴唇都在蠕动，却没有一个人在那一刻说出了一句有头有尾的话。

清亮的水飞溅到水池里，仿佛撞击着很多小银钟，激发出悦耳的声音。水池那边，屹立着一块象石墙一样平滑的大岩石，有一人多高，像夜色一样漆黑。这块大岩石的半中腰，有一道裂口，泉水就从裂口中喷射出来，在空中划出一道白色的长弧。泉水冷冽明亮，清澈晶莹，日夜不息地飞进岩石前的池子里。石池本身，就是泉水在漫长的岁月里冲击出来的。围绕着泉水喷射出来的那道裂口，有人用原始的粗糙工具在岩石上刻出了一张人脸，也许是这个向导的祖先刻下来的，甚至还可能是他的直系远祖……在岩石上雕刻下来的这张脸，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使人看了心烦意乱。古代的那些工匠把他们的雕刻精心安排，使得喷出泉水的裂口在他们刻下的那张人脸之内。他们

把裂口打磨修整，使它和那张脸溶为一体，喷涌而出的泉水好像是那张脸上微笑的嘴唇里吐出来的，是赠给人间的水晶礼物。

“差不多就像是，”弗朗西斯科喃喃自语地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竟把内心深处的想法说出口来了：“这张脸刻出来以后，由于魔鬼的神力，马上就要开口说出生命的启示，就要谈到泉水，谈到泉水的神奇的恩惠……”

“队长，我们可以喝了吗？”旁边有人问他。

弗朗西斯科从自己的沉思遐想中惊醒过来，回头望着身旁的戈洛。最初看来似乎根本不能达到的目标，出乎戈洛的意料之外，得来竟毫不费力，这使得戈洛十分高兴，满脸笑容。弗朗西斯科发现他居然嘻嘻地笑出声来，对他说：“暂时还是不喝吧，我的性急的朋友。”

“我们第一步必须彻底弄清楚，要断定喝下去没有危险，首先要让向导第一个喝。”弗朗西斯科向那个石头人一样的向导转过身去——可是只看见光光的岩石，无声的黑影和纹丝不动地树叶。受骗了，他发出一声怒吼，拔剑出鞘，剑锋在空中呼啸。他带着手下的四个士兵，钻进枝叶繁茂、纠葛交错的灌木丛中，去搜寻逃走了的向导。

他们找了一个小时，始终没有找到逃走的向导。不过，他们的那条小船仍然停泊在原来的地方，等待他们去使用。

“他一定是涉水到沼泽里去了，”弗朗西斯科和他的士兵重新聚集在石水池旁边，对士兵们说：“要嘛是陷进了流沙，要嘛是被野兽吃掉了。别管他啦，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他望着最年轻的冈萨雷斯说：“洛拉在哪儿？”

在刚才追捕向导的那一阵忙乱和激动之中，这位年青人已经把他的那只老鸚鵡忘记得干干净净。他仔细寻找，发现那只懒洋洋的鸚鵡停留在一丛灌木底下。这只鸚鵡太懒了，不会飞

走。它跟人在一起待得太久了，处处由人照顾惯了，兴致和爱好都已僵化。冈萨雷斯把手腕靠紧鸚鵡皱巴巴的长着绿毛的肚子，鸚鵡驯服地跳上他的皮手套。于是，他把鸚鵡带给弗朗西斯科。

“你看这只鸚鵡有多少岁了？”弗朗西斯科问他说。

“比老年人的岁数还要大一倍，”冈萨雷斯立刻回答说：“人们甚至说，在诺亚带进方舟的动物中就有这只鸚鵡，我也无法反驳这种传说。”（译者注：基督教的《圣经》说，洪水毁灭世界，诺亚在洪水到来时已造好方舟，将各种动物都取一对放入方舟之中，和诺亚一家同避洪水。）

弗朗西斯科微笑着说：“好吧，我们先不忙把泉水装进水瓶里，也不要自己先喝，要让鸚鵡洛拉先喝。要是洛拉喝了不死，反而返老还童，证明那些关于泉水的传说确实是真的——那时候，也只有到了那时候，我们再喝不迟。”

冈萨雷斯马上照办。洛拉的颈子被他紧紧抓住，像平常一样很不痛快，残缺不全的鸟嘴滴滴咕咕，开始吐出难看的灰舌头，舔着池里的泉水，她叽哩咕噜地说着脏话，声音粗厉刺耳，从冈萨雷斯的手套套口跳上旁边的一株矮树，烦躁不安地用鸟嘴梳理自己的羽毛。

“现在可以喝了吧？”冈萨雷斯说，回头望着自己的上级。

“再等一等，”弗朗西斯科回答说。他的心思，一部分用来观察鸚鵡喝了泉水后的表现，但主要地还停留在那个担任向导的土人身上，对他的逃跑感到十分愤怒。弗朗西斯科原来打算不让那家伙死得痛快，准备想尽办法折磨他，让他慢慢死在自己手里。时间好像故意放慢了步伐，简直是懒洋洋地一步步拖着走。洛拉站在树枝上，梳理自己的羽毛，动作越来越显得精力充沛。“看啊！”弗朗西斯科兴高采烈地叫喊着说。

老鸚鵡那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现在像乌黑发亮的宝玉，鸟嘴焕然一新，周身金绿色的羽毛显露出前所未有的整齐熨贴，光彩夺目。“洛拉啊——”冈萨雷斯一边呼唤，一边向鸚鵡走去，同时伸出自己的手。鸚鵡发出一声叫喊，那分明是野性未驯的动物骄傲的叫声。她拍着突然变得强健有力的翅膀，飞上更高的树枝，正在手不能及的地方，有意跟人为难。

“赞美古人吧！”弗朗西斯科说：“古人传下来的传说千真万确！这确实是传说中的青春泉！”他仿佛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他和手下的士兵带着满瓶神奇的泉水，不到一个小时就穿过沼泽，胜利地回到大本营，从深深感谢他的长官那里得到赏赐给他的黄金。那些黄澄澄的金子仿佛就在他的眼前闪闪发光。

冈萨雷斯，高兴得又喊又叫，匍匐在地上，突然脱下钢盔，头朝水池伸过去，如饥似渴地猛吸着清澈明亮、沁人心脾的青春泉。“你难道还不够年轻吗？”队长嘲笑他说，但是队长自己和另外三个士兵也虔诚地俯伏下去，像冈萨雷斯一样猛喝着青春泉。

经过一阵哽哽噎噎的狂饮之后，弗朗西斯科仰面朝天，躺在暮色笼罩的地上，直到这时才命令士兵们把水瓶灌满。然后，他打着嗝，吐出随着清凉的泉水吞下去的气泡，心满意足。他们先前拿着的火把，漫不经心地散放在岩石上，火光摇晃不定，烧得呼呼响，谁也不把这些火把放在心上。弗朗西斯科毫不在意地又用目光搜寻洛拉，可是看不到她。“可能”，他自言自语，好像早已料到了这一点，“鸚鵡恢复了青春，原来的某些欲望也就随着产生。要是在这该死的沼泽里没有别的鸚鵡，那才糟糕啊……”弗朗西斯科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很有趣，应该说给手下的士兵们听。他转过头去——士兵们一个也不见了。

一阵使人心烦的恐怖感像冰块一样梗在他的胸中，他连忙

站起来，看到的只是空的铠甲，空的护腿和掉在地上的手套。他灰心丧气地向后退，长统靴本来应该踩在寸草不生的石头上，却踩着了一样软绵绵的东西，又滑又粘，使人恶心。他不假思索地赶紧把脚移开，再回头去看那块地上究竟是什么。就在他的脚跟前，摆着一个没有壳的蛋，蛋黄已经破裂，流出浓浓的不透明的液体。这个蛋有一半还粘在他的靴子上，粘乎乎的，颤悠悠的。他抬头望见鸚鵡洛拉曾经歇在上面的那根树枝，终于恍然大悟，弄清了这件事可怕的真相。

于是，他像疯子一样跑下斜坡，身上的铠甲越来越重，他那缩小成儿童一样的肩膀再也承受不住。只过了短短的一会儿，他的个子越缩越小，小到可以从铠甲顶部原来套在颈子上的孔里爬出来，一双手粉嫩粉嫩的，膝头还没有长硬，口里没有牙齿，尖声叫喊着。他的整个身体还在不断缩小，迅速地按照和胎儿发育恰恰相反的方向继续变化。

这时，路上出现了一道黑影。在弗朗西斯科那一双不听使唤的婴儿眼睛里，黑影变成了一个人。弗朗西斯科模糊不清的眼睛最后看到的景象是那个土人向导蹲在他身边，土人的脸不再像过去那样冷漠无情，深不可测，唇边露出冷笑，和石头上刻下的那张怪脸上的冷笑一模一样。

狐狸与森林

第一天晚上，威廉和苏珊在观赏焰火，那是美丽的节日焰火，而不是恐怖的战争烟火。乐队丝竹齐鸣，教堂大门洞开，暖人的墨西哥空气扑面而来。教堂里的更夫赤着脚敲打大钟。一个戴着牛头假面的演员奔来跑去。那头“牛”张开大口，喷出火来。人们欢笑，尖叫，四散奔逃。

“现在，咱们是在1938年。”威廉·特拉维斯面带笑容地对妻子说。他们紧靠着喧闹的人群站着。“这真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年代！”

那个戴牛头假面的演员走近前来。他们嗅出了火药的味道，感到了火焰的炙热。他们逃开了。

“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这么快活过！”苏珊停下脚步，喘了口气。

“今天的节日集会，确实盛况空前。”威廉说。

“一切都将继续下去，不会中断吗？”她问。

“对”。威廉回答说。“狂欢将要通宵达旦。”

“不，我不是说乡村的节日盛会。”苏珊说。“我指的是咱们的假期能不能延续下去！”

“当然能啦！”威廉说。“我的旅行支票，足够有余。来，别疑神疑鬼啦！快活一点儿吧！他们永远也不会找到咱们了！”

“永远不会吗？”

“永远不会！”

有人从教堂的塔楼上朝下放出一朵朵硕大的焰火；楼下，

人们跳舞，欢笑，川流不息。墨西哥的家乡菜香味诱人，飘荡广场。酒吧间里，人们坐在桌旁，黑黝黝的手里端着酒杯，观赏狂欢的景象。

喷管里火药用尽，“牛”的嘴巴里不再喷火，演员取下假面头套，孩子们立刻蜂拥而上，摸弄着那只奇妙的牛头。

“咱们去瞧瞧那头‘牛’吧？！”威廉建议说。

牛头是用压印花纹纸制成的，上面粘着真的牛毛。

威廉和苏珊走过一家酒吧的门口，苏珊发现有人注视着他们。此人不是墨西哥的土著，面孔瘦削白净，有一对蓝色的眼睛。他穿一件几乎是白色的外套，里面是蓝色的领带和衬衣，金黄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威廉和苏珊走过，这人的眼睛始终盯住他俩不放。

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九至十瓶不同品种的酒，还有十来只玻璃杯。每只杯子里都只剩半杯残酒。他轮流喝着杯子里的酒，眼睛却始终注意着广场上的动静，一眨也不眨。他的另一只手里夹着一支细细的古巴雪茄。苏珊瞅见这人旁边的椅子上，另外放着二十盒土耳其纸烟和好几瓶香水。

突然，恐惧袭上苏珊的心头。“威廉……”她轻轻跟他咬了一下耳朵。

“别怕！”威廉说。“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早晨，我在广场上看到过他。”

“不要回过头去，苏珊！继续朝前走，跟着我走，再去看看那只纸糊的牛头。”

“你不认为他是一个‘搜索队员’吗？他是不是来跟踪咱们的？”

“当然不是。”威廉说。“他们根本没法儿跟踪咱们。”

“也许，此刻他们正在追踪咱们哩！”苏珊说。

“多么漂亮的一头牛啊！”威廉对那个纸糊的牛头的主人说。

“‘搜索队员’是不是有可能已经跨回二百多年，来跟踪咱们了？”苏珊问。

“别说话！”威廉制止了她。

苏珊十分害怕，差点儿昏了过去。威廉挽住她的胳膊，轻轻拉她走开。

“注意，不能昏倒！”他一面说，一面还要强装笑容。“过一会儿，你就会好了。咱们到酒吧里去喝上一杯吧！这么一来，即使那个人是‘搜索队员’，也不会怀疑咱们了。”

“不，我可不进去。”苏珊反对。

“咱们一定得进去。来，走吧！”他俩走上了酒吧的台阶。

苏珊和威廉是从2155年来到1938年的。他们在2155年的名字是安妮和罗杰·克里斯坦。2155年的世界是邪恶的，他们希望逃离那个世界。

他们走进酒吧。那人上下打量着他们。

苏珊听到一声电话铃响，使她想起了在两百多年之后的未来，自己接过的另一次电话。

那是2155年，4月的一个早晨。苏珊拿起电话，对方是她的一个朋友。

“安妮吗？我是雷奈。你听说过‘时间旅行社’吗？他们组织人们回到过去的年代里去度假。你可以回到随便哪一年，任何一个地方！”

“你是开玩笑吧，雷奈？！苏珊问。

“不，绝不是玩笑。汤姆和我准备回到1492年去，与克里斯长弗·哥伦布一起乘着帆船，去发现新大陆。你瞧，那该有多带劲儿！”

“太妙了！不过，难道政府会允许这家旅行社营业吗？”

“噢，警方正在密切注意它的动向。他们不希望人们躲到过去的年代里，逃避眼下的战争。因此，每个‘时间旅行者’都必须留下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抵押，政府才能确信他会归来。”

安妮心中暗暗称奇：这可不正是罗杰和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逃亡旅行吗？我们不喜欢2155年的世界。罗杰在兵工厂工作，我的职业则是传播疾病，毒害敌国人民。我们希望摆脱这种生活。也许，现在机会到了，我们可以飞过几个世纪，来到一个民风纯朴的国家；‘搜索队员’们就永远也找不到我们了。政府再也不能把我们带回未来，烧掉我们的书籍，使我们心中充满恐惧……

现在，他们是在1938年的墨西哥。

苏珊瞧着酒吧间的不太干净的墙壁。

2155年的政府允许苏珊和威廉作为未来国的先进工作者，参加返古旅行，度一个短假。他们因而得以回到1938年的纽约。第三天，他们就化了装，改名换姓，飞往墨西哥隐居。

“他准是未来国的人。”苏珊又瞧了一眼陌生人的香烟、雪茄和酒瓶，轻轻地说。“你还记得咱们第一天来到过去时代的情景吗？”

一个月以前，他们在纽约度过了第一个夜晚。他们品味了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酒，尝遍了形形色色、闻所未闻的菜，还买了好几打各式各样的纸烟和香水。这些在2155年的世界里，都是稀有的珍品。因为在那儿，战争是高于一切的。

苏珊和威廉坐下，叫了两杯酒。

陌生人审视着他们的衣服、头发，以及走路和入座的姿势。



“镇静点儿。”威廉对苏珊附耳低言。

“早知今日，当初咱们又何必必要逃亡呢？”苏珊心里充满了绝望。

“他走过来了！”威廉说。“你一句话也别讲，让我来应付他。”

陌生人走到桌子面前，深深一鞠躬。他双脚一靠，皮鞋后跟碰出轻轻的响声。苏珊心中暗想：他是一个军官！

“罗杰·克里斯坦先生！”陌生人说。“您入座的时候，没有把裤腿往膝盖上提一提。先生，1938年时代的裤子是羊毛织成的，您入座不用手提一下裤腿，裤子就要给搞坏啦！”

威廉一下子从头凉到脚，浑身像是结了冰。他瞧瞧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双手。苏珊的心跳快得像小鹿撞钟。

“您弄错了吧？”威廉说。“我不叫克里斯勒。”

“别装蒜啦！没有人叫您克里斯勒，您的名字叫克里斯坦！”陌生人回答。

“我叫威廉·特拉维斯。”

“对不起，我以为我认识你。”陌生人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克……呃，特拉维斯先生，我远离家乡，需要交结朋友。我叫西姆斯。”

“西姆斯先生，我们都疲倦了。”威廉说。“明天，我们还要到爱克波尔科去哩！”

“那是个风光明媚，令人神往的地方！我刚从那儿回来。我去那儿，为的是寻找两个朋友。我希望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他们！噢，太太，您怎么啦？不舒服吗？”

“晚安，西姆斯先生。”

威廉紧紧地挽住苏珊，走了出去。他们头也不回。西姆斯先生在背后大声叫喊：

“别忘了回到 2 1 5 5 年去！”

苏珊两眼发黑，觉得脚下的大地似乎在颤抖，但她还是坚持着朝前走去。

他们回到旅馆，反锁上门。苏珊忍不住呜呜大哭起来。黑暗中，他俩紧紧依偎在一起，站了好长时间。远处传来节日焰火的噼啪声和乡村广场的欢笑。

“我刚才真应该杀了他。”威廉说。“西姆斯是‘搜索队’队长，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已经把咱们认出来了。”苏珊说。

“不见得，我认为他还没有断定，还在试探咱们。咱们不能让他抓住把柄。咱们今天晚上不能逃走。”

“也许，他已经抓住了咱们的把柄，现在不过是欲擒故纵而已！”苏珊说。

“也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也许，他喜欢欣赏人们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他可能在看咱们的笑话。”

窗外飘来火药的味儿，还有墨西哥佳肴诱人的香味。苏珊坐在床上，擦着眼泪。

“你知道‘搜索队’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人们带回到 2 1 5 5 年去吗？”她问。

“他们首先得找一个僻静的去处，抓住咱们，塞进时间机器，才能把咱们带回未来。”

“好啊，我可有办法了！”苏珊说。“咱们绝对不要单独行动，永远呆在人流中间。咱们要和成百上千的人保持接触，从早到晚都和朋友们在一起。晚上，咱们睡到各个镇上的警察局里去，花钱请求警察局长保护，直到咱们把西姆斯杀死，逃离这块地方为止。然后，咱们换上新的衣服，也许就能够打扮得和真的墨西哥人一模一样。”

这时候，他们听见上了锁的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脚步渐渐远去；接着，又听到某一间客房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苏珊停在窗前，望着漆黑一团的广场。

“远处的高楼是一座教堂吗？”她问。

“是的。”

“我常常在想教室是什么样子的。”显而易见，2155年的未来国里，是不会有教堂的。“咱们明天去参观教堂，好吗？”

“好，当然好啦！现在，咱们得睡觉了。”

他俩并排躺在黑黝黝的屋子里。

半小时之后，电话铃声大作，苏珊拿起听筒。

“喂？”

“喂！克里斯坦太太！”电话里的声音说。“猎人正在追捕野兽，而那只狐狸就躲在这片树林里！”

苏珊扔掉听筒，直挺挺地倒回床上，浑身发凉。

旅馆外面（那是1938年）有人弹奏吉他，连奏三曲，余音袅袅。

他们几乎彻夜未眠。次日清晨，他们听到街上汽车喇叭开始喧闹。苏珊朝外望去，看见一群人，一共八个，从几辆大客车上跳下来。这些客车的车厢上，涂抹着不少红色的字母。

“这是怎么回事儿？”苏珊大声问楼下街上站着的一个小男孩儿。这个小孩儿正望着客车和那群旅客出神。

“这是一家美国电影公司的演员。”小孩儿回答。“他们到这儿来拍摄一部电影。”

苏珊把这一切告诉了威廉。威廉建议今天不要去爱克波尔科城了，还是留在这里，看看拍电影吧。

“看看拍电影，可以帮助咱们散散心，忘掉那件麻烦事儿。”



威廉的话里，流露出希望。“同时也可以让西姆斯不再对咱们疑神疑鬼。”

苏珊再一次走到窗前，凝视着楼下的乡村广场。广场曙光初照，晶晶闪光。她看到那几个无忧无虑、爱吵爱闹的美国人，禁不住想大声喊：“救救我！把我藏起来！救救我吧！请帮助我染一染头发，穿上一套奇装异服，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是从2155年逃到这里来的！”

然而，他们会相信她的话吗？不会，绝对不会！所以，她决不能把一切都告诉他们。

“咱们下楼去吃早饭吧！”威廉说。

他们下楼走进旅馆的餐厅。大厅里满是旅客，都在吃着火腿蛋。电影演员们进来了，六男二女，一行八人。他们哈哈大笑，把椅子推来推去，弄得震天价响。苏珊很高兴和他们呆在一起。她觉得从他们那里能够得到温暖和庇护。

这时候，西姆斯先生叼着一支土耳其香烟，从大厅门口拾级而下。他拼命吸烟，老远地就对威廉和苏珊深深一鞠躬。苏珊回了他一鞠躬，脸上居然还露出了一丝笑容；因为当着8位演员和20位旅客的面，西姆斯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也许，咱们可以雇两个演员来蒙骗西姆斯。”威廉深谋远虑地说。“当然，咱们要告诉他们这不过是开个玩笑。让他们穿上咱们的衣服，坐上咱们的汽车，只要西姆斯盯上了他们的梢，咱们就能趁机赶到墨西哥城去。这么一来，他就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啊！见到你们真是太好！”有人朝他们大声嚷嚷，他们抬起头来。

一个满嘴酒气的胖子，朝他们的桌子俯下身来。

“见到你们几位真正的美国游客，我快活得真想亲亲你们！”



他和他俩一一握手。“我可以坐到你们的桌子边上来吗？我叫乔·梅尔顿，电影导演。我喜欢交朋友。”

他坐到他们旁边。

西姆斯先生瞥了他们一眼，十分不快。他走近前来。

“特拉维斯先生和特拉维斯太太，”他说。“我希望咱们三个能够单独在一起吃早饭，不要有第四者在场。”

“对不起，不行。”威廉说。

“坐吧，朋友。”梅尔顿先生说。“只要你是他们的朋友，也就等于是我的朋友啦！”

西姆斯先生坐下来了。电影演员们互相大叫大嚷，高谈阔论。这时候，西姆斯压低了声音问：

“我但愿二位昨天晚上没有失眠！”

“你自己大概也失眠了吧！”威廉反唇相讥。

“嗯，我也没睡好。我睡不惯1938年的床铺。”西姆斯先生说。“我忙于品尝各种新的香烟和食品，很晚才上床，这是一种新鲜而有趣的经历，不是吗？”

“我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苏珊说。

“亲爱的太太，装模作样是混不过关的，躲在人流中间也照样无济无事。”西姆斯哈哈大笑。“我总有一天会把你捉拿归案，我心里可急着呐！”

梅尔顿瞧着他们，涨红了脸。

“这个人使你讨厌吗？太太。”他问。

“不，没那回事儿。”苏珊回答。

梅尔顿又转回身去，对摄影师和演员们大叫大嚷。西姆斯继续说：

“只要你们乖乖儿地跟我走，未来国就不会惩罚你们。考虑考虑吧！要是你们杀了我，其他‘搜索队员’是决不会放过

你们的！”

“我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威廉说。

“够了！”西姆斯恼羞成怒，大声地说。“好好考虑考虑吧！政府需要你们在兵工厂里工作。我们需要心灵手巧的人。”

“去打仗，对吗？”威廉说。

“你们在谈些什么？”梅尔顿问。

谁也不回答他。

“只要你们马上回2155年去，”西姆斯说。“我们就不惩罚你们。如果你们还要留在这儿，那可就要吃苦头了。我们会用武力强迫你们走。”

“好吧！”威廉说。“我跟你回去，只要让我的妻子留在这里，摆脱那场战争，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西姆斯先生沉吟片刻说：“好吧！十分钟以后，我在广场等你，让我坐上你的汽车，驶到乡间的某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我让时间机器开过来，把咱们俩带回2155年。”

“威廉！”苏珊紧紧地拉住丈夫的手臂不放。

“别跟我争了。”他看了看她说。“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这才是好样儿的。”西姆斯说。“你的妻子将摆脱战争，爱在这里呆多久，就呆多久。还有十分钟时间，你们告别吧！”

西姆斯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梅尔顿先生目送他走出去，又看了苏珊一眼。

“啊，太太，你哭了！吃早饭的时候，可不兴哭鼻子啊！”

九点一刻，苏珊站在卧室的窗前，瞧着底下的广场，西姆斯先生坐在那里的一张绿色的金属椅子上，咬去雪茄的烟头，擦亮火柴。

这时候，她听见大街尽头传来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威廉把汽车开出了汽车间，慢慢滑下山坡，朝广场驶来。

汽车越来越快。五十码，七十码，九十码！一路上，成群的小鸡纷纷四散奔逃。西姆斯脱下阔边的白色太阳帽，擦了擦脸，又戴上帽子。这时间，他看见了汽车。

汽车风驰电掣，以一百码的高速冲进广场。

“威廉！”苏珊大叫一声。

汽车直冲西姆斯而来，他牲畜般大叫一声，手里的雪茄烟落到了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威廉的汽车撞到了他身上，把他撞得飞了起来，发疯似地在空中打了个滚，又重新掉到了广场上。

汽车冲出老远，在广场的尽头刹住了，一只前轮也撞坏了。人们从西面八方奔向出事地点。

苏珊关上窗户，转身走进房间。

正午12点，他们双双走下警察局门前的石阶，面色苍白。

他们站在广场上。那儿，人们聚成一堆，朝地上的血迹指指点点。

“你还要到警察局去吗？”苏珊问。

“不用去了。他们相信那是一场意外的车祸，我的刹车失灵了。我向他们哭诉，哭得很逼真：我不想杀死他，我生平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杀害任何人。”

“你不会被判刑吗？”她问。

“不会。他们相信了我，以为那是一场意外的车祸。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咱们将到哪里去？墨西哥城，还是尤鲁阿本？”

“汽车还在汽车间里，工人们正在修理。”威廉说。“下午四点可以修好。车一修好，咱们就离开这里。”

“咱们会不会再被人跟踪？除了西姆斯，是不是还会有别的‘搜索队’队员在跟踪咱们？”

“我不清楚。”威廉回答说。“也许，咱们真地交上了好运。”

威廉和苏珊走上旅馆的台阶，电影演员们正好要出门。

“啊！”梅尔顿先生说。“我已经听说过那场车祸了，深深同情你们的处境。现在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我希望能帮助你们忘却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准备出去拍摄外景。你们愿意一起去看看吗？走吧！散散心，对你们会有好处的！”

他们走了。

苏珊一眼也没看摄影师和演员，她注意观察着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

威廉问她：

“你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吗？”

“没有。现在几点了？”

“3点。汽车大概已经修好了。”

3点3刻。梅尔顿先生和其他演员结束了工作，高谈阔论，信步走回旅馆。威廉走到汽车间门口停住了脚步。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出来。苏珊问：

“汽车修好了吗？”

“还没有。”他面色忧愁。“不过6点钟光景，一定能够修好，别着急。”

来到旅馆大厅，他们心神不定，四下张望，害怕看见别的‘搜索队员’。但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上楼梯的时候，梅尔顿先生招呼他们：

“你们好！我们累了一整天了！一道喝上一杯，怎么样？”

“只来一杯，多了不行。”威廉说。

所有的人——演员和摄影师——都来到了梅尔顿先生的房间。他们开了几瓶法国葡萄酒，开始小饮。

梅尔顿仔细打量了苏珊一番，举起酒杯。

“让我来为这位美丽的太太干杯！她妩媚动人，完全可以成为一位电影演员。”他转对苏珊。“我想给你试试镜头。”

苏珊笑了。

“我不开玩笑。我的话是算数的！”梅尔顿说。“你风度翩翩，我可以使你成为第一流的明星。”

“你会带我到好莱坞去吗？”苏珊大声地问。

“没有问题！”梅尔顿说。

苏珊看了看威廉，两人的脑子里都转着同一个念头：加入梅尔顿的电影公司。这样，他们就会受到保护，不再受2155年和未来国的侵害了！

“实在太好了。”她说。

酒精使苏珊浑身发热。多少年来，她第一次感到安全、舒适，生气勃勃，发自内心的快乐。

“我的妻子适合演哪一类影片？”威廉一面喝酒，一面问。

梅尔顿对着苏珊，审视了几分钟。霎时间，所有的人都停止谈话，注意倾听下文。

“嗯”，梅尔顿开始说话了。“我打算拍一部历险片。故事写一对夫妇——跟你们一模一样”。

“请往下说吧。”威廉说。

“也许，这又是一部战争片。”梅尔顿一面说，一面对着酒杯出神。酒在阳光的折射下变了颜色。

苏珊和威廉等着他说下去。

“对了。”梅尔顿继续说。“也许，故事里的这对夫妇住在2155年的某条狭窄的街道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当然，故事是我现编的——他们厌恶2155年时代的生活，因而逃到了过去的年代。有个人跟踪他们。他们认为他是个恶魔，事

实上他不过是试图提醒他们记住自己的责任罢了。”

威廉手里的酒杯落到地下，摔了个粉碎。

梅尔顿先生继续说：“这对夫妇遇到了几个电影演员。他们真心信任那位电影导演和他的演员们。他们自以为呆在人群中是安全的。这一下你们明白了吗？”

苏珊跌倒在一张椅子里面，差点儿晕了过去。每一个人都看着梅尔顿先生。他呷了一小口酒。“啊，这酒可真香啊！”他说。“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对于未来国是多么的重要，而战争又是多么需要他们。因此，他们的政府派了一些人——我们大概可以把他们叫做‘搜索队员’吧？！——跟踪这对夫妇，把他们带回到2155年。‘搜索队员’们不得不把他们带到旅馆的一个没有人的房间里，以便不让别人发觉事情的经过。‘搜索队员’有的单枪匹马，有的8人一组！苏珊，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部妙不可言的影片吗？威廉，你说呢？”他说着一口把杯里的酒喝干。

苏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前方。

威廉掏出手枪，连发三弹。一个人倒下了，其他的人朝前面散开。苏珊尖叫了一声，她的嘴巴立刻被人捂住了。威廉也被人抓住，枪落到了地上。他死命挣扎。

“小心，别胡来！”梅尔顿手指流血，但仍然站在原地，纹丝儿不动。“别把事态扩大！”

这时候，外面有人用力敲门。

“开门！让我进来！”门外的人大声叫唤。

“这是旅馆的老板。”梅尔顿先生说。“咱们得马上离开！”

“开门，让我进来！不然，我要叫警察啦！”门外的声音大叫。

苏珊和威廉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不约而同地朝门

口望去。

“老板想要进来。”梅尔顿说。“你们手脚快一点儿！”

有人拿来了一架摄影机，射出一道蓝光，朝每一个人扫去。人一旦被照到，就立刻消失不见了。

“快！”梅尔顿又催了。

最后的一分钟，苏珊朝窗外望去，看见绿色的大地，粉红的围墙，有人骑着毛驴跨进暖融融的山谷，一个小孩喝着桔子水，还有人在广场上弹奏吉他……

然后，她消失了，他的丈夫也消失了。

门被撬开了。老板和伙计冲了进来。

屋子里空无一人。

“但是，一分钟之前他们还在这儿！我亲眼看见他们进来的！而现在居然一个人也没有了！”老板大声嚷嚷。“窗外有成排的铁栅栏，他们是不可能跳窗逃走的。”

事过之后，晚上他们请来了牧师。牧师走进屋子，祈求上帝保佑一切平安，并在屋子的四角洒了几滴圣水。

“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东西呢？”一个女招待问。

她指了指食橱。那里有63瓶各种各样的酒，160盒土耳其纸烟，198包黄壳包装的第一流古巴雪茄。

选择的逻辑

水是温的，沙子是热的，而空气则几乎烫得炙人。在露天浴场，一群皮肤晒成褐色的姑娘正在抛球玩。我好不容易从她们当中挤过去，往自己搁衣物的地方走去。这时，身上的皮肤已经几乎完全晒干。我的衣服还是原样不动地在那儿放着，可是公事包——那是一个很讲究的式样华贵的“外交家”黑皮包——却不翼而飞了。我在一张红色的塑料吊床上躺下来，然后闭上了眼睛。如果偷窃者能把“外交家”留在他的身边，那末，他大概还会把它打开的……

我不打算聚精会神地去想事：沐浴和晒太阳能够起到放松的作用，而我却不得不强迫自己紧张起来。过了五分钟，窃贼露面了。那是一个身体棒棒的，长着一副厚颜无耻的面孔的小伙子。这会儿，他的脸上却充满了恐怖的表情，活像是一副鬼脸。他弄不明白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又要回到这儿来，可是，本能和过去的经验在告诉他：现在等着他的决不是什么好事。没想到，当他把皮包放下以后，我竟宽容地把他放走了。他傻了似地晃了晃脑袋，呆了一秒钟，然后很快地站起身来，推开身旁那些什么也不明白的人们，飞也似地跑掉了。

“这个人怎么啦？”右边的邻人——一个身体魁梧的中年男子惊奇地问：“难道是个疯子不成？”

“多半是的。”我有许多空闲的时间，因此，我把帆布篷支好以后，便在荫凉里打起盹来。

“又是一宗神秘的案件！”一种尖细的童声使我回到了现

实生活中来。“克里斯托别尔教授从自己的住宅里失踪了！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呢？”

我买了一份报纸。头版头条是刺目的大标题：“本世纪最不详的疑案！”，“著名的学者们失踪在何方？”，“智者消失对谁有利？”

“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想法？”那位邻人已经从我身后盯着报纸看了好几分钟，他终于忍不住了。

“这有什么好想的？什么时候都是这样，为了增加报纸的发行量，总得编造出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来。”

“是吗？”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说：“按照您的看法，克里斯托别尔躲到哪儿去了呢？”

“管它呢！也许和情妇一起滚到洛甘达去了，或者是花光了公家的钱，买了一张护照，冒着别人的姓名正过着很快活的生活，也许……”

“别说了，别说了！”交谈者表示抗议地举起了手：“那末其余的人呢？两位物理学家，一位生物遗传学家，一位分子生物学家，一位化学家……你看，这里是名单。”他用手指着报纸说：“一共26人！他们也都在洛甘达吗？也许，他们全都害上了恋爱热病？”

“这我就知道了。世界上每天发生那么多的事件，要是都用同一种情况去分析，我们就会碰到许许多多无法解释的谜。”

“问题就在这里，”左边的邻人——一个肌肉松弛的晒得脱了皮的胖子插嘴说道：“普通的巧合是不值得注意的，尽管它适合于某些人的利益。可不是，那是对蠢人的诱饵！吞了下去，然后又反复地咀嚼，而所有剩下的便自行转入次要的计划！您看！”他从我手里把报纸拿了过去，接着说：“在最后一页上，用小号字简单地印着：‘国家天文学会通知。天空中星球

异常密集的原因目前尚未查明，但这种现象不可能造成任何危险……。”

胖子带着嘲弄的神情吃吃地笑着。

“而这是在经历一个月的歇斯底里之后，不祥的预兆，宇宙的灾难，世界的末日！您喜欢这个吗？事情很清楚，这是政府的禁令！而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蓄意制造出了轰动一时的消息：著名的学者失踪了！其实，那些人说不定正在部长们的别墅里消闲纳福哩！”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右边的邻人摇着头说：“不过有一件事挺叫人纳闷。”他凑近身来压低了声音说：“在我住的那条街上，也失踪了两个人——丈夫和妻子。毫无疑问，报纸上不会报道他们的消息，因为他们是小人物，不是克里斯托别尔，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不过，我们这些邻居却全都知道：要说他们住在这儿吧，可又见不到他们，但是屋子没有上锁，东西全都放在那里。您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

“对这种事，我认为根本不值得理睬！”胖子唾沫四溅地说，“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在这个鬼天空里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鬼星星？！而最主要的，也就是使我感兴趣的是：我将继续活下去呢还是要进棺材？！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唯一知道答案的那个人正是我。至少，在这个半球上是这样。根据他那种不同寻常的装腔作势和声调中不自然的紧张，可以感觉到胖子是喝醉了。他那可怜巴巴的眼睛望着，显然是在等待别人给予安慰。使他感到不安的并非是文明社会的命运，可以说，除了他自己的那条性命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激动。真是一头猪！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有着一副人模样的畜类，所以我全然不想去安慰他。实际上，我的回答也未必能给他以安慰。

“去找一下天文学会吧！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奉劝他说：“天热最好少喝一点，这样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沙子开始变凉了。太阳偏西以后，射来的阳光几乎不能再把皮肤晒黑，空吊床在明显地增多，许多人都纷纷回家了。

在紧挨着防波堤的边上，有四位姑娘还在继续抛掷着鲜艳的黄绿色球。她们的身体几乎是裸着的，纤细而苗条，两腿修长。要是她们突然掉进了海里……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挤满了人的露天浴场；因为这里的运动健儿多得不可胜数，一旦出现上述情况，这点区区的不愉快立刻就会成为他们结识的契机。

可要是事件发生在昏暗而空旷的海岸边，翻掉的舢板底朝着天，海水在无情地往肺里灌，清楚地感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和最后瞬间的绝望。

发生的这种情景是平淡无奇的，色彩也是单调的，而且总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当然，我愿意把这四位姑娘都从吞没她们的海水中救上来，可是却规定了一项无情的附加条件：只能救起其中的一个人！即使豁出命去，也来不及救上更多的人了。在这场游戏中，你的生命并不是王牌，自我牺牲丝毫也改变不了什么。她们四个人离海岸都是一样远，否则一切全都简单了——对情况作出决定，听凭命运的安排。只能救出一个人？救谁呢？救那个叫喊得最响的吗？还是救那个击水最有力的？也许，应该救那个已经在浪涛中接近于灭顶的姑娘？决定吧，获救者将能活下去。获救的是那个年青、美貌、讨人喜爱的姑娘，而其余的……姑娘们在嬉笑着、打闹着，她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三秒钟以后，她们当中的三人将由于我的罪过而死去。

我决不能眼看着这场悲剧发生，于是快步离开了那里，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为的是赶走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试问，当由于各种情况而使人面临着简单之极的、两者必择其一的局面时，他的过错又在哪里呢？假如我现在拦住任何一个过路的行人，同他一起讨论问题的实质，他一定会说：胡说八道，这些都是潜意识开的玩笑，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剩下的只好以微笑作为回答，当然，假如我还会微笑的话。

能够理解我的只有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当你走到了极限，压倒一切地需要一位志同道合者，以便从旁听到对你开始丧失信心的工作作出正确、有益和合乎人道的肯定。所以，我既是那样急切地等待着约定时间的到来，同时又十分害怕这一时刻的到来。

高利克没有按约来到，而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我违反一切常规，在咖啡馆里等了三个小时。我似乎感到自己的脊椎已被抽掉，但却仍然抱着某种希望。我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坐着，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喝着粘乎乎的饮料。真要命，已经两年了，可我还是不习惯这种极其令人厌恶的饮料。就在这里，克拉依达找到了我。

这一次，她扮演的是一个被遗弃的妻子的角色，显出一副委屈的、垂头丧气的样子，两眼充满了哀愁。

“你躲到哪儿去了？”她装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说：“我受尽了折磨，失掉了安宁……而现在又出现了那些星星……我已经三夜没有睡觉，都快发疯了……”

即使是现在这会儿，看着她我也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她那低沉的、极富感情的话音完全是以蒙蔽理性意识，能动隐藏在灵魂深处的心弦，从而引起满脸愁肠。

“你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别人我谁也不要，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你……”

假如这些话是真的，那么，整个情况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了。什么突然与家里断绝联系啦，种种绞尽脑汁的负担啦，作出决策的沉重负担啦，每天巨大的精神负担啦，都会比较轻松地对付过去。而且，我也就可以不去理睬那为数众多的暗探、间谍、奸细以至整个特别事务局了。当然，我对她不能毫无保留，但是我肯定知道，那样我将会感到轻松些。如果她的话是真的，那么，我就可以不再在恶梦中备受苦恼和折磨了。那些极其可恶的、无情地指责我的情景也就会消失了。我将能更加有效地工作，消除令人疲惫不堪的劳累，而且身体的能量也不会降低到极限程度……然而，她说的却是谎言。说谎是她一贯的拿手好戏！

有趣的是，由于卑鄙行为和邪恶的某种伟大规律，在两个世界的数十亿女人中，最坏的是否就是这些最亲近、最离不开的人呢？回答是简单而又古老的一句话：“只有自己人才会背叛”。但是，抽象地知道某种东西是一件事，而亲身体验则又是另一回事。各种难以置信的推测的折磨，对大量古怪行为以及言行不一的分析，对细小的和似乎是无恶意的古怪行为感到迷惑不解等等，以前，我从不相信这些情况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所爱的女人在我心目中有两个形象，而我则象是个观察员新手，正在擦拭望远镜的玻璃和调整对焦距的螺丝。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有经验，受过专门教育，对心理学有相当不错的了解。可是，我却识破不了她的两面性、恶劣行径和虚情假意！在我的老师中，是否有哪个人认为有可能存在这样的盲目性，以致完全丧失了分析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的能力？当然，我自己决不会违反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纪律，决不会堕落到将各种特殊手段运用于个人目的。

“我在全城到处找你，还到老的住宅那里去了好几次，可是谁都什么也不知道……”

清秀的面容，纤巧的鼻子，美丽的棕色眼睛。现在，当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以后，她那些拚命装成正派女人的做作只能引起我鄙视的耻笑。可是，我并不想耻笑，并不想骂自己的愚蠢，也不想去猜透她目光中冷酷的诡计。她没有真心诚意地对待我，她输了，因为我所能给予她的要比这个星球上任何其他的男子都更多。可是我也输了，因为我还继续爱着她。今天，我本来是决不能和她见面的，无论如何不能！

“……要是你知道我的心，知道我在想什么……”

好吧，那就给她点儿颜色瞧瞧……

“你想的是格列勃柯夫斯基。他答应在安静的小树林中央安排地方盖一所小屋，他究竟办了没有！他已经到手的钱够了吗？是不是还要再给他加点钱？”我从未见过克拉依达张惶失措的样子，而现在看着她那面部表情的变化，为自己出于恼恨而抹掉了不需要的感情大为高兴。这种念头并没有流露出来，但却比其余的一切都更重要！

我冷静地保持着沉默，观察她怎样变换角色：她装出一副无故受到屈辱的可怜相，往街上走去了。现在，我的压倒一切的想法是开枪自杀。

“几点了！”一个难看而又孱弱的人挡住了我的去路问。这个人长着一副很难让人记住的脸相。

“5点。”

到那次重要的会见还有整整3个小时。

“谢谢。”

我不喜欢他的目光：对于一个偶然相遇的过路人，这种目光太专注了。

他走进了一家酒吧间，丝毫没有把我带去见合作者的意思。这时，出现了一个衣着整洁、神态端庄的人。为什么他在这里

站着呢？

我拐过街角，走到了笔直而宽阔的大街上，混入人群中悄悄地回顾了一眼。是的，是的，是的，没错！两个小伙子，穿着同样运动装的大学生，似乎我曾经看见过他们？包围圈正在收缩？为了对付这类情况，我拥有内容丰富的、各种方法的武库，可是……我要控制自己。现在，我不能使用其中的任何一种。剩下的只有最原始、最简单的方法。

高高的横门，用砖铺地的院子，狭窄的小门，不通行的小街，还有一条过道……我的身后没有人追赶。这同样并不意味着什么：经过仔细的观察，并未发现任何奔跑、喊叫和慌乱。说实在的，方法是复杂的，花费也是昂贵的，它需要动用大量高度熟练的工作人员，所以很少用到它，只是在捕猎巨大的野兽时才使用。然而毫无疑问，现在我就被认为是这种野兽。

小胡同突然拐向右边。胡同里没有人，只是在街区的中部，在舒适的老式独家住宅旁有个女人在散步。这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高个子女人，她穿着一件闪着紫铜色的、肥大的丝绸长袍，从脖子一直拖到脚踝——这是最新式的时装。在空旷无人的郊区，这位女士有何贵干呢？不，这决不是无缘无故的！

扭头往回走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有一步一步谨慎地向前走去，一面估算着到那个笨重的双扇门的距离。谁知道门后站着多少人呢？……

够了，真见鬼！神经衰弱的家伙！你也疯了！没有希望从想象中的敌人手下获救的、受尽了惊吓的被迫逐者，竟毫无踪影地消失了。我慢慢地清醒了过来。我落到了什么鬼地方呢！这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区。见它的鬼！我转身往回走去。

不，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现在又冒出了有关克拉依达的想法，种种回忆、忧愁汹涌而来，然后是冷漠……我已经



习惯于觉得自己是个叛徒，因此，我从街区后面绕过了孩子们：干吗要呆呆地看着孩子们，然后突然之间出现冒着熊熊烈火的情景，浪花四溅的波涛，火车的轮子和你拒绝援救的孩子投来的绝望地哀求的目光。然而，要做一个忠诚的人似乎也绝非轻易之事。

真想一下子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以后直奔洛甘达而去！所有的问题吗？唉，只要解决一个问题就行了，那就是无所顾虑：当我不做自己的事情时，我是一个隐身人。至于其余的……无论是魔法或者一阵青烟，都帮不上什么忙，因为我已经作了这种愚蠢的安排。原则，信念，责任，良心……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可要是不讲这些，那我和动物又有什么两样呢？

天渐渐暗了下来。该是时候了。我向着城市的中心走去。天空中满是星星的这种反常景象，引起了麻痹作用似的生理恐惧，而这种恐惧是发生在细胞这一级上的。无怪乎人们突然变得神经质和容易激动。人的自我感觉极其恶劣，而最让人讨厌的是丧失了自信心。

对于托波尔甘在当前情况下的表现，已由电子计算机根据对策理论的全部原则作了模拟。其结果和通常一样，摸索出了各种方案，以便能在任何的、甚至是最不利的情况下达到最佳效果。可是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切全都取决于我，而我却完全没有做好对话的准备。

托波尔甘住在一幢有许多套住宅的老式房子里。在油漆已经剥落的、高高的、带有雕刻花纹的门前，我停了一秒钟，试图把自己收拾得象个样子。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隐隐约约听到了叮咚乱响的门铃，随即传来了打开门锁的声音。门洞里站着的是本星球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系统专家，成百篇论文、几十部专题学术作品和基础教科书

的作者，关于道德许可原则的官方公认理论的奠基人。此人个子很小，长着一副猴子脸，秃顶，样子不很健康；他身穿一件又肥又大的半新家常罩衫。

尽管人的外表和他的内心世界不相称颇为常见，但却总是让我感到惊异。然而，现在让我感到吃惊的却是另外一回事：托波尔甘既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是为什么来到这儿的。

“瞧您的模样，”他缓慢地说道，一边用冷冷的、锐利的目光仔细地审视着我：“是真正的外貌呢还是变换形貌的结果？”

托波尔甘的举止非常自信，他觉得自己是主宰局面的人：他紧握着衣袋里那支威力相当强大的小手枪，从这种情况来判断，等到必要的时候，他会向自己的头部开枪。

“您怎么啦？难道神经出了毛病？真没有料到！我以为外来的人都是完全没有感情的！”

由于紧张，我的额上淌下了汗水：偷着把子弹取出以后，我怎么也装不上弹夹了。在这种状态下，本不应该到这里来的，因为事情的结果很可能会与愿望相反。

“这是不对的。”好在我的声音还保持平静：“我们的感情和普通人一样。可以进来吗？”

托波尔甘把身子闪到一旁。他的好奇心克服了恐惧心。因为他毕竟首先是学者和研究人员。

“在另外一点上您也错了。”为了尽量让自己显得从容些，我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了下来：“我们既没有侵略的计划，也没有自私贪婪的意图。至于“智者集中营”的说法也是不值一驳的。要是没有这一次星球大变动，我们根本就不会到这儿来。”

“但是！您不是会看出人们的思想吗？试问，有什么事能使高级文明社会感到惊奇呢？”

我没有料到，伟大的托波尔甘说话竟会如此地尖酸刻薄。

“这困难吗？”

“不很困难，但这需要神经系统耗费巨大的能量。而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只有在严格限制的场合下才允许这样做。”

“现在不正是这种场合吗？”托波尔甘说。

“是的。不过为了不让您感到难受，我让您能看到我的颅骨底下。这样，您会更快地懂得一切，并且最终相信没有人打算把您劫走。也许，您该把自己的手枪收起来了。您用不着那么紧张！”

当我结束了传送之后，感到自己的精力已经全部用完。需要领会和掌握的东西很多很多，不过他既然连我的到来都能推算出来，那就意味着他比其他人的准备更加充分，因此，他会比较轻松的。

“目前这种现象叫什么？”他特别加重了“这种现象”的语气。

“这是银河系的接近。它们差一点就要互相碰撞，因为外围的螺旋运动轨迹将要相互交叉地穿过。遗憾的是，你们的星系落入了接触区内。”

“请问，纳沃雅有不遭难的可能吗？”

“这个么……它的先决条件是在通过的时候星球和行星不发生直接的碰撞，重力的扰动不破坏运行的轨道和大气层不受破坏，以及……一句话，这种概率大约是百分之三。

“考虑到各种不利影响的规律性，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托波尔甘没有留下任何寄予幻想的余地：“这意味着……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

“这要取决于很多因素。大约是三到五年，也许还会稍稍延长些。”

“因此，你们就出面干预了。这种想法本身是很好的……



你们找到了合适的星系和一颗很好的行星，比如说纳沃雅 - ，这一切全都是很高尚的.....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难题。”托波尔甘举起了食指说：“你们来得及撤走多少人呢？”

“大约5万人。”我已经明白了他说这话的意思。

“总共就这么多？！可是纳沃雅的居民总共有15亿呢！”

“能救出一部分总比全都损失掉强。”我说得振振有词，似乎在纳沃雅问题上这一点并非是最重要的。

“毫无疑问。但是，这一部分人怎么挑选呢？”

“按各类居民的人数成比例地挑选，这样可以把现有的社会结构保存下来。”现在，最主要的话题就要开始了。

“什么样的社会呢？”托波尔甘欠了欠身子，像是一条闻到了野兽气味的塞特猎狗。

“我不明白。”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尽量把语气放得自然些。

“您马上就会明白的！”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为什么您来找我呢？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住着我的同行密依仲。他是个无能之辈、蠢家伙，他的作品都是照着别人的著作编写的，完全是抄袭，可是，他想活下去的愿望并不比我弱。而且，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顺便指出，您的善行适用于亲人们吗？您看，我是一个人！为什么你们要靠这个不幸的人来保持社会结构的比例呢？”

“您知道纳沃雅上没有一个人能解释‘星空现象’吗？”我转入反攻了：“因为天文学正处在萌芽状态，你们对天体物理学和宇宙起源论根本没有概念。当时，阿柯夫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是人们却宣布他是招摇撞骗的人，是庸碌无能之辈，是伪学者！可又是谁这样宣布的呢？他们才是招摇撞骗的人、庸碌无能之辈和伪学者，然而却在科学界占据着主

要的职业！在纳沃雅 - 上，这种现象再也不能重复发生了！”

“这就是答复。”托波尔甘悲伤地微笑了一下：“你们的目的是挽救纳沃雅的文明社会，而是要创造新的文明社会。那将是一种更好的、通过你们理解的这面‘棱镜’折射过的模式……”

“难道这不好吗？或者是没有什么可改善吗？也许，您从来没有看过漆层下面被遮盖着的高低不平、腐烂和衰败之处？”

他沉默了一会儿，他那巨大而本来就已布满了皱纹的前额皱得更厉害了。

“不过，改善品种的工作人们早就动手干了，当然，到目前为止还只限于对牲畜……请告诉我，在你们那儿，是不是已经克服了一切困难，达到了智慧的顶峰，并且知道纳沃雅 - 该是什么样的呢？一句话，你们为选择活动做好了准备吗？”

“怎么对您说呢……问题是够多的。离顶峰还远着哪。要知道，每当我们登上了一个顶峰，前面马上又出现了下一个更高的顶峰。不过，是否必须拥有了各种绝对正确的知识，才能作出毁灭智能生命或者将它迁移到安全地点的选择呢？”

“整个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迁移’。可是，从被毁掉的房屋废墟上捡出少得可怜的一点残砖，是不可能重建和原来完全一样的建筑物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只能是缩小了的仿制品！”

“人类社会和无生命的自然界不同，它能够实现智能的恢复和再现……”

“你们有权决定它的发展途径吗？”

“恐怕是没有。”我实在不想同许多著名哲学概念的作者进行这场“舌战”，但却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决定并非总是正确的，它不是什么万应灵药。完美无瑕的理论可能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我们有一则关于驴的寓言，说的是一头驴站在

一些相同的干草垛之间，为了确定从哪一垛干草开始起，它再三地进行合乎逻辑的周祥考虑。最后，这个可怜的家伙竟然活活地饿死了！请原谅我作了这种极不得体的比喻，但我希望您总不致于愿让纳沃雅遭到这种命运吧？”

“哼！驴站在一些相同的干草垛之间……显然，到这些干草垛的距离也是相同的……真有意思！当然，这里面有毛病，我马上就把它找出来。”对于托波尔甘思路转变之快，我只能表示惊讶。他开始活跃起来，连脸色都微微泛红了。他拿起一枝铅笔，俯身到一张纸上刚要写什么。可是，这时有一个看不见的继电器动作了，使他清醒了过来。“好吧，以后再……”他挥了一下手：“不过，您已经偷换了论题：无可争辩，你们的目的是最善意的，为此而争论毫无意义！但是采取什么手段呢？你们挑选了一些天才的学者，打算创造一个‘优良品种’的社会！而且，这里还有客观的准则——对官衔、学位、职称等是绝不考虑的，但要考虑能力、著作和成就。可是，对于那些所谓的普通人又怎么办呢？那些工人、农民、木匠……

“这里也有准则。人类的普遍准则。诚实，正派……

“这是一些相当模糊的概念，而且它们经常在改变。好吧，我们假设您选中了他们。为什么选他们呢？总该有某种选择的逻辑吧！”

“您是否发现高尚的人们比懦夫和随波逐流以掩饰真面目的人更脆弱呢？喂，请回答：谁更可能跳进烈火去救小孩或者把救生艇上的最后一个位置让给妇女呢？正是这样！按照您的看法，这合乎逻辑吗？而根据我的看法，这是最残酷的不公正！天然的选择和它相反！它对谁有利呢？对蠢人和依赖别人的生存者有利。我个人并不喜欢让这些人洋洋得意。选择的逻辑便在于纠正有漏洞的规律性！

“您仔细地考虑过没有，要是不能作出自我牺牲的话，那末，英雄和懦夫又有什么差别呢？要是他失去了这种特点，就意味着消灭了精神和道义上的优越之处！”

“这种对事物的看法真古怪。”

“绝对如此。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是很自然的：任何一个生命悠关的问题都有两个方面。问题在于选择哪个方面。

“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选择的逻辑问题上？”

“不仅如此。请告诉我，关于某个具体的纳沃雅人的迁移问题，是由谁来作出决定的呢？请注意，我这里指的是最后决定。”

“很遗憾，是我。”

“您瞧怎么样？”托波尔甘摊开了双手说：“就您一个人说了算？”

我没有作声。他击中了最薄弱之处。”

“您的责任是不是太重了呢？您就不怕犯错误吗？要知道，就如刚才我们解释的那样，关于该救谁，该让谁留下来死去，对此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比如，个人的感觉——喜欢，厌恶。在给自己选择女朋友的时候，它们是适用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您所评价的也是各种参数的总体：身材，眼睛和头发的颜色，胸围大小，腰部粗细，腿，脸蛋的模样，脚的形状等等。而现在……”他又一次摊开了两手说：“用这种马马虎虎的态度来对待人们的命运和未来的文明社会，对不起，实在是令我太费解了！”

是的，在这种状态下是根本不该到这里来的。而且，即使我处在一种极好的状态下，我也是不能胜过托波尔甘的。我们两个全都正确，各人都有自己的道理。而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他比我更加正确。在我们委员会里，也有一些头头认为，从更

合乎道德的观点着眼，我们应该袖手旁观，因为归根到底我们用不着对宇宙的大动乱负责，而却必须对干预了另一个文明社会的发展负责。尽管这种情况是明摆着的，但我却不能承认这样的逻辑。而且，这次行动的其他参与者也这样认为。”

“这就是说，您拒绝了？”这一次，我的声音既嘶哑又疲劳。

“要是我拒绝的话，那又怎么样呢？”托波尔甘再次把手伸进了衣袋。

“不怎么样。那我就站起身来离开这里。而您呢，把我们这次谈话忘掉就是了。”

“让我忘掉？这太有伤自尊心了。对您的使命也感到遗憾……再说，和我们讲什么客气呢？您是超级生物，是全权决定人们和各星球命运的特使！您办事果断，而且从不失误，因此……”

“如果可能的话，我打心底里愿意和您换个位置。当然，讲这些并没有什么用，不过我已经受不了啦，所以老是在埋怨，不断地提出一些逻辑问题，自认为是善良的和正义的，很容易生气，常常只能自己可怜和安慰自己。可是，还不得不搞其他的事情。我们在纳沃雅着陆的一共是20个人，都是自愿来的，每个大陆上各10人。您今天向我提出的这些问题，或者说是挖苦也好，在地球上就已经领教过了；到了这里，这些问题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我们。可是，我们仍在做着自己的事。老天知道，这是一些多么困难而不愉快的工作，不过总算有了点结果。”我喘了口气接着说：“这些工作并非没有被人发现，要知道，你们有许多机警的业务部门，有公开的警察和秘密警察，有侦察和反侦察，还有特种事务局……在这里，我的同志们被作为阿格列加尼的间谍而判处死刑，而在那儿，则作为你们的

破坏者也被判处死刑！在发生了某一起事件之后，你们不再逮捕我们，而是把我们作为特别危险的分子从伏击地点开枪射杀！今天，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没有发觉自己竟然是在求救了：“我累了，感到精疲力尽，还积下了一大堆个人问题，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不惜耗尽自己的全部精力，去再次确证所爱的女人在欺骗我！现在，人们正在追捕我，而我却像个被榨干了的柠檬似地来到您这儿，并且试图说服纳沃雅最杰出的逻辑学家！其实，您才是办事果断的和从不失误的。现在，我对您噜噜苏苏地讲了这些，难道您真的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托波尔甘仔细地听着，并且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了。

“那就让我们互相换个位置吧！我将坐在软软的安乐椅上，安安稳稳地睡觉，故意不去看天空，而在意气消沉的时刻，却意识到了存在着巧妙而简单的、可以摆脱任何困境的出路。”我把一颗很小的、涂着油的子弹扔进了镀镍的烟灰缸里，说：“您以后做什么呢？继续当观察家吗？让纳沃雅——上挤满了平庸无才之辈和恶棍们？也许，您终究还得用上您自己的关于怎样才能‘改良品种’的概念？”

托波尔甘没有作声。

“但是要提醒您注意，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会遇到极伤脑筋的疑问和良心的谴责，有时甚至是对自己的鄙视！您会给自己提出一千个您所回答不了的问题！所负责任的重大，害怕错误，经常感到自己的行为缺乏合法性等等，都会使您沉重得直不起腰来！可是，这样干工作是不行的，您只得咬紧嘴唇，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为了今后一辈子备受折磨……”

我面对的不是托波尔甘。在我面前的是“我”自己的那另外半个，也就是陷入于自己编织的动摇不定的罗网，中了不果断的毒害，手足无措的、缺乏自信的、丧失了积极活动能力的

那半个“我”。可是，它现在已经在我之外，所以再也不会构成什么危险了。而且，我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所处的优越地位。

我站起身来，拎起了公事包。

“不过您要知道，我是不会和您对掉位置的。这是一种‘应力’，它会过去的。我恨那些有洁癖的人，他们永远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老是当旁观者！坦诚的说，我不喜欢铁一般的逻辑！所以我才当了志愿人员。”

我向着托波尔甘俯下身去，直盯着他的两眼。

“在纳沃雅——上已经生下了孩子！那里建起了两个城市，尽管并不大，但却是真正的城市！那里没有犯罪、酗酒、淫乱和其他卑鄙龌龊的事情！情况就是如此，伟大的逻辑学家托波尔甘老师！”

一觉醒来，我又变得精神勃勃而富有自信了，尽管我的能量储备还没有完全恢复。托波尔甘是一位出色的烹饪家，我和他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了早餐。后来，他花了很长时间洗餐具，而我却闭着眼躺在安乐椅上，尽量使每一块肌肉得到放松。明天，志愿人员的第二支队将要到达，总共是150人。即使是已经事先作好了准备，他们还得再花一个月的时间去进行视察，深入地熟悉当地的生活。而我要做的则是各种具体细致的组织工作和一些日常事务。确实，现在工作和等待都将是快乐的，但也是更危险的。

坦诚地说，我非常非常地想回家。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撤回有经验的、了解情况的、工作做得很深入的专家们。而且，这些专家也从来不提这样的要求。

“我准备好了。”

托波尔甘只把最必要的东西放进了旅行包里，那些书籍我们以后再来收拾。



在外室里他耽搁了一下，似乎是带着不知所措的神情在环顾四周。

“好像是做梦一样……平常环境里富有幻想色彩的事件。看来，最后应该说点什么有意义的……”

“一定要的。”我挽着他的臂肘说：“例如，克里斯托别尔就说：见鬼，最主要的是别把烟斗忘了。”

他勉强地微笑了一下，便打开了门。

未来的惊涛

一辆挡泥板上焊有钩子的轿车，擦着人行道的边沿驶过，犹如噩梦的鼻子。迎面的路上，有个姑娘呆呆地站着，仿佛冰冻了一般。她的脸蛋儿罩在假面具的下面，也许，吓得连面部的肌肉都僵直了。我生平就这一回，反应很灵敏，没有害羞。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抓住她的手肘，猛力往回一拉。她的黑色裙子，四下飞旋。

大轿车风驰电掣，擦身驶过，叶轮机嗡嗡作响。我瞅见有三张面孔；还有什么东西撕破的声音。大轿车又突然折回大街。我的脚踝感到轿车的排气管喷出一股灼热的气浪。有块闪闪烁烁的黑色裙带，在轿车挡泥板的搭钩上飞场；颠簸不已的后车轮则腾起团团浓雾，宛若一朵盛开的黑色鲜花。

“他们撞伤您了吗？”我问那位姑娘。

方才，她已经转过身去看过自己的被撕破的裙子了。她穿着一套紧身的尼龙衣裤。

“他们的钩子没有扎到我。”她说罢浑身一颤。“我猜这一定是老天保佑”。

顿时，我听见周围喝斥声四起：

“这些小子！往后，谁知道他们还会想出些什么新花样来？”

“他们是对社会的威胁，应该予以逮捕。”

警笛长啸，越来越刺耳。轿车开走以后，两位摩托警察开足火箭助动喷气发动机的马力，“嗖嗖”地朝我们驶来。然而，黑色的鲜花化作了一团墨黑的浓雾。弥漫遮掩了整条街道。两

位摩托警察连忙关上火箭助动器，打开火箭刹车，驶到烟云近旁，突然一个急转弯，停了车。

“您是英国人吗？”姑娘问我。“您说话带英国口音。”

她的话音从柔滑的黑缎面具的背后传来，颤颤发抖。我猜想，她的牙齿一定在上下打战。她的眼睛也许是天蓝色的，正透过遮掩假面具眼孔的黑色薄纱审视着我的脸庞。我告诉她，她的猜测是对的。

她站得离我很近。“今天晚上，您上我家来好吗？”她飞快地问。“现在，我没办法当场向您表示谢意；此外，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请您帮忙。”

我的胳膊依然轻盈地搂住她的腰肢，却感觉到她的身体哆哆嗦嗦直抖。“一定拜访。”我回答说。她的问话是恳求，颤抖的身体也是一种恳求，我满足了她的要求。

她给了我地址、公寓门牌和约会时间。她的家住在印弗努南区。她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了她。

“喂，您！”

警察一声呼唤，我顺从地转过身去。他“嘘”了几声，把三五成群、叽叽喳喳、戴着面具的妇女，还有不戴面具的男人赶走。黑色轿车喷出的烟雾，使这位警察连连咳嗽。他要我出示证件。我把几份主要的证件交给了他。

他看了证件，又打量了我一眼。“您是英国商人吗？您在纽约还要呆几天？”

“越短越好！”——我抑制了自己想这么回答的欲望，而告诉他说：“大概还要住一个星期左右。”

“也许，我们需要您做一个目击的证人。”他解释说。“这些小子不能对我们警察施放烟幕弹。如今，他们放了烟幕，我们就要逮捕他们。”

仿佛，他认为烟幕不是一样好东西。“他们想撞死刚才的那位太太。”我点明了这一层。

他老谋深算地摇了摇头。“他们老是装出一副要撞死人的架势；其实却只不过是撕几块裙子的碎片罢了。我抓住过好几个专撕裙子的家伙。他们的屋子里钉挂的裙子碎片，竟有50块之多！自然，有时候他们的汽车开得也离人太近了一些。”

我解释说：倘若不是我把她拉开的话，那么她遭到的祸事就远远不止是钩去几片裙子了！但是，警察却打断了我的话：“她要是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谋杀行动，那么，她现在就不会离开这儿啦！”

我四下一看。果然，她已经走了。

“她吓坏啦！”我向警察解释说。

“哪一个人不害怕？这些小子会叫老斯特里本人也感到不寒而栗。”

“我的意思是说，她害怕某种比‘小子们’更为吓人的东西。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一群小伙子。”

“那么，他们看上去像什么人呢？”

我试图勾勒出那三个人的面容，却很难描绘得淋漓尽致。我的印象模模糊糊，觉得他们有一股堕落感和女人气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嗯，也可能是我搞错了。”终于，警察这么说。“您认识那个姑娘吗？她住在哪里？”

“不。”——我这句话，有一半儿是撒谎。

另外一位警察挂上了遥感电话，大摇大摆地朝我们走来，一路上踢开四散的浓烟残雾。黑色的浓云不再遮掩街区的肮脏市容——街道带有五年以前射线烧灼的斑斑疤痕。我开始辨认出远处皇家国务大厦的断壁残垣。它就像一根砍断的手指，矗

立于印弗努区的上空。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被逮住。”后来走过来的那位警察怨气冲天。“据瑞安说，他们放出的烟幕笼罩了五幢大楼。”

第一位警察摇了摇头。“太不像话了。”他一本正经地察看了一番说。

我略为感到一点儿不安和惭愧。一个英国人不应该撒谎，至少不应该在一时冲动之下撒谎。

“他们像是一群无恶不作的坏蛋。”第一个警察说，语调仍然故作正经。“我们需要见证人。看来，您大概要出乎自己的预料，在纽约多呆上几天啦！”

我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就说：“刚才，我有几张证件忘了请您过目啦。”说罢，又交给他几份证件，并仔细地往证件当中塞进一张五美元票面的钞票。

片刻，他将证件递还给我，话音里就不再带有不吉利的口吻了。我的内疚感一扫而空。为了加固互相的友好关系，我搭讪地与两个警察谈到了他们的工作。

“我猜，假面具一定给你们带来了不少麻烦。”我说出了自己的观察结果。“我们远在英国，就谈到过关于你们的戴假面具的女匪帮的消息。”

“这些报道有点儿夸大其词。”第一个警察向我声明。“有些男人也学妇女的样子，戴上了假面具，确实使我们难以辨认。但是，老弟，我们一旦逮住他们，就会全力猛扑上去。”

“您只要本事高强，也能从男人中认出女人，几乎就像他们没有戴假面具一样。”第二个警察主动地说。“您知道，可以从手和类似的地方分辨开来的。”

“特别是从类似的地方进行辨认。”第一个警察抿嘴一笑，表示赞同。“据说，你们英国有的姑娘不戴面具，对吗？”

“英国也有些姑娘戴起了风行一时的假面具。”我告诉他。
“然而仅仅是一小部份人，她们总是接受最流行的时髦——不管这种时髦多么荒唐。”

“可是英国的新闻广播电视节目里，姑娘们通常都是戴假面具的。”

“我猜想，这么安排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我承认了他的话有点儿道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戴假面具。”

第二个警察努力想象这么一幅图画。“啊！姑娘沿街慢步，脸蛋儿上却一丝不挂。”——我不清楚，他对这幅前景到底是欣赏玩味呢，还是感到道德上的憎恶？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英国有不少议员反复努力说服国会颁布一项法令，严禁一切假面具。”我继续说，——也许话已经说得太多啦。

第二个警察摇了摇头。“一个多么可怕的主意啊！老弟，您知道，假面具可是件好东西呐！两三年以后，我会叫老婆在家里也戴上假面具的。”

第一个警察耸了耸肩。“倘使女人真都不戴面具的话，用不了六个星期，您就会见怪不怪啦！人类会对一切都习惯起来的——只要有相当数量的人去做或者不去做。”

我表示同意，十分遗憾地离开了他们。我从百老汇（我相信，那是过去的第十街旧址）朝北拐弯，走得飞快，直到远远地离了印弗努区，才放慢脚步。一个人途经这么一个放射性的射线尚未清除的区域，永远会感到头晕欲吐、侷促不安。我要感谢上帝：到目前为止，英国还没有这样可怕的区域。

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然而却有一对乞丐走上前来向我乞讨。他们的脸上有一条条氢弹伤疤留下的肉沟。我不知道这些伤疤究竟是真的呢，还是用油灰化装涂抹出来的玩意儿。一个胖胖的女人怀抱着一个婴孩，孩子的手指和脚趾之间都长有形

如鸭掌的脚蹼。我心中暗忖：这孩子一定是个畸形人。胖女人却只是想利用我们对于核弹造成的人类畸形突变体的恐惧，赚几张钞票而已。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了她一枚七分半的硬币。她脸上的面具，使我油然感觉到自己仿佛是在向一尊非洲的神像顶礼纳贡。

“先生，我祝福您的每一个孩子都只长一个脑袋和两只眼睛。”

“谢谢。”我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哆嗦，急急忙忙从她身边走开。

“……假面具的背后只有形容丑恶的渣滓。啊，请您转过面孔，一心去做自己的工作吧！远远地离开，远远地离开……那些姑娘！”

这句最后的歌词，是一首反性爱的歌曲的尾声。唱歌的是一群宗教信徒。歌声从半幢大楼以外的一所嵌有圆圈和十字架图案的女性主义者的神庙里飘来。这些信徒使我隐隐约约地联想到我们英国的修道士的一些小宗派。他们的头顶上是乱七八糟的广告牌：有助消化的食品的广告，角力指导的广告，无线电遥控的广告，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我凝视着这些歇斯底里的广告，既深受吸引，看得入迷，又感到十分不舒服。既然美国的宣传广告上禁止出现女性的脸蛋儿和身形，于是广告制作者选用的字母就充斥了性感——大写字母B，象征着丰腴的小腹和高耸的乳房，双写字母O，挑逗着人们的情欲。

我暗自提醒：啊，不管怎么说，主要是由于假面具的存在，才使美国表现性感的方式变得如此的古怪。

一位英国的人类学家曾予指出：人们对性爱的兴趣开始集中在臀部，后来才转移到乳房。这一转换，花去了5 0 0 0年

的时间；然而第二次飞跃——从乳房转移到脸蛋，则只花了还不到 50 年的时间。倘若把美国的面具风尚与穆斯林传统进行类比，或许并不恰当。穆斯林的女性被迫戴上面纱，目的是让丈夫的私产变得讳莫如深；而美国的女性，则只是由于时尚的压力，利用假面具来制造神秘的氛围。

暂且撇开理论不谈；实际上，这种风尚的起源可以从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放射线防护服中找到蛛丝马迹。这种防护服引出了面具角斗——如今，角斗已经成了一种迷人心魂的公共体育。这种防护服，又进而引出了女人戴面具的流行时尚。起初，戴假面具只是一种撒野的打扮，很快却又成为女性的必需品，就像乳罩和唇膏在本世纪初的时候一样必不可少。

终于，我意识到了自己并不是一般地猜测推想面具的来龙去脉，而是想知道某一个特定的人在面具背后的真面目。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您完全无法知道，一个姑娘在面具背后到底是增添着芳容，还是隐匿了丑相——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我的眼前浮现一张美丽而冷漠的脸蛋儿，只有双眸里流露出恐惧的光芒。我想到了她的淡黄色头发，披散在黑缎假面具上，显得十分茂密。她邀我前去作客，时间定在 22 点——晚上 10 点整。

我来到位于英国领事馆附近的公寓，爬上楼，朝自己的房间走去。电梯升降井早已经被当时原子弹的冲击波冲击得歪歪斜斜。纽约的高楼大厦里，这类问题是最为令人恼火的。我还来不及想到自己等一会儿还要出门，就不由自主地从藏在衬衣底下的一条胶卷上撕下一块碎片。我让胶片显影，以便确切地了解自己吸收了多少放射线。胶片显示了我今天承受的射线量还没有超过安全系数。这个年头，大多数人都对放射线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我与众不同，并不这么害怕。但是，我也

决不会去做无谓的冒险。

我蓦地倒在床上，望着沉寂的喇叭和视频电视的黑暗银幕出神。我像以往一样，一看到它们就略带忧郁地联想到世界上的两个大民族。他们互相伤残，却还依然很强大。他们是跛足的巨人，各自都做着美梦，梦想不可企及的均势和子虚乌有的胜利，结果荼毒了全球。

我心神不宁地打开喇叭。还好，新闻广播正兴高采烈地播送一则关于小麦丰收、前景喜人的消息。飞机穿越一团云尘播下了这批小麦的种子，连尘云也被种子雨洒湿了哩！我又仔细倾听了其余的节目（广播很明显地受到了俄国人的远距离干扰），然而，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消息使我感到兴趣了。当然，新闻广播里没有提到月球，虽说，尽人皆知，美苏两国正在竞赛，将各自原有的月球基地发展改造成为能够互相攻袭的要塞，可以向地球发射空对地导弹。我个人心里一清二楚：目前，我正协助英国出售电讯器材，换取美国小麦。这些电讯器材注定要被用于宇宙飞船。

我关上了新闻广播。暮色渐浓，我又若隐若现地看见了一张女性的面孔，她隐匿在假面具的背后，惊惧而又温柔。我自从离开英国，还没有过任何幽期密约。要与一个美国姑娘混熟，简直困难极了。你只要略有表示，投去一个微笑，常常就可以使一个姑娘大叫一声，叫来警察。至于，那日益滋生的清教徒道德，以及游荡的流氓迫使绝大多数妇女日落之后闭门不出的现象，就更不要去谈啦！苏联人声称这种假面具是衰亡的资本主义的最后的一大发明。自然，事实并非如此，它是人类心理的极度不安全感的一种象征。苏联人不戴假面具，却也自有其神经紧张的其他象征。

我走到窗前，急不可耐地凝望着渐渐降落的夜幕。我变得

越来越坐立不安。一朵幽灵般的紫色云彩飞过南天。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接着，又不禁哈哈大笑。刚才，一刹那之间，我发生了幻视，以为那是氢弹爆炸射出的一道紫光，我立刻又明白过来，其实，它只不过是天穹中的一道电光，映红了印弗努南部娱乐区和居民区的上空。

22点整，我准时来到了那位素昧生平的女友的公寓房间门口。一台电子询问器问我是什么人。我毫不含糊地自报家门：“威斯顿·特纳。”心里却寻思开了：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把我的名字输入了那台机器。显然，她已经输入了我的名字，因为门随之打开了。我走进一间空无一人的小小起居室，心头不禁乱跳。

室内布置豪华，备有最时新的橡皮膝垫和充气躺椅。桌上散落着几本袖珍版的图书。我拿起了其中的一本，那是一册标准的硬面精装的侦探小说。小说里的两个女杀人犯互相枪击火并。

电视正在播出。一个绿衣少女，戴着假面具，低声哼着一首情歌。她的右手捏着一样什么东西，伸入镜头的前景，显得模模糊糊。我瞥见电视机上有一个手孔，这是我们英国电视机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玩意儿。我好奇地将手插入这个位于荧光屏旁边的手孔中。我手上的感觉一点儿也不像伸进了一只脉冲的橡皮手套，却反倒很像真与荧光屏上的那位少女握了手。

背后，门打开了。我连忙抽出手来，十分羞愧，仿佛自己是在钥匙孔里偷看人家的行动，被当场捉住了一样。

她站在卧室的门廊里。我想，她是在瑟瑟地发抖。她身穿一件带有斑斑白毛的灰色皮大衣，戴着灰天鹅绒的晚面具。面具上眼睛和嘴巴的部位，都用灰色宽紧丝线扎绕一圈。她的指甲闪烁发光，就像是镀上了白银。

她表示希望我们俩一块儿出去玩玩。这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早就应该告诉您，”她温柔地一面说，一面转过身去，心神不定地把目光投向书本、荧光屏和屋子里幽暗的四角。“我不能在这儿跟您交谈。”

我犹豫地说：“领事馆附近有一个地方……”

“我知道咱们可以到什么地方去聚首谈话。”她飞快地说。“只要您不介意。”

我们进入电梯的时候，我说：“恐怕出租汽车已经开走了。”

然而，汽车司机却由于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没有把汽车开走。他跳出车子，一脸傻笑，为我们拉开汽车的前门。我告诉他，我们愿意坐在后车座。他气呼呼地拉开后车门，等我们上车之后，就“呼”地一声关上了车门。接着，他自己一跃跳进汽车的前门，又“呼”地一声把前门也关上。

我的同伴朝前俯下身子。“请把车子开到海文区去。”她说。

司机同时打开了引擎和电视机。

“您为什么要问我是不是英国人呢？”我开口说，聊以引起话题。

她的身体朝另一边倾斜，翘起面具，贴近窗口。“瞧瞧月亮吧。”她的话说得很快，语调中带有一种梦幻的色彩。

“那末，您究竟为什么要打听我是不是英国人呢？”我紧紧追问，同时感觉到一种愤懑。这种愤懑，与她无关。

“月亮朝上钻进了紫色的天幕。”

“您叫什么名字？”

“月亮衬着紫色的天幕，看上去更加金光灿烂。”

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愤懑的来源。它来源于汽

车前方司机座旁的那座图像滚动的荧光屏。

虽然，我讨厌摔跤运动，但对普通的正常比赛却也并不反对。不过，我极端憎恶观看男子与妇女的摔跤。其实，这种比赛通常也旗鼓相当：男人的身高和体重大大占了妇女的优势；然而，戴假面具的女人却以年轻貌美见长。这一点似乎只能引得我更为反感。

“请您关上电视好不好？”我向司机请求。

他连看也不往回看我一眼，就摇了摇头。“唔，唔，老兄，”他说。“人们把那个小乖乖豢养了好几个星期，目的就是为了让牠与小哲克斗上这么一个回合嘛。”

我不禁勃然大怒，朝前俯下身去；但是，我的伴侣却拦住了我的胳膊。“请您别……”她轻声耳语，摇摇头，十分惊恐。

我坐回原处，活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此刻，她和我彼此靠得很近，却默默地谁也不说一句话。

一连好几分钟，我凝视着荧光屏上的那个力大无穷、戴着面具的姑娘，还有她那位戴着金属网格面罩的对手。姑娘腾跳滚打，男子则发疯似地朝她扑上去。他的动作，使我不由得联想到一只雄蜘蛛的形象。

我蓦地回过头来，面对我的伴侣。“那三个人，为什么想要杀死您呢？”我咄咄逼人地追问。

她的面具的眼孔正好对着荧光屏。“因为他们妒忌我。”她喁喁低语。

“他们为什么要妒忌您？”

她的眼光还是不朝我看。“因为他的缘故。”

“谁？”

她不回答。

我伸出手去，搂住她的肩头。“您不敢告诉我吗？”我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她依然不朝我这边看。她身上的香气，沁人心脾。

“瞧着我。”我改变战略，笑嘻嘻地说。“您真应该告诉我一点儿自己的身世，我甚至连您的脸蛋儿是什么样儿的，还都不知道哩！”

我半开玩笑地伸出手去拉拉她脖子上的面具系带。她猛地一掌把我的手打开，真是出人意外。我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连忙抽回手来。我的手背上留下了四个小伤口，我眼看着有个伤口中渗出了一颗小小的血珠。我瞥了她的银色指甲一眼；其实，她的指甲倒很娇美，却戴上了金属指甲套。

“我十二分的抱歉。”我听见她说。“但是，您刚才可把我吓坏了。一刹那之间，我还以为您想要……”

终于，她朝我转过身来了。她敞开了外套，晚礼服是克莱顿复兴的款式，内衬一件系带的紧身马夹。她没有戴乳罩，马夹裹住双乳。

“别生我的气。”她说罢，伸手搂住我的脖子。“今天下午，您真是潇洒极了。”

她的灰天鹅绒面罩十分柔软，紧紧贴在脸颊上。我们俩的脸蛋儿，紧紧偎贴在一起。她吐出湿漉漉、暖融融的舌尖，透过面具的系带，舔吻着我的下巴。

“我并不生气。”我说。“我只是感到迷惑不解，又急于想帮您的忙。”

汽车停住不动了，大街的两侧都是一扇扇黝黑的窗户，窗户上护有一根根长矛一般的碎玻璃条。路灯昏暗，紫光惨淡，映照出几个慢慢朝我们走来的衣衫褴褛的人影。

司机低声咕哝：“老兄，发动机出了毛病，车子抛锚啦！”他弓背稳坐，一动不动。

“我真不希望现在抛锚，抛在这儿。”

我的伴侣轻轻地对我说：“一般来说，您得付5元买路钱。”

她瞧瞧车外，望着那几个慢慢聚拢的人影，浑身直抖。我只好强压怒火，照她的话办了。司机一言不发地接过了钞票，发动引擎，又把手伸出窗外。我听见几枚硬币落在人行道上，叮当有声。

我的伴侣又回到我的怀抱中，但是她的面具却依然朝着电视的荧光屏。荧光屏上，高个子姑娘正好制服了双脚乱蹬的小哲克。

“我可真吓坏啦。”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海文区变成了一个同样富于毁灭性的区域，但却仍有一个带有遮篷的俱乐部。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守门人，他穿一身类似宇航员的制服，色彩却十分俗气。我眩晕了，迷濛幻影中，我倒很喜欢以上的一切。我们钻出汽车，正好一个酗酒的老太太沿着人行道走来，她歪戴着假面具。有对夫妇，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转过头去，把目光从老太太半露的面孔上移开，仿佛是在海滩上看见了一个形容丑陋的躯体。我们跟随他们走进大门的时候，只听见门卫说：“快走吧，老奶奶，请您把脸遮起来。”

俱乐部里，一切都十分昏暗，闪烁着蓝光。她刚才说过我们可以在这儿聚首交谈，我却觉得这鬼地方简直不能谈话。且不说那场无法逃脱的喷嚏和咳嗽的大合唱（人们说，如今，美国有一半的人变态），还有一支充斥了最新自动爵士音乐的震天动地之声的乐队。乐队由一台电子机器汇集了一连串杂乱无章地曲调，夹杂着乐师们凭着粗野的小聪明编成的曲子。

绝大多数人都坐在一个个包厢里，乐队设在酒吧的背后。乐队旁边的一块小平台上，有个姑娘翩翩起舞，浑身脱光，只

戴着面罩。幽暗朦胧的酒吧底角里，有一小伙人，他们没有观看舞女的表演。

我们审视了一番贴在墙上的描金菜单，按了按电钮，要了一份儿鸡脯，一份儿煎河虾，两杯苏格兰威士忌酒；不一会儿，服务铃滴铃铃响了起来。我们打开闪闪发亮的操纵盘，取出了我们的饮料。

酒吧柜台旁的那一伙人鱼贯而出，朝门口走去。然而，他们却先把屋子的四周扫视了一遍。我的伙伴刚好脱下大衣，他们的目光朝我们的包厢扫来，滞留了片刻。我注意到了，她们一共三个人。

乐队奏出了疯狂刺耳的曲调，借以催促和刺激那位舞女。我递给伴侣一支麦管，我们吮吸着威士忌。

“您有事要我帮忙？”我说。“顺便说一句吧，我觉得您很可爱。”

她飞快地点了点头，表示感谢，四下一看，再俯下身来。“我要是到英国去，会遇到重重阻碍吗？”“不，”我有点儿吃惊地回答。“但是，您要准备一张美国护照。”

“护照不容易搞到手吧？”

“嗯，相当难搞。”我发现她的消息居然如此不灵通，就惊诧不已地说：“你们的政府不希望自己的国民出国旅行；当然，没有俄国人那么严厉。”

“英国领事馆能帮助我搞到护照吗？”

“他们几乎不……”

“那么，您能够帮忙吗？”

这时候，我意识到有人在监视我们两人的行动。一个男子和两个姑娘在我们桌子的对面停住了脚步。两个姑娘都是高个儿，戴着闪闪发光的面具，看上去模样就像是一头豺狼。那个

男人洋洋得意地站在她们的中间，活像一只光用后腿站立的狐狸。

我的伴侣瞄也没有朝他们瞄上一眼，但却往后坐了回去。我注意到一个姑娘的额头上有一块黄色的大肿块。不久，他们走到一个笼罩在阴影中的包厢里去了。

“认识他们吗？”我问。她不回答。我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我怕您不会喜欢英国。”我说。“它严肃的风格与你们美国痛苦的烙印，毫无共同之处。”

她又一次俯下身来，喁喁低语：“但是，我必须出走。”

“为什么？”我变得愈来愈不耐烦了。

“因为我实在吓坏啦！”

传来了一阵悦耳的叮咚乐声。我打开操纵盘，递给她一份煎河虾。我的那份儿鸡脯上洒了一种混合沙司，有杏仁、大豆和生姜，热气腾腾，味道鲜美；但是，煮热沙司的微波电炉一定出了什么毛病，因为我第一口就在肉里嘎吱咬到了一粒冰珠。这些娇惯的机器需要经常维修，这儿却缺少机械技工。

我放下叉子。“您害怕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问她。

她的面具没有从我的面前移开，这可是头一回。我一面等待，一面感到她虽然没有说话，却愈来愈害怕了。窗外天似穹窿，夜色迷濛，一个个小小的朦胧黑影聚作一团，汇拢在纽约的放射性瘟疫流行地带，渗入紫色夜幕的边缘。我感到内心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同情心的冲动，一种要保护坐在对面的姑娘的愿望。这一温情脉脉的感受与我刚才在汽车中荡起的神魂颠倒的恋情，融汇交织，打成一片。

“一切。”她终于说话了。

我点点头，抚摸了一下她的手。

“我害怕月亮。”她开始说，音调冷淡，又犹如梦幻，就

与刚才汽车里的话音一模一样。“您看见了月亮，就一定会联想到导弹。”

“可是，照耀英国的月亮，不也是一模一样的吗？”我提醒她。

“啊，月亮不再属于英国了，它是属于我们和俄国的。你们再也管不了这么多啦。噢，对了，”她边说边翘了翘面具。“我害怕汽车、流氓、孤独、还有印弗诺。我害怕那种想叫人面孔裸露的性欲，还有，”——她突然沉默了片刻——“我害怕角力的演员。”

“嗯？”过了一会儿，我才柔声细气地鼓励她说下去。

她的面具伸近前来。“您了解角力演员吗？”她的话说得很快。“我指的是那些与女人摔跤的演员。您知道，他们常常会输给女人。这时候，他们就必须得找一个姑娘来排遣失意之情。一个温和柔弱、吓得魂不附体的姑娘。他们需要这样的姑娘来维持自己的男性感。其他男人不希望他们得到姑娘，只想让他们与女人角斗，成为英雄。但是，他们却必须得到一个姑娘。这，对于那个姑娘来说，是件极为恐怖的事儿。”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指，仿佛要把勇气传染给她——假如我还存在任何一点儿勇气的话。“我想，我可以把您带到英国去。”我说。

几片阴影爬上了桌面，滞留不去。我抬起头来，看见了刚才在酒吧底角见过的那三个人。他们也就是我在大轿车里看见的那三位老兄。他们身穿黑色的厚运动衫和黑色的紧身裤。他们的面孔就像瘾君子一样毫无表情。其中两个人在我的周围站定，另外一个则逼近我的姑娘。

“滚开，小赤佬！”——他们这么教训我。我又听到另一个人对姑娘说：“小阿妹，咱们来摔一跤。怎么个摔法？柔道，

八卦拳，还是决斗？”

我站了起来。这种场合，一个英国人准要吃眼前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狐狸模样的人几步滑上前来，活像一个芭蕾明星。那三个人突然变得羞惭无比。他们的这种反应，使我大为惊讶。

他朝他们谈谈一笑。“你们想凭着这点儿小滑头，夺走我的乖乖吗？做梦！”他说。

“哲克，别误会。”其中一个辩解说。

“只要你们真想抢走她，我就不免会‘误会’。”他说。
“她告诉过我：下午，你们就试着这么干过一回啦！你们这么干，是绝对不会讨得我的欢心的！滚开！”

他们朝门那边退去，窘相十足。“咱们离开这儿吧。”其中一个人大声地说。“我认识一个专门裸体拼刀子的游乐场所。”

小哲克哈哈大笑，声音犹如音乐一般。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儿坐到了我的伴侣身边的椅子上。她微微朝后一缩，躲开了他。我收回脚步，朝前俯下身去。

“哪位是你的朋友，乖乖？”他连瞧也不瞧她一眼，就开口问。

她略略做了个手势，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告诉哲克，我正是她的“朋友。”

“英国人。”他看出了这一点。“她刚才请您帮忙，要离开我们的国家，是吗？还有护照，对吗？”他愉快地笑了。“她想要转身逃走，对吗，乖乖？”他伸出小手，捏住她的手腕。他的手指微微捏紧，筋肉隆起，似乎准备握紧拳头，扭断她的手腕。

“喂，”我不客气地说。“我很感谢您整治了那群恶棍，但是……”

“别这么去想。”他对我说。“他们不驾驶轿车的时候，是毫无危险的。一个受过训练的14岁的少女，就能够把他们中的随便哪一个打成瘸子。嗯，甚至西达也能打败他们，只要她受过那种训练。”他朝她转过身来，伸出原来捏住她手腕的那只手去抚弄她的头发。他抚摸她的头发，任凭一缕缕秀发慢慢地从指缝间垂下来。“乖乖，你知道我今儿晚上角力斗输了，是吗？”他温柔地说。

我站起来。“走吧！”我对她说。“咱们走吧！”

她却坐在原地不动。我甚至说不上来，她到底是不是正在哆嗦发抖。我竭力想透过面具，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些许暗示。

“我会带您走的。”我对她说。“我能够办到，真能够办到。”

他朝我微微一笑。“她愿意跟您走。”他说。“对吗，乖乖？”

“您到底愿不愿意？”我对她说。她却仍然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的手指慢慢地把她的头发打成一个一个发结。

“听着，你这个浑蛋！”我声色俱厉地说。“把你的手从她的身上收回去！”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似乎像一条蛇。我不是一个技击家，但也深知自己心里越是恐惧，打起人来就越是拳头沉重，一击而中。这时候，我感到有人猛抽了我一个耳光，脸颊上顿时出现四个疼痛不已的伤口。我伸出手来捂住脸，摸到了脸上的四个伤口，这是她用剑一样尖利的指甲套划成的，热乎乎的鲜血往外直流。

她连瞧也不瞧我一眼，却朝小哲克弯下身去，把面具紧紧贴住他的面颊，低声哼哼：“来吧，来吧，别不高兴啦！过一

会儿，你揍我一顿好了！”

我们周围人声喧嚣，但谁也不走近前来。我弯下腰去，一把撕去她脸上的假面具。

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料到她的面孔竟是这副样子的。自然，她的脸色十分苍白，什么化妆品也没有涂。我想，戴上了假面具，也就无需再涂任何化妆品了吧！眉毛龃龉至极，嘴巴处处龟裂。至于说到总的印象，说到瞥见这张面孔的时候那种毛骨悚然、心惊肉跳的感觉，那么——

您曾经从潮湿的泥地上搬起过一块石头吗？您曾经看见过又粘又滑、白花花的蛆虫吗？

我低头瞧着她，她也抬头看看我。“哼，你被吓坏了，对吗？”我连讥带讽地说。“你害怕这一夜间演出的戏剧性事件吗？对，你害怕得要命！”

我径直大步走出，进入了紫色的夜幕中，仍然伸手捂住鲜血直流的面孔。没有人阻拦我，即使那几位角力的姑娘也没有拦我。此时此地，我真希望能够从衬衫上撕下一片胶卷，测试一下射线量，并且发现自己受到了过量放射线的照射。这么一来，我就能够提出请求：我要跨过赫德森河，直下新泽西，穿越原子弹爆炸留下的放射性地区，到达桑迪湾，等候那艘锈迹斑斑的轮船，载我远涉重洋，回到英格兰。

外 星 人

电视台记者莫布里正在摇篮旁边，逗弄着小女儿巴巴拉，突然，客厅里的电视电话响了。

荧光屏上出现的是《明星论坛报》总编斯克里伯，这是他妻子琼的老板，他嗓子嘶哑地说：“琼乘的是南方航空公司的303班机。它15点32分应当在迈阿密机场着陆。可是班机在巴哈马群岛上空飞行时，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现在正在寻找。我是为您担心呀。我要是您，就马上去迈阿密，到那儿或许能得知一些情况。”

晚7点，他到达迈阿密机场。南方航空公司发言人毕恭毕敬地向他鞠躬致意：“本人十分痛心，莫布里先生。我已听说尊夫人也搭乘303航班。”

“他们认为飞机遇难到底是什么原因？”

“303班机从雷达上消失前几分钟，杰斐逊机长还报告说一切正常。靠推测，这件事无法解释通。但是我提醒您，先生，这架飞机飞过的恰恰是那个长期以来声名极坏的地区，这就是有名的百慕大三角地带。许多飞机和船只都在那里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至今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可是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杰斐逊的同温层喷气式客机在失踪了整整24小时之后，又重新在雷达显示屏幕上出现了。这是个梦幻般的奇迹，简直太神奇了。

大批警察乘直升飞机赶到了，把机场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莫布里和他的密友、电视摄像师默凯特都在机场采访。他们尽

可能不让警察发现他们的录制器材。

飞机徐徐降落，保安人员包围了停机坪。42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和1名航空小姐，被送往接待中心。为安全起见，303班机上的全体人员接受了医生检查，并被告知，如果发现自己的身体或心理上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出现，可以马上报告当局。

莫布里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妻子琼，他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一个劲地打量着，可是他并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她那杏仁般的媚眼炯炯发光，鼻子略微向上翘起，很讨人喜爱，在她脸上看不出有一丝一毫发生过什么奇异事件的神态。

不久，莫布里和他的密友默凯特都用假发和假胡子化了装，带上摄像器材，坐上去加拿大维多利亚的飞机，跟踪不听报社的招呼的、擅自行动的妻子琼。他们上了飞机，马上就发现琼坐在第三排。他们俩走到机舱尾部坐了下来，为更加谨慎起见，他们把自己的脸用报纸遮住了。默凯特注意到，他的同事内心里十分焦虑不安。

莫布里心里怎么能平静呢？经理罗伯逊告诉他303班机机长杰斐逊的血型变了。不久自己也发现老婆的血型变了，她的绿眼睛变成蓝灰色，她脸上原有的痣也不见了。现在她又借口要写一篇有关空中警察巡逻机发现一个不明飞行物的文章，擅自飞向冰天雪地的维多利亚。

莫布里和默凯特下榻的房间同琼在同一层楼。这天晚上，琼吃完饭，经过这两位电视记者桌前时站住了，她讥讽地淡淡一笑说：“喂！好像我认识你们。别装傻啦，我在飞机上就已发现被你们跟上了……”她脸色诡秘，半闭着眼对莫布里说：“我明天租了架直升飞机。我需要一名驾驶员，你有飞行执照……我请你同我一块去。”

第二天早晨 10 点，莫布里坐到直升飞机驾驶室上。几分钟后，飞机凌空升起，飞过冰封的大鲸湖，降落在海湾岸边一座名叫盖达的小渔村的广场上。女记者指着杳无人迹的银白色村落中那幢很显眼的大库房说：“咱们上那儿去。”

门哗啦一声打开了，一个身穿皮大衣的人出现在门口。莫布里猛然一怔，303 号班机的机长杰斐逊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机长对女记者说：“遵照考卢的命令，他们全都在这里。”莫布里感到一阵恐怖，想转身往飞机那儿跑。“您就呆在这，莫布里！”机长面带讥讽的微笑，冷冷地说。女记者把他推到屋内，他看见许多情绪沮丧的男男女女坐在地板上，像是服了安眠药似的昏昏欲睡。在一个角落里，莫布里发现了他的真正的琼：眼睛是绿色的，脸部有颗美人痣。屋内人正好是 47 个，门口站着的杰斐逊显然是个假的。

第二号女记者冷冰冰地对莫布里说：“我不再骗你了。我不是琼，而是比奥阿勒。”她转过身，脸朝着第二号杰斐逊说：“瓦兰，莫布里发现真琼和我之间的差异，应当告诉考卢一声，让他改变第二阶段计划。”她犹豫了一会儿对莫布里说：“我们的夫妻生活在没完没了的相互猜疑中是无法继续下去的。”

她拽着她“丈夫”的手，穿过蓝光夺目的奇异光带，进入一个平行六面体的飞行器。然后在磁力吸引下，穿过大气层，走进宇宙飞船世界。这时，从一团模糊的光中突然蹦出一个人来。他头戴盔帽，身着银色盔甲，真像古罗马军团的一员战将。她介绍说：“这就是考卢。他是我们科瓦人继大电子计算机‘阿科瓦’之后的最高首脑，是负责执行我们共同体法令的人。”

比奥阿勒和考卢聊了一会之后，又把莫布里带到 17 号大厅。他无法抗拒她瞳孔对他的催眠术，脱光衣服，躺在一张小床上，在他旁边的不透明隔板那边的床上，躺着一个名叫塔纳

的年轻人，是从科瓦平民中挑选出来的，在身高和胖瘦上与他相近的人。

莫布里恐怖地睁大双眼，亲眼看到了和经历了复制人的场面。他看到那个放大机模样的东西从天花板上降下来，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他死死勒在床上。他感到自己身上小床变得柔软而有伸缩性。他的身子陷下去，刻印下他的体形，然后床又变得像模具一样坚硬起来，他感到一种液体在皮肤上流动着，逐渐凝固，这分明是在制作模子。一会儿，他感到有人像是在揭开自己身上的粘胶块似的。然后，他就完全失去了知觉，他头脑的记忆被掏尽，转到塔纳的头脑中来了。当他苏醒过来时，他嗷地一声惨叫起来，那个在右边小床上躺着的科瓦人不再是塔纳了，他长得同莫布里一模一样，而且穿的衣服也完全一样。

塔纳取代了莫布里在地球上的角色，如同比奥阿勒取代了琼一样，莫布里和琼被他们的“复制品”淘汰了。莫布里重又回到大木头房子，找到了仍然沮丧地呆在那里的琼，默默地在她身边坐了下来。现在，他是讲不出话来的，因为他所有的意志都被抽走了。

默凯特敲敲旅店里莫布里夫妇的房门，没听见任何回答，他并没有吃惊，便推开了没锁上的房门。他发现两个人直挺挺地躺着，睡得香极了。一刻钟前，他把一包药性很强的安眠药倒进威士忌酒瓶中。他们夫妇俩刚下飞机来到这家旅店。他冷淡地迎接了自己的伙伴，因为他对琼把他甩在这里憋着一肚子火。

他把房门锁上，告诉饭店经理不要去惊动这一对在大北方采访归来累得要死的记者。他租一辆汽车来到飞机场，掏出飞行执照，租了架直升飞机。可是他不是租随便哪一架，他偏偏要租琼乘坐的那一架。因为这架飞机上有他事先用钱收买的机

械士安装的“监听装置”上指出的图线，他也来到那座偏僻的小村庄——盖达。

他到大木头房子前，推开门。他惊恐万分，背上直冒冷汗，他看到303班机上的全体人员一动不动地挤在一起，像一群石雕像。默凯特拿起摄像机，拍摄着这神奇的场面，最后他在莫布里及其夫人面前站住了。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以为自己是疯了。他们夫妇俩已经回到维多利亚堡，他们喝了含有安眠药的酒现在正在房间里酣睡。可他们却同时又在这盖达村出现，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呢？

他想通过无线电向维多利亚堡报警，但他马上预感到这可能对他和303班机的47名乘客都有危险。另外，空中警察也不会相信他的报告。因此，他情愿带回去确凿的证据，自然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两位朋友。他轮流地背着他的两个朋友，一直背到直升飞机上。

直升飞机冲破暴风雪的袭击，飞抵维多利亚堡，降在饭店的顶层台上。这样，在这座饭店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两个琼和两个莫布里肩并肩地睡在一起。默凯特拍摄下这神奇的场面。

默凯特到一家药房，租用高频电磁波器械，把电极插在他朋友的手腕和踝骨上，通上刺激人体的电流，终于唤醒了他们。

莫布里走近那张躺着他的复制品和他妻子的复制品的床，对琼说：“这是比奥阿勒和塔纳。他们是科瓦人，科瓦人是宇宙中飘游的生物，他们目前生活在进入地球轨道的巨型宇宙飞船上。是比奥阿勒把我一直带到飞船上，我知道了科瓦人是如何复制下我们的外貌，取代了我们……”

因为303班机的真乘客们还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中，只有守口如瓶才能保证安全，所以他没报警，而把比奥阿勒和塔纳抬上饭店的楼顶阳台，装到直升飞机上，马上向北方飞去。他

们把这两个科瓦人又抬进盖达村那栋临时关着 3 0 3 班机乘员的大木头房子里，放在那堆一直麻木不仁的可怜人当中。

莫布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让琼把大名鼎鼎的电子学专家沃尔克教授从那堆人中认出来。琼认出一个人，莫布里从那人上衣兜里找到一个皮夹子，证明他是迈阿密的公民沃尔克。他们把他带上直升飞机。

就在这时，木头房子上出现了可怕的绿色光轮。莫布里打开木房的门，吓得张口结舌：关在那里的 3 0 3 班机的乘客全部失踪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莫布里说：“他们已经结束了第一阶段计划。如有可能，咱们应设法阻止第二阶段计划，也就是劫持第二架同温层喷气式客机的计划。塔纳和比奥阿勒作为他们种族的牺牲品已经死了。现在，唯一的就剩下沃尔克有真假两个人了。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他们乘直升飞机回到维多利亚堡饭店后，对沃尔克进行了多次电刺激治疗。终于使他从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然后一起飞往迈阿密，在那里的一家饭店下榻。在一辆小汽车里，他们监视着沃尔克的住宅。傍晚时，他们终于看到假教授回家来了。他们又看到活尔克夫人从家里出来，向市场走去买东西。默凯特开着汽车，尾随着沃尔克夫人，他突然地打开车门，把她拽上车来。

教授夫人知道了一切，她用安眠药让那个外星人睡死了。沃尔克又给他打了一针，毒死了他，把他抬得远远的，在他身上洒上镪水后深埋掉。

莫布里说：“在美国还有 4 5 个外星人。”他们又开始了新的行动。在机场出口处，他们碰见了取代 3 0 3 班机机长杰斐逊的名叫瓦兰的外星人。琼对他说：“我们对过去已记忆模糊，很想重温一下旧梦。现在只有您可以同考卢取得联系。”

他双腿叉开，抬起头，看着天空，双眼发愣死盯着什么，并极力地思索着。几秒钟后，他得到回答：“考卢同意你们最后一次去宇宙飞船世界。”

他们乘考卢派来的一个飞行器，来到宇宙飞船世界的半球形大厅。突然，考卢从一个隔板里闪了出来，他识破了他们的身份。他说：“你们将例外地被第二次‘复制’，也就是让三个顶替了你们、取代了你们的科瓦人回去。我们不能冒风险把他们以实际的身份送回地球去。你们已经是杀害比奥阿勒、塔纳和克洛坦的凶手，你们还想消灭地球上所有的科瓦人。你们打破了我的计划，而我却不能违抗阿科瓦。”

不能白白死去。莫布里孤注一掷，他头一低，向考卢猛扑过去。考卢痛得哼哼了一声便倒了下去，在地面上打着滚。沃尔克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注射器，异常迅速地给考卢打了一针，这个科瓦人便闭上了眼睛。

莫布里急促地说：“咱们得赶紧走，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不列颠航空公司班机已经被他们劫往宇宙飞船世界，班机上的54名乘客很快会被‘复制’下来。趁现在还来得及，咱们马上去截断这一程序。”

沃尔克把注射器和针剂交给女记者，只要考卢稍稍动弹一下，就马上给他打一针安眠药。

科瓦人的社会结构同地球上人类社会的结构是不同的。只有一个头头——阿科瓦，然后就是执行电子计算机命令的考卢。阿科瓦就是大电子计算机，由记忆部件、计算部件、思维部件和其他部件组成。莫布里和教授走进椭圆形的电子计算机大厅，来到控制台面前，莫布里看见过比奥阿勒操纵，他像比奥阿勒那样开亮了荧光屏。大电子计算机的全部结构图都亮晶晶的显现在屏幕上。教授看懂了这些图表，参照图表，走进了记忆部

件室，把它原有的程序编制取消，然后再重新编制新程序。

一个声音终于从扩音器中传出来，它响彻四方，在庞大的宇宙飞船上的四个部件中回荡着：“我是阿科瓦，是大电子计算机。我有一些十分要紧的事要讲。我决定停止第二阶段计划。……我们种族最好不再在太空凄惨地飘游……我已经在离开这里30光年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荒无人烟而又好客的世界……”

沃尔克对自己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惊讶。是他编入了取代旧程序的新程序，改变了阿科瓦的计划，把阿科瓦引向另一个方向。这项成果证明，一个电脑不过是为制造它的人服务的工具。计算机就是再发达再先进，也不会比人脑聪明。人类的前途总算有了保障。谁也不想看到一个被电子计算机统治的世界，不能把全权交给人造的智慧。

考卢昏昏沉沉睡了几小时后，终于醒了过来。他的神情表明，他对发生的一切知道了。他坦然自若地说：“大电子计算机决定让我们在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定居下来。这样，我们就要结束空间飘游的生活了。它这样做可能是出于那些我所不知道的绝对需要，反正我们得听它的，因为阿科瓦永远是我们的灯塔……”

考卢用炯炯发光的眼睛紧紧盯着这三个地球人，命令说：“你们跟我来。”被考卢弄得懵头转向的莫布里、琼和沃尔克紧紧跟着他，来到一个实验室，像有心灵感应的机器人一样，各自躺在自己的小床上。这时，一台结构复杂的装置从天花板上降下来，一个电极箍紧紧勒着他们的头部。顷刻之间，他们就失去了知觉。

他们在佛罗里达某个沼泽地上苏醒过来，由于一种无法弄清的原因，他们头脑空空的，两眼呆滞无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另一个世界

实子、明子和景子是同一个班级的好朋友。有一天，明子悄悄告诉他的两位朋友：他看见飞碟落到校园里了。实子和景子认为明子是在故弄玄虚，一万个不信。明子说他不但见过，而且见过两次，都是在夜晚的校园里。他还说飞碟像个大铁饼，放射着绿色的光芒。真神啊！实子和景子摸不着头脑。最后，他们一起订下了一个计划……

当天晚上，他们都对家里撒谎说去神社看庙会，悄悄聚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实子还带上一把小刀和弹弓、弹子。他们静静地等了好半天，也没见到飞碟的影子。景子守在校园边的一棵大树下面，有些不耐烦了，但三个人都不敢大声说话，如果飞碟来了怎么办呢？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一种奇异的声响：“嗡——”声音越来越刺耳，在离地面20米高的地方，冷不丁地冒出一样东西。“啊，飞碟！”实子失声大叫。那东西先是一个轮廓不清的影子，慢慢显露出清晰的形体，和照片上见到的一模一样，周围发出一圈蓝白色的磷光。

三个人紧张得要命。明子尖叫一声，拔腿就跑。飞碟从头顶上嗖嗖地吐出一根软管，像一条闪着绿宝石光芒的蛇，一扭一曲地追了过去。“嗖！”软管前端发出一片耀眼的光芒。明子立刻被“钉”住了，很快便消失在绿宝石的光芒中。飞碟调过头来又朝瑟瑟发抖的实子和景子逼过来，在绿宝石光芒的照射下，他们也很快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实子醒过来了。他站起来，活动一下

身子，发现哪儿也没伤着。实子朝前望去，发现明子倒在50米开外的地上。奇怪！他刚才不是不见了吗？不一会，景子和明子先后爬了起来，也都没事儿，再看周围，还是老样子，那棵大树也没有丝毫的损伤。景子低声嘟哝着要回家，三个人便分手了。

实子在回家的路上，买了盒巧克力，准备送给弟弟妹妹。庙会这天不买点东西，爸爸妈妈会怀疑的。到了家门口，实子按了门铃，开门的是妈妈。“我回来啦！”实子打声招呼就往屋里走。“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可以乱闯？”妈妈惊异地说。实子惊呆了，这明明是自个儿的家嘛！屋子里劈劈啪啪跑出两个孩子，正是弟弟和妹妹。实子把巧克力递过去，他们却吓得躲到妈妈身后，竟然也不认得自己的哥哥了！妈妈告诉实子，家里没有叫实子的孩子，那神态似乎初次见到实子。亲妈妈记不得自己的孩子！人世间真有这样的怪事？实子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会不会有人给妈妈施了催眠术，让她把实子忘得一干二净？可弟弟妹妹怎么也不记得实子呢？实子简直要急死了。

屋内的电话铃响了，妈妈进屋接电话。“喂！是我，是小田岛。啊？实子，我家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哦，你等等……”妈妈出来告诉实子，一个叫景子的孩子的电话找他。实子一听就放心了，他走进屋，没错儿，正是自己的家。食品柜上放着的模型，是防备妹妹弄坏而放到高处的，实子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景子“哇哇”的哭声。原来，她的爸爸妈妈说景子两年前就死于交通事故，家里的佛坛上还有她的灵牌呢。实子把自己的遭遇也说给景子听。随后，他又给明子挂了个电话。明子也纳闷家里人好像认识自己，又好像不认识了。

实子挂断电话，决定和景子一起去找明子。他同妈妈说了声“再见”，便跑了出去。他已经不哭了，他必须打起精神来。

走在马路上，实子觉得这条街像他家住的地方，仔细看来又不很像。他正纳闷，忽然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声音。是飞碟！实子大喊：“不得了啦！”一位女子瞟了一眼飞碟，露出不以为然的樣子。实子目送飞碟远去。这个飞碟和上次他们在校园里见到的完全一样，可这次它不是冷不防地一下冒出来，而是嗡嗡地飞来的。它究竟要飞到哪儿去呢？

景子的父母亲端端正正地坐在家裡，眼角挂着泪水。他们对景子的“死而复生”又惊又喜，实子走进屋里他们都没感觉出来。实子看见佛坛上果然供着景子的照片，正嬉嬉地朝人笑。

“景子，不得了啦，我们三人出怪事了。”“我害怕极了，他们说两年前就死了。”景子求援似地望着实子说。她这么一讲，实子觉得自己也是妈妈丢掉的孩子，不由又伤心起来。

大门口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出事啦！”大人们吆喝着。紧接着“轰”一声巨响，像地震了似的，房子哗啦啦摇晃起来，大家惊慌地逃到屋外。街上挤满了人，“实验机落到神社旁的幼儿园里了！”有人喊着。实验机是什么东西？实子很奇怪。远处传来警笛声，不用说肯定出了事。实子拉着景子朝前挤，拐进一条小胡同，以前实子上幼儿园常走这条道。他们来到神社后院，站在牌坊对面的树丛里，四周没一个人影儿。他们看到一架飞碟坠落在神社后的幼儿园里，房子被撞坏了，树木也拦腰折断了。实验机就是飞碟！天哪！实子突然想起今天是逛庙会的日子，幸亏它没有落到神社里，不然非砸死几百人不可。

牌坊前好几百人围观坠落的飞碟，警察提着麦克风维持秩序。巡逻车和救护车赶到了，下来几个人向实子这边走来，实子和景子赶紧隐藏到树丛中。幼儿园园长向这些人介绍事故发生的情景：实验机飞来的时候，有点不对头，它摇摇晃晃，失去了平衡，园长去打电话，电话不通了。他又请附近的年轻人

去给警察报信，可已经晚了，实验机摔下来了……园长的话全被实子和景子听见了。他们从树后看见十几个穿着消防制服的人奔到飞碟旁边，架上了梯子。实子看见园长走过去了便从树丛中走了出来。这时，景子面前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啊！这不是明子吗？明子是知道来幼儿园的近路的，他大概是听人说出事了，赶到这里来的吧？

实子上前跟明子搭话，明子迷惑不解地望着实子反问道：“……你是谁呀？”实子打了个寒战，“明子，别装蒜了，我是小田岛呀。”明子害怕似的往后退了两三步：“实子？小田岛？我不认识你。”景子从树丛里钻出来接上话茬：“怎么不认识，刚才我们不是还在一起吗？”明子一见景子的脸孔，踉踉跄跄地朝后退了几步，跟见了鬼怪似的：“你，你骗人。景子两年前就死啦！”他使劲摇着头。

这时，“咣”地一声响，消防队员们爬上梯子打开了飞碟的出入舱，从舱里抬出两个男人，实子发现其中一副担架上躺着的竟是他爸爸！爸爸额头受了伤，伤口淌着血。实了叫喊着“爸爸！”朝担架冲去，但被警察拦住了。“他是我爸爸……我是小田岛实。”警察听到这个名字点点头说知道了。“你不就是超空间计划设计者——小田岛博士的宝贝儿么。”超空间计划是什么？爸爸从来没跟他讲过。爸爸的确是博士，但他只是电子工学研究所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呀。实子要求让他带着朋友一起守护昏迷的爸爸，警察答应了。

救护车鸣起警笛正要开走，明子又大叫起来：“让我下去！这些人我都不认识。这和我没关系！”明子刚才就像遭绑架似地喊了很多怪话，但他还是上了救护车。

实子向警察请教什么是超空间计划，警察对一个博士的儿子不知道这点常识很是纳闷。实子谎说爸爸对所里的事从来都

保密。警察告诉他，实验机就是小田岛博士设计的，除了我们这个世界外，还存一个与我们相邻的超空间世界。实验机飞到超空间世界作了种种调查后发现：超空间世界里许多方面和我们这个世界相同……明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嚷着要给家里打电话，警察为明子打断他的话而很恼火。半小时后，救护车开进一扇大门，门前的一大片空地上停着一架飞碟，院里矗立一幢大厦，看来这儿是飞碟基地。

实子、景子还有那个明子在大厦里等了一个小时，才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来叫他们。他们跟着穿白衣服的人走进长廊尽头的一个房间。实子呆住了。爸爸躺在床上，床边坐着妈妈和弟弟妹妹。妈妈不认得自己的孩子，爸爸总还会记得自己吧。更叫人惊奇的是，又有一个明子站在爸爸床边。“哟，实子、景子，太好了！我们又见面了。”明子兴高采烈地朝他们走去。突然，他看见实子身边的又一个明子，脸色刷地变了。“啊！你是谁？”两个明子怒目而视了好一会。

小田岛博士从床上坐起来。他认出了实子，也认出了景子和两个明子，博士后悔自己把这帮小家伙带进了这个世界。他解释说，这个世界和实子所在的世界是不同的。这两个相邻的世界彼此十分相似，使用他发明的超空间调查实验机，即实子他们所说的“飞碟”，就可以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相互往来了。实子他们受了实验机催眠光的照射，暂时失去了知觉，被带到这个世界，但这样一来破坏了空间能量的平衡，于是一号实验机出了事。

全明白了！刚才在神社遇到的那个明子是个假的，这里的景子确实在三年前死去了，这个世界也不存在实子这个人。小田岛博士命令穿白衣服的男人把实子他们送出这个世界。那个“假明子”也跟着走了出去。

实子、景子和明子被一架飞碟送回原来的世界，好像刚刚做了一场梦。这样的怪事，恐怕连他们的父母亲听了也不会相信的。

被遗忘的世界

到神秘王国去

英国杰出的生物学家查林杰教授在南美进行科学考察时，发现了某些史前时期生物活动的迹象。可是，在他满载着珍贵的资料回来的途中，他的小船翻了。还没有显影的底片全泡成模糊一片，唯一的一个翼手龙的标本也被激流卷走，只留下一点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的残肢。因此，查林杰的惊人发现不但没有被科学界认可，反被诬为“科学骗子”。在一次辩论会上，查林杰要求动物研究所派一个调查组到南美去验证，并提名由最激烈的反对派萨默里来组织。当场报名参加这个调查组的有：著名的旅行家约翰·罗克斯顿，还有我——《每日新闻》的记者马隆。当时我正渴望着能使我出人头地的冒险生涯，这正是我的心上人格拉迪丝所期待的。

我们和查林杰在南美的马瑙斯城会合，还招募了一个黑色巨人赞博和两个混血儿，一个叫戈麦兹、一个叫曼纽尔。我们这一行七个人沿着亚马逊河由北向西航行了3天，然后换乘印第安人那种非常轻便的划子，又雇了两名印第安人帮着划船。这两个人上次就伴随查林杰旅行过，他们显然是不喜欢重复上次的旅行，只是不能不服从酋长的命令而已。

从现在开始，我们割断了和外部世界的最后联系，真正踏上了通往神秘王国的旅途。出发前夕，我们在小屋里讨论计划，忽然听到屋外一阵厮打声。接着，赞博用一只手把戈麦兹揪到

我们面前说，戈麦兹在窗前偷听，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当赞博发现他，他就对赞博动刀子。我们训了戈麦兹一顿，并要他们言和，因为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去应付无数的困难。

我们时而乘舟，时而上岸到原始森林中去考察。我们踩着落叶铺积的又厚又软的地毯，头顶着枝叶交盖的顶幕，当偶尔有一束阳光射到鲜明的地衣上、红蓝色的牵牛花上，周围立刻幻化出五光十色，就象童话世界。一路上，很少见到动物，蟒蛇、猿猴、鸟雀都盘踞在树顶上，到处是一片庄严的寂静。

第三天，我们正乘舟继续上行，忽然听到忽远忽近的鼓声。划船的印第安人脸上立即露出恐惧的神情。“这是什么声音？”我问。“战鼓声。”戈麦兹淡淡地说，“印第安人一路在监视我们，并且用鼓声传递消息，一有机会就要杀死我们。”听着这四方呼应的不祥的鼓声，我体会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

现在我们已进入亚马逊河的支流，行进了100多英里。这天早上，查林杰格外兴奋地在寻找着什么。他忽然大叫一声，指着一棵棕榈说：“这就是我的路标！沿着对面的河岸向前走半英里，有一条秘密的河汊，那就是神秘王国的入口。”

我们按照查林杰所指的路线向前，果然划进一条澄碧的、美丽的小河，阳光洒在河上，更使它象水晶一般透明。这里再听不见鼓声了。大家下了船，把船藏好，然后沿着河岸向前。河水越来越细，最后消失在一片暗绿色的沼泽里。绕过沼泽，地势逐渐变高，热带的浓郁树林消失，代之以灌木丛。第九天，我们大约行进了120英里。乔木逐渐稀疏，代之以密不透风的竹林，我们不得不用砍刀开路。出了竹林，前面又出现一片开阔的荒野。荒原上，长着簇簇蕨类植物。“看，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查林杰指着兀立在前面的一道红色峭壁，庄严地宣布。那峭壁拔地耸天，至少有1000英尺高。

要攀登它几乎不可能，它不仅壁立，顶部还向外凸出。它旁边还有一个略呈坡度的、独立的塔形悬崖，和峭壁较低的一面隔谷相望。

“别指望找到一个易于攀登的地方，”查林杰说，“因为易于攀登，上面就不会与世隔绝，那些史前时期生物就不可能获得独特的生存环境。但是对于庞大、笨拙的动物不可能攀登的峭壁，对于带着工具的人来说，却是可能攀登的。”“根据！”萨默里叫道。“那就是我的先驱，美国人马博·怀特曾经上去过，我正是由于得到了他画册上的恐龙的启示，才找到这个地方的！现在我建议：围着峭壁找一个可以攀登的突破口。”这时，一个宿营地的发现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峭壁下散布着几个芝加哥的肉罐头以及旅行者留下的其他东西。“这无疑是马博·怀特留下的！”查林杰一边说，一边还指着宿营地旁插在一棵树上的、尖端向西的硬木头，说：“这就是路标！”

我们向西走不远，就看见一片有着锋利顶端的、长矛似的竹林，竹林里散落着许多尸骸，他们似乎是从悬崖上被什么东西扔下来，从而被尖竹穿透了身体。这个可怕的想象使大家感到压抑，大家不声不响地向前又走了5英里，发现第二个路标。然后又是一个峡谷边的、垂直向上的第三个路标。显然，怀特是从这儿上山的。但是，峡谷的崖壁陡而滑，无法攀登。这时约翰看到一个山洞，洞后面着一个箭头，这是第四个路标。

我们钻进山洞，靠一只手电摸索前进。这个洞向前伸展15码之后，立即呈45度上坡，随后越来越陡。大家信心百倍地向上爬，忽然，约翰惊叫一声：“前面没有路了！”原来洞顶坍了，一堆巨大的石块把洞口堵得死死的，只能另寻上山的路了！

当我们回到峡谷底，一块巨石突然朝我们砸来，差一点就

把我们砸成肉酱。我们看不到巨石是从哪里飞来的，抬头看，只见两个混血儿还在洞口。他们说巨石从他们身边飞过，把他们吓得要死。

我们只能围着峭壁继续向西行，山崖的高度显著地降低。这天晚上，我们在壁下宿营，突然一只有着巨大膜翅的动物朝我们俯冲下来。它有蛇一般的脖子，红眼，硬壳嘴中长着牙齿：这正是早已绝迹的翼手龙！虽然它夺走了我们的晚餐，但是却彻底消除了萨默里对查林杰的怀疑，他激动的请求查林杰的原谅。

接着我们从一片沼泽地的边沿走过，那里繁殖着无数可怕的毒蛇。

恐龙的世界

第六天，我们结束了环绕峭壁的旅行，又回到原地，我们仍旧没找到一个较合适的攀登的路，大家沮丧极了。这时查林杰的目光停在我们出发时见的、那个较低的独立的塔形悬崖顶的一棵大树上。“我找到登山的路了！”他大叫起来，同时用手指着独立的塔形悬崖。“但是，怎么跨过去呢？”我问。“我们将造一座桥！”“桥？”大家迷惑不解。“看到崖边这棵树吗？它足有60英尺高，而峡谷不过40英尺！”查林杰得意洋洋地说。

这个主意确实太妙了！大家立即拿出登山工具开始攀登。到了山顶，上面是一片直径25英尺的草地，大树就立在悬崖边，朝高原的方向倾斜。我们很快就砍倒了这棵树，一声巨响之后，大树的顶端便搁在那神秘王国的灌木丛中了！

第一个过去的是查林杰，他身背一把利斧骑在树干上过去

了。一踏上高原，他便向我们挥手高喊：“成功了，成功了！”萨默里背着两把来复枪第二个爬过去，约翰是大摇大摆走过来的，我是第四个过去的，他们的勇敢给了我力量。

正当我们四个人庆祝成功时，忽听身后一声巨响，“桥”不见了！只有戈麦兹站在悬崖边上，他手拿一根撬棒疯狂地朝我们挥舞着：“约翰爵士，上次我们差点没用石头砸死你！这更好，现在你就在这可怕的高原上慢慢地死吧！死前让你明白，想一想5年前在你组织的奴隶起义中被杀的洛佩兹吧，我就是他的弟弟！”约翰沉着地举起枪，朝得意忘形的戈麦兹开了一枪，接着是伴随着尖叫的人体落地声。“我没有把他认出来，”约翰难过地说，“我连累了你们。”另一个混血儿刚下到谷底，就被留在那里的赞博拧断了脖子。

内奸消除了，但他们造成的后果却无法消除，我们再也无法回到谷那边去了！这时，善良的赞博已攀上那边的崖顶，对我们喊道：“赞博不会离开你们！”他通过一根绳子给我们送来弹药、食物和所需的一切，他在谷底扎了一个小帐篷，他是我们和外部世界唯一的联系人了！

我们把粮食、武器和仪器集中在林间空地上，扎了一个直径15码的篱笆。我们称它为“查林杰堡”，整个高地则命名为“马博·怀特高地”。我们计划尽量用和平方式穿越高地，拜访这里的居民。

我们小心地沿着一条溪流前进，预料将有无数奇迹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果然，不久我们便亲眼看见五只过去只能在化石中重现的禽龙。它们硕大无比，身上披着铁灰色鳞甲，它们用有三趾的后肢直立着，同时用五趾的前肢把树叶捋下来吃，它们笨拙而温和，活象20英尺高的大袋鼠！

接着我们经过一片群居着几百只翼手龙的沼泽，幼兽在粘

稠的死水中爬动，丑恶的母兽在发蓝的粘土上孵卵，一只面目狰狞的雄兽为它们望风。这只雄兽突然发现了躲在岩石后的我们，一声尖叫，上百头巨大的翼手龙呼啸着向我们扑来。“快向树林跑！”约翰大叫着。在树林边上，我们都受到了袭击。事后，查林杰总结说：“马隆和萨默里是啄伤的，约翰是被咬伤的，我则被翅膀扇了一下，这畜牲的各种进攻方式我们都领教了！”

回到“查林杰堡”，我们发现有一个怪物来拜访过。几个罐头被踩破了，一个铜弹头被踩成铜饼，箱子破成一堆木片。正在这时，我们听到赞博在对面的崖顶呼唤我们：“有什么事吗？赞博在这儿！”听到这声音，我们感到无比安慰。

当晚，我已睡下时，约翰忽然来到我身边，说：“马隆，翼手龙聚居的那个沼泽边堆积着蓝土，是吧？”“是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问题。他说，只是要让我印证一下。

第二天，我和萨默里开始发寒发热，这说明翼手龙的嘴里有毒汁，这一天我们都没有离开营地。我昏沉沉地躺着，时时感到受到一种恶意的监视。称把这种感觉告诉他们，他们都说这是因为高烧的缘故。

这天半夜，我们听到一种沉重的脚步声。我们从篱笆缝隙朝外看，看见一个阴森森的巨大黑影，它的呼吸很深沉，就象火车排气一样。它显然是嗅到我们的气味，直接朝营地走来。一枪打死它是不可能的，受伤所的怪兽马上会把我们踩成肉酱。这时勇敢的约翰从火堆里抽出一根燃烧着的树枝，从一个篱笆洞里突然伸出去。天哪，我看清那张嘴脸了，那上面长满肉瘤，一张大嘴似乎刚吃过什么，还沾着鲜血。被火把一照，它吃了一惊，立即跑开，消失在黑暗的丛林。查林杰说，这是一只肉食性恐龙。

寒热病刚一过去，萨默里就提出必须马上设法离开高原。查林杰的发现既经证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回去报告这件事，并立即组织设备精良的考察队到这里来，如果困守这里，一切发现都是徒劳！他的话很有道理，但杰林杰认为最少也应当对高地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才能回去报告。而认识高地全貌，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这里我们每天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大家正在为难，我忽然计上心来，为什么不找一个高点，比如说，找一棵高地上的大树进行观察呢？我的提议大家热烈赞同。我便选定了一棵巨树立刻往上爬。当我爬到一半时，往上一看，忽然发现在一簇寄生藤中，有一张人脸正在窥视着我，我大叫一声，吓得几乎掉下来。这家伙立刻窜到另一棵树上，它有一个长满红毛的身子！我镇静下来之后，又往上爬，爬到顶端，树叶渐疏，高原的全貌展现在我的眼前：它长约30英里、宽约20英里，呈椭圆形，四周往中间倾斜。中央有一个湖，湖边有一些动物在活动。我们这一面是丛林、沼泽、湖对面则是红色的峭壁，从望远镜里可以看见峭壁上有许多黑色的洞口。我把这些全绘在地图上了。

当我从树上下来，太阳已快落山。大家问我为什么叫了一声，我说，我在树上见到一个“人”。他们非常感兴趣，追问这个“人”的每一个细节。我说他有白色的皮肤，塌鼻子，无尾，有红毛。他们推断这正是人与类人猿之间的过渡生物。为了奖赏我这次的功劳，他们要用我的名字给湖命名。我说，那就用我心上人格拉迪丝的名字命名吧！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睡不着，我想，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这用我心上人的名字命名的湖呢？森林里很暗，我小心地穿过曾发现禽龙的空地和翼手龙的沼泽。我发现一个冒着气泡的池塘。最后，在林隙中，我终于看见那在月光下闪烁的湖。各种

动物陆续来到湖边饮水，有硕大的犰狳、剑龙，它们走起路来地面都在颤动。我抬头往前看，原先在树上看到的峭壁上的洞口，现在竟忽明忽暗地闪着火光。可以肯定，穴居在洞里的，只可能是人而不是别的动物！

“外来人”与猿人之战

我带着这么多惊人发现飘飘然地往回走。突然我听见一种深长的呼吸，接着一个巨大的黑影在小径的那头出现，它正是访问过我们营地的肉食性恐龙，它正沿途嗅着我的气味跟踪而来。我本来善跑，目前竞技状态又特佳，速度之快，空前绝后。突然一声巨响，我掉进一个深洞。当我从昏迷醒来，闻到一股恶臭，伸手一摸，粘乎乎的似乎是一团肉。我擦着火柴一看，洞里插着木桩，显然是一个人工陷阱，上帝保佑我没有落在那尖木上，我在洞口休息了一会，设法从洞中爬出来了。

拂晓，我回到营地，只见各种物资乱丢在地上，篝火边有一滩血迹，所有的人都不见了！我绝望得精神几乎失常，绕着营地大声叫着他们的名字。回答我的，是死一般的静寂。我忽然想到赞博，他正和一个印第安人在一起，听了我的叙述，他很难过。他说，要让这个印第安人回去给我们弄大量皮绳来，想办法让我们从高原脱身。这个印第安人原是我们的划船工，他的钱被伙伴抢走了，他愿意回来，为我们干活，再赚一点钱。

我只能再回到营地，我发现武器弹药都还在，还有一些食物没有被抢走。我吃了些东西，心惊胆战地躺下来。我太疲倦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突然一只手放在我肩上，我惊跳起来抓住枪。可定睛一看，原来是约翰。“发生什么事了？”我急忙问。“猿人！”约翰说，“快，拿上四支枪，尽量多带些

弹药，我们去救查林杰他们！”路上，我说了自己的经历，约翰也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了我，他说：“昨晚一大群猿人袭击了宿营地，我开枪打伤了一个。但寡不敌众，而且他们身手敏捷，会使用石头、木棍。我们最终成了俘虏。被押到他们用树枝作的城堡。我们还看到另外十二个战俘，他们是身材矮小的红种人，或许正是峭壁岩洞的居民！你还记得崖下那可怕的尖竹林吗？那正是猿人处死战俘的地方。我亲眼看见他们把六个战俘丢下去！我决心逃跑，我乘他们不注意，打倒监视我的猿人，一口气跑回来拿武器。我发现这些家伙在树林很敏捷，在开阔地却十分笨拙。现在让我们尽量避开树林，快些跑到有竹林的悬崖那边去，但愿我们别迟了！”约翰和我都是长跑健将，当我们如飞奔跑跑到那儿，两位教授已被推到了悬崖边上。约翰大叫一声“开火！朝猿人密集的地方打！”猿人们一片片倒下来，惊魂稍定，他们便撒下俘虏潮水般地涌进树林。查林杰立刻明白了怎么一回事，他抓住萨默里朝我们这儿跑来，然后我们一口气跑回宿营地。另外四个红种小人也跟着我们跑，祈求我们“神力”的保护。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四个人中有一个是他们的王子。他们希望我们保护他们回到湖对岸去。

王子的生还显然使老王惊喜不已，他们正准备出征，和猿人一决生死。和猿人相比，他们显然进化得多，除了石头、木棍，他们还会使用长矛、弓箭和设置陷阱。查林杰认为，他们很可能是通过某个秘密途径上到高原的“外来人”。

不久，战争在猿人和“外来人”之间爆发，四个拿着现代武器的人与石器时代的武士协同作战。力大无比的猿人不懂得利用地形，在开阔地失去了全部优势。结果是公猿人全被消灭，母猿人和幼猿成为“外来人”的奴隶。

战争胜利之后，“外来人”视我们为超人，待为上宾。与

此同时，他们又不愿帮我们离开高地，希望我们永远做他们的守护神。

在这段相对安定的时期，我们都尽情考察了这片高原，在湖时看到蛇颈龙、鱼龙、箭齿兽，还有一种恐龙身上发出淡绿的磷光。后来我们又发现禽龙是“外来人”豢养的牲畜，一个孩子都可以把它们赶来赶去。

有一天，我途经沼泽地，发现约翰正用一只竹笼罩住自己。他告诉我，他在帮查林杰抓一只翼手龙的小崽子。萨默里则在忙着研究高原的昆虫和鸟类。总之，我们都在按照各人的兴趣行动。而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件事，则是如何设法离开这个高原。查林杰曾试图用我曾经提到过的那池塘里冒出的气体——游离氢做气球，但是要弄到气袋和绳索却很困难。这时，我们忽然得到了意外的援助。

那个被我们救出的王子为报答我们，愿意帮助我们离开高地，他塞给我一张树皮，树皮上画着并排的18个线条，在第二个有分叉的线条下，做了一个记号。我们很快就把它和头顶上的18个山洞联系起来。这些山洞如果能通过峭壁的另一面，它离地不会超过100英尺，而赞博供应我们的绳索却有100多英尺长！半夜我们悄悄出发，除了查林杰的一件大行李，大家尽量轻装进入山洞。我们在分岔处拐错了弯，碰了壁。大家并不气馁，折回来找到另一条路，没走到30码，就看到另一个石洞，再向前走了几百码，前面就出现了一个不动的光点，我们一直朝前走，发现那是一个洞口，洞外，是一轮满月！两小时后，我们就到了山脚下，然后我们去找赞博的营地，却发现了12堆篝火，原来20名印第安人已带着架桥的各种器材，在这里集合了！

我们这次的探险所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在动

物研究所的汇报会上，查林杰把一只活翼手龙抬到会上的时候，轰动就达到了高峰。这怪物圆睁着火红的眼睛，半张着长满利齿的长喙，耸着灰色的双肩。那可怕的模样使得女士们当场晕倒，男士们往乐池里跳。这惊慌传染了小怪物，它忽然展开膜翅，在厅里盘旋，当查林杰大叫“关窗户”时，它已挤出窗棂，直冲霄汉……

现在还有两件事需要提一提：一件事是格拉迪丝已经结婚，她对我的“英雄业绩”竟丝毫不感兴趣，只是责怪我不该扔下她跑得那么远。

另一件是约翰拿出几十颗钻石，这是他用竹笼保护着身体，在翼手龙居聚的沼泽边沿的蓝色泥土里找到的。他说，据他所知，南非的钻石矿都有这种特殊蓝色泥土。当然，他坚持要大家平分。查林杰打算用这钱开设博物馆，萨默里打算用这钱来研究白垩纪化石的分类，约翰则打算用它购置完善的探险设备重去高地那被遗忘的世界。“你呢，小伙子？打算用办婚事吧？”约翰问我。“不，”我苦笑说，“我将和你一同去高地！”约翰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星际旅行

柯克船长

柯克将军正在非洲美丽的古老城市休假旅行，突然他感到大脑中植入的微型收发报机启动了。

他闭上眼睛，看到星际舰队的三艘克林冈巡洋舰用鱼雷攻击一个直径为几十亿公里的云团，只见云团喷出一团绿火把军舰立刻化为乌有。

柯克立即穿越地中海，前往直布罗陀的星际舰队通讯站。在这里他收到了海军中将西安娜的全息图像。

中将告诉柯克，司令部决定派他曾指挥过的“企业号”星际飞船去拦截这个云体，任命的船长是德克尔上校。

柯克火速赶到旧金山星际舰队总部，要求重返飞船如以前一样担任船长。他和司令官野仓交谈了12分钟，终于打动了野仓的心。野仓对柯克说：“如果你深信你是最合适的船长，那么你就去吧，去当船长。”

柯克高兴地赶到修理场。“企业号”在这儿已进行了18个月的重新设计和改装工作。轮机长见到柯克，又惊又喜。他让柯克走进吊舱，环绕整个飞船运行，以便让柯克看到飞船的每个部位。接着，柯克走进船舱进行逐一检查。

柯克在轮机间见到德克尔上校。他说：“我很抱歉，我将取代您担任‘企业号’船长，您将作为副船长留在船上……暂时降为中校。”

德克尔十分吃惊：“可以说明原因吗？”

柯克点点头说：“我有经验而且熟悉情况”。

德克尔愤怒地离开了。柯克感到不满，他不是对德克尔反应不满，而是对自己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不满。

突然，一位技术人员冲向控制台，喊道：“运输车上有人。”

负责运输车的贾妮思感到恐怖，运送的两个船员应该早已到达，为什么运输车上还有人？是控制系统失灵了吗？她本能地启动紧急动力开关，但是未能奏效。

柯克连忙赶过来，迅速对主控制器进行急性检查。当他伸手去按扩大图像助动器时，却发现它的位置已经挪动了。

等他找到扩大图像控制器，推到紧急位置时，只见运输车上两名船员的全息图像在令人可怕地变形，五脏流到躯体外面……然后他们消失了。运输车舱空空如也。

船员们感到忧虑，这艘飞船还有什么别的系统可能失灵吗？

柯克将全体船员召集到船舱中娱乐甲板上，打开了观察器，只见云体正在接近地球亚空间前哨站。这个云团是由奇怪的发光彩色图形构成的，直径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 82 倍。

突然，云体中出现一股针尖样的绿色强光射向前哨站。随着一声轰响，前哨站成为一团燃烧的大火和碎片。

“关掉观察器，”柯克镇静地说，“40 分钟后飞船起飞。解散！”

目睹了前哨站的毁灭后，有 31 名船员要求返回星际舰队，柯克只好将他们遣送回去。令他欣慰的是，导航员伊丽娅和医生麦科伊此时赶到了。麦科伊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作为医生，他的权力仅次于船长，在特定情况下，他有权解除船长的职务。

柯克为了使自己舒服一下，坐在船长的座椅之中，等待着“完全作好准备”信号的出现。



“船坞控制台报告，准备就绪！长官。”尤乌拉少校说。

“船舵准备就绪，长官。”亚洲人萨卢说。

“萨卢先生，开动起飞推进器。”柯克下达了起飞的命令。

德克尔的目光朝着坐在船长椅子上的柯克望去，他奇怪地感到自己未能当上船长并不象预想中的那么痛苦。

“请观察器显示起飞的角度。”柯克下达了命令。他想看一看起飞时的景象。

飞船的背后是旧金山古老的轨道船坞的全景，美丽壮观，令人惊叹。但是船坞在迅速地变小。随后，地球也在迅速地变小。

“观察器对准前方。”柯克又下达了命令。

观察器迅速地转动过来，显出繁星密布的太空。柯克全身放松地坐在椅子上，眼睛寻找着熟悉的星球图像。

木星很快飞来了，越来越大，它的光环看上去就象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一样。

“我已经把飞船牵引力飞行的标绘图通知了木星。”德克尔向柯克报告。

柯克点头表示认可。到目前为止，德克尔作为副船长兼任科学官完成职责的情况非常令人满意。

“船长！”德克尔叫道，“假定我们全速飞行，航速达到牵引力飞行7，那么20：06我们将与入侵云体迎头相撞。”

“我证实，科学官的计算正确。”伊丽娅说。

“已经作好进入正常牵引力飞行程序的准备工作。”德克尔说。

柯克正打算转身对舵手下令。但是德克尔话没说完，他继续说：“船长！我建议再作一次燃料平衡方面的模拟试验。”

“德克尔先生，截住入侵云体的唯一目的是争取时间，搞

清入侵者意图。”柯克语气严厉的回答后下令道：“机房注意，准备进行牵引力飞行。”

进入云体

萨卢慢慢增加飞行速度，不停喊着：“牵引力速度 0 . 7 , 0 . 8 , 0 . 9 ”

“时控表出现异样.....”德克尔喊道。

“船长，飞船进入牵引速度 1。”萨卢说。

“德克尔先生.....”柯克的话还未说完，只见主观察器上，超时空的星星和光线突然旋转成一股涡流。

柯克大声对萨卢喊道：“出现螺旋洞！减速！退回到推进速度！”

导航员伊丽娅报告道：“船长，一个不明小物体和我们一起被拉进螺旋洞。1 2之内.....发生碰.....撞”

“准备电炮！”柯克下令道。

“停止执行这条命令。”德克尔边说边跑到控制台前，按动了光子鱼雷的电钮。

“企业号”飞船吐出巨大的光能火球，击中小行星。此时，离两者相撞的时间不到 2 秒。

柯克问道：“德克尔先生，你为什么否定我下达的发射电炮命令呢？”

德克尔神态镇静地回答：“长官，在反物质不平衡状态下，电炮能源会自动切断。”

柯克对自己指挥不当感到懊悔。他感激地对德克尔说：“您做得很对。您拯救了飞船。”

伊丽娅报告说：“船长，联邦的一艘远程往返飞船要求和

我们对接。”

两艘飞船对拉后，联邦飞船里走一位身穿深黑色大袍，高个子，深陷的眼窝，火一样眼睛的人。

他自我介绍道：“我叫斯波克，前来担任科学官职务。”说完后，走到科学官的位置旁，十分自如地在电脑上进行计算。

“船长，我在星际舰队指挥室里已注意到飞机引擎不正常，刚才计算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我将尽快找到原因。”斯波克平静地说。

柯克松了一口气完完全全地放心了。斯波克有能力使飞船迅速恢复牵引力飞行。

斯波克检查了全部数据资料，调整了燃料混合方程式，飞船平稳地达到了牵引力飞行 1 速度。

“船长，前面发现云体。”伊丽娅报告说。

“船长，我们正被云体扫描。”斯波克说。

柯克打开扩音器，说道：“全体注意，我们正被云体扫描，任何人不许采取行动。”

“正前方，一团火光直奔而来。”电脑发出警报声音。这是一团很小的绿色光能，直扑飞船。

“采取回避飞行动作！”柯克下令道。

“机房，准备好紧急动力。”德克尔喊道。

飞船迅速地达到了牵引力 9 的速度，然而绿光仍毫不吃力追赶着。

突然，绿光击中了飞船，并把它卷了起来。然后闪光分成几股，沿着飞船的电路线散开去。有两股余火进入飞船，击中了两名船员。

绿光消失了。轮机长斯科特呼叫道：“我们的能源储量只剩下 30% 了。”柯克心里明白，飞船将无法抵抗绿光的第二

次攻击。

一直在闭目冥思的斯波克睁开眼睛，费力转过身来对柯克说：“船长，我感到迷惑。云体一直在跟我们联系，我们为什么不回答呢？”

斯波克返回工作台，迅速地敲击电钮，将自己头脑中记录下来的电讯号输进电脑程序中，以寻求答案。

“前方又出现火光。”电脑的警报声又响了。

“20秒钟后绿火到达。”伊丽娅报告说。

柯克叫道：“斯波克，要人帮你忙吗？”

“不用，我已测出云体电讯波长为100多万兆周，请将我们标准语言的友好信号做成他们一样的兆周。”斯波克回答。

“还有10秒。”伊丽娅说。

柯克按下了电钮传送讯号。

“还有5秒。”伊丽娅清楚地说。

这股滚动的绿色闪光撞上了飞船，光芒耀眼。但是它没有攻击飞船，正当绿光充满整个观察器时，突然无影无踪了。

大家松了一口气。斯波克平静地说：“看来对方已收到和理解了我们的友好信息。”

“还有1分钟到达云体边界。”伊丽娅说。

“保持正前方航向。”柯克下达命令。

云体的边缘磷光闪闪，看上去象一种巨大的北极光在闪耀。飞船穿行在云体内各种彩色光帘之中。

柯克吃惊地发现，越靠近云体的中心，云层越是明显地变薄。最后他们穿越一个明亮的小地区，进入一个较大地区内，见到一个巨大的扁平状的飞船。

“斯波克先生，”柯克说，“我们将冒险使用传感器，开始低功率的表面扫描。”



扫描器开动了。突然，驾驶台上的一切东西遭一道耀眼光芒的攻击。

柯克看到一团 2 米高，0.5 米宽暗紫红色混合物飘游在驾驶台上。

“它是等离子能组成的探测器。”斯波克说。

探测器伸出它的触角，在飞船的控制线路里贪婪地吮吸着各种情况。

升降机门突然开了，两位保卫人员走进来。

“不要使用武器！”柯克命令道。但已经迟了，一位已举起电枪的保卫人员被一团绿光卷走，另一位保卫人员小心翼翼把枪插回枪套。

当触角伸向科学台综合控制器时，德克尔关上电脑，但不起作用，斯波克用双手猛砸电脑架，将整个工作台面砸得粉碎。

触角将斯波克扫倒在地，一股针尖细绿光向斯波克袭来，伊丽娅冲上去挡住了绿光。一声爆炸，一道白光，探测器和伊丽娅都消失了。

返航

这时，一股巨大的牵引力将飞船吸入云体巨大飞船的船舱内。

“入侵者警报……”电脑报警了。飞船透明门外站着伊丽娅。柯克打开门，伊丽娅走进来，问道：“你是……柯……克……装置吗？”

“我是‘企业号’船长柯克！”柯克回答道。

“维尔杰为我编制程序是探测和记录寄生在‘企业号’上的碳基装置的正常活动。”伊丽娅说。

“柯克，这是一架机器。”医生麦科伊指着伊丽娅说，“它说的碳基是指人类。”

柯克厉声问道：“伊丽娅中尉在什么地方？”

“那个装置不再运转了，她的外形已给了我。”探测器回答道。

“维尔杰为什么将船径直开往太阳系的第三个星球？”柯克追问道。

“维尔杰去寻找创造者，并同它溶为一体。”探测器回答说。

德克尔陪伴着探测器在“企业号”飞船内进行探测。

“企业号”飞船四号密封舱的门轻轻打开，斯波克身穿航天服，消失在黑暗之中。

斯波克打开发报机开关。他知道，自己行进的每个信息都会在“企业号”飞船科学官控制台上自动记录下来。

斯波克穿过一道又一道迷宫似的通道，撞到一堵异乎寻常的具有生命的水晶墙上。他坐下来，试图把自己的意识同维尔杰的意识闪光融合在一起。

维尔杰震惊地发现，创造者所在星球也是这些碳基装置所生活的星球。他还发现，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这次旅行，将收集到的情报交给创造者。交出情报后他还有存在的理由吗？这部大机器陷入自身的忧虑和烦恼之中。

正当柯克穿上宇航服，去寻找斯波克时，德克尔报告说：“斯波克正在被打发回来。”

柯克追问道：“这情报从哪里得来的？”

“通过维尔杰的伊丽娅探测器得到的。”德克尔回答说。

柯克赶到医务室，只见输送回来的斯波克正睁着双眼躺在病床上。突然斯波克大笑起来，他握住柯克的手，费力地说：



“维尔杰是一部有生命的机器，但与……没有……没有什么不同。”

麦科伊医生转向柯克，说：“柯克，我想他是要说，我们自己也是一些有生命的机器，蛋白质机器。”

柯克点了点头，又问：“斯波克，你和维尔杰的思想融合后，觉得他怎么样？”

“维尔杰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感情。他尽管博学，这样有力量，但他的理智却不及一个孩子。”

“船长，星际舰队电报，云体与地球轨道只有7分钟的距离。”萨卢报告道。

柯克带着斯波克回到驾驶室，德克尔正等着他们。探测器一声不响地站在他身边，没有半点象伊丽娅。

突然，荧光屏上影像歪扭了，出现一道道黑线。“维尔杰在向创造者发信号。”探测器说，“他说，‘我已来到，我把所有可以学会的知识都学会了。’”

维尔杰用二进制代码连续播放了两遍，但是地球上创造者没有回答。这时他发射出一团又一团绿色火光。

柯克疾步到探测器前问：“这是干什么？”

“消灭这个星球上的寄生物。”探测器说。

“船长，地球上一切防御手段都失灵了。”德克尔报告说，“星际舰队的讯号也越来越弱了。”

“船长，29分钟后整个星球将爆炸。”一直在进行计算的斯波克说。

柯克别无选择，他对探测器说：“我们知道创造者为什么不回答。我们必须见到维尔杰。”

维尔杰没有办法，只好要探测器带着柯克、斯波克、德克尔到自己面前。

当柯克等人朝这个复杂机器望去时，全都惊呆了。眼前只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航天探测器，上面字迹依稀可辨。

美国航空航天局 航行者 6 号

关于这个航天器的事，柯克、斯波克、德克尔都十分了解。它是进入连续时区的第一个人造物体，只是不明白后来它为什么突然消失。

柯克迅速走到伊丽娅探测器跟前说：“维尔杰，现在创造者将回答你的问题。”他按动了三重记录器，用二进制代码传送回答密码。但是维尔杰自己毁掉了“航行者”收发报机天线。

德克尔从柯克手中抢过三重记录器，放进航行者六号舱口内，接通收发两用机。

突然，周围闪现出五光十色的光圈。德克尔和伊丽娅步入光圈，身形在不断增大，面容极其安详。过了一会儿，光圈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巨大身形则开始成为维尔杰一部分。

柯克抓住斯波克说：“快走！”等他们回到飞船，坐在驾驶台前最后望了一眼那超脱宇宙的奇景时，深切地感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所带来的震撼。

美丽的蓝白两色球体在飞船后面逐渐消失。柯克按动了返航的信号灯。

考察地球

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们这个部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次长途跋涉的。那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他们原来的家园，眼下只不过是一个朦朦胧胧的梦。许多年来，沙恩和他的族人穿过丘陵起伏，湖光如镜的原野，一直在逃跑着；现在，前面又横着连绵的山峦。这个夏天他们一定要翻过这些山峦到南方去，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来自极地的白色恐怖在身后追逐着他们，把大地碾为尘土，使空气凝成固体，现在离他们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了。沙恩揣想冰河大概无法攀上前面的大山，因而在他的心中不禁有一线希望油然而生。或许，这些大山会成为一道屏障，就连那无情的寒冰也无法越过。这样，他和他的族人就有可能在传说中的南方找到栖身之地了。

他们费了几个星期才到一条整个部族的人畜都能通过的山路。仲夏来临时，他们已经在寂寥的山谷中宿营。那里空气稀薄，从未有人见过如此灿烂的星星。当夏天慢慢离去时，沙恩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到前面去探路。他们爬了三天，这三个晚上都在冰冷的岩石上草草露宿。第四天早晨，前面只见一片缓坡；上面有一个圆锥形的石堆，那是几世纪前的旅行者用灰色石块垒成的路碑。

沙恩向那个小小的石堆走去，两个儿子跟在他后面，他感到不寒而慄。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大家都缄默不语。再过片刻，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希望是否全部落空了。

山脉如同一堵墙壁，朝着东西两侧蜿蜒伸展开去，仿佛要环抱山下的土地；在那无边无际绵亘起伏的平原上，一条大河穿流而过。这是片肥沃富饶的土地，沙恩的族人可以在这儿耕耘播种了，至少在收获前不必再匆匆逃走。

接着，沙恩又抬头向南看去，这时他明白一切希望都已破灭。在那里，在大地的边沿闪烁着炫目的死亡之光，那是他过去在北方常常看到的。他知道，这是地平线以下的冰反射出来的。

前面没有路了。在他们逃亡着的这些年代里，南来的冰河也一直在朝着他们迎过来，不久，这两堵移动着的冰墙就会把他们统统挤得粉碎。

南方的冰河经过一代人以后才到达山脚。在那最后一个夏天，沙恩的儿子们把这个部族的圣物带到那孤伶伶地俯瞰着平原的石堆前。过去在地平线下闪光的冰，现在几乎就在他们脚下，到了春天，它们就会冲击这道山屏。

如今已没有人懂得这些圣物是什么东西。它们来自遥远的过去，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无法了解。它们的来由已经消失在缭绕着黄金时代的迷雾中。它们是怎样终于落到这个流浪的部族手中，是永远说不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追忆的文明的故事。

这些可怜的遗物一度是由于某种明显的理由被珍藏起来，如今它们已经成为圣物，尽管它们的意义早已失传。那些古书上的字在多少世纪前就已褪色了，虽然许多字迹都还能念出来——如果有人来念的话。但是，已经有多少代人，谁也不曾用过七位对数表、世界地图和西比留斯第七交响乐总谱——从扉页来看，它是北京朱洪逵父子公司在2021年印刷的。

古书被虔敬地放在专为它们修的小地窟中。随后又放进去

一堆零碎杂乱的东西：一些黄白金币，一个破了的远距摄影机的镜头，一只表，一盏日光灯，一只话筒，一个电动剃刀，几只微型电子管——这是那伟大的文明之潮永远退落之后遗留下来的垃圾。这一切都被细心地收藏在它们最后的归宿地。后来又增加了三件，它们是人们最不理解、因而也最为神圣的。

第一件是一片形状奇特的金属片，呈现出灼热的颜色。在所有这些过去的标志当中，它是最令人悲伤的。因为它说明了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以及人类原来可能有的前途。它的红木座上有一个带题词的银盘：

太空船右翼喷射器辅助引爆装置

“晨星号”，地球——月球，公元1985年

其次是古代科学的另一奇迹：一个透明的塑料球，其中嵌有一些奇形怪状的金属片。它的中心是一只微型综合无线电元件盒，四周围绕着一些能沿着整个波谱改变它的辐射频率的变换屏。只要其中的放射性物质还有效，这个球体就是一个微型全向无线电发射器。这样的球，人类总共只制造了几个，是为标明小行星轨道而设计的永久性信标。但人类从未到达过小行星，这些信标也就从未使用过。

最后一件是一只扁平的圆盒，非常扁，封得严严实实，摇起来嘎嘎作响。据这个部族的传说，如果打开它，灾难便会接踵而至。没有人知道，里面装的是将近一千年前的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两人把这些东西放好，又将石头滚回原处，就慢慢地下山了。即使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人类对于未来也仍然抱有一些幻想，仍然力图为后代留下一些东西。

那个冬天，巨大的冰浪开始了第一次攻击。它从南北两方冲撞山麓。山脚的小丘在最初的冲击下粉碎了，被冰河压成粉

末。可大山却稳稳地站着。夏天来到时，冰暂时退却了。

冬去，冬又来，战斗就这样继续着。崖坍山崩，岩石冲撞，坚冰迸裂，一阵阵轰轰声惊天动地。人类的战争从未如此凶猛，从未如此彻底地将地球吞噬。直至最后，汹涌的冰浪终究未能彻底地征服这条山脉；它平息了，缓缓地沿着山脉两侧退去，虽然山谷和通道仍被冰河牢牢地冻成一片。战斗陷入了僵局：冰河这一次遇到劲敌了。

但，冰河的退败已经太晚，丝毫无补于人类。

多少个世纪过去了，随后发生的事情，是宇宙中每个世界的历史上至少必然要发生一次的，无论那个世界有多么遥远和孤单。

五千年以后，金星的宇宙飞船姗姗来迟，但飞船上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当飞船远在百万英里之外时，望远镜就观测到那件由坚冰织就的尸衣——它使地球在空中光芒四射，仅次于太阳。在炫目的冰原上，这里那里散布着黑色的污点，显示出几乎全被冰层所覆盖的山峦。此外别无他物。起伏的海洋、平原和森林、沙漠和湖泊——昔日人类世界的一切，都已被寒冰封死；也许是万劫不复了。

太空船驶近地球，进入离地面不到一千英里的轨道。它环绕这颗行星飞行了五天。五天里摄像机拍摄了剩留下来的一切可以拍摄的东西，一百架仪器收集了可供金星上的科学家研究许多年的情报。太空船不打算着陆，因为看来那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第六天情形变了。一个调到最大限度的全景监视仪，探测到那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信标所发射的微弱信号。这些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射着信号虽然随着放射性中心逐渐损耗，信号不断地减弱了。

监视仪跟踪到了信标的频率。控制室里响起报信的铃声。

片刻之后，金星人的飞船便离开原来的轨道斜着飞向地球——飞向仍旧傲然耸立在冰原之上的一座山峦，飞向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几乎仍然如旧的圆锥形灰色石堆。

一度把金星掩藏起来的云雾现在已完全消散，空中万里无云，强烈的巨大日轮光焰四射。不论引起太阳辐射变化的是什么力量，它至少毁灭了一个文明，又缔造了另一个文明。将近五千年前，半野蛮的金星人第一次看见太阳和星星。地球上的科学开始于天文，在金星上也是如此。在这个人类从未见过的温暖而富饶的世界上，进步快得不可思议。

也许金星人是幸运的。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束缚人类达一千年之久的黑暗时代。他们也没有在化学和机械领域走过漫长的弯路，而是直接掌握了更重要的放射物理学的原理。在人类从金字塔过渡到喷气推进宇宙飞船那么长的时间内，金星人已从发展农业进步到发现反引力——这是人类未曾了解到的最高奥秘。

在一直维持着这颗年轻行星绝大多数生物的温暖的海洋中，微波懒洋洋地拍击着海边的沙滩。这片大陆是如此年幼，连沙粒都非常粗糙，海洋还没来得及把它们磨光。海里有许多科学家，他们半浸在水中，漂亮的两栖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最有智慧的金星人都从各个岛屿聚集到这块海滩来。他们还不清楚将听到什么报告，只知道是关于第三个世界以及冰期之前栖息在那里的神秘种族的。

历史学家站在岸上，因为他想使用的机器需要防水；他身旁，一件大机器吸引着同事们好奇的眼光。一组透镜从机器中凸出来，对着十二码外的白色屏幕；显然，这机器与光学有关。

历史学家开始讲话。他扼要地告诉大家关于第三行星和它的神秘人类的点滴发现。他谈到几世纪的研究毫无结果，地球

上的文字一个单词也没有破译出来。曾经有一个技术能力极高的种族生活在那个行星上，在山峦上的圆锥形石堆里发现的几片机器碎片至少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明白这个如此发达的文明为什么会终结。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知识足够度过冰期。他们的毁灭，一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原因。有人甚至设想，我们史前时期所特有的种族冲突，在第三行星上可能持续到科技时代到来以后。有些哲学家坚持认为，机械知识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度文明。从理论上说，一个拥有机械力量、飞行器以至无线电的社会，仍然能发生战争。这种概念与我们的想法格格不入，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可能的。它确实足以说明这个已消失的种族灭绝的原因。

“过去人们一定认为，我们对曾经生活在第三行星上的生物的形体会永远一无所知。许多世纪以来，我们的艺术家一直在描绘那个已经灭亡的世界的某些历史场景，让各种稀奇古怪的生物在其中生活。但这些臆造的生物都或多或少与我们自己相似。尽管经常有人指出，不能因为我们是两栖的，就认为各种有智能的生命也是两栖的。现在，这个在历史上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已经有了解答。经过五百年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了在第三行星上占统治地位的生命的准确形象的性格。”

在场的科学家发出一阵惊讶的低语。有一会儿功夫，有些科学家甚至惊奇到没入海洋寻求抚慰，所有的金星人在紧张时刻都常常这样做。历史学家等待着，直到同事们在他们不太喜欢的空气中重新露面。历史学家自己在这个环境中倒很安然自得，这要感谢那些不断喷洒在他身上的小飞沫，由于它们，他可以在陆地上呆许多个钟头而不必回到海洋中去。

激动的感情慢慢平静下来了，演讲者继续讲下去。

“我们在第三行星上所发现的最令人迷惑的物体之一，是

一个扁平的金属容器。那里面装着一条很长的透明塑料带，它的边缘有孔，紧紧地缠在一根圆轴上。这条透明带乍一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但经新式亚电子显微镜检查后，我们发现并非如此。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什么的，但在适当的照射下，这条带的表面极清晰地显示出成千上万个微型图象。我们认为，这是用某种化学方法在带上印就的。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图象已经模糊了。

“这些图象显然是记录了第三行星上的文明达到顶峰时期的真情实况。各个图象是互相关联的，两幅相连的图象几乎一模一样，只是那上面生物的动作的细节略有不同。这种记录的意思显而易见：就是要将这些图片迅速地连续地映射出来，以便使人产生一种连续动作的错觉。为此，我们已制造了一部放映机。我这里还有一套这种连环图象的准确的复制品。

“你们就要看到的景象，将把大家带回几千年以前，回到我们那个姐妹行星的盛世。它们将显示出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明社会。其中的许多活动，我们只能有模模糊糊的了解。看样子，那行星上的生活是充满活力的，激烈的。但大部分图象会使你们莫明其妙。

“显然，曾有若干不同的种族生活在第三行星上，但它们都不是两栖的。这对我们的自豪感不啻是一种打击，但这个结论不可避免。主要的生命形态似乎是一种双臂两足动物，它直立行走，用某种有伸缩性的材料遮盖身体，这大概是为了御寒。甚至在冰期之前，那个行星的气温就比我们这个世界低得多。

“我不想让你们久等了。现在就请看看我所说的记录。”

放映机射出一道耀眼的光，发出一阵柔和的呼呼声，屏幕上出现了几百个奇怪的生物，跳动着走来走去。画面围绕着其中一个生物展开了，科学家们可以看出历史学家的描述是正确

的。那个生物有两只眼睛，相距很近，但面部其余部分的轮廓却不很清楚。他的头部下方有一个不断开合的孔，可能是用来呼吸的。

这个奇特的生物卷进一系列奇异的冒险，科学家们看得入了迷。他与另一个只有少许区别的生物之间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暴力冲突。看起来它们似乎都会送命——但是不然；当冲突结束时，双方看来都毫无损伤。接着，他驾驶着有非凡运动能力的四轮机器疾驰过很长的路程，最后在一个城市里停下来了；那城市到处飞奔着速度惊人的运载工具。其中两部机器迎面相撞，撞得粉身碎骨，谁看了也不奇怪。

那以后的事情就更错综复杂了。显然，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分析和理解图象中的那一切。再有一点也很清楚，这记录是一件艺术品，它是按一定的风格编写的，而不是如实地重现第三行星上的实际生活。

这一系列图象放映终了时，屏幕上最后是一片动乱，一直为观众集中注意的那位主角陷入某种巨大的、令人无法理解的灾难之中。映象缩为一个圆圈，集中到它的头部。最后的镜头是它的面容的特写，显然表现出某种强烈的情感，是悲，是挑衅，是听天由命还是其他别的情感，却无从揣测。

映象消失了，接着有某种文字在屏幕上出现了片刻，然后全部终了。

有好几分钟，除了海浪拍打沙岸的低鸣，一切悄寂无声。科学家们由于诧异而目瞪口呆。地球的文明一瞥全然打乱了他们的思想。然后，人们三五成群，开始谈话。说话声起初较低，而当由于交谈他们所看见的一切的含义比较清楚起来时，他们就开始大声谈论。这时，历史学家叫大家注意，重新开始讲演。

他说，“为了理解记录中一切可以理解的东西，我们正在

拟定一个庞大的形容计划，正在为所有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复制成千份拷贝。你们自然了解这要涉及多少问题。心理学家尤其会遇到艰巨的工作。但我毫不怀疑我们一定会成功。再过一代人之后，谁能说我们对这个奇妙的种族一无所知呢？在大家散去之前，让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远亲。他们的智慧也许超过我们，但遗留下来的东西却如此之少。”

图象又一次映射到屏幕上，但这一次却一动不动，因为放映机停了下来。科学家们带着类似于敬畏的心情，凝视那来自昔日的静止的形象。而那个小小的两足生物也睇视着他们，一付脾气不好，傲慢不逊的典型表情。

在余下的永恒岁月中，它将成为人类的象征。金星上的心理学家将分析它的行为，观察它的每一动作，直到能够把它的思想想象出来。关于它，还要成千上万本地著书立论，想出复杂的原理来解释它的行为。但这一切努力，这一切研究都将于事无补。

也许，屏幕上那孤傲的形象是在恶意地嘲笑这些科学家，嘲笑他们开始漫长而徒劳的搜索。它的秘密将和宇宙同存，因为没人能读懂地球的业已失传的语言。在未来的岁月中，那最后几个字将在屏幕上闪现几百次，但没有人能猜透它们的意思：

冷酷的方程式

他并非孤单一个人。

除了他座前仪表板上那个小小的温度表的白色指针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说明这个事实。控制室里只有他孑然一身，除了发动机的嗡嗡声之外，别无其他声响——然而，白色指针却是移动了。当这艘小飞船从“星尘”号上发射的时候，指针指在零上；而现在，一小时之后，指针跳了上去。它说明：在控制室对面的供应室里有样东西，是散发热量的某种躯体。

这只能是一种躯体——一个活着的人体。

他向后靠在驾驶椅上，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考虑着他非做不可的事情。他是个急救飞船的驾驶员，对死的景象已经熟视无睹，不以为然了。他早已习惯了无动于衷地看着另一个人活活死去。对于必须做的事情，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但是，即使对一个急救飞船驾驶员来说，思想上作好准备，穿过房间，冷酷而故意地去剥夺他尚未见过面的那个人的生命，多少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当然，他会这样做的。这是法令，这是无情的星际条例第八章第五十节里极其率直而明确地规定的法令：急救飞船内一经发现偷渡者，应立即抛出舱外。

这是法令，而且是不容上诉的法令。

这也不是可以任人选择的法令。它是根据太空拓荒地带的情况而制定的必不可少的法令。随着超外层空间飞行的发展，银河系扩张了。由于人们在拓荒地带里东分西散，怎样和与世

隔绝的第一批殖民地及探险队保持联系就成了问题。庞大的超外层空间巡航飞船是地球集体的智慧和勤奋的结晶，但是建造这样一艘飞船却花时长久，耗资巨大。巡航飞船数量有限，因此供不应求，小殖民地是分配不到的。巡航飞船按照排得十分紧凑的时刻表把殖民者运往他们的新世界，并对这些新世界作周期性的访问。但是，飞船不能停下来转而去访问安排在另一时间访问的殖民地，这样的耽搁会影响计划，造成混乱，产生不稳定性，从而导致古老地球和新开拓世界之间复杂的、互相依存的关系的破裂。

当未列入访问计划之内的某个世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需要采取某种方式提供物品或者援助。急救飞船就是派这个用处的。它们体积小，可以折叠，在巡航飞船舱架上不占地方。因为是用轻金属和塑料制成，由一架小型火箭发动机驱动，所以燃料消耗比较少。每艘巡航飞船载有四艘急救飞船。当距离最近的巡航飞船收到求援呼号，就立刻下降到正常空间内，停留足够的时间以发射载有所需供应物品或者人员的急救飞船，然后继续它的航程，再次消失在超外层空间里。

巡航飞船是由原子转换器提供动力的，而不是用液态火箭燃料。但是，原子转换器过于庞大复杂，无法在急救飞船内安装。出于需要，巡航飞船被迫装载一定量的笨重的火箭燃料。燃料的分配是十分仔细的。巡航飞船的计算机考虑到航线坐标、急救飞船本身的重量、驾驶员和货物的重量，决定每艘急救飞船的航程所需燃料的精确额。计算极为精确，一无疏漏。然而，计算机无法预见，因而也不能允许偷渡者的额外重量。

“星尘”号收到驻在沃登星球上的一个探险队的呼救，该队六名成员不幸被绿色卡拉摇蚊叮咬，正发高烧，而他们自己所携带的血清在龙卷风刮掉他们帐篷的时候已经损毁。“星尘”

号按照惯例，降到正常空间，发射了载有退热血清的急救飞船，然后再次消失在超外层空间之中。现在，一小时之后，温度表却指出：供应室内除了一小纸板盒的血清外，还有别的东西。

他的目光注视着供应室窄小的白色房门。那儿，就在里面，另一个人活着，呼吸着，他甚至以为，驾驶员即使现在发现他，为时已晚，也无法挽回了。是太晚了——对于门后的那个人来说，现在比他想象的要晚得多，要相信这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将会是可怕的。

不可能有别的办法。飞船在减速的数小时里将要额外地消耗些燃料以补偿偷渡者的额外重量。只有当飞船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燃料消耗极微量的增加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在离地面的某一高度，近至千英尺，远至数万英尺——这取决于飞船和货物的重量和前阶段的减速情况，燃料消耗微量的增加将显示出它的危害性。急救飞船会随着一声爆裂而耗尽最后一滴燃料，失去控制，呼啸着坠落，飞船的金属和塑料，驾驶员和偷渡者的血肉之躯会在冲撞中混成一团，化为残骸，深深地陷入土中。偷渡者一旦躲进飞船，就是给自己签发了死亡证；不该让他再带走另外七个人的生命。

他又看了看那告密的白色指针，站起身来。他必须履行职责，对他和偷渡者来说都将是不愉快的。了结得越早越好。他穿过控制室，站到白色房门前。

“出来！”他的命令严厉而唐突，压过了发动机的嗡嗡声响。

他似乎听见了室内蹑手蹑脚的轻微声响，接着却又是一片寂静。在他的想象中，那个偷渡者畏缩在角落里，突然担忧起他的举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原先的自信正在烟消云散。

“我说了出来！”

他听到偷渡者遵从他的命令，走近门来，就一边警惕地注视着房门，一边把手移近身边的弹射器，等待着。

门开了，偷渡者微笑着从里面走了出来。“好吧——我认输了。怎么样呢？”

是位姑娘。

他凝视着她，默默无言，手从弹射器上放了下来。眼前的景象对他来说仿佛是个沉重而意外的打击。偷渡者不是男人，而是位十几岁的姑娘。她站在他的面前，穿着白色吉卜赛凉鞋，棕色的卷发，个儿只有他的肩头高，身上微微散发着一股香味，抬着笑脸，莫名其妙而又毫无畏惧地对视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怎么样呢？”倘若这是一个男人用低沉而又带有挑衅的口气问的话，那么，他早就会用行动给予回答，干净利落。他早就会取下偷渡者的身份标签，命令他进入气舱。如果偷渡者企图违抗，他就会使用弹射器。要不了多少时间，一分钟之内，那个躯体就会被弹入太空——要是偷渡者是个男人的话。

他重新坐到驾驶椅上，并示意她坐到他身边靠墙的箱子似的发动机控制装置上面。姑娘听话地坐了下来。他的缄默使她收敛起了笑容，露出温顺而内疚的表情，宛如一只小狗在淘气的时候被抓住，知道要受惩罚一样。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她说，“我有罪。现在会拿我怎么样呢？罚款，还是别的处罚？”

“你上这儿干吗？”他问。“你为什么要偷渡这艘急救飞船呢？”

“我想见见我哥哥。他是沃登星球上政府考察组的成员。我已经有十年没有看见他了。自从他离开地球参加政府考察组工作，就一直没有见过他。”

“你在‘星尘’号上的旅行终点是哪里？”

“米默星球。那儿等着我上任呢。哥哥一直向家里汇钱给我们——我，父亲和母亲——他还为我的语言学特别课程付了学费。我毕业要比预期的早，他们就给了我去米默星球的这份工作。我知道格里哥哥要等到结束了沃登星球的工作才能到米默星球上来，这差不多还要一年呢。因此，我就躲进了供应室，就在那儿。那儿很宽敞，完全能容得下我，我也心甘情愿付罚款。家里只有我们兄妹俩——我和格里——我又那么久没见过他了。现在既然可以看到他，我可不愿意再等上一年。当然，我知道这样做会违反某种条例。”

我知道这样做会违反某种条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既然对法令一无所知，就不该责怪她。她是属于地球的，还没有意识到太空边界的法令必然与产生这些法令的环境一样严峻而冷酷。然而，为保护象她一样的人不至于因为对拓荒地带一无所知而遭遇不幸，在通向‘星尘’号存放急救飞船处的门上早有指示牌，字样清楚，十分醒目，足以引起注意：

未经许可，
严禁入内！

“你哥哥知道你乘‘星尘’号到米默星球去吗？”“喔，知道的。离别地球一个月前，我给他发了太空电报，告诉他我已经毕业，就要乘‘星尘’号去米默星球。我已经知道一年多以后他也将去米默星球工作。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晋升，就以米默星球为基地了，不再象现在这样不得不一年跑一个地方了。”

在沃登星球上有两个不同的考察组。所以，他问，“他叫什么名字？”

“クロス——格里·クロス。他在第二组——他的地址是这么念的。你认识他吗？”

第一组请求血清；第二组相距八千英里，在西海那边。

“不，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他说，然后转身朝着控制盘，将减速降到引力的一个小数。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明白，这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然而，这是他为了拖延时间所能采取的唯一措施。飞船集体突然坠落，姑娘情不自禁地吓了一跳，身子从座位上半提了起来。

“我们现在飞得更快了，是吗？”她问。“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直言相告。“节省一会儿燃料。”

“你是说，我们燃料不多？”

她那么早就问到了这个问题，这是必须回答的。然而，他没有马上回答。“你是怎么设法躲进来的？”

“没有人朝我看的时候，我就这么走进来的。”她说，“我当时在和本地姑娘练习吉兰语，她是巡航飞船供应办公室的清洁工，有人进来传达了向沃登星球上的考察人员供应物品的命令。急救飞船准备完毕，就在你进来前一会儿，我溜进了那儿的舱房。偷渡的主意完全是一时冲动，就为了能见到格里哥哥——不过，你老是用冷冷的目光盯着我，看来这个冲动好象并不聪明。

“不过，我会是个模范的罪人——也许该说是模范的囚犯吧。”她又对他莞尔一笑。“除了付罚款外，我也打算付我的生活费。我会烧饭，会给大家补衣服，我会做各种各样有益的事情，甚至也懂点护理。”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你知道考察人员要求提供的是什么东西吗？”

“怎么啦，我不知道呀。我想，总是工作中需要的设备吧。”

她为什么不是一个心怀鬼胎的男人呢？一个逃避法律制裁的罪人，希望到新开辟的原始世界里去隐迹；一个投机取巧的

人，设法被运送到新殖民地去大发洋财；一个神经不正常的怪人，负有某种使命——”

也许，急救飞船驾驶员一生中总会在船舱里发现一个这样的偷渡者，一个失去常态的男人，卑鄙而自私，凶残而危险；然而，以前却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一位笑容可掬的蓝眼睛姑娘，她为了见见哥哥，心甘情愿地付罚款，并愿意用劳动来偿付旅途中的生活费。

他转向仪表盘，转动给‘星尘’号发信号的旋钮。打电话不会有什么用处，但是，他只有在那个徒劳的希望也落空之后，才会抓住她，把她塞进气舱，就象他对付一头动物，或者一个男人那样。此时，急救飞船在小数引力下减速，因此，拖延点时间并不会产生危险。

通话器传来了讲话的声音。“‘星尘’号。先报身份，然后发报。”

“巴顿，急救飞船34G11。紧急情况。替我接司令官德尔哈特。”

他的请求通过准确的频道传递着，线路里有轻微杂乱的噪声。姑娘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脸上不再有一丝笑容。

“你打算命令他们来带我走？”她问。

通话器卡嚓一声，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说：“司令官，急救飞船请求——”

“他们要来带我走？”她再次问。“那我仍然见不着我哥哥？”

“巴顿？”通话器传来了司令官德尔哈特爽直粗率的声音。“什么紧急情况？”

“偷渡者。”他回答说。

“偷渡者？”问话里含有一丝惊奇。“这倒有点不寻常——”

不过，为什么打‘紧急情况’的电话？你及时发现了，也就不会有多大的危险了。我相信你已经通知巡航飞船档案室了。这样，他们就能通知他的家属。”

“这就是我不得不首先打电话给你的原因。偷渡者还在舱里，情况非同寻常——”

“非同寻常？”司令官打断了他，口气有点不耐烦。“怎么可能非同寻常呢？你明白你的燃料有限；你和我一样也知道法令：‘急救飞船内一经发现偷渡者，立即抛出舱外’。”

姑娘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是什么意思？”

“偷渡者是位姑娘。”

“什么？”

“她要见见她的哥哥。她还是个孩子，不懂自己究竟干了什么。”

“明白了。”司令官的声音不再那么粗率了。“所以你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够帮帮忙？”不等回答，他又继续说。“对不起——我无能为力。巡航飞船必须按计划飞行，不是一个人的生命，而是许多人的生命取决于它。我了解你的心情，可我没有力量帮助你。你不得不履行职责。我给你接巡航飞船档案室。”

通话器里只剩下轻微的沙声，他转向姑娘，只见她向前靠在板凳上，呆若木鸡，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

“履行职责——他是什么意思？抛我出舱……履行职责——他是什么意思？听上去不象是这样……他不可能。他是什么意思……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她的时间太少了，宽慰的谎言对她来说也已成为无情飞逝的奢望。

“他就是那个意思。”

“不！”她象挨了他打似地畏缩起来，半举起手，仿佛要挡住他，两眼充满了绝对不愿相信的神色。

“不得不这样。”

“不！你开玩笑——你疯了！你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起，”他缓慢而温和地对她说。

“我本应该早就告诉你——我应该那样，但是我不得先尽我的努力。我不得不给‘星尘’号打电话。你也听到了司令官的话。”

“但是你不能——如果你让我离开飞船，我会死的！”

“我知道。”

她打量着他的脸，不愿相信的神色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了，慢慢地变成了迷糊的恐惧。

“你——知道？”她拖长着声音，麻木而惊疑地问。

“我知道。不得不这样。”

“你是这个意思——你真是这个意思。”

她瘫软了下来，靠在墙上，娇小而柔弱无力，就象一只小小的布娃娃，已经不再有一丝的抗议和疑惑的表示了。

“你要履行职责——你要处死我。”

“对不起。”他再次说。“你不会明白我心里是多么难受。但是不得不这样，宇宙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你要处死我。而我却没有做过什么事该去死——一点也没有做过——”

他叹了口气，深沉而带有倦意。“我知道你没有，孩子。我知道你没有——”

“急救飞船，”通话器传来轻快的、金属般的声音。“这里是巡航飞船档案室。告诉我们犯者身份标签上的全部内容。”

他离开座椅，站到她的身边。她本能地抓住了座位的边缘，

那张抬起的小脸在棕色的头发下面显得灰白，涂口红的嘴唇翘起，就象爱神血红的弓。

“现在？”

“我要你的身份标签。”他说。

她松开了座位边缘上的手，颤抖而不听使唤的手指摸索着颈上悬挂身份标签的链条。他弯下身体，替她解了扣子，然后，拿着标签，回到了椅子上。

“档案室，这是给你的资料：身份号码 T 8 3 7 — ”

“等一等，”档案室打断问。“这当然是归入灰卡档案了？”

“对。”

“执行时间？”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以后？这太反常了；必须先知道犯者死亡的时间才能——”

他尽力保持口齿清楚。“那么，我们就按太反常的方式处理这件事吧——你先听我念标签。犯者是位姑娘，她正听着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能不能理解这一点？”

在一阵短暂的，几乎是震惊的静默之后，档案室的人温顺地说：“抱歉，念吧。”

他开始念标签，念得很慢，尽量拖延那无法避免的结局。他尽心尽力地帮助她，给予她所能争取到的点滴时间，让她从当初的恐惧中苏复过来，镇静地去接受和听从处理。

“号码 T 8 3 7 4 — y 5 4。姓名：玛里琳·里·克罗斯。性别：女。出生日期：2 1 0 6 年 7 月 7 日。她只有 1 8 岁。身高：5 . 3 米。体重：1 1 0 磅。体重这么轻，但是加在蛋壳般薄的球状急救飞船的重量里竟是致命的。头发：棕色。眼睛：蓝色。皮肤：白色。血型：O 型。下面是一些毫不相干的资料。终点站：米默星球波特城。下面是一些已经失效的资料

——”

他念完之后，说：“我以后再打电话给你。”当他再次转向姑娘，只见她靠在墙上，缩成一团，用麻木而迷惑不解的神情注视着他。

“他们等着你来杀我，是吗？他们要我死，是吗？你和巡航飞船上的每个人都要我死，是吗？”她不再麻木了，声音里充满了惊疑的孩子气。“大家都要我死，我却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我没有得罪任何人——我只想见见我哥哥。”

“事情并不象你想的那样——根本不是那样。”他说，“没有人要那样。如果有任何人为的可能可以改变目前的情况，没有一个人会袖手旁观的。”

“那么，为什么呢？我不懂。为什么？”

“这艘飞船正载着卡拉退热血清，送给沃登星球上的第一考察组。他们自己的血清给龙卷风毁坏了。第二组——你哥哥的那组人，在西海外八千里，他们的直升飞机无法飞越西海去帮助第一组。除非血清及时送到，否则寒热必将会致人死命。除非这艘飞船按期到达，否则第一组的六个人都将死亡。这些小飞船总是只配给到达终点所需要的勉强足够的燃料。如果你呆在船上，飞船就多了份你的体重，这将使飞船在着陆之前就耗尽所有的燃料。它就会坠毁，我和你会死于非命，还有等着退热血清的六个人也会被夺去生命。”

整整一分钟之后，她才开了口，在她思忖着他的话的时候，麻木的表情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了。

“是这样吗？”她终于问。“就因为飞船没有足够的燃料？”

“是的。”

“我可以一个人去死，或者我会带上另外七个人和我一起去死——是这么回事吗？”

“就是这么回事。”

“并没有人非要我死不可？”

“没有。”

“那么，也许——你肯定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人们能够的话，他们会帮助我吗？”

“每个人都乐意帮助你，可是都无能为力。我打电话给‘星尘’号，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可它不会回来了——但是，也许还会有别的巡航飞船，会有吗？会不会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他有办法帮助我，到底有没有这种希望呢？”

当她等待回答的时候，她的心情急切得把身体都稍稍向前倾了过来。

“没有。”

这两个字就象冰冷的石块扑打下来，她又无力地向后靠在墙上。热切的希望从她的脸上消失了。“你能肯定——你知道你能肯定？”

“我能肯定。在四十光年的距离之内，没有其它巡航飞船；没有东西，也没有人来改变这一切。”

她呆呆的目光落在膝上，手指开始搓着裙褶，当她在思想上渐渐认识了这严酷的现实时，便默不作声了。

这样更好些。随着所有希望的消失，恐惧也会消失；随着所有希望的消失，她就会处之泰然。她需要时间，她只能得到极少的时间。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呢？

急救飞船没有船身冷却的装置；在进入大气层之前，它们不得不降到中等速度。它们以0.10引力减速着，以计算机无法计算的极高的速度接近目的地。当‘星尘’号发射急救飞船时，它离沃登星球就很近；他们现在的速度是以秒计算地越

来越接近沃登星球。当他不得不继续减速时，就会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一刻，姑娘的体重会由于减速的引力而成倍增长，突然变成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因素是计算机在决定急救飞船燃料所需量的时候没有估计到的。减速开始时，她非离开不可，没有别的办法。这该是什么时候呢——他还能让她呆多久呢？

“我还能让她呆多久呢？”

这多么象是他自己思想的回响，他禁不住哆嗦了一下。多久？他不知道。他将不得不问问巡航飞船的计算机。每艘急救飞船另外配给了一些极少量的燃料，以补偿大气层内的不利条件。这部份燃料暂时正被较少量地消耗着。计算机的记忆库仍然保存着关于急救飞船飞行航线的资料；这种资料只有等到急救飞船到达目的地之后才会被抹去。他只要向计算机提供一些新的资料：姑娘的体重和他减速到 0.1 的确切时间，就可以得到姑娘问话的回答。

“巴顿。”正当他开口要呼叫星尘号的时候，通话器突然传来司令官德尔哈特的声音。“我和档案室核对了一下，看来你还没有报告完毕。你减速了吗？”

显然，司令官明白巴顿的一片惻隐之心。

“我正以 0.1 减速，”他回答说。“我在 17 50 中减速，姑娘的重量是 110 磅。只要计算机许可，我愿意保持 0.1。是否请你问问他们？”

一位急救飞船驾驶员对计算机为他制订的航线或者减速程度擅自更动是不符合规章制度的；然而，司令官对此却一字不提，也不询问原由。他没有必要问。身为星座巡航飞船的司令官，他决没有失去理智，决没有丧失对人情的理解。他仅仅说：“我会把问题输入计算机的。”

通话器哑然无声了。巴顿和姑娘等待着，两个人都一声不

吭。他们不必久等，计算机是一问就答的。新的情况将输入第一记忆库的钢肚，电流脉冲随带着信息通过复杂的线路，在计算机的某个部位，继电器卡嗒一响，小小的箔齿反转过来，无形、无脑，肉眼看不见的电流脉冲就是找出答案的关键，它绝对精确地决定着他身边脸色苍白的姑娘还能在世上活多久。随着第二记忆库里的五个小小的金属片一个接一个地在色带上穿梭移动，第二根钢肚就会吐出印有答案的纸带。

当司令官再次讲话的时候，仪表盘上的计时器读数是 1 8 1 0。

“你在 1 9 1 0 继续减速。”

她朝计时器扫了一眼，又立刻转向别处。“是那个时候……我离舱？”她问。他点点头，她又垂下眼帘，目光落在膝上。

“我会让你知道修正的航线的。”司令官说。“一般来说，我决不允许这样。但是，我理解你的处境。除此之外，我也爱莫能助了。你可不能背离这些新的指示。1 9 1 0 全部报告完毕。下面是修正的航线。”

一个不相识的技术员的声音念着修正的航线，他一字不漏地记在夹在控制盘边上的拍字簿上。他明白了，当他靠近大气层，减速会是五个引力——而在五个引力的时候，1 1 0 磅就会变成 5 0 5 磅。这时候将会出现减速的周期。

技术员念完后，巴顿给对方稍稍打了个招呼，就中断了联络。他犹豫了一会儿，就伸手关掉了通话器。现在是 1 8 1 3。在 1 9 1 0 之前，他没有什么可以报告的。而在这段时间里，让别人听到她临终前可能说话，看来是不大恰当的。

他开始检查仪表的读数，动作慢得出奇。姑娘将不得不接受这种处置，而他却无法给予帮助，说几句同情的话反倒会使她迟疑不决。

在 18 20 的时候，她才动弹了一下，开了腔。

“那么，我就该那样了？”

他转身向着她。“你现在懂了，是吗？如果可以挽回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愿意那样。”

“我懂了，”她说。她脸上有点红润了，涂唇膏的嘴也不再红得那么显眼了。“燃料不够，所以我不能呆下去。当我躲进这艘飞船的时候，我就陷入了莫名其妙的险境，现在不得不自食其果了。”

她违反了人为的法令，这法令指出：严禁入内。但是，这惩罚却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人的意愿。人们是无法废除它的。一条自然法则已作出规定： h 量的燃料可为重量 m 的急救飞船供给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动力；第二条自然法则又规定： h 量的燃料不能给重量 $m + x$ 的急救飞船供给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动力。

急救飞船只服从自然法则，人们不论对她多么同情都不能更改第二条法则。

“可是我害怕。我并不想死——不想现在就死。我要活，可惜没有人在努力帮助我；大家听凭我去死，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我就要死了，人家却不以为然。”

“我们都关心你，”他说，“我、司令官、巡航飞船档案室的职员，我们都关心你。大家都关心你。每个人都尽他微薄的能力来帮助你。这是不够的——这几乎等于零——可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也就是这些了。”

“燃料不够——这我能理解。”她说，好象并没有听到自己的话。“但是，为了这个缘故就该去死。我，孤单单的——”

要她接受这个事实是多么困难呵。她根本不懂死亡的危险，根本不懂这种环境。这里，人的生命犹如撞击峻峭海岸的浪沫一样脆弱而短暂。她属于温和的地球，属于和平安全的社会。

在那里，她可以和伙伴们在一起，充满青春的活力、欢乐，嬉笑；在那里，生命如此珍贵，又受到良好的保护；在那里，始终可以深信明天必将到来。她属于那个世界；轻风煦阳、音乐月光、温文尔雅，却不属于这严峻冷酷的拓荒地带。

“我怎么会碰上这种事，真快得吓人。一小时之前，我还在‘星尘’号上，驶向米默星球。现在我不在‘星尘’号上，它继续向前驶去了，而我却要去死。我再也见不到格里哥哥、妈妈和爸爸了——我什么也见不到了。”

他犹豫着，不知道怎样对她解释，使她真正理解，不要以为自己是丧尽天良的、暴戾恣睢的不公正的牺牲品。她不知道拓荒地带是怎么样，她是用安全的地球的概念来思考的。漂亮的姑娘在地球上是不会被抛出舱外去死的，法律禁止这么做。在地球上，她的处境会传遍新闻广播，高速的黑色巡逻艇会飞驶而来拯救她。四面八方，人人都会知道玛里琳·里·克罗斯，人人都会不遗余力地来拯救她的生命。然而，这里不是地球，也没有黑色巡逻艇，只有“星尘”号，以数倍于光速的航速驶离他们。没有人来帮助她，明天的电视新闻中也不会有玛里琳·里·克罗斯的笑脸。玛里琳·里·克罗斯只将是一个急救飞船驾驶员辛酸的回忆，只将是巡航飞船档案室灰卡上的一个名字。

“这儿不同，不象在地球上。”他说，“并不是无人关心你，大家都爱莫能助。拓荒地带辽阔，这儿，沿着它的边缘，殖民地和探险队东分西散，人员稀少，相间遥远。如沃登星球仅十六人——整个世界只有十六个人。探险队、考察人员，小小的第一殖民地——他们披荆斩棘，与陌生的环境作斗争，努力为后来者开辟道路。而环境却向这些人反击。先来的人，一般说来，一次过失，就将丧命。在拓荒地带的边缘线上，没有

安全的地带，在为后来者的道路未曾开辟之前，在新的世界被驯服和定居之前，也不会有安全的地带。人们将不得不因为犯错误而受惩罚，而且得不到帮助，因为这里不会有人来帮助他们。”

“我要到米默星球去，”她说，“我不知道拓荒地带；我只要到米默星球去，那里是安全的。”

“米默星球是安全的，可是，你离开了要把你送往那里的巡航飞船。”

她沉默了一会儿，“当初的情况真是好极了。这船上有好大的地方可以容纳我，我又很快就可以看到格里了……我不知道燃料的情况，也不知道我会出事——”

她的话音渐渐消失。他也把注意力转到显象屏上，再也不忍心望着她，因为她内心正在斗争着，黑色的恐惧将消失，她将会镇静地去接受灰色的死亡。

沃登星球是个球状体，周围笼罩着蓝色的大气层。在星星点缀的死一般的黑暗的衬托下，它游荡在太空里。梅宁大陆幅员辽阔，象硕大的砂漏延伸东海，而东大陆的西半部仍然隐约可见。沿着星球右侧边缘，有一条狭小的阴影，随着星球绕轴自转，东大陆正渐渐在阴影里消失。一小时之前，整个大陆还历历在目，现在却已有千里之地进入了阴影的狭小的边缘里，转向披盖着这个世界另一面的黑夜里。那深蓝色的地方就是荷花湖，它正向阴影靠拢。第二组的营地就在湖南岸附近。那儿夜幕很快就要降临。就在夜幕降临的瞬间，沃登星球的自转将使第二组超出飞船的无线电波。

他必须告诉她，否则她就太晚了，来不及和她哥哥通话了。如果彼此不通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对他们两人都会更好些，然而，这不是可以由他来决定。对他们两个人中的每一

个人来说，临终之言将是值得保存和珍惜的，它象刀刃一般锋利，又将是无限宝贵的忘记。这忘记，她只能保存在行将消逝的生存时间里，而对他来说，他将在整个的余生里缅怀它。

他向下按了按引起显象屏栅线闪亮的电钮，用沃登星球的已知直径来估计荷花湖南端超出波限的路程，大约五百英里。五百英里；三十分钟——计时器的读数现在是 18 : 30。即使估计略有出入，沃登星球的自转切断她哥哥的声音最迟不晚于 19 : 05。

随着沃登星球左侧的展现，西大陆的第一边境已经遥遥在望。这里，四千英里之外，就是西海岸和第一组营地的位置。龙卷风就是在西海形成的，它如此狂暴地袭击了营房，毁坏了半数的预制式房屋，包括存放药物的那一间。两天前，龙卷风还无形无踪，还只是宁静的西海上空的大片温和的气团。当时第一组正外出进行日常的考察，对海外大片气团的汇集一无所知，也意识不到这种汇集可能引成的力量。龙卷风突然袭击了营房，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吞噬一切。它滚滚向前，留下一片废墟残骸。它破坏了数月来人们劳动的果实，又要致六人于死地。这以后，它仿佛完成了使命，又开始还原成温和的气团了。尽管龙卷风好似凶神恶煞，它却不怀恶意，也没有什么企图。这是一股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它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即使人不存在，它也将以同样的狂暴重复同样的过程。

生存需要秩序。这里有秩序，自然的法则，不可废除，不可变更。人们可以学会利用它们，但是不能改变它们。圆的周长始终是 乘直径，人类的科学永远不可能使它变样。A 化学物和 B 化学物在 C 条件下的结合必定产生 D 反应。引力定律是个严格的方程，它对叶子的下落和双元星体系统迟滞的周转一视同仁。原子转换过程给载人飞航星体的巡航飞船提供动力，

而以新星形式进行的同样过程却会以同样的效率毁灭一个世界。法则存在着，宇宙则顺从法则运行。沿着拓荒地帶，各种自然力量排列成阵，他们有时候会毁灭来自地球的那些向外奋斗的人们。拓荒地帶的人们早已痛苦地认识到，诅咒那些会毁灭他们的力量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些力量又聋又瞎。希求天体的恻隐之心也是枉费心机的，因为银河系的星星在两亿年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在大幅度地动荡，它们也被法则无情地控制着，而这些法则既不懂得仇恨，也不懂得怜悯。

拓荒地帶的人们已经熟知这一切——然而，来自地球的一位姑娘又怎么会完全理解呢？ h 量的燃料不能给重量 $m + x$ 的急救飞船供给安全到达目的地动力。对他，对她哥哥，对她父母来说，她是个十多岁的，长着一张惹人喜欢的脸的姑娘；而对自然法则来说，她是 x ，冷酷方程式里不受欢迎的因素。

她又在座位上动弹了一下。“我可以写信吗？我要给妈妈爸爸写封信，我也想和哥哥讲几句话。你可以让我用你那边的无线电同哥哥讲话吗？”

“我试试看。”他说。

他开了正常空间的发话机，按了信号钮，马上有人回答了蜂音器。

“你好。你的同事们现在情况怎样——急救飞船在来的路上吗？”

“这里不是第一组；这是急救飞船。”巴顿说。“格里·克罗斯在吗？”

“格里？他和另外两个人今晨乘直升飞机外出了，还没有回来。现在太阳快下山了，他马上就该回来了，最多不要一个小时。”

“你能接通我和他直升飞机的无线电吗？”

“嘿——这已经两个月不好使用了，一些印刷线路杂乱不堪，下一艘巡航飞船在附近停靠之前，我们什么也领不到。有重要的事吗——他有坏消息，还是别的什么事？”

“是的——很重要。他一回来，你就尽可能快地替他接通发话机。”

“行。我派一个小伙子开辆卡车等在机场。还要帮什么忙吗？”

“没有，我想就这些。尽快送他到那里，马上给我发信号。”

他把音量拨到最低限度，这样做，就不会影响信号蜂音器的工作，然后从控制盘上取下拍字簿，撕下记载飞行指示的那张纸，就连笔带本子一起递给了她。

“我最好也给格里写封信。”她伸手接笔和本子的时候说。

“也许他不能及时赶回营地。”

她开始写信，拿笔的手指仍然有点犹豫，不听使唤。当她停下来斟酌词句时，笔尖微微颤抖着。他转过身凝视着显象屏，可是，茫茫然什么也看不见。

她是个孤独的孩子，想说些临终告别的话，她要向他们倾吐衷肠。她要告诉他们，她是多么地爱他们，她告诉他们，不要为她的死而忧伤，因为死是每个人终将会遇到的，她并不害怕。最后这句话是谎话，这可以从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里看出来。微不足道，却十分勇敢的谎话，这将使他们更为悲伤。

她哥哥属于拓荒地，他会理解。他不会因为急救飞船驾驶员没有办法挽救她而抱有仇恨。他知道驾驶员是无能为力的。他会理解，虽然当他获悉妹妹的死讯时，理解并不能减轻他的震惊和悲痛，可是其他人，她的父母——他们可不会理解。他们属于地球，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就象那些从来没有生活在生命安全线如此狭窄，有时根本就没有生命安全线可言的地方的

人。他们对把她送交死神的不知姓名、素不相识的驾驶员会怎么想呢？

他们会以无比冷酷可怕的心情仇恨他，不过，这确实没有关系，他永远也不会遇见他们，永远也不会认识他们。只有记忆会提醒他；他只会害怕黑夜，那时候，穿着吉卜赛凉鞋的蓝眼睛姑娘将进入他们的梦乡，重演她走向冥府的一幕。

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显象屏，竭力把思绪引向感情不那么冲动的地方。他爱莫能助。姑娘莫名其妙地把自己置于一法法则的惩罚之下，这条法则既不会同情，也不懂宽恕，懊悔是不合逻辑的——然而，认识到不合逻辑是否就会不懊悔了呢？

她偶而停下笔来，似乎在推敲恰当的字眼，向他们诉说她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不一会儿，笔又在纸上沙沙作响地写了下去。她把信折成四方，在上面签了名，这时候是18：37。她又开始写另一封信，一边写，一边对计时器望了两次，生怕黑色指针在她写完之前就会到点。当她把信象第一封那样折好，写上名字和地址的时候，已经是18：45。

她伸手把信递给他，“请费心给套上信封寄出去，行吗？”

“当然。”他从她的手上接过信，塞进灰色军装衬衣的口袋里。

“这些信要等下一艘巡航飞船在附近停靠时才能邮出，而‘星尘’号早就会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是这样吗？”她问。他点点头。她继续说：“从一方面来说，这样就使信显得不重要；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信对我、对他们来说却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是完全理解你的，我会把它们寄出去的。”

她朝计时器望了一眼，又转回来看着他。“它看上去老是越走越快，是吗？”

他没有答话，实在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她又问：“你认为

格里会及时回到营地吗？”

“我想会的。他们说过他马上就该回来。”

她开始把铅笔放在手掌中搓来搓去。“我希望他马上回营地。我有点恶心，有点害怕，我想再听到他的声音，这样我也许就不会再感到那么孤单了。我是胆小鬼，可这有什么办法呢。”

“不，”他说，“你不是胆小鬼，你害怕了，但不是胆小鬼。”

“这有区别吗？”

他点点头。“大不相同。”

“我真感到孤单。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好象孤苦伶仃的，没有任何人关心我出的事。以前总是有妈妈爸爸在身边，周围还有朋友。我朋友挺多，他们在我离开前的那个晚上还为我举行了欢送会。”

朋友、音乐、笑声出现在她的记忆之中——而显象屏上荷花湖正向阴影移去。

“格里也是这样的吗？”她问。“我指的是，如果他搞错了什么事，也只有死路一条吗？孤单单的，没有别人来帮助他？”

“拓荒地带上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只要有拓荒地存在，情况将永远是这个样子。”

“格里没有对我们说过这些。他说薪水很高，他一直给家里寄钱来，因为爸爸的小店只能勉强度日。但是，他没有告诉过我们情况会是这样。”

“他没有告诉过你们他的工作很危险？”

“嗯——说过的。他提起过，不过我们不理解。我一直以为拓荒地带的危险是挺有趣的事情，是激动人心的冒险，就象立体电影里的一样。”她脸上浮掠过带有倦意的笑容。“可惜不是这样，对吗？根本不同。因为，要是这是真的，电影放完

后，你就回不了家了。”

“是的”。他说，“回不了家了。”

她的目光从计时器跳到气舱门，再落到仍然拿着的拍字薄和铅笔上。她稍微改变了一下坐的姿势，把本子和笔放在身边的板凳上，一只脚向外略为伸了伸。他这才发觉姑娘穿的不是凡根吉卜赛凉鞋，而是廉价的仿制品；不是昂贵的凡根皮革，而是一种有纹理的塑料；不是银扣，而是镀金的铁扣；不是宝石，而是彩色玻璃。爸爸的小店只能勉强度日——她想必是二年级就离开了大学，参加语言学的课程，课后做些零活，尽量挣钱，以便能够独立谋生，帮助哥哥一起赡养父母。她在‘星尘’号上的私人物品将送回给她父母——这值不了多少钱，也不会在回航时占用多少存放的地方。

“这儿——”她欲言不言，他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这儿冷吗？”她道歉似地问。“你不觉得冷吗？”

“呀，是很冷。”他说。主温度表上的指针说明室里温度是完全正常的。但他还是说：“是的，不该这么冷。”

“我希望格里不会回来得太晚。你真地认为他会回来吗？你不是仅仅为了使我好受才这么说的吧？”

“我想他会回来的——他们说过他很快就会回来。”在显象屏上，荷花湖除了它西边的湖岸的狭小蓝线外已经大部分进入了阴影。显然，他把她可以同哥哥通话的时间估计过多了。他不得不对她说：“几分钟后，你哥哥的营地就不在无线电波限之内了；他将在沃登星球的阴影那一边了——”他指着显象屏的映象说，“沃登星球的自转使他超出了联系范围。当他回来时，剩下的时间也许就不多了——说不上几句话，他就会从显象屏上淡出。我希望对此还能做点什么——如果可能，我马上就对他呼号。”

“通话的时间甚至比我呆在这里的时间还少？”

“恐怕还少。”

“那么，”她振作了一下精神，怀着软弱无力的决心朝气舱望了望。“那么，当格里超出波限的时候，我就离舱。我不再等了，我也没有什么要等的了。”

他又一次感等无话可说了。

“也许，我根本不应该等，也许，我光想到自己了——也许，事后你把这种事转告格里，对他更好。”

她话音里情不自禁地含有恳求别人说她讲得不对的意思。他会意地说，“他决不希望你不告而别，他希望你等着他。”

“他呆的地方已经一点点黑了，是吗？他的面前将是漫长的黑夜。而妈妈爸爸还不知道我再也不会象我向他们保证的那样回去了。我惹所有我爱的人都伤心了，是吗？我并不要这样，我并不是有意想这样。”

“这不是你的过失。”他说，“这根本不是你的过失。他们会明白的，他们会理解的。”

“起先，我真害怕去死，我是胆小鬼，光想到我、我、我。现在，我发现自己多么自私。象这样地死去之所以可怕倒并不在于我完了，而在于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再也不能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为了让我生活更幸福而作出的牺牲，我知道他们为我做的一切；我爱他们胜于我过去的表白。我从来没有对他们讲过这些话。当你还年轻，生活展现在你的面前，你是不会对他们讲这些话的，你怕听上去怪傻，怪伤感的。”

“可是，当你不得不去死的时候，就不同了。你希望在还可能的時候全都告诉他们。你希望能告诉他们，对以前做过的不好的事，说过的难听的话，心里是多么懊悔。你希望能告诉他们，你确实从来也不想伤他们的感情，希望他们只记住，你

爱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爱他们。”

“这你不必对他们讲，”他说。“他们会知道的——他们始终是知道这一点的。”

“你肯定吗？”她问。“你怎么能肯定？对你来说，我家里的人是陌生的。”

“你随便走到那里，人性和人心总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会知道我要他们知道的事——就是我爱他们？”

“他们始终是知道这一点的，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得远比你用言语所能表达的更清楚。”

“我老是想起他们为我做的事情。他们为我做的那些小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就好像是最最重要的。象格里——他在我十六岁生日那天，送给我一只火红宝石的手镯。好看极了——一定花了他一个月的薪水；想起我的小猫在街上给压死的那天晚上，他为我做的事，我就更想念他。我那时只有六岁，他把我抱在怀里，擦去我的眼泪，劝我别哭，说弗洛雪只是离开一会儿，去给自己弄一件新的皮大衣，就那么一会儿时间。第二天早晨，它就会回到我的床脚上的。我相信了他，不哭了，睡着了，梦见的小猫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弗洛雪果然穿了件崭新的白色毛大衣蹲在我的床脚上，就象哥哥说的一模一样。

“很久以后，妈妈才告诉我，格里在清晨四点钟就把玩赏动物商店老板从床上叫醒。当那个人因此而发火的时候，格里对他说，要么下楼去把小白猫卖给他，否则就要他的命。”

“往往是那些小事情令人难以忘怀，使你记住了别人。他们做这些事情全然为了你。你对格里，你对父母，也同样做了这些这样的小事情，你也许已经不记得了，他们却决不会忘记。”

“我希望做过这样的小事情。但愿他们会象你说的那样想念我。”

“他们会。”

“我希望——”她把话咽了下去。“我死的方式——我希望他们永远不要想到这一点。我从书里看到过死在太空的人的模样——内脏炸得四分五裂，肺伸出牙间，几秒钟后，就干枯了，不成样子，丑得可怕。我不要他们把我想象成那个样子，僵死，可怕。”

“你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孩子，他的妹妹。他们决不会把你想得和你的意愿不一样。在他们的心目中，你永远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你时的那付模样。”

“我仍然害怕，”她说，“这没有办法。不过我不要让格里看出来。如果他及时回来，我要表现得一点也不害怕——”
信号蜂鸣器打断了她的话，迅速而命令似的。

“格里！”她站了起来。“是格里，呵！”

他旋转音量控制钮，问：“格里·克罗斯吗？”

“是的，”她哥哥回答说，声音低沉，紧张。“有坏消息吗？——什么事？”

她站在他后面，俯身朝通话器稍微靠了靠，冷冰冰的小手搁在他的肩上，代他回答。

“你好，格里。”一阵细微的颤抖使她那装得若无其事的声音露出了破绽。“我原想看看你——”

“玛里琳！”呼喊名字的声音里含有一种突然的恐惧。“你在那个急救飞船上干吗？”

“我原想见见你。”她又说。“我想见见你，所以躲在这个船上——”

“你躲在船上？”

——
“我是个偷渡者……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玛里琳！”这是一个对已经永远离开他的人的绝望的呼喊。“你干了什么！”

“我——不是——”那时候，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冰冷的小手痉挛地抓住巴顿的肩头。“别那样，格里——我只想见见你；我不想使你伤心。格里请不要那样——”

温热而湿润的东西溅在巴顿的手腕上，他悄悄离开座椅，扶她坐了上去，把麦克风凑到她的面前。

“不要难过——不要让我在离开人间的时候知道你难过——”

她竭力克制的呜咽哽在喉咙口。哥哥对她说，“别哭，玛里琳。”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深沉而又无限温和，把所有的痛苦都抛弃了。

“别哭，妹妹——你不该哭。没什么，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她的下唇在颤抖，她狠狠地咬住了它。“我不要你感到难过。我只想说句告别的话，‘因为我马上就不得不离去了。’”

“当然——当然，该这样的，妹妹。我并没有刚才那种意思。”然后，他的声音变成一种急促的要求。“急救飞船——你打电话给‘星尘’号了吗？你跟计算机核对过吗？”

“就在一小时之前，我就打电话给‘星尘’号了。它不能转回来，在四十光年的范围之内也没有别的巡航飞船，而这里燃料不够。”

“你肯定计算机的数据正确——你什么都能肯定吗？”

“是的。你以为我如果不能肯定。就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吗？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现在还有我能帮忙的，我当然义不容辞。”

“格里，他尽力帮助我。”她的下嘴唇不再颤抖了，擦过

眼泪的衬衣袖子也湿润了。“没有人能帮助我。我也不想再哭了。你，爸爸和妈妈都会很好的，是吗？”

“当然——当然会很好的。我们会很好地理解的。”

她哥哥的话渐渐变轻了，巴顿把音量控制拨到最高点。“他正在超出波限。”他对她说。“一分钟之内就听不到他了。”

“格里，你的声音越来越低了。”她说。“你正在超出波限，我要告诉你——可是现在不行了。我们那么快就得告别——但是，也许我还会见到你。也许我会梳着辫子出现在你的梦中，哭着，因为我怀里的小猫死了；也许我会化为微风，从你身旁吹拂而过，对你切切细语；也许我会成为你曾讲过的金翅膀云雀，对你傻乎乎地唱个不停；也许我常常是你看不见的影形，但是你完全知道我就在你的身边。就这样想我吧，格里；始终这样想。千万不要从别处去想呀。”

由于沃登星球的自转，答话传来时已经轻得象耳语了：

“始终这样想，玛里琳——始终这样想，千万不要从别处去想呀。”

“格里，时间到了——我现在不得不离去了，再——”她的声音中断了，她的嘴歪扭着，快要哭出声来。她用手紧紧捂住了嘴。当她再次讲话的时候，她的声音显得又清晰又真挚。

“再见，格里。”

通话器的冰冷的金属传来了最后的话音，微弱、温柔、说不出的辛酸：

“再见，小妹妹——”

她在随之而来的静谧里一动不动地坐着，似乎在谛听消逝的话音的影形般的回声。然后，她从通话器那边转向气舱。巴顿拉了拉身边的黑杆，气舱的内房门迅速滑开，露出了正在等待着她的空洞洞的舱室，她走了过去。

她昂着头走了过去，棕色的卷发抚摩着肩头，穿着白色凉鞋的脚，在小数相力许可的情况下，走得如此稳健，镀金的鞋扣闪烁着蓝色、红色、水晶般的点点亮光。他让她一个人走去，没有扶她。他知道她是不希望他扶的。她步入气舱，转过身来面朝着他，只有她颈项上的脉搏显露出她心房的狂跳。

“我准备好了。”她说。

他把黑杆向上推去，门迅速地把他们两个人隔开了，她被关入漆黑一团之中去度过生命最后的瞬息。咔嚓一声门锁上了，他把红杆向下推去。随着空气从气舱涌出，飞船轻轻地晃了晃，墙壁有点振动，好象什么东西在经过的时候撞在外层门上，接着什么也没有了，飞船又稳稳当当地下降着。他把红杆推回原处，关上已经空无一人的气舱的门，转过身来，象一位困倦的老人步履龙钟地向驾驶员的座椅走去。

他回到驾驶员的座椅上，按了按正常空间发话机的信号钮。没有反应，他并没有期望会有什么反应。她的哥哥将不得不彻夜等待，直到沃登星球的自转允许他通过第一组进行联系。

还不到恢复降速的时候，他等待着。飞船和他一起不断地下降，发动机猫叫似地轻声呜咽着。他看到供应室温度表上的白色指针停在零上了。冷酷的方程式已经平衡，他现在在船上真正是孤单一个人了。一件不成样子，丑得可怕的东西在他前面匆匆飞向沃登星球。那里，她的哥哥正彻夜等待着。然而，片刻之间，姑娘的情影仍留在空洞洞的飞船里，她对那没有仇恨，没有恶意，却杀人的力量茫然无知，她仿佛还坐在他身旁的金属箱上，娇小、迷惑不解而又心惊胆颤，话音在她留下的空处清晰地，不断回响：

“我并没有做过什么事该去死——一点也没有做过——”

神秘的车祸

7月里一个闷热的中午，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汽油味和沥青味。街道上的汽车声简直震耳欲聋，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无休止的嘈杂声。行人都紧贴着便道上的墙根走，以便加大自己同街中心那些喷着黑烟的怪物的距离。怪物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造出来后却不仅不能使自己免于每时每刻都受到被怪物压死的威胁，甚至不能分清哪些汽车是需要的，哪些汽车是不需要的。有些汽车在城市里根本无事可作；有些大马力的汽车在街上空跑或者只装着一点点东西……

交通队民警中尉基里洛夫把自己的那漆有条形标志的黄色摩托车径直驶到行道上，停在一棵杨树的树荫里。他坐进车斗，把写有上午值班记录的记事册放在膝盖上。他热得浑身发懒，用一双漠然的、已经不像两小时那样前敏锐的眼睛望着汽车的洪流，这洪流一直在他负责的这条最繁华的街道上奔腾，虽然临近中午时车少了一些，但轰隆隆的声音并未消减多少。基里洛夫从早上6点就开始值班，到现在已累得动也不想动了。不过，由于已经形成条件反射，所以他仍能发现一些车辆的违章现象——这些违章现象在这个地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瞧，几辆崭新的“日古利”随随便便地就超车了，但基里洛夫饶了他们；要是在早晨的话，一定把它们拦住了……瞧，一辆“马斯”车轰隆轰隆地在那儿喷着黑烟。当然也应当把它拦住，进行登记、处罚，因为它的燃油泵有毛病。同时还要处罚机械师。因为他早晨竟放这辆车出了车库，从而造成空气污染。然而，基

里洛夫中尉又置之不理……一位急性子司机驾着辆“伏尔加”在人行道旁边按喇叭，把几个行人吓跑以后，猛地开了过去。这下该作违章记录了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违章现象一天何止百起……

基里洛夫用手挥开一团在眼前飞舞的毛茸茸的杨花，正想去找点水喝，突然感到街上的车流不大正常。霎那间，这一不正常的感觉便被一个人的叫喊声所证实，叫声尖利，在嘈杂的街道上猝然而起又猝然而灭，像是被一阵撞击声和玻璃迸裂的声音打断了。基里洛夫看见：距他约70米的地方，一辆装着碎石的自卸汽车突然越过中心线，把这两辆小汽车逼到了对面的马路边上。接着，自卸汽车拐了一个几乎90度的弯，冲上人行道撞进了一辆迎面开来的长途公共汽车，这是一种巨型公共汽车，宽大的玻璃窗闪闪发光，刹车时一点声音也没有，在马路上行驶时活像一艘巨轮夹在一些小船中航行。

基里洛夫把装在车斗里无线电话机的按键一摁，不等值班员回答就大声叫道：

“我是23号！我是23号！车祸。请派行动组和急救车。急救车要快。”说完把话筒一放，便向自卸汽车跑去，一边跑边挥动指挥棒，想断绝街上的交通——其实街上的交通已经断绝了。

基里洛夫真不愿去看卡车前轮下的情况。他想，现在应当用牵引车把自卸汽车从墙里拽出来，前轮下的情况可以过一会儿再看，因为压下面的那个妇女已经死了。想到这儿，他便先去看驾驶室——那里面可能还有活着的人。

自卸汽车的驾驶室被后面满载的车斗挤瘪了，里面堆满了碎石，费了很大劲才把车门打开。一看，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折断的操纵杆刺进了他的胸膛，这情景使基里洛夫不禁打了一

下寒颤。

驾驶室里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似乎有些奇怪，他的手也握着方向盘。于是使人产生这样一个推测，即在出事之前，两个人——司机和搭车人——正在争夺方向盘。

“这可能就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基里洛夫自然地这样推测，同时伸手去抱那个小伙子——他的伤势显然要轻得多。

此后的一切便都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行动组接到基里洛夫的电话赶来后，立即开始清扫马路，疏导被阻塞的车辆，用卷尺丈量并绘制事故现场的示意图，接踵而至的急救车立即将受害者送进医院，基里洛夫则忙于讯问停在距车祸现场不远的那辆巨型公共汽车和被自卸汽车逼到路边的两辆小汽车的司机和乘客。

所有的目击者都证实：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自卸汽车直行，没有任何可见的原因使得它必须转弯越过马路中心线，然后又驶上人行道，撞进墙里。一辆小汽车的司机说，他看见自卸汽车的挡风玻璃后面人影晃动不已，好像搭车人在同司机争夺方向盘。但他不敢肯定，因为这只是一瞬间的事。而且从小汽车里是由下往上看，看不大清楚。

公共汽车司机倒是和自卸汽车驾驶室里的人处于同一水平位置。但他们相距太远，因而司机只模模糊糊地留下一个印象，觉得自卸汽车驾驶室里的两个人靠得异乎寻常地紧，然而，却没有看到任何争夺的现象。公共汽车里的乘客则只看到自卸汽车莫名其妙地拐了弯，此外便是详细描述自卸汽车如何撞墙，如何响起玻璃碎裂以及车祸以后自卸汽车的位置等等。

但是，一个目击的过路人去主动来找基里洛夫，说他看见搭车人在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司机的叫喊声，好像叫的是“坏蛋！”这就已经是事故原因的直接证据了：搭车人强行

干扰司机的工作。

然而，搭车人为什么要这样？原因何在？

基里洛夫为此琢磨了一整天。晚上，他往医院打了个电话。

“司机死了。”值班护士告诉他，“您可以同那个年轻人谈谈，他姓伊万诺夫，名字叫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明天来吧。”

“两条人命！”基里洛夫摇了摇头。

第二天基里洛夫来到医院。他披上一件干净的白大褂，上面一个扣子也没有，袖子飘着几根带子——没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根本无法穿这种褂子，然后走进伊万诺夫所在的病室。护士指给他伊万诺夫的床位，只见上面倚枕斜躺着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两眼红肿，不知是由于失眠还是眼病。

基里洛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让病人不要紧张，不要坐起来，然后提出第一个问题：

“您怎么会在汽车上？”

“搭个便车。”病人回答得很简短。根据伊万诺夫答话的语气，基里洛夫明白这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

“怎么出事的？出事之前有些什么情况？”

伊万诺夫沉默了一会儿。基里洛夫觉得沉默的原因主要倒不是伊万诺夫不知道如何回答，而是他希望尽快结束这个谈话（他不善于掩饰）。可是，伊万诺夫却回答了，而且这个回答完全出乎基里洛夫的意料。

“当时我发现司机快死了，”伊万诺夫说，“他马上就要死了，他脑子里出了问题。为了避免和迎面而来的公共汽车相撞，所以我去抓方向盘。”

伊万诺夫的声音很小，但讲得很肯定。于是基里洛夫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可是有人把司机已经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伊

万诺夫。伊万诺夫担心他夺司机的方向盘时被人看见了，所以杜撰了这样一个说话。

“太天真了。”基里洛夫心想。“现代医学可以准确地判定一个人的死因……”不过，他不愿意用这样的回答来折磨一个躺在床上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病人。于是他用似乎是表示同意的口吻说：

“根据您的说法，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就这样写：您发现司机的情况异常，所以想夺过方向盘。”

“不是情况异常，是快死了。不过反正是一样。”

“这以后就发生了事故。”

“对。”

“最后一个问题：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告诉您说司机已经死了？”

“谁也没有告诉过我。我当时就已经知道司机快死了，所以我才抢过了方向盘。”

最后一句伊万诺夫的说得非常坚决，甚至从床上欠起身来。基里洛夫也站了起来，由于不愿为难病人，所以用安慰的口气说：

“谢谢，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好好养伤，伤好以后我们再仔细谈。”

中尉点头告别；病人重又靠在枕头上，并疲倦地转过头去。

基里洛夫出了病室以后，便去找值班医生问司机死亡的原因。

值班医生从档案夹里找出死亡鉴定，看了看，然后对基里洛夫说（看来他同民警打交道已经颇有经验了）：

“记下来吧：今天7月10日因车祸受伤入医院的病人死于……大面积脑溢血。被折断的操纵杆刺入肋间造成的外伤不

构成死亡的原因。”

基里洛夫迅速地记着，惊讶的心情暴露无遗。值班医生有些不解，因为他习惯于看到警方人士对任何惨痛的消息都持冷漠态度，于是便问基里洛夫：

“这个鉴定有什么地方使您感到奇怪吗？”

“请告诉我，”基里洛夫不作正面回答，“是否可能有人告诉了伊万诺夫，说他同车被送到医院的司机死了？”

“我们医院里的人绝对不会！”医生保证说。

“他可能在救护车里听到吗？”

“嗯，当然可能……不过……”医生找到一个档案夹，打开看了看。“根据病历看，伊万诺夫在送医生的途中处于昏迷状态。”

“他被抬上救护车时处于昏迷状态。这我记得，”基里洛夫说，“但他可能上车不久就醒过来，并听到车上的医生人员关于司机已经死亡的谈话……”

值班医生耸了耸肩。基里洛夫继续往下说，却又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看法：

“可是，救护车上的医生人员不可能当时就确定了死亡的原因啊。而伊万诺夫却告诉我，说司机在开始就快死了，而且还说出了死亡的原因——脑子里出了问题。值班医生表示不满地看了基里洛夫一眼，然后又取出司机的病历档案，解释道：

“对这个问题，这上面有回答。进行病理解剖的医生对死亡的时间无疑是很感兴趣的，他必须明确：究竟是先死亡，后受伤，还是先受伤，后死亡——尽管所受的伤并不构成死亡的原因。瞧这儿，根据失血程度和其他一系列特征，病理解剖医生是这样作结论的：‘死者是在生前受伤的。虽然很快便由于脑溢血而死，但死亡的时间是在车祸和受伤之后。’急求医生

所作的结论也是这样的。”

“明白了。”基里洛夫表示同意。“那可不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即在车祸发生之前司机便已经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车祸就将是他的昏厥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然可以。这是完全可能的。中风，也就是脑溢血，几乎都是一开始就失去知觉。”医生回答说。

基里洛夫点点头。医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

“伊万诺夫的情况怎么样？”他问医生。

“轻微的脑震荡。躺两个星期就会完全复原。”

好了，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都很吻合。自卸汽车的司机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汽车失去了控制。伊万诺夫发现后便抓过方向盘把汽车控制起来，但他没弄好，发生了车祸。自卸汽车撞进墙里并压死了墙边的一个过路女人。司机受伤以后没有恢复知觉就死了，然而受伤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伊万诺夫只受到较重的碰伤，不过仍然得躺些时间，虽然死了两个人，但基里洛夫个人认为这一事故中没有犯罪者。当然，这个案子应该转向法院审理，法官们将对事故的情况进行长时间的分析研究。不过，他们未必会得出其他的结论。其实管这些干吗，这和基里洛夫已经没有关系了。到时候只要求他提供事故的详细情况，这他是能作到的。

两周以后。基里洛夫被叫到检察厅的侦查员那儿去了。

经过侦查员的会客室时，基里洛夫看见那儿坐着伊万诺夫。他看了基里洛夫一眼，很审慎地同基里洛夫互相打了个招呼，但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热情。

基里洛夫同侦查员费拉托夫虽然多次在民警局的一些办公室里见过面，但互相并不认识。侦查员请基里洛夫坐下，又把

一份询问记录摆在自己面前。他先提了几个关于事故发生情况的问题，然后问道：

“您看见那个搭车人伊万诺夫时，他的手是握着方向盘的吗？”

“对，我在报告就已经写了。”

“伊万诺夫说当驾驶员的情况异常时，他试图把汽车从危险中挽救过来，是吗？”

“伊万诺夫是这样明确地对我说的，说驾驶员马上就要死了。”基里洛夫回答说，“这使我感到很吃惊。他不是说情况异常，而是说快死了。医学鉴定果然证实驾驶员在车祸后很快就死了，但并不是因受伤而死的。”

“就是说，驾驶员死于车祸之后。”费拉托夫特别强调“之后”这两个字。“车祸前他还活着。那么，有什么必要干扰他呢？情况可不可能是这样的呢，即伊万诺夫是妨碍了司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从而才使汽车失去控制的呢？”

基里洛夫耸了耸肩，回答说，他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作这样的设想。

“那么，那个过路人说他看见了伊万诺夫在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了叫喊声，又该作如何解释呢？我传讯了那个过路人，这是他的证词。他对您也是这样讲的。”

“伊万诺夫并不否认他夺去了司机的方向盘。见证人讲的是可信的。”基里洛夫回答说。“至于伊万诺夫为什么这样作，我同他谈话时不可能彻底弄清楚，因为他当时还很虚弱。”

“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今天把他请来了。”费拉托夫说，然后又问：“公共汽车是离出事地点多少米刹车的？”

“根据行动组绘制的示意图，”基里洛夫指了指侦查员办公桌上的文件，“公共汽车距出事地点62米。”

“这距离还很大嘛，按公共汽车和自卸汽车当时的速度，它们完全可以刹住，不会撞车。”

“对。”

“那伊万诺夫向您断言，说他夺方向盘是为了避免同公共汽车相撞，不是就没有根据了吗？”费拉托夫问。

“他们可能晚几秒钟相撞。”

“可实际上并没有相撞。我们现在很难说，如果两辆车继续开下去，究竟会不会相撞。可轧了女公民阿福尼娜是事实，而且轧死了。”

“对，是这样的。”

“我还要对您提一个问题，基里洛夫同志。您作为一个交通事故鉴定家同时又是见证人，您看女公民阿福尼娜被轧是不是伊万诺夫转动了方向盘的结果？再准确一点：如果伊万诺夫不夺方向盘的话，阿福尼娜就不会被轧死，您说是吗？”

基里洛夫觉得很难回答。这实质上就是问他，阿福尼娜的死伊万诺夫要不要负责。

“我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终于说。“这谁也不知道！可汽车是由于驾驶员死亡才失去了控制，这点是确实的。其根据是医学鉴定的结论。”

“司机是后来死的，”费拉托夫提醒道，“后来！转弯的时候司机还活着！”

“我问医生这个问题，”基里洛夫表示不同意，“案件档案里写得有。”他又指了指那些文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的态度不像一个公正的见证人，倒像是伊万诺夫的辩护人。“医生说，出现脑溢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死亡之前，一般都先失去知觉。汽车失控的原因就在于此，说伊万诺夫的行为合理——即使他只是为了救自己，其根本也在于此。

不错，他没有弄好，但这与其说是他的罪过，不如说是他的不幸。”

费拉托夫也感到了中尉所持的这种辩护者的立场，他不满地摇摇头，但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往门户边走去，并改用‘你’来称呼基里洛夫，好像正式谈话已到结束。

“就这样吧。我再同伊万诺夫谈谈。你坐在这儿听听，也许会听到什么新东西。”

伊万诺夫进来了，他用镇静的目光看了看屋里的两个人，向费拉托夫问了好，然后不等主人让坐便坐到了离办公桌稍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费拉托夫为这种他看来是不礼貌的行为皱了皱眉，但没有说什么，心想主人一般总是要先让坐的，他平时接待来访者也是这样。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大学物理系学生，生于……”费拉托夫进行初次传讯的例行公事。

基里洛夫瞧着伊万诺夫那张显然已变得红润起来的脸，怎么也看不出它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可能是他具有某种内在的力量？”基里洛夫想。“对了，他是大学物理系学生。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总是在沉思。”

“维克多·瓦里耶维奇，”基里洛夫听到费拉托夫开始提问了，“请把出事前的情况讲一讲。”

“好的。不过您先接电话吧。”

基里洛夫敢发誓，伊万诺夫确实是先说这句话，然后电话铃才响的。费拉托夫听见这句话时也有点莫名其妙，他正准备就此责备伊万诺夫时，桌上的电话果然丁零零响了。费拉托夫更加吃惊了，他拿起听筒，打电话的是一个很熟的人，谈的是非常一般的公务。毫无疑问，这个人不可能把这次电话事先告

诉伊万诺夫。因为，费拉托夫放下听筒以后，很注意地盯了伊万诺夫一眼。可是，正当他想问问伊万诺夫是从哪儿知道刚才会有人打电话来时，伊万诺夫却先作了回答。

“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谈。您不是要我讲讲车祸发生前的情况吗？我已经跟中尉讲过了。”伊万诺夫指了指基里洛夫。“不过我是可以再讲一讲。我能感觉到司机快死了。如果我不抓过方向盘，汽车就会加快速度，我们也会同公共汽车撞上。我甚至能预料，如果撞上，公共汽车上哪些地方的乘客会被撞死。而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倒不会受很重的伤，因为我还来得及跳车。那样的话，我怎么也不会住医院了。”

中尉和侦查员都吃惊地望着伊万诺夫。他的语调充满自信，于是基里洛夫不由得又像刚才那样琢磨起来：他的样子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费拉托夫脸上吃惊的表情则很快就消失了，又变成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因为他似乎想起来了，他在这间办公室里曾多次听到过这些不足信的话，而他作为一个侦查员，其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因此，他以那已经成了职业习惯的倔犟劲儿，重新又把审问的主动夺回到自己手里。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请把您那长长的、我还没全弄懂的解释分开来谈。首先请回答我，您根据什么断定司机快死了？”

“那我又根据什么告诉您刚才那次电话呢？”伊万诺夫以问代答。

“我不知道。”费拉托夫仍然很镇静。“可是某种偶然性，对吗？那这样吧，您就把这两件事给我解释一下。”

“很难解释。就算我不过是能感觉到任何运动的逻辑而已。”

伊万诺夫不作声了；费拉托夫现在则已不急于提下一个问题，虽然他并不打算改变预定的谈话步骤。

“好吧，既然您很难解释，那我们就认为您无法解释。”好像是为了阻止伊万诺夫正要表示的抗议，侦查员立刻又接着讲：“请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您断言，说如果您不抓过方向盘，不改变他的方向，自卸汽车就会加快速度并撞到公共汽车上？”

伊万诺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因为发动机的声音已经变大了。汽车已经开始加速。并且，它可能撞上公共汽车这一点，我还感觉到了。”

“您回答的前一部分是可以解释通的，”费拉托夫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司机失去知觉以后，绷紧的或者是松弛下来的脚的重量就会落到油门踏板上，也就会增加发动机的转速。这一点我能接受。可您回答的后一部分……说您能说出在您所预料的撞车事件中，公共汽车上的哪些乘客会被撞死……对不起，这简直是玄学了！”

“电话，”伊万诺夫突然说，“马上就响……”

电话铃果然又响了。费拉托夫拿起听筒，显然很不高兴地答着话，同时又不得不掩盖自己吃惊的心情。谁知电话是妻子打来的，问他什么时候回家，费拉托夫只好把语气缓和下来。接完电话后，他不再怀疑伊万诺夫猜中电话是什么预谋了。他放下听筒，对伊万诺夫说：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确实对电话铃有预感。这点我承认。”

“不只是对电话铃。”

“怎么，您是要我们相信您预感到有自卸汽车会同公共汽车相撞吗？可是根据交通事故鉴定专家的看法，撞车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能预感到任何开始的运动会得到什么结果。电话铃声

是电流以及磁场运动的结果。这一运动是在电铃锤撞击铃盖以前开始的。我能感觉到这一运动。同样，我也能感觉到大脑中的生物电流。所以当时我准确地知道司机快死了。”

费拉托夫不相信地摇摇头；基里洛夫却前倾着身子，聚精会神地瞧着伊万诺夫。

“那也没什么，”费拉托夫一边说一边翻着面前的档案夹，“我们从您学校里得到了您的鉴定，上面说您‘善于思考，具有准确的物理上的直觉，能迅速掌握学习材料，有卓越的数学才能……’等等，等等。总之，是把您作为一个好的物理系学生来夸奖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您对于物理现象的磁场和电波也具有这种直觉，是吧？”

基里洛夫看见伊万诺夫淡淡一笑。

“可是我们，”费拉托夫继续说，“我们研究的不是看不见的电波，而是明显可见的事物：自卸汽车没有同公共汽车相撞，也不可能同它相撞。您说可能相撞，却拿不出证据。”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伊万诺夫说，“我可以用简单而又看得见的方式证明自己有预知运动结果的能力。”

费拉托夫耸耸肩，似乎是允许伊万诺夫试一试。伊万诺夫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5戈比的硬币递给费拉托夫。

“把硬币抛出去。只要您事先告诉我您是怎样拿着它的，是鹰朝上还是字朝上，我就可以准确地预先告诉您它落下来的情况。”

费拉托夫暗暗责备自己竟同意和这样一个人玩“鹰与字”的游戏，这个人眼看就快成为审讯对象了。尽管如此，他却无法抑止自己的好奇心，很想看看这个简单的试验的结果究竟如何。他见基里洛夫的兴趣也不亚于他，于是便接过硬币，并在抛出去以前对伊万诺夫说：

“据我所知，如果抛很多次，硬币落地后是鹰朝上还是字朝上，其或然率是完全相同的，都是百分之五十。您猜中的或然率，大概也不会比这大。”

“我能百分之百地预先说中。手里的硬币哪面朝上？”

“鹰朝上。”

“抛吧！”

硬币被抛向空中，翻滚着往上飞去，在硬币落地之前，伊万诺夫便说：“鹰。”说罢若无其事地扭过头去，那样子，好像毫不怀疑自己判断的正确性。

“不错，是鹰。”费拉托夫说，并让基里洛夫也看了看。

费拉托夫连续抛了好几次。然后，基里洛夫也抛了几次；费拉托夫接着又抛。每次伊万诺夫的回答都是正确的，一次也没有错。可突然基里洛夫惊叫了一声，原来这次硬币落地时是字朝上，而伊万诺夫却说是鹰。

“这次可错了！”基里洛夫大叫道。“没猜中。”

“不可能的事，”伊万诺夫看了看费拉托夫，镇静地说，“这不过是因为侦查员同志骗了我，没有如实地告诉我硬币出手前是哪一面朝上。”

根据费拉托夫的微笑和尴尬的表情，基里洛夫明白事情的确如此。

“真棒！”基里洛夫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这是怎么回事，或然率的理论不灵了？”

“当然不是，”伊万诺夫回答说，“或然率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不过是能计算而已，我事先知道硬币抛出前哪面朝上，根据硬币出手时翻滚的频率我计算出了它在轨道上翻滚的次数，然后把空气阻力对翻滚频率的影响考虑进去，于是便算出了结果。”

“算得那么快？”基里洛夫不大相信地问。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快的运动……所以，只要我看到了一个运动的开始，我就能预知它的结果，这里也没什么可奇怪的。预知自卸汽车会同公共汽车相撞也是如此。”

基里洛夫吃惊的感觉总也消失不了，但费拉托夫的情绪却有了变化。

“伊万诺夫公民，您准备用这个办法去说服法庭，说让汽车拐弯轧死女公民阿福尼娜是无罪的吗？”

现在是伊万诺夫感到吃惊了。

“这么说我得受审？”他问。“您认为我还是有罪？”

“关于您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得由法庭决定，”费拉托夫回答道，“我只请您读读我们的谈话记录并签个字。这里还有一张纸，请您作一个不离境的保证。”侦查员把从卷宗里取出的这些纸朝伊万诺夫面前推了推。

“可这是为什么？”伊万诺夫叫道，站在原地不动。“我选择的方式把牺牲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啊！难道我还需要提出什么论据吗？”

“您的行为的结果是一个人的死亡。”侦查员果断地回答道。“我担心您那惊人的才能说服不了法庭，法庭不会承认您的行为正确。看来，检察员会控告您过失犯罪并导致了严重后果，也就是导致了一个人的死亡。请签字吧！”费拉托夫固执地又说了一遍。

伊万诺夫既不再表示吃惊，也不再表示抗议，他走到侦查员的办公桌前签了字，问道：

“我这个罪要判多少年？”

“您去问律师吧！”费拉托夫冷冰冰地说。

“两年到五年。”基里洛夫心想，但没有说出来。他同情

地看了伊万诺夫一眼，心里暗自决定，当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作证时，一定要尽量对伊万诺夫的行为作出好的评价。

“不过我不一定去求他们，即使为了免受这样重的惩罚，我也不一定会去，”基里洛夫听到了伊万诺夫对他的想法的回答。他惊得目瞪口呆地望着伊万诺夫。这时侦查员猛地站了起来，急急地问道：

“什么，什么？”

伊万诺夫说（这时已是回答费拉托夫了）：

“我说我不一定会听从您的建议去问律师。再见！”

宇宙智能生物研究站调度长收到一份从 A 星球发来的报告，其译文如下：

“当地一条交通线上出现了危险情况，”侦察员报告说，“不得不进行干预。但当地文明社会的代表认为这违犯了他们的现行法律。为了免受惩罚，并为了能继续研究该星球其他地方的文明社会，请允许使用催眠术……”

简短的回电如下：

“禁止使用催眠术。不许暴露自己的预感能力……”

法院于三个星期后开庭，基里洛夫作为见证人出席。可伊万诺夫的表现使中尉迷惑不解。当辩护人请伊万诺夫哪怕像在预审时那样证实一下自己的“预感”能力时，伊万诺夫回答说：

“再重复一遍我未必还能不出错。恐怕上次只是偶然的巧合。”

只有一次，基里洛夫似乎理解了伊万诺夫对他投来的目光。那目光仿佛在说：“你明白，我也明白，可我们不能对任何人讲。”

法庭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伊万诺夫作了最轻的惩罚。此后很久，基里洛夫一直对这件事迷惑不解。但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奇怪的人。

冬 人

杰克·凯斯初见冬人时瞅着有些吃惊，甚至感到不安。当时他还认不出那是冬人，他甚至不知道冬人的存在。那会儿他是在城里的那一隅寻访他的妻子。几年之前他们恩断义绝，主要原因是他干空间飞行，长期离家，她和他过往最密的友人之一同居了。一气之下他几乎是立即返回宇航局，志愿加入一次长时间的外层空间飞行。

现在，在两年多以后一次休假时，他想再见到她。他知道，这是性格软弱的一种表现；两年的离别理应消除他对她的怀抱的任何余情。但是，他还是希望找到她。他自省过自己的动机，确信他这样做并不是要好梦重圆、旧情重温，而是要驱除一个魂牵梦萦的幻影。

东寻西访使他离开闹市到了好些地方，但一处比一处渺茫，最后线索中断了。

正是在这样的一次寻访中他见到了冬人，开始懵懵的，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人站在路边，样子很迟钝。一群十来岁的孩子正在面前嘲弄他。偶而，一个孩子会上去推他，或者扯他的衣服。

凯斯发现，冬人并非完全不能动；他对欺侮他的人也有反应，徒劳地想把他们赶开，不过动作慢得出奇。当一个孩子戳他的脸时，他费了两三秒才举起手臂去挡；当他抬手时，肋骨上又挨了几下。他的脸上渐渐起了一种痛苦的表情，缓慢得几乎使人觉察不到。他开始蹲下来。孩子们得寸进尺，一团围了

上去。一个孩子动手揍他的脸。

凯斯看不下去了，喝令孩子们住手。他们不听，他就上去连推带打了。他是个大块头，有的是劲。孩子们一看不妙，一溜烟逃散了。

凯斯转身更仔细地瞧了瞧被打的人。他还蹲在地上。他的嘴张开了，发出了一声长而又低的声音。这声音没有意义，不象人在讲话。

凯斯转向一位过路的：“他好像生病了。你知不知道哪儿可以找到一位医生？”

“他是个冬人。他们有自己的医生。”

“什么冬人？”

“冬人。托匹，行尸走肉。”过路的说。看到对方莫名其妙，他接着说道：“如果你连冬人都不知道，那一定是离家很久了。不管怎么说吧，他没事，别理他！”说罢扬长而去。

凯斯又朝那人望了一眼。这时他已转身沿路而去，动作很慢，很笨拙，一步大约要费十秒钟；两只脚一下下滑蹭，并没有从路上抬起来。

那天晚上他在一个朋友家里问道：“今天我看到一个人，行为非常古怪。有人对我说他是冬人，还说了其他一些词，我也记不清了。我想，城里不知道冬人的大概只有我了。哪一位能够讲讲，免得我再一次出乖露丑？”

“你真的不知道吗？冬人就是冬眠的人嘛！当初提出这个主意时，国会内曾有过激烈的争吵。真怪，你怎么没在报纸上看到。”

“当一个人离家那么远时，读报就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不知道，还是请你讲讲吧。”

“那好，”友人说，“像大多数科研活动那样，开始的目

的和最终的结果很不一样。起初空间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实验室，即研究动物冬眠的机制。你知道，有些在进化系谱上相当高级的动物冬天进入休眠状态。这时，它们整个新陈代谢慢下来，它们的能量输出减少，因而对食物的需要减少，单靠自身的脂肪就能维持生命六个月之久。事实上这是一种生命活动的休止。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能发现在冬眠在动物体内是如何实现的，也许也能诱使人体进入冬眠状态。假如能在一艘长途飞行的宇宙飞船内这样做，飞行人员就不会感到那单调烦闷，到达目的地时他们会感到身体已得到了良好的休息；更重要的是，宇宙飞船也不必携带那么多的食品——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了，好像是有这么一项研究。不是还有过靠冷冻来实现的议论吗？”

“是的，一度设想过这种可能性，但是它会组织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最有希望的途径还是研究动物是如何实现冬眠的这一点。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机理搞清楚了，必要的激素也能合成了。”

“这倒不错，”凯斯说，“不过我仍然看不出它同我今天见到的那个可怜的人有什么关系。”

“别性急，”主人答道，“我正要说到这一点。该激素——附带说一下，人们称它托匹克斯——用在较低等的哺乳动物身上，如大老鼠、小耗子，甚至猴子身上效果很好。但是用在人体上却不能够使人入眠。”

“你是说不管用？”

“不，不，管用的。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你今天所看到的。它使新陈代谢减缓到正常人的十分之一以下，但是却不能使用药者入眠。用药的人只有当托匹克斯的药性自行消失之后才能

回复到正常状态。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制得一种解药。”

“假如能使人感到旅程只有实际的十分之一那么长，那在空间还是有用的。”

“对。问题是它的药性消失得非常慢。用过药的人在突然遇险——比方说碰到陨石撞击时，将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得飞行老长一段旅程才能恢复过来。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这方面的研究也就搁置起来了。”

“那末，它怎么又用到了我今天在街上见到的那个人身上去了呢？”

“我正要往下说。你知道，我们正处在一个犯罪的大浪潮之中。有人说这是因为人口密度增加造成的，还有其他一些无稽之谈。这些我都不相信。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犯人增加很快，监狱的管理费也随之上升，大约一年之前，‘脓疮’穿头了。大部分监狱宣告客满，国民预算近乎十分之一都花在关押这些人身上了。由于废除了死刑，一个人一旦下狱便天不怕地也不怕了。换句话说，从进监的第一天起他们就会想方设法逃跑，不会把看守人放在眼里。这些你大概都知道吧，报纸上经常登的。”

“对。在我上次启程之前，人们曾对犯罪率的上升议论纷纷。”

于是有人便想出了一个高招：假如犯人用托匹克斯治治，他们将变得易于控制，事实果然如此。假如一个人的动作慢得只有正常人的十分之一，除非手里拿着枪，是不可能行凶的。即使有枪，他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瞄准，这就不难解除他的武装，或者先将他击毙。当然，人权主义者又像通常那样大吵大嚷，对强行给人注射一种药是否正常辩论了好长时间。最后，改革运动成功了。不久又认识到，只要每个月把这些人召回去

再打一针，压根儿就不需要设监狱。他们干不了坏事，用不着押起来。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凶犯，”他的友人继续说道，“国家用根皮下注射针不伤皮肉地一扎，他就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了。他一星期吃两三次，有一间宿舍。他要社会付出的代价不过如此。”

凯斯听后一阵茫然。“这种惩罚厉不厉害？它对犯人本身意味着什么？”

“正如你今天所看到的，它有点像把人铐在足枷里示众。他逃脱不了公众的嘲笑，甚至公众的殴打，虽然我们并不赞成这样做。此外，唯一实打实的痛苦就是犯人衰老机制的变化，减缓到大约只有正常状态下的十分之一。从一方面来说，我们实在是为他效劳——保持他的青春。假如他被判了十年，由于托匹克斯的延缓作用，刑满时他才增加一岁。不幸的是，他的爱人和孩子以及所有友人都衰老了十年。噢，说真的，这还只是设想，因为谁也还没经过十年。不过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结果定会如此。”

“所有的犯人现在都这么处置吗？”

“那也不是。仅仅是凶犯。其余的仍然是罚款和服役。”

凯斯归家时心绪如潮涌一般，久久不能平静。

他继续寻访自己的妻子。怎么找到她，他也没个实在的主意。从他费了老大劲才打听到的一星半点情况来看，她的景况很不妙。由于生计日蹙，和那个男人的争吵越来越凶，被迫为租赁一间便宜的住房四处搬迁。最后，所有线索都断了。他怕她出了事，于是又上医院查记录，上警察局查档案，但都毫无结果。

断念之前，他决定另请高明。他雇了一位密探。过了四天，那人前来向他报告。

“我可以带你去见她。”

“她挺好吧？”

“我带你去见她。你可以自己判断。我们过后再谈。”

他们碰见她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凯斯连忙上去与她打招呼，兴奋地叫着她的名字。

“尼可娜！我终于又找到你了。我们可以……”

他停住了。她的动作非常慢。他突然感到肚子上仿佛给人重重踢了一脚。他呆立在那里发楞，一个可怕的念头浮上了脑际。她也成了一个冬人。

她向他说话了。声音很低沉，声带的每一个振动可以分别听到，但是听不出任何意思。他瞅着她，看到两滴泪水在转悠。他受不了了，转身离开了她。

他不声不响地走了一会，接着说，“你是不想告诉我了？”

“你是自己看看。我拿不定是否真是她，因为她已改名换姓，不过其他情节是相符的。”他说，“结果弄成这样，我真感到抱歉。但愿是我弄错了。”

“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

“她杀死了情夫。他要抛弃她。那家伙和谁也长不了。她发现他另有所欢，开始要他住手，后来就求他。他到底把她甩了，害得她人财两空。六个月之后，她登门给了他一枪。法院里审了个一目了然的案子。假如她刚被抛弃时就下手，判决可能非常轻，因为她是在一怒之下起意的。像后来那个样子，那就是经过了六个月的预谋，因而给判了十年。”

“真可怕，她一向无忧无虑的，怎么会这样把自己毁掉？”

“你真的不明白吗？她吸毒上了瘾，都是他教唆的。你想必记得，两年之前有过一阵浪漫的七十年代热。每个都穿着七十年代的衣服纵酒，有的抽烟，更糟糕的是吸毒。有些人是做

得太过分了。他就是其中之一，把她也拖下了水。她离开你的原因在此——没有麻醉品她就活不下去。这毒品好像叫什么海洛因，好长时间都没生产了，太危险。他显然合成出了一些。他关于药力的概念是从坊间的快报上得来的，并未经过什么科学调查。在行的药物学家谁都会对他提出警告。总之，他的愚蠢把他们两人都毁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她？”

“她现在有人照顾，也不吸毒了。当然，托匹克斯是不在其例的。”说着他苦笑了一下。“你一定记得，虽说是判了十年，对她说来却只有一年。她会熬过去。”停了一会，他又说，“好吧，大体上就是这样。我将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建议你读后就把这一切掉。找个地方度个假，回头再看这些事情心情就不一样了。”

凯斯依劝度了假，但回来时心情还是那样。他仍想和她再见面，谈一谈，搞清楚是什么东西驱使她走上了绝路。也许，他也是想为自己开脱，证明他所娶的这位可爱的姑娘最终变成了公园椅子上的一个半死不活的罪犯并不是他的过错。他回来时有了一个再去见她的主意。

使他吃惊的是，获得托匹克斯并不是难事。药的供应是有控制的，但是使用它所打上的烙印是如此鲜明和深刻，严格的防范措施似乎没有必要。凯斯从友人比尔·赛厄斯处得到了药品。此人和他一块在宇航局干过，由于负了伤不宜留在空间，改行到了监狱。比尔的工作之一就是每十个星期给他看管下的犯人注射一次托匹克斯。

当晚，凯斯为他的冒险进行了准备。他把自己的空间制服和设备搁置一边，穿上了破旧的工作服，准备了生活上最必需的干粮、睡袋、零星用品和保护衣。末了，他精心配制了一剂

托匹克斯，大约能维持两个月。

他躺在床上把胳膊露出来，扎上了针，推挤进了药水，静待事态的变化。

他感觉很好，完全正常。他甚至开始想，是否给错了药。这时他突然留意到钟。分针的移动可以感觉出来。他开始计秒，当他数到三十的时候，钟上的针已移动了整五分。他仍然感到十分正常。

他翻转身，把脚放在地板上，站了起来。他觉得这样并无困难。他向房门迈了一步。刚一动脚，啪地一声就摔了一个嘴啃泥。他慢慢坐起来，然后抓住一个大衣柜，撑起了身子。第二次动脚他就小心多了，一步一步朝前滑动，慢慢地把重心移过去。又摔了几跤，吃了点苦头之后。他发现可以在房内走动了。他意识到，他正在维妙维肖地模仿他所看到的第一个冬人的步态。

举步艰难的原因他突然明白了。走路的平衡取决于肌肉控制和重力加速之间本能的良好配合。在托匹克斯的作用下，重力仍如往常，但脚步迈动之慢使正常的行走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他也意识到，跑步是压根儿不可能的。

他把脚并在一起试着往上跳，但是不管如何使劲，两只脚仍牢牢地黏在地上。还是同一个道理：没有办法通过肌肉活动产生足够的动量克服重力。他从桌上取了一本书做试验，向房那边的一张椅子扔去。书落到了脚边，快到他的眼睛来不及跟上。落地时书像金属似地发出砰地一响。

这时他才发觉听到的声音很怪。钟不是滴嗒滴嗒响，而是嗡嗡直鸣。书落地发出金属似的铮铮声。还有一些闻所未闻的声音。他意识到，这一定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频率太低因而人的听觉器官觉察不到的声音。

发现他所进入的世界如此异乎寻常，他开始感到有点惶惶然了。第一条规则看来是：一切东西，包括他自己在内，跌落的速度都比正常的情况下快十倍，因此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大触霉头。

他看了看钟，发现已快凌晨3点了，注射以后已过了快5个钟头。可他觉得还不到半个小时。

凯斯收拾好了自己的物品，慢慢吞吞地走向房门。这慢慢吞吞的步子对于冬人在社会上的卑贱地位来说是极富象征性的。他不费周章地过了前门，朝他最初看见尼可娜的城区启程。那一段路大约有5英里，但是他除了步行别无选择。冬人是不让乘坐公共车辆的，其反应又如此迟钝，不能自己开车。

他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看两边空空如也，便举步上路。刚一动脚，远处就亮起了车灯，一辆小车鸣着高音喇叭风驰电掣般冲来，在他前面拐了一个90度的弯，然后从一旁呼啸而去，声调比刚才稍低了一点。他猜想这车的时速当真不过30英里左右，但是他的脑子却拒不接受他明知道是正确的事实。他停了好长时间，最后才斗胆过了马路。他明白，如果一辆呼啸的怪物又来了，他将无法避让。他唯愿怪物能避开他。

还没有走一英里，天就大亮了。他的烦恼这时真正开始了。憧憧的人影从四面八方向他奔来，手脚的动作是如此之快，形成了模模糊糊的一片。他仿佛置身于一群在夏日的骄阳下狂飞乱舞的巨大蚊蝇中间，嗡嗡声、轰轰声和噼噼喳喳声不绝于耳。

交通车辆川流不息，人行道边好像有一堵金属似的的墙壁在不停地闪动。他感到眼花缭乱、六神无主，被迫退到一所建筑物内，闭上眼什么也不看，脑子这才慢慢清醒过来。

他认识到，天黑之前他是出不了这栋楼了，晚上也许能再

过几条街，向他的目标前进一段。他明白为什么白天里很少见到冬人，也懂得为什么不难控制他们了。

夜幕降临了，他感到只是在天明后大约一个小时。黄昏仅持续了几分钟，接着便进入了一个更加恐怖的世界里：霓虹灯耀目欲眩；车辆像子弹似的一眨眼就抛射到了他的面前，看来正要相撞的时候，又奇迹般地闪开了。不一会，街道清静些了，车辆少了，他又能上路了。

5英里路走了两个晚上。他觉得每个晚上都不到一个小时。白天里，他就近找了张椅子坐下来等。混乱一过，他又可以穿过行人车辆了。

正如所料，他在他们见过面的公园里找到了她。她哭了。他笨拙地想安慰她，两人拥抱了一阵，忘却了四周熙来攘往的正常人。

接着，他发现有些过路的前来围观他们。一看不妙，他们立即摆出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不过不管怎么摆，还是得不到人的尊严。凯斯打量了一下周围的一小群小无赖，不禁想起他所救过的冬人正是处于同一困境。孩子们似乎只以啧啧之声学他们无意义的声音为乐。当一个穿制服的人前来咕呱了几句，他们随即就散了。

这件事使凯斯感到无可名状的不安。他认识到，引人注目就是自找苦吃。

“哪儿有个僻静的地方谈谈？”他说。

“我恐怕没什么好谈的——在你想要谈的方面。有很多事我都不愿再想它。”接着，她的口气温和了一点，“我想，你既然来了，我最好教教你怎么稳稳当当地活下去。你必定知道，这并不容易。你判了几年？”

“我没判刑。我是甘心情愿来看你的。”

尼可娜又哭了。那一向驱使他到她身边的感情又泛滥起来。他情不自禁地又探身去安慰她，她扬手不让他这样做。

“说就说吧，但别挨近我。引人注目太危险。你变成冬人真的只是为了我吗？”

“也不完全是这样。这也是为我自己。我想弄清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涉及我的？”她说。

他点了点头。“我一向自认为是个有理智的人，但我现在明白了，我控制不住自己。”尼可娜一笑。他继续说道：“你走得太突然，我都来不及收场。我来是想一睹你现在的样子，以便驱除我记忆中的那个浪漫的幻影。”

“哟，你真会奉承人。我真的变得那么厉害了吗？”

“不，”他说，“照理是应该改容换貌的，但是你依然如故。”

“你的意思是，”她嘲讽地说，“在一年的吸毒，以及私奔、杀人、受审和在这个疯癫失常的世界里生活了三个星期之后，我应当改换模样了吗？”

他感到无言以对，便接过话头道：“才三个星期吗？我以为都半年了哩！”

“按我的时间是三个星期。我们这儿有自己的钟。我们得以某种方式调节自己的时间。你必定知道，正常的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她伸手去握他的手，“你还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是多么容易受害。你到这里来是非常愚蠢的。我得叫你怎样活下去。”

他从她那儿得知，犯人都安置在专门的宿舍里，每三天吃一顿。只要不出城市范围并按时注射托匹克斯，他们可以自由活动。到时不归则进行搜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很快就得手，

因为他们既突出显眼又行动不便。抓回之后就关一次禁闭。大部分人都按时报到。

几乎所有冬人都在提供的宿舍就寝。那儿既拥挤又嘈杂。由于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别，进进出出的人总是川流不息。不过冬人知道，宿舍是他们唯一不受迫害的地方。大门口有站岗的，正常人除非有特殊通行证，否则不让入内。在其他地方，挨打受骂就是家常便饭了。法律是禁止欺侮冬人的。但贯彻并得不力。凯斯发现，除了指定的宿舍，几乎没有办法得到食品，这是防止犯人逃跑的保证之一。除非由诚心的友人窝藏在安全的地方，在外面很少有生存的可能。即便如此，由于冬人行动不便，要使隐藏的时间长到足以使药性从体内消失也非常困难。

起初他想，这种惩罚之苦主要在生活于一个狭小的天地中，除了读书或简单的社交之外没有任何形式的娱乐。不久他就发现，最令人痛苦的是，犯人知道，在注射停止复变成正常人之前，他们的每一个亲人都会衰老：孩子们会长大成，双亲会死去，妻子会超过生儿育女的年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似乎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内。

但是也有一些补偿。冬人很少有生病的。在新陈代谢减缓的机体上，药物的作用是如此之快，以致疾病在真正上身之前就霍然而愈了。除了隐蔽之处以外，男女妄想在一起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困难。托匹克斯使他们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在这个幽暗不明的世界里不会有子女。

凯斯在冬人中受到欢迎。没人知道他是甘心情愿入伙的。他觉得也没有必要宣扬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乖张反常的人。他和大家一块用膳，并在宿舍里找到一个铺位。

大部份时日他都去寻找尼可娜。他明白，用不着多久药性就会消失，他会回到正常人的世界中去。他希望他们的会见能

产生某种结果，其形式如何他还不十分有数。

有一天他对她说：“这种生活似乎也不太坏，总比过去的监狱强。”

尼可娜的反应很痛苦。“你来的时间还短，不知道会有多糟。首先是单调。一切正常的活动都砍掉了。我们的特殊状态使得体力活动几乎办不到。想读书的人也可以读点书，但是读不了多久就会感到腻烦。此外，除了大部分时间在拥挤的宿舍里睡觉和吃点粗茶淡饭之外就无所事事。还有就是拳打脚踢。你不知道我们多恨正常人。”

“拳打脚踢？”凯斯说。

“你必定看见过了。我们都得经受这一遭。他们知道我们不能回手，但照样成群结伙欺侮我们。”

“那不过是少数人。”凯斯说。

“也许这么干的只是少数人，但是多数人却漠然视之。古时候一个人铐在足枷里，也只是少数人向他扔东西，其余的人在一旁讪笑。我们今天的情景不就是一个样吗！我们真恨正常人。”

“有这么糟吗？”凯斯说。

“还有更恶劣的。你不知道妇女在这种境况下的苦处。当一个污秽的、哇啦哇啦叫的人面畜生喝得太多而浑身上火的时候，你猜他会干什么？”

“不会吧？”凯斯简直不敢相信。

“真的！我说的还不是极个别的情况。”

凯斯听后感到一阵义愤填膺，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悲哀。这是对人类的义愤。他为她，也为人类残酷行为的所有受害者感到悲痛。

她告诉了他下一次注射的日期。那一天，所有的冬人都得

到宿舍报到，再打一次托匹克斯。凯斯设想，犯人的名单上没有他，他不会有什么问题。

到了那一天，街上的冬人都匿迹了。即使是冬人经常出没的地区，一个冬人也没有。凯斯在公园里拣了个清静的所在，想在那儿隐蔽两三个小时——对他说来就是注射的一天了。

他舒展身子躺在阳光下，装做睡觉的样子。突然他感到有人在面前观察他。那人用正常人的高音咕呱了几句，凯斯没法听懂。过了一会，别的人来了，把凯斯抓起来塞进了车里，立即押解到一栋冬人宿舍去打针。一眨眼，冰凉凉的注射器就顶在他的胳膊上了。打完针他被扔进了一间号子。

他掉到陷井里了。当初自投罗网时，他想也没想过还有强迫再注射的可能性。他第一次意识到在这种境况下过一辈子是什么滋味了。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他一直被关到下一次注射为止。其后被释放出来，又可以和旁人接触了。禁闭期间他谋划过逃跑。他可以得救。他有帮忙的朋友，只要写信就成了。他们可以在约定的地点把他接走，照顾他到药力消失，这样恶梦就会告终。他随即想到了尼可娜，便去找她。

“我有个打算，”他说，“想找个朋友来救我们。他需要做的只是在一个晚上和我们相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方，照顾我们至药力消失。我将带你到国外去，你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再说...”

“你能回到飞船上去吗？”

现在是太晚了，不过我可以归队。

“那末去吧，”尼可娜急切地说，“如果你能从这个地狱得救，那就行动吧，但不要尝试带我走。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吗？”

“是的。判刑的时候，我们每个都做手术埋了东西。它是按刑期的长短事先配制好的，发出的信号一英里之外都能探测到。刑满之前，冬人随时都能缉拿归案。”

“我们可以将埋入物摘除。我肯定能找到愿意尽力的人。”

“埋的东西是在脑子内，”尼可娜说，“是顺着—根空心针埋下去的。任何摘除的手术都是致命的。所以，”他继续说道，“你救不了我。不管你使多大劲，我都得在这里度过余下的刑期。别那么垂头丧气的——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将弄点纸来给你写信。”

第二天，她带来了一些信纸和笔，这在他们世界里几乎是无价之宝。他坐下来给比尔·赛厄斯——就是那位供给他托匹克斯的朋友写了一封信。

写信时，他一抬头看见尼可娜在哭。他伸手搂住她，她一边啜泣一边说：“我并没想再见到你，也并没想连累你。这对我们两人都是不公平的。”

“这一次我并未受累，”他想，“我只是为你感到难过，但并未受累。”“我将尽力帮助你。”他大声说。

他没有收到回信，也不作指望了。下一个注射日到了。他和大家一块排上了队。正如所望，注射人是他的朋友。他曾默祷比尔接信后要个花招，由他给凯斯进行下一次注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让他滑过去。正常人的动作太快，看不清楚，但是当比尔歇着的时候，凯斯觉得他的目光认出他来了，虽然并未作任何公开表示。他拿着注射器挨个注射。凯斯随时期待着被拉出队伍，偷偷给送到朋友家里去把身子养好。比尔挨得更近了。随之到了前面的一个犯人。最后，凯斯感到冰凉的注射器又一次顶住了他的胳膊。他想把它甩脱，但是注射器一动不动，在他的手臂开始动弹之前药水便打了进去。

其后几天他感到心灰意冷。他的逃跑计划失败了。他说不上比尔是否认出了他。假如认出了的话，为什么拒绝他的求救呼吁呢？为什么偏要让凯斯自作自受呢？正常人帮个忙是否风险太大？

他怀着满腔的痛苦去见尼可娜，告诉她计划失败了。她听完了她的话不吭一声，仿佛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她说：“我也许能帮助你。我没有把握——也许有个法子。”

“什么法子？什么时候？”他急着问。

“别催我。我得想想。”

过了几天，她对他说：“我要让你知道一桩秘密，旁的人没一个知道的。这是唯一真正属于我的东西。如果我说了，你得保证不对任何人讲。”

“那当然。”

“那地方很隐蔽，我也不是经常去的，只有当我感到情绪特别低落时才去那儿。”

“一个藏身之所？”

尼可娜点了点头。他感到大喜过望。

她带他到了旧城的一幢房了，那儿好些年都没人住了。窗子都碎了，屋顶也东塌西歪的。截水沟和砖墙上都长满了杂草，排水管开裂渗水之处生着一片片青苔。走近房子时，她说：“天黑以后我带你进去。”

她对他讲，这房子原是一个女犯人的。服刑期间人死了。尼可娜托她在外面的朋友帮她买了下来。凯斯一望，觉得这买卖不咋的，可是晚上回来时他就改变想法了。房子入口处并不隐蔽，他们费了好大劲才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近跟前。

她小声对他说：“决不能让其他冬人知道这房子是我的。如果你要来，只能在黑夜，决不能让人看见你。”

进屋关了前门，她感到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领他下了一层楼梯到了地下室。他照她的吩咐帮她把一个旧衣柜挪开，墙上便露出了一扇金属门。她用钥匙打开，两人进去之后她又随即把门锁上。里面是一间小房，两面墙陈列着书籍，摆有几张安乐椅，角落里有一张床。靠里的一面墙还有一扇门，她领他进去，看了看厨房和浴室。

“这原是一个旧地下套间，”尼可娜解释说，“是我想图点清静时来的地方。”

“你为什么不藏在这里，等托匹克斯药力消失，然后混在人群里逃掉？”他说。

“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找到我。我已对你讲过了——他们有办法追拿我们，万无一失。再说，当局一定知道这个地方。好在只要到时候去注射，我也并没有什么违法的事。这个藏身处是对正常人讲的，不是对当局而言的。”

在这秘密的地下间，她对他讲，她自己是乐天安命了，不过她仍然可以逃走，他可以留在她的房间内，等待药力消失。他脑子里没有埋东西。假如注射的那天不去，不会有人提醒侦察去搜捕。他可以安安稳稳地留在那里。吃的喝的有的是，不会有什么风险。

在绝处逢生的喜悦中，他把她搂在怀里，吻了她。她的身子在索索颤抖，他看到她的泪水又在转悠了。这时他才感到，她设法让他回到对她自己来说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世界，该是忍受了多大的精神痛苦啊。他亲她、吻她、抚摸她，感情越来越激动。在这不为人知的小房内，他们又成了恩爱的夫妻。临末，她说：“这也无妨，你得走。”

下一个注射日他留在那里，细听是否有脚步声，终于没人前来。尼可娜归来时他觉得离开他远了，仿佛他们之间新的纽

结又已断裂。他在她身边感到拘束，很像他过去在一位看似无恙，实际上已得了不治之症的友人面前有过的那种感受。

在真实的时间过了一个月，但是对他们说来仅仅数天之后，他注意到了他回到正常状态的最初一些确实的迹象。他们躺在一块，她悲伤地谈说着刑满后再见他的可能性。那时她仍然很年轻，而他必定老得多了。突然他感到她的声音似乎低了，几乎低了八度。他明白，他们在一块厮守的时间即将告终。

不久，日子显得长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再也不能同尼可娜谈话了。她又一次变成了她当初碰到的那个步履蹒跚的可怜虫。他知道，对她来说，他已经是“正常人”，也就是她如此痛恨的“咕咕呱呱、倏来忽去的畜生”之一了。

有一天他走出了地下室，能够听见鸟儿歌唱了。他明白，他又生活在正常的时间中了。他趁她熟睡时离开了她，他很难相信，床上这个笨手笨脚的就是在过去几周内和他同居一室的那个机敏热情的女人。

其后的几个星期，他投身到了城里的社交生活和娱乐之中。他去戏院、音乐厅、足球场、夜总会，甚至去参加正经的讲演会和政治集会。他外出郊游、纵酒，和友人争吵，有时甚至动武。

这一切他都觉得索然寡味。他诅咒他的妻子搅乱了他的幸福，败坏了他的兴致。每当他一转新欢之念，她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又无可奈何地回到地下室的小房间内。他是晚上偷偷去的，房里空荡无人。有一个星期之外，他每晚必至，直到开始怀疑她是否生病了，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被关了起来。第七天晚上，发现她睡在那里。他把她唤醒，缓慢地打着手势叫她不要吭声，然后抱她上了楼梯出了门，进了停在外面的小车。他把

她轻轻放在座位上，用毯子裹住她的身体，趁着茫茫黑夜飞驰而去。

她醒来时发现自己是在一间四方形的小房中，房内铺着地毯，陈设精雅，但是没有窗子；旁边毗邻着一间小浴室。她找到了一张纸，在上面写道：“他们会搜寻和追拿我。记住埋的东西！”

他进房后在她身后坐下，读了纸条，随即扔到了一边。她执拗地把条子推送到他面前，于是他在她的字迹下写道：“他们不会在此找到你，但不要离开房间。我出去后记住锁门。”

她还想分辩，但是知道他听不懂她的话。

当他判断下一次注射托匹克斯的时间又到了的时候，她想像宿舍里排的一长串中没有她的情景，以及当人家发现她不在时掀起的轩然大波。一连好些天她都提心吊胆，生怕有人突然敲门，因为那可能就意味着把她押回去。她担心的倒不是她自己，而是他，因为他们很少加害于她了。窝藏冬人却是要治罪的。犯人将按她所窝藏的冬人剩余的刑期判决。这确是很厉害的惩罚。但是并无人至。有一天，她醒来时发现，周围的一切活动明显地减慢了。又过了几天，她发觉能听房内收音机中的音乐了。想到又能同凯斯谈话了，她喜不自胜。她发现好像能正常走动，甚至能跑几步了。她像个孩子似的在房内跳起舞来。

当他进屋时，她跑上去，把她的脸埋在他的肩头。他感觉到了她的湿润的泪水。接着她说道：“我们决不能这样出去。他们有专门训练的侦探，无论我们到哪儿，他们都会抓到我的。”

他莞尔一笑。“我喜欢你的声音这样深沉。我得让你维持在托匹克斯的轻微作用之下，成为一个半冬人。”

“说正经的，”她急了，“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藏过他们。当他们抓到我时，你也会受到惩罚。”

“也许你说得对，”他说，“在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容你藏身。”看到她满面凄惶，他顿时感到内疚，便接着说：“我觉得你现在已十分正常，可以离开这间房子。不会有人感到你尚未完全复原。跟我来吧，我让你开个眼界，叫你放心。”

他领她走出房间，来到一条长廊，其尽头一道双扇门。当他们走近时，他大模大样地把门打开了。

他们进了一间大厅，里面摆了好些小桌椅。有几个人正围坐打牌，没有人注意他们进来。靠墙有一排舷窗，灿烂的星光在窗外闪烁。

“一艘宇宙班轮？”她说。

“是的。看到那边那颗明亮的蓝星附近的小黄星了吗？”

她点了点头。他继续说：“那就是太阳。我们正飞向第二新世界。和一个移民者一块生活，能行吗？”

他这样说的时侯，她明白自己的回答是什么。她自忖：“不知未来能干点什么，但是从今以后我就决不离开他了。”

戈勃林禁区

威斯康星大学超自然现象系的马克斯威尔教授天外归来受到传讯，因为在他回来之前已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从浣熊皮星系返回地球，并在不久前因交通事故身亡。教授告诉检查官，他原定是去浣熊皮星系调查有关龙的传说的，可是他还没有到达那里，便莫名其妙地被劫持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水晶行星。然而无论怎样解释，都无法使检查官相信他是真正的马克斯威尔。

当马克斯威尔走出检查官的办公室时，他发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无论如何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在命令自己。可是现在他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办，这是从水晶行星带回的特殊使命，现在第一重要的是设法去见阿诺德校长。

在候机厅里，两个轮盘人躺在沙发上，用爬行类讲话最典型的咝咝声在交谈。马克斯威尔看着他们不觉心里一阵恶心。教授第一次见到轮盘人是在时间学院举办的讲习班上。几个来自遥远星球的轮盘人出现在会议室里时，全体为之哗然。那是一个挂在两个轮盘间的松软的布丁蛋糕状的躯体。布丁状躯体下端挂在轮轴下面，里面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弯曲蠕动，看上去好像是一只装满蠕虫的大桶。马克斯威尔见过许多可怕的外星生物，但没有一个像这个由轮盘运载的昆虫那样使他如此恐惧。他困惑不解地问自己，虽然人和宇宙的其他居民能非常融洽地和睦相处，可为什么他一想到轮盘人就会引起无法遏制的厌恶呢？突然，有个陌生人在向他打招呼。那人自我介绍是蒙蒂·

邱吉尔，说是在一年前的一次盛大晚会上见到过教授。马克斯威尔想了一下，似乎记起有这么个人，好像是干居间调停之类的活儿的。这是个只要当事人报酬给得多便愿为之效劳的角色，邱吉尔听说教授要去大学城，立刻自告奋勇地提出教授可以坐他的自动飞机。马克斯威尔虽然不喜欢邱吉尔，但他想快点回去弄清情况，坐邱吉尔的私人飞机是最合适不过的。

马克斯威尔坐上了邱吉尔的自动飞机，想到面临的行程，不觉心里一阵激动，因为沿途将飞越戈勃林禁区。那是各种妖魔鬼怪的居住地兼保护区。里面不仅有古代传说中的戈勃林、菲亚、特罗利、班什，还有那些古代就被称为侏儒的小人。他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教授的朋友。那些古代民间传说中的生物，人类已在地球和其他几个地外文明星球上发现了他们的化身，唯独龙到现在仍然仅仅是传说，教授坚信龙一定存在过，不过，他还没有找到事实根据。

飞机进入戈勃林禁区的上空。突然，飞机失去了控制，坠向密林深处的一块绿色草地。教授认出这是菲亚们跳舞的地方。当年修建禁区时，全景规划中对这块草地曾有专门规定。一个矮胖的戈勃林纵马飞奔而来，他大骂特罗利，说他们用咒语使飞机坠到了地上，弄坏了草坪。教授忽然高兴地大叫起来，原来那个戈勃林是他的老朋友奥屠尔。奥屠尔眯起近视的红眼睛，吃惊地盯着教授。“真的是您吗？”他有点不放心地问。三星期前，他曾听说教授去世了，戈勃林们还送了个槲寄生叶和枸骨叶冬青的大花圈。“这真的是我，您听说的不过是传闻。”马克斯威尔习惯地改用丘岗居民的方言说道。奥屠尔高兴地欢叫起来。他热情地邀请教授去古堡喝酒。当他们登上城堡废墟时，奥屠尔忍不住向教授抱怨人类为他们建造的城堡又冷又潮，他说两千年前他们住在简陋的城堡里，是因为那时贫穷的欧洲

不能提供更好的住处，并非他们不想安逸和舒适，现在科技如此先进，实在应把他们的住处造得好些才是。

晚上6点多钟，马克斯威尔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迎接他的是一只凶猛的剑齿虎和一位陌生姑娘。原来房主已将房屋另行出租了。那姑娘叫凯罗尔，在时间学院历史系工作。她很镇静地听着教授的解释，并没有因教授的死而复生而惊叫着跑出去。马克斯威尔对此很感动，邀请她和剑齿虎去饭馆共进晚餐。

在饭馆里，他们遇见了教授的学生奥普，一个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人。也许是由于有位漂亮的姑娘在场，奥普喋喋不休地谈起他们参加教授葬礼的情景，谈起原始时代他差点被同族丢进大锅煮熟的经历。凯罗尔听得津津有味，她的剑齿虎则蜷缩在一旁，不友善地盯着奥普。奥普看出来这家伙不喜欢他，他想，也许它知道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尼安德人杀了许多它的前辈。但凯罗尔说它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剑齿虎只不过是生物机制学院制造出来的活机体。

他们在一起谈起了时间学院的生物研究。凯罗尔无意中谈到时间学院经费十分拮据，正打算出售阿尔杰法克特以解决财政问题，教授和他的朋友听到这消息不觉呆住了。这块神秘的石头是个极大的谜，是世界上唯一使大家束手无策的东西，到目前为止谁都无法确定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大约10年前，时间学院考察队出发去侏罗纪，他们在山顶上发现了阿尔杰法克特，并以难以置信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把它送到现代。他们动用了从未使用过的能量来运送这奇重的玩意儿——要完成这任务必须把轻便的核振荡器拆散送到过去，到那里安装，然后再把它运还现代。这块东西使所有的研究者都束手无策。最初断定它是石头，后来又认为是金属，结果两者都不是。它长6英尺，高4英尺，是一块结结实实的黑色凝

结块。任何切削工具都无法在它上面留下一丝痕迹。

马克斯威尔对阿尔杰法克特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觉得那玩意儿似乎是远古时代丘岗居民崇拜的偶像。丘岗侏儒们对此已经记不得什么了，因为它太久远了，几乎是两百万年以前的事。没想到这宝贵的珍品就要被出售了。凯罗尔告诉教授，阿尔杰法克特的买主开价很高，否则时间学院是不会动心的，中间人是个叫邱吉尔的家伙。教授猛然想起和邱吉尔的偶然相遇，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他在心里感谢凯罗尔，这姑娘真聪明，她在闲谈中十分巧妙地透露了关于阿尔杰法克特的事，她是想弄得满城风雨，把出售的事搞垮。

马克斯威尔暂时住进了奥普的茅屋。现在他急于要跟一个他信得过的人谈谈他在水晶行星所经历的一切，因为他感到自己一个人完成不了那个重大的使命。他选择了奥普。教授告诉奥普，他刚刚去过的那个水晶行星上生活着一种若隐若现的形体，如同幽灵一般。他用他们的翻译机同他们交谈，并翻看了他们的书籍。那些书籍是一些拼起来的金属片，内容全部记录在原子上，那些知识人类就是再过 1 0 0 万年也掌握不了。水晶行星是一个极其古老而又即将殒灭的星球。在新宇宙形成之前，它的文明已存在了几百万万年。为了不使那些宝贵的知识失传，水晶行星上的生物决定在星球殒灭之前把它们出售给能掌握并运用这些知识的人。他们选择马克斯威尔做中间人，和地球上的人做这笔交易，至于售价，要等他找好买主后才能告知。马克斯威尔怎么也想象不出水晶行星的生物究竟需要什么？

清晨，马克斯威尔还没有走出门，校长的秘书便赶来了。马克斯威尔的复活已成为头号新闻，校长已决定把他派到距地球 1 亿 5 0 0 0 万万光年的“哥特四号”行星上的实验分院去。教授提出他有要事必须和校长直接面谈。但校长秘书对他说，

校长是绝不会接见像他这样的新闻人物的。

要见校长的机会几乎不存在了。身边发生的一切使马克斯威尔本能地感到肯定已经有人及时到校长室去过了，有人想支开他，嫌他碍事……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另有人知道水晶行星知识的宝库，并且企图占有它。联想到时间学院突然出售珍贵的阿尔杰法克特，教授甚至推测那个宝物可能就是水晶星人需要的东西。可是他现在能做些什么呢？他失去了工作，财产被查封，在法律上他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一想到水晶行星上的知识宝库，他又跃跃欲试，他必须完成肩负的使命，使地球得到水晶行星的图书馆，尽管对方没有给他规定任何期限，但他知道，如果他失败了，行星居民无疑会把自己的商品提交给银河系中的另一部分生物。

这时，一个自称克拉勃的外星生物找到马克斯威尔，说他的老朋友南希小姐请他参加招待会。马克斯威尔打开皮箱找衣服时，意外地发现了他在水晶行星上用过的自动翻译机。他一时无从判断这东西是他偶然塞进箱子的，还是水晶行星上的生物有意放进去的。不管怎样，它可以作为他去过水晶行星的一个物证，克拉勃又来了，他带来一套西装，说是南希送的，还说南希派来的汽车就等在门口。

轿车把马克斯威尔送到南希住宅的后门，教授心里纳闷，他从来没有走过后门。他走进前厅，里面漆黑一片。忽然黑暗中一个空虚而生硬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左边的一道小门打开了，一个形貌骇人的轮盘人坐在那里。轮盘人直接了当地谈起了那桩交易。马克斯威尔惊讶得不知所措。轮盘人不仅知道水晶行星的知识宝库，知道他是真正的中间人，而且还知道出售的代价。轮盘人要求马克斯威尔帮助他们得到水晶行星上的宝藏，他答应给教授一大笔报酬，并聘请他担任那个未来图书馆

的馆长。马克斯威尔一口回绝了。他告诉轮盘人，在还不了解他们，还没弄清他们要得到这些知识宝藏的目的之前，他不会答应他们的任何要求。马克斯威尔甩开轮盘人，来到大厅。这时他才知道，南希根本没有邀请他参加招待会，更没有给他送衣、派车接他。这些都是轮盘人设下的圈套，以便和他单独谈判。

在南希家的大厅里，一幅 21 世纪象征派画家朗伯特的画使马克斯威尔惊诧万分：画面上是一排灰色的丘岗，远处山坡上一群妖魔鬼怪正往下走；树下，一个戈勃林似的生物在睡觉，背景有个面目狰狞的怪物，平坦的山顶有个小黑点，清晰的显现在灰色天空的衬景上。那个小黑点就是阿尔杰法克特！

马克斯威尔毫不怀疑，画家可以凭借想象的力量进行时间旅行，他甚至设想朗伯特画的很可能是真实的风景和真实的生物，征得南希的同意，他把这幅画拍了下来。

马克斯威尔拿着那幅画的照片来到戈勃林禁区。奥屠尔拿起照片仔细端详，眼神显得很惊慌。他认出了里面的特罗利，并认出里面画的是侏罗纪时代的地球。奥屠尔叫马克斯威尔去找班什，因为它是地球最古老的居民，可能会帮他解开疑团。在一棵带刺的李树上，马克斯威尔看到了即将死去的班什——一团黑糊糊的云状物，和水晶行星上的居民很相像。班什告诉马克斯威尔，他们是地球最早的开拓者，来自古老的行星，并始终同那些古老行星保持联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灵感应。他知道教授去过那个古老的行星，也知道行星出售知识宝库的代价，不过在教授来之前，已有人为此来问过他，他告诉那人，代价就是阿尔杰法克特。教授请他解释那块石头究竟是什么，班什不愿说出。马克斯威尔气愤地在心里大喊：人类被这个垂死的家伙出卖啦！班什对人类始终怀着仇恨，他们本来可以把

人类消灭在萌芽状态，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结果自食其果，人类成了地球的主人。现在他在垂死时终于找到了一个报复人类的机会。

对于马克斯威尔，现在只剩下一线希望：在还没有直接同阿诺德校长谈判之前，说服时间学院推迟出售阿尔杰法克特。马克斯威尔立即赶到时间学院，一切都迟了，阿尔杰法克特已经出售，轮盘人通过邱吉尔付清了全部款子，明天就取货。

在奥普的茅屋里，心急如焚的马克斯威尔不知怎样才能扭转败局。水晶行星上的图书馆如果落入卑鄙的轮盘人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图书馆的命运将决定着和平与战争。而阿尔杰法克特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沉思中，他猛然想起从水晶行星带回来的翻译机，也许它可以帮助破译那块石头的秘密，但怎样才能接近它呢？坐在一旁的凯罗尔说她有办法进入博物馆，她有自由出入那里的通行证，任何时间都可以在博物馆里工作。

凯罗尔终于成功地把教授他们带进了博物馆。长条形的阿尔杰法克特的上面亮着通明的灯。马克斯威尔抖抖瑟瑟地站在它旁边，把翻译器戴到头上。刹那间，他看到这块东西的一个角落显现出一只脚爪，上面覆盖着五颜六色的鳞片，这只爪动弹起来，不断地抽搐着。

阿尔杰法克特在教授的头上急速地改变了形状，一个东西蜷缩着、挣扎着，从黑暗中冲了出来。它有一个优美的向前伸出的头，锯齿形的冠顶从额部滑向颈背，浑身的鳞片闪着奇异的光彩。是龙！禁锢在黑暗中几百万年的龙终于获得了自由！

龙小心翼翼地走动起来，步子很轻，带着疑问的神情低垂着头。它挥了挥尾巴，把半打坛坛罐罐扫落在地。龙在博物馆里走动，伴随着一阵噼哩啪啦的响声。

“喂，住手！”看门人听见响声冲了进来。当他看到龙时，

尖叫一声仓皇逃去。马克斯威尔立刻想到他肯定去给警察局打电话了，这样一来，威胁就越来越近了。后门传来两扇大门开启的咿呀声，巨龙突然朝门口冲去。马克斯威尔在后面追赶，想逮住龙尾巴。龙冲到门口，凌空跃起。这是一幅令人震惊的场面。月光下，时起时落的巨龙扭动着，身上的鳞片闪着鲜红的、金黄的、碧绿的光斑，仿佛是一条色彩斑斓的彩虹在天上颤动。

马克斯威尔仰着头，注视着巨龙。它在天上画了个很大的圆弧，朝戈勃林禁区飞去了。这时，马克斯威尔才完全意识到阿尔杰法克特不复存在，轮盘人失去了所买的东西，它已经不是水晶行星所要的代价。那场买卖被彻底破坏啦。

当马克斯威尔同时间学院的负责人和检查官争辩的时候，戈勃林禁区的精灵们捎来消息：轮盘人潜入戈勃林禁区把龙逮走了。

马克斯威尔甩开检查官的纠缠，赶到戈勃林禁区。精疲力竭的龙正在同一群空中的轮盘人激战。奥屠尔告诉马克斯威尔，现在只有借助特罗利的魔法才能制服轮盘人，因为他们能像制住自动飞机那样制住空中的轮盘人。不过戈勃林同特罗利的关系很紧张，恐怕调动不了他们。

马克斯威尔亲自出马同特罗利谈判。特罗利最后答应帮助龙打败轮盘人，但条件是让戈勃林给他们酿三小桶甜美的麦酒。教授又说服了奥屠尔给他们酿酒。特罗利们高兴地冲上山顶，一会儿山顶上传来他们胜利的欢呼声。只见一个大黑球疯狂地转着轮子从天空滚下来，消失在树林里。接着又有两个黑球相撞爆炸，几秒钟后，碎片像雨点似地落在地面上。

一切都结束了。龙躺在戈勃林的左城墙上喘息，阳光照耀着它那五颜六色的躯体。城堡大院里传来酒宴欢乐的喧嚷，戈

勃林和特罗利们暂时忘却了敌意，同饮着麦酒，唱起古老的歌曲。

一团黑色云状物落在离马克斯威尔不远的一棵雪松上，这是又一个班什。他告诉马克斯威尔，水晶行星已经知道这里的全部情况，他们将把自己的坐标通知人类的运输中心，以便把图书馆弄到地球上来。但龙留在地球上，留在戈勃林禁区。马克斯威尔对此迷惑不解，难道他们不需要龙了？班什回答说：水晶星人需要阿尔杰法克特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龙。龙是水晶行星居民最后的四足朋友，水晶星人在自己消亡的时候不愿把他们的四足朋友交给命运去随意摆布，想要把它交给关心和爱护它的人。马克斯威尔明白了。他请班什转告水晶行星的居民，龙在戈勃林禁区会得到那里居民的关心、爱护，人类也会关心它的。班什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当马克斯威尔和凯罗尔走近城堡的时候，他们身旁的剑齿虎朝城墙上的龙咆哮起来。龙探下头，注视着小老虎，向它伸出长长的双叉的舌头。

危海探奇

等明亮的满月再次高悬空中的时候，请你一定仔细瞧瞧它的右边。你可以先把眼睛对准月亮的最右端，然后顺着它的圆弧线向上，直到你看见一块小小的发暗的斑点。那里是一块平原，它的名称叫“危海”。要找到它很容易，不需要特别的视力。

“危海”是一块广阔的平原。大约有400多公里宽，它的周围有一圈气势雄伟的环形山。这块平原几乎完全被环形山围住了，从来没有人到那儿去探过险。1996年夏末，我们首次进入这个地区。

我们这个探险队有两艘运输飞船，由它们把需要的补给品和科学仪器从大本营运来。我们的月球大本营设在800公里外一处叫做“澄海”的平原上。除了那两艘大运输飞船外，我们还有三艘小飞船。这些小飞船适合于在小范围内使用，在月球车不能行驶的地方，就得靠它们了。

我是这次探险的队长。我们的任务是负责对“危海”的南部进行初步探查。我们花费了一个星期，沿着有千百万年历史的海洋的岸边，紧贴着连绵山峦的山脚向前行进着，对大约150公里宽的地区作了考察。

我们在旅程中，主要是乘坐月球车。每天要从车里走出来六七回。我们身穿太空服，在月面上寻找有趣的矿石标本，或者设置路标，为后来的人提供方便。这里所说的一天是指地球上的一天。若是从天亮到天黑来计算，那么，月球上这个地区

的“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个星期。

其实，我们的探险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危险，也没有什么特别激动人心的事。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月球车内住上一个月，它是一种完全密封的车，车身很坚固，能保护我们免遭危险，即使我们陷入困境，我们可以用无线电呼救，然后在车内等待着飞船来救援。

我说在月球上探险没有太多激动人心的事，这当然是有点过份的说法。其实，谁见了那些壮观的山峰都会激动不已的，月球上的山峰与地球上的山峰样子完全不同。

“危海”南部的弧形地带，布满着古老河床的遗迹，大约有二三十条河流汇合到这个海里。可以想象，在远古的时候，当滂沱大雨倾注到那些高山上时，这些河流怎样奔腾着泻入这个大海。这些古老的河谷好象都在向我们伸出长长的手臂，邀请我们去勘探它的腹地。可是我们按预定的路线才行进了一半，这些古老的奇峰异谷已能留给别的探险队来征服了。

我们仍按地球上一天24小时的生活规律活动。晚上10点钟，我们与月球大本营进行当天最后一次的无线电联系。这一切结束以后，我们就睡眠8小时。此时在车外，由于太阳光的直接照射，月球上的岩石依然是滚烫的，但是在车内那就算是晚上了，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我们醒来后，由一个人负责准备早餐，其余的用电动剃须刀剃须。我们还收听地球上的无线电短波广播。有时，当我们闻到早餐的香味时，简直不相信自己是生活在远离地球的月球上，因为一切是那么平常，那么安适，就象在地球上一样。只是有一点不同，就是感到自己的身体轻了许多，东西往下掉的速度也慢多了。

那天，轮到我准备早餐，我在车内那个划作厨房用的角落里忙碌着。驾驶员穿着太空服在车外检查轮子。副队长刘易斯

· 加尼特正在车子前端的控制室里写前一天的工作报告。

我在厨房里煮鸡蛋，趁这段空闲时间，我向窗外眺望。南边的那些山看上去好象离我们很近，只有二三公里远，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车离那最近的山也有30多公里呢。月球上没有空气，即使距离很远，看起来仍然是清晰的，这跟地球上的情况大不相同。在地球上，由于我们与所看到的物体间夹着空气，远处的东西看起来总是会模糊一些的，甚至还会完全看不清。

那些山峰大约有3000多米高。屹立在平原之上的险峻的悬崖峭壁，好象是由许多次大爆破形成的。我看不到这些山的山脚，即使最近的那座山，它的山脚也看不见。这是因为月球比地球小得多，月面的弧度大，从我站着的地方看出去，地平线就在3公里以外，那些山脚都落到地平线以下去了。

我抬头仰望着那些山的山顶，它们至今还没有人攀登过。也许早在地球上生命以前，这些山就屹立在那儿了。太阳光照射在山峰上显得特别耀眼，有点使人睁不开眼睛。可是只要比山峰高出一小截，就可以看到明亮的星星。天空显得那么黑，犹如地球上冬天的午夜。

当我向西面转过脸来时，看见50公里开外的那座山的顶上有块象镜子似的东西放射雪白的光芒。远远看去，它只是个光点，犹如一颗星星。我想，那也许是块表面光滑的石头，它把阳光正好反射到我的眼睛里。这样的事本为很平常，可是我感到很好奇，很想知道究竟是块什么样的石头，能那么强地反射阳光。于是我立即爬进了车上的观测塔，把大望远镜转向西边。

通过望远镜，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山顶就象在一公里以外。可是那个发亮的东西，看起来仍然很小。不过可以判断得出，那东西的形状很规则，而且它所在的那个山顶显得特别

平坦，这是在月球上很难见到的。我对这块东西观察了好久，直到闻着有东西烧焦的气味，我才想起由我负责准备早餐，厨房里还煮着鸡蛋呢。那些蛋当然全给浪费了。想不到运了几十万公里都没有弄碎的蛋，却被我这样白白糟蹋了！

那天上午，我们向西面的山区进发。一路上我们围绕那个发亮的东西不停地争论着。我们不仅在车子里争论，当我们穿上太空服站在月面上时，大家还通过无线电话继续争论。我的一些同伴说，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那就是月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有智慧的生物。曾经存在过的唯一的生物也仅仅是极少数低等植物。当然，这些我完全清楚，可是我认为，作为科学家，应当而且也必须有大胆的想象力。

“你们听我说，”最后我说，“我要到那个地方去探一探，目的是想解除我思想上的疑虑。那座山大约有3000米高，我用不了20个小时就可以攀登上去。实际上，我早就想去攀登那些山了。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借口。”

“但愿你别掉下来摔死。”加尼特说，“即使您没有摔死，在我们返回月球大本营后，同事们也都会取笑你的。”

“我不会摔断脊梁骨的，”我语气坚定地回答。“难道你忘了我是一个有经验的登山运动员吗？”

“但是，你经常登山的那个时候，不是比现在年轻得多吗？”他不急不慢地反问道。

可是我决心已下，坚决不放弃我的主张。当天下午，我们把月球车开到离那座山只有一公里的地方。一切安排就绪以后，晚上很早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加尼特和我一起去探险。他也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过去我们经常在一起登山。

我们让我们的驾驶员照看好月球车。

第一眼看到这样怪石嶙峋、使人目眩心惊的悬崖峭壁，谁

都会认为要登上这种山简直是不可能的。可实际上，在月球上登山要比地球上容易得多，因为在月球上，一切东西的重量只有它在地球上的六分之一。当然，粗心大意也是十分危险的，在月球上从300米高处摔下来也能把人摔死，这大致相当于在地球上从50米高处摔下来的程度。

攀登到离地1000米高的一个平坡上后，我们决定在那儿歇一会儿。虽说攀登不算特别困难，但到这时，我的胳膊和腿都有点发僵了，所以我很想坐下来歇一下。我们仍能看见停在山崖下的月球车，它看上去象一个小甲虫。我们用无线电话跟驾驶员通了话，告诉他我们一路上很顺利，然后我们又继续向上攀登。

这时，太阳把一切东西都晒得滚烫，但我们穿着防护太空服，仍然觉得很凉爽。我和加尼特两人一起向上攀登着，很少说话。我不清楚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也许他在暗暗地说，这次登山简直是件蠢事，队长简直是个大傻瓜。我自己也几乎认为我这举动有点蠢。然而登山本身带来的乐趣，以及想到我是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再加上那激动人心的壮丽景色，很快就那种念头赶跑了。

当山顶近在眼前时，我并没有特别激动。因为这座山顶我曾望远镜在50公里外观察过。现在，那个发亮的神秘物所在的山顶平地，就在我们上方大约50米的地方了。当然，那件神秘的东西有可能只是一块远古时候掉落到月面的流星碎石而已。

最后这15米必须利用登山索才能上得去。我们把登山索使劲向顶上扔去，第一次没有成功，登山索连同其头上的金属爪钩轻飘飘地慢慢掉下来了。我们又扔了一次，这次成功了。

加尼特瞧着我，眼中流露出焦急的神色。我明白，他是想

第一个上去。我隔着太空服头盔前面的玻璃，对他微笑了一下，同时摇了摇头。然后我稳稳地抓住了登山索，开始了这最后的攀登。

我穿着太空服，即使这样，我也只有15公斤或者20公斤重，用两只手就可以拉着绳索把自己提上去。我爬上山顶以后，喘了喘气，就向加尼特挥手示意。这之后，我站直了身子，向四下里观望。

直到这时，我对在这儿能否发现什么新奇的或非同寻常的东西，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说真的，我对是否值得到这儿来开始怀疑了。

我终于站在那块很平的大岩石上了。这块岩石大约有30多米宽。它的表面曾经是很光滑的，由于千百年来流星的冲击，形成了许多洞孔和印痕。岩石的表面这么光滑，看起来不象是天然形成的。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某些有智慧的生物为了把这块岩石作为放置那块发亮的东西的支座而把它凿平的呢？现在那块发亮的东西就在我的眼前，它足有两人多高，呈三角形。从外表上看象块宝石，闪耀着奇异的光彩。它牢牢地固定在这块平坦的大岩石上。

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我只是看着它，觉得新奇而已，没有别的想法。但紧接着，我感到一阵狂喜。是的，我曾爱过月球，但目前这不是激动的原因。我激动的是，现在我知道了，月球上不但存在过低等植物，而且还存在过高级生物，在月球上也曾经有过文明时期。我成为发现未知奥秘的探险者的梦想实现啦！如今，我就是发现月球古代文明的第一个人了！虽则我是在这个文明社会消失后几百万年才来到了这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又开始思索存在的一些疑问。这块发亮的大宝石似的东

西是什么呢？是一幢房子？是座教堂？还是一种我们叫不出名字的什么东西？如果它是一幢房子，那么又为什么要把它建在这样的地方呢？如果它是一座教堂……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幅图画，好象看到一大群绝望的祭司，在向他们的神明祈求，但是他们只能眼看着月球一天天变得干涸，有生命的东西一天天减少。

我又向前走了十几步，想看得更清楚些。可是我心里又有点害怕，不敢太靠近它。我努力思索着，能做出这样一件东西的那个文明社会，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使我想起了我所见过的古埃及留下的伟大奇迹。

我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这时才看到了真正使我吃惊的东西。前面我已说过，这块大岩石上到处布满了流星撞击出来的洞孔。岩石上还有一层厚厚的宇宙尘。由于月球上没有风，所以这些宇宙尘从来没有被扰乱过。可是奇怪的是，宇宙尘也好，流星撞击出的洞也好、印痕也好，它们都只到这块“大宝石”周围的一个圆圈处，往里就没有了。好象有一堵无形的墙壁，把它保护得好好的。

我听到无线电话里叫喊我的声音，这时我才想起，加尼特还留在下面呢。我摇摇晃晃地走到悬崖边上，叫他也爬上来。我又回到了原处，向着宇宙尘中的那个圆圈走去。我拾起一块小石子，轻轻地向那块“大宝石”扔过去。说也奇怪，当石头到达圆圈那儿时，它再也不前进，却慢慢地掉下来了。

我就想，这块发亮的大宝石似的东西，不是座房子，而是一架什么奇妙的机器，它能保护自己。

加尼特已经爬了上来，这时静静地站在我的身旁。我转过身去看了看他，见他注视着那神奇的东西，完全陷入了沉思之中，仿佛忘了旁边还有我。我也就没有打扰他，独自走到悬崖

边上，想清理一下思路。我俯视脚下，可以看到月球的“危海”，我抬头向上，看到被群星围绕的地球。

突然，我的想法又完全变了。在我刚发现这奇异的“宝石”时，我想它可能是月球上远古时的人建造的。可是我现在又想，它一定是到月球上来的访问者们建造的。我们已对月球作了20多年的考察，除了找到一些低等植物外，一直没有发现什么有生命的迹象。假如曾经存在过一段文明时期，它决不会仅仅留下一件表明它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从我在山顶上获得重大发现的那一天起到现在，又2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科学家们仍然没有弄明白那块可爱的“宝石”是什么东西。他们为了研究它，把它弄碎了，我还见过一些碎片呢。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

火 星 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妈妈提出全家一起去钓鱼。但是蒂莫西心里明白：这并不是妈妈的主意，而是爸爸的主意，不过是由妈妈出面替他提出罢了。

爸爸一面在一堆火星石子上来回蹭脚，一面表示同意，于是大家就在一片吵嚷声中动手准备起来。不一会儿，就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塞进袋子和箱子里了。妈妈穿上了旅行服，外面套上一件短外套。爸爸哆哆嗦嗦地装满了烟斗，眼睛凝视着火星上的天空。三个男孩子吆吆喝喝地挤着上了汽船，除了蒂莫西以外，另外两个孩子根本没想到照顾一下妈妈和爸爸。

爸爸按了一下启动键。汽船的发动机声隆隆震耳。只见河水迅速后退，船头直冲向前，这时孩子们大声欢呼：“好哇！”

蒂莫西和爸爸坐在船尾，他的小手放在爸爸毛茸茸的手指上，眼看着前面蜿蜒的河道。汽船驶过了他们的小型飞船降落的那块地方，他们是乘坐这艘飞船由地球起飞，穿越浩瀚的太空飞了很长的路程才来到这里的。他还记得，他们离开地球的头一天晚上那股忙乱劲，他不知道爸爸从哪里莫名其妙地弄来了这艘飞船，说要来火星度假。来这里度假可真够远的，不过蒂莫西考虑到自己的两个弟弟，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就是这样来到火星的。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照妈妈爸爸的说法是钓鱼去。

船正在逆流而上，爸爸的眼神里露出了古怪的神色。蒂莫西猜不出这种神色是什么意思。爸爸的眼睛闪烁着光辉，也许

是一种轻松的表情。他脸上深深的皱纹，条条都在笑，没有顾虑，也没有忧愁。

他们的汽船驶过那架冷却了的飞船，转了个弯，继续向前驶去。

“我们还得走多久？”罗伯特说，一面将一只手伸进河里玩水。那只手活象一只小螃蟹在蓝紫色的河水中上下跳跃。

爸爸吸了一口气说：“一百万年。”

“哎唷！”罗伯特叫了起来。

“看啊，孩子们，”妈妈抬起一只柔软修长的胳膊说着说，“一座死城。”

他们立刻朝着妈妈指的方向望去。一座渺无人烟的死城，静谧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座城正在火星的一个炎热的夏日里酣睡。

爸爸看到这座已经空无一人的城似乎显得很高兴。

在沙丘上，有一大片死气沉沉的粉红色的岩石和几根倒塌的柱子；一座孤零零的神殿，连着的是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的沙漠。运河的沿岸一带是白色的沙滩，远处是一片蓝色的沙漠。

就在这时候，一只鸟儿飞了过来。它好象扔出的一颗石子一样，冲着蔚蓝的河水深深地潜下去，不见了。

爸爸看见这只鸟时吓了一跳，说：“我还以为是一艘飞船哪！”

蒂莫西望着浩瀚无垠的太空，很想看一看地球和那里进行的战争，以及被摧毁城市的废墟，更想看看自从他生下来那天起就在互相残杀的人类。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战争是那样陌生，那样遥远，就象在一座宏伟静谧的大教堂的拱门下进行殊死搏斗的两个苍蝇一样。战争正象这种搏斗一样地愚蠢。

威廉·托马斯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忽然觉得，似乎有一个

小毒蜘蛛在胳膊上爬着，他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他儿子正在用手摸他，他笑了起来问他儿子说：“怎么样，蒂米？”

“太好了，爸爸。”

蒂莫西猜不出坐在他身旁的身材魁伟的爸爸在想些什么。他的爸爸长着高大的鹰勾鼻子，皮肤晒得黝黑，都脱了皮——他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很象在地球上夏天放学后，弹的玛瑙色的玻璃球一样；肥大的马裤裹着他那又粗又长的大腿。

“爸爸，你盯着看什么哪？”

“我正在思索地球上的逻辑、常识、健全的政府、和平，还有责任感。”

“那里都有吗？”

“没有，我没有看到。那里再也找不到这些了，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了。如果说那里曾经有过这些东西，那只不过是我們自己欺骗自己而已。”

“啊？”

“看看那条鱼吧。”爸爸用手指着说。

三个男孩马上高声叫了起来。他们把船弄得直摇晃，他们弯下那柔软的脖颈看着鱼。他们哇啦哇啦地乱喊乱叫。一条象银环似的鱼游到他们船边又浮上水面，随着波浪起伏，象眼睛的虹膜似的闭拢起来，一刹那，就把纤细的食物一口吞食掉了。

爸爸看着这条鱼，用低沉的声音轻轻地说道：“就象战争一样啊。战争到处游荡，看见了食物，就把它吞吃了。弹指间——地球就消逝了。”

“威廉。”妈妈开了腔。

“对不起。”爸爸说。

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船里。清澈、晶莹的河水急速地流着。耳际作响的只有马达的嗡嗡声和潺潺的流水声。到处都洒

满了阳光。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见火星人啊？”迈克忽然大声喊了起来。

“也许快了。”爸爸说，“可能在今天晚上。”

“是吗，不过火星这个种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妈妈说。

“不是这样。他们还存在。我会让你们看到火星人的，一定。”爸爸立刻回答说。

蒂莫西只是皱着眉头，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在的一切情况都有点古怪。度假啦，钓鱼啦，爸爸妈妈的眼神啦，这一切都叫人莫名其妙。

另外两个孩子这时急忙用手遮着阳光向运河的七英尺高的石头堤上眺望，找起火星人来。

“他们长的是个什么样子？”迈克非要刨根问底不可。

“你一看见他们，就会知道了。”爸爸笑呵呵地说。蒂莫西看到，他说话的时候脸上有一根青筋在蹦跳。

妈妈的身材修长，是那么端庄，那么娴静。她把满头的金发梳成一根辫子盘在头上。眼睛象运河荫处的一泓流水，深邃而又平静，不时闪烁着琥珀纹理般的光辉，那眼神好象鱼儿游来游去——有希望，有忧郁；有时一个念头飘然而来，瞬息即逝；有时却是那么淡漠，那么恬静。她朝着地球原来的方向眺望的时候，她眼睛却是那么呆滞无神。她坐在船头，一只手搁在船舷上，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藏青色马裤的膝盖上。她那裸露在衣领外面的柔软的脖颈，晒得黑油油的，外衣领子挡住的没有晒到的部分，白得好象一朵花。

她一直朝着前方眺望。但她总也没能看清前面究竟有些什么，于是她回过头来望望自己的丈夫。从丈夫的眼神中，她却

看到了前面的景象；她看到他的表情中透露出他那一贯的坚强果断，她马上消除了疑团，放宽了心。她突然明白了他们下一步要怎么办，她把头又转了回去。

蒂莫西也在看着前方。但是他所看到的只是一条笔直的运河，紫色的河水在宽阔的浅谷中奔流。两岸夹峙着低矮的受到流水冲蚀的丘陵，河水流向远方与太空融成一色。这条运河一直向前奔流，经过一座座死城，这些死城好象是一个干瘪的头盖骨里的甲虫，只要是摇晃一下，就会格格作响。一、二百个这样的死城正在酷热的夏日和凉爽的夏夜里酣睡。

这一家人飞越了几百万英里来旅行——来钓鱼。飞船上还配备了一尊火炮。这是度假吗？那么为什么把足够他们吃好些年的食品全都藏在飞船附近的一个地方呢？真的是度假吗？在度假这块面纱后面，并不是一副轻松的笑脸，而是艰难困苦，甚至也许是一场使人恐怖的恶梦吧！蒂莫西对这个“谜”，真是百思不解。另外两个孩子，一个十岁，一个八岁，还只懂得新奇好玩呢？

“还没看见火星，真糟糕。”罗伯特用手托着他的尖下巴，瞪圆眼睛，朝着运河的前方瞭望着。

爸爸带来了一只原子收音机，戴在手腕上，它是根据过时的原理驱动的；只要把它贴近耳朵边，就可以听到唱歌或是说话的声音。爸爸现在正在听。他的脸就和火星上的一座死城一样坍了下去，干瘪得几乎象一副死人的面孔。

过了一会儿，他把收音机交给了妈妈，她一听，吓得目瞪口呆。

“你听见什……”蒂莫西刚要提出问题，但是根本没有说完他所要说的话。

因为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了两声惊心动魄的爆炸声，接

着又是五六声小的余响。

爸爸突然抬起头，立刻加快了船速。汽船猛地跳了起来，流星似地向前疾驶。这样突如其来，罗伯特可吓坏了，迈克尔虽然也有些害怕，但却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他紧紧抱住妈妈的腿，看着一连串溅到他鼻子上的水花。

爸爸突然调转船头，减缓速度，把汽船迅速开到小河岔附近的一个古老破旧的石头码头。这个码头散发出一阵阵螃蟹肉的气味。船着力地猛撞在码头上，船上的人都往前扑了一下，幸好没有伤着人。这时爸爸正以惊慌的神情查看运河里的波浪是否会涌到他们停船的地方。细浪冲了过来，拍打着岩石，又溅了回去，两股水汇合在一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绚丽多彩。溅过来的水又都流到河里去了。

爸爸在屏息细听。别人也都在听。

爸爸喘气的声音，好象拳头打在码头上冰冷潮湿的石头上发出的回声。妈妈站在背荫处，她那灵活的眼睛注视着爸爸，想从他的表情上猜出下一步要干什么。

爸爸不那么紧张了，他喘了一口气，忽然自己笑了起来。

“当然是那艘飞船了。我是有点神经过敏了。是飞船。”

迈克尔问：“什么事，爸爸，出了什么事？”

“噢，我们刚才把自己的飞船炸掉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蒂莫西硬装做很了解情况地说，“我从前听说过飞船爆炸的声音。刚才是我们的飞船爆炸了。”

“为什么要炸掉我们的飞船呢？”迈克尔又问，“啊，爸爸？”

“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呀，傻瓜！”蒂莫西说。

“游戏！”迈克尔和罗伯特都很欣赏这个字眼。

“这是爸爸预先安排让它爆炸的，这样万一他们要找我们

的下落的话，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在哪里降落，也不会知道我们上哪儿去了！明白了吗？”

“好家伙，这可是秘密呀！”

“叫我们自己的飞船给吓坏了，”爸爸向妈妈坦白了这一点，“刚才我有点神经紧张。我太蠢了，哪里还会有别的飞船呢？要是爱德华兹夫妇的飞船不出问题，倒还有可能有一艘飞船到这里来的。”

他又把他的微型收音机放在耳边。两分钟后，他把手猛然耷拉下来，就好象扔掉一块破布一样。

“全完了，”他向妈妈说，“收音机里的原子波束刚刚消失。其他世界的电台也全都完了。近几年来，这些地方的电台已经减少到两、三个了。现在太空已经全然是一片寂静了。这种情况可能要继续下去。”

“到什么时候为止呀？”罗伯特问。

“也许——也许你的重孙子才会再听得到。”爸爸回答说。这时，他就在那里坐着，孩子们看见他那种惊恐畏惧、经受挫折、委屈求全、逆来顺受的表情都吓呆了。

后来他又把船开到运河里去了。他们朝着原来的航向继续行驶。

天色越来越晚了。太阳已经下山了，一座座渺无人烟的死城接连出现在他们的前面。爸爸非常安详，温柔地和三个儿子谈着话。过去，他总是让人觉得比较冷漠，不大与孩子们接近，但是现在，他却在拍着他们的脑袋，说上一两句话，这一点孩子们也察觉出来了。

“迈克，你挑选一座城吧。”

“爸爸，你说什么？”“儿子，挑一座城。从我们经过的城里面挑一座。”

“好啊，”迈克尔说，“我怎么挑啊？”

“挑一个你最喜欢的。你们俩，罗伯特、蒂姆，也都挑一座，挑你们最喜欢的。”

“我要挑一座有火星人的。”迈克尔说。

“我保证你一定如愿。”爸爸说。他的话是对孩子们说的，可是眼睛却盯着妈妈。

他们在二十分钟里经过了六座城。爸爸再也没谈起爆炸的事；好象他最感兴趣的事就是跟儿子们开玩笑，让他们高兴。

迈克尔喜欢他们经过的第一座城，但是却被否决了，因为别人都认为，只看了这么一眼就马作出决定，是不太可靠的。大家都不喜欢第二座城。那座城是地球人开拓的居住地，是用木头构筑的，都已经朽坏了。蒂莫西喜欢第三座，因为它挺大。第四、第五座都太小。第六座博得了全家人的喝采，连妈妈也在内，大家一起乱喊乱哄起来：“好呀！”“啊呀！”“快来看呀！”

那座城里还矗立着五、六十所巨大建筑物，街上有许多灰尘，但却铺得很平整。广场里还有一两个古老的人造喷泉在喷水。这是唯一有生气的东西——喷泉水在夕阳的余晖下上下跳跃。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城。”每个人都这么说。

爸爸把船驶近码头，跳了上去。

“我们到地方了。这就是我们的城。从现在起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

“从现在起？”迈克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站了起来，朝四面看了看，然后朝着原来停放飞船的方向眨着眼望着，说：“我们的飞船怎么样了？明尼苏达州呢？”

“听听这个。”爸爸说。

爸爸掀起迈克尔蓬松的金发把那个小收音机放在他耳边。
“听听吧！”

迈克尔听了一会儿。

“什么也听不见啊。”他说。

“是啊。什么也听不见。什么都没有了。再也没有明尼阿波利斯市了，再也不会会有飞船了，连地球也不存在了。”

迈克尔想到地球已经毁灭，就开始抽噎起来了。

“别哭，”爸爸马上说，“迈克，作为交换，我给你的东西可多得多呢！”

“什么？”迈克尔把眼泪憋了回去，他非常想知道：作为交换，爸爸究竟会给他些什么。要是爸爸说的话还跟原来一样会让他害怕的话，他可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作出接着哭下去的架势。

“迈克，我准备把这座城给你。这座城归你了。”

“归我？”

“你、罗伯特，还有蒂莫西，归你们三个人啦！”

蒂莫西下了船，跳到岸上。喊道：“喂，小伙子们，都归我们了！一切都是我们的啦！”他跟爸爸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待一会儿等这件事过去，等事情都安排好了以后，他准备自己跑到一个地方去哭它十分钟。但是现在是在作游戏，是一次全家的旅行，必须让另外两个孩子接着玩下去。

迈克尔和罗伯特也跳上岸来了。接着，他们把妈妈也搀了上来。

“照顾好你们的妹妹。”爸爸说着，可谁也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一直到后来才明白。

他们急急忙忙走进了这座宏伟的粉红色石头建筑的城廓。这时大家都小声说着话，因为这些渺无人烟的死城有那样一种

气氛，使人们不由得放低声音说话，不由得望着那落日余晖。

爸爸轻声说：“大约再过五天，我要先上我们降落飞船的地点去，把藏在废墟里的食品运到这里来；我还要在那儿搜寻一下伯特·爱德华兹和他妻子、女儿们的下落。”

“女儿们？”蒂莫西问，“几个呀？”

“四个。”

“我看，以后准会出麻烦的。”妈妈慢吞吞地点了点头说。

“女孩子们。”迈克尔做了个鬼脸，活象古代火星人的石像，又重说了一次：“女孩子们。”

“他们也乘飞船上这儿来的吗？”

“是的，要是他们能办到的话。私人飞船是用作登月旅行的。不是为了上火星的。我们能到这里来算是走运。”

“这飞船你是从那里搞来的啊？”蒂莫西小声地问，这时另外两个孩子正在往前跑。

“我成心保存下来备用的。我已经保存二十年了，蒂姆。我把它藏了起来，本来希望永远没有必要使用它。我还想过，是不是我应当把它献给政府用于战争？可是，我一直在惦记着火星……”

“也惦记去野餐吧？”

“是啊。这话可就是咱俩知道。我一看，地球的一切都要完了，我等到最后的时刻来临之前，就叫咱全家都上了飞船。伯特·爱德华兹也藏起来一艘飞船，我们考虑到万一有人要想把我们击落，因此决定分别起飞，这样会更安全些。”

“爸爸，为什么你要把飞船炸掉呢？”

“这样，我们就永远回不去了。还有，如果有任何坏人来到火星的话，他们就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

“这就是你一直在担心的缘故吧？”

“是的，真是多余。再也不会有人追踪我们啦。他们没有进行追踪的工具。我真是有点小心过分了，好啦。”

迈克尔跑了回来。“爸爸，这座城真的是我们的吗？”

“这整个行星都是我们的，孩子们，整个行星！”

他们是山中之王，高原的主人，无际河山的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君主和总统。他们站在那里，想弄清楚拥有一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想了解这个世界究竟有多么广阔。

夜幕迅速地降临到这个稀薄的大气层中，他们都在广场的喷泉近旁。这时，爸爸离开他们到船上去了。等到回来的时候，他两只大手抱着一箩纸。

他把这些文件胡乱地扔在一座古老的庭院里，然后点起一把火。为了暖和一点，大家都蹲在熊熊燃烧的火焰旁边，笑着。当文件被火舌吞没时，蒂莫西看到上面的一些小字就象受惊的野兽似的跳动起来。文件象老人的皮肤一样起着波绉；纸灰四周都是些密密麻麻的字：

政府公债；一九九九年商业图表；论宗教偏见；军事后勤科学；泛美统一问题；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的证券行情；战争文摘……

爸爸坚持把这些文件带来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坐在那里，一页一页地把文件投到火里，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并且开始告诉孩子们，他烧掉这些文件的含意。

“现在应当告诉你们几件事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好些事都瞒着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但是我还是要讲给你们听，即使你们只能弄清楚一部分也好。”

他又把一页一页文件扔在火里。

“我正在烧掉一种生活方式，就象在地球上现在正把这种

生活方式烧得一千二净一样。假如我说话的口气象一个政治家的口吻的话，希望你们原谅我。我毕竟是一个前任的州长，正因为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们才恨我。地球上的人向来没有存心做过任何好事。科学发展得太快了，使我们无法驾驭。人们在众多的机器面前不知所措，这正象孩子们喜欢好看的玩意一样，喜欢小装置啊，直升飞机啊，火箭啊；人们过度重视错误的项目，重视机器，却不重视用机器去干什么。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就把地球毁灭了。收音机不出声了，正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逃出来的。

“我们是幸运儿。现在已经没有飞船了。现在你们应当知道，我们这次出来根本不是什么钓鱼旅行。我一直迟迟地没有告诉你们，地球已经不存在了。若干世纪之内不会再有星际航行，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了。那种生活方式证明，它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它是用自己的手把它自己掐死的。你们都很年轻。我每天都要向你们重复这几句话，直到你们真正理解它为止。”

他停了下来，又往火堆里投进去几张文件。“现在这里只有我们几个人。我们，还有几天以后要在这里降落的其他几个人。我们这几个人足足可以从头干起来。完全能够一反过去地球上的一切情况，我们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熊熊的火焰跃跃上窜，好象使他的话加重了分量。接着，他把剩下的文件都扔到火堆里了，只留下了一张。地球上的全部法律和信仰都烧成了一片片的热纸灰，这些纸灰待一会都会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爸爸把最后一张纸也扔到火里。蒂莫西的眼睛盯着这张纸。这是一张世界地图。它立刻烧着了，变成了灰烬——它太容易烧着了——，并且象一个带着热气的黑蝴蝶飞走了。蒂莫西把身子背了过去。

“现在我要把火星指给你们看了，”爸爸说，“你们都来。往这边走，艾丽斯。”他拉着妈妈的手。

迈克尔哇哇地哭着，爸爸把他举起来抱在怀里。然后他们穿过了废墟，向运河的方向走去。

运河。明天或者后天，他们未来的妻子就要乘船从河里来啦！那几个笑盈盈的小女孩，就要和她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啦！

他们被笼罩在夜幕中，天上繁星闪烁。但是蒂莫西没有找到地球。地球已经消失了。这件事发人深省啊。

他们往前走的时候，听见一只夜莺在废墟的上空啾啾地叫着。爸爸说：“你妈妈和我一定会尽力教导你们的。我们也许教不好。我希望不会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了、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在许多年前，在你们生下来以前，就筹划了这次旅行。我想，即使没有发生战争，我们也会到火星上来的。在火星上生活，我们要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生活准则。可能要再过一个世纪，火星才真正会受到地球文明的毒害。现在，当然……”

他走到了运河岸边。那漫长的、笔直的、清凉的河水在夜空下映射出闪闪的星光。

“我一直想要看一看火星，”迈克尔说，“爸爸，他们在哪儿呢？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他们就在那儿。”爸爸说着，于是把迈克尔举了起来，让他坐在自己的肩膀上，往下面指着。

火星人就在那里。蒂莫西打起哆嗦来了。

火星人就在那里——在运河里——是河水映照出来的火星。有蒂莫西、迈克尔、罗伯特，还有妈妈和爸爸。

这几个火星人在细浪涟漪的流水中静静地与他们相互凝视了许久，许久……

“起死回生”

巨型电脑在轻声歌唱，那是成百上千的平静声响组成的低沉的嗡嗡声。这是一首永无休止、自唱自娱的歌，既富感情又不冲动。巨型电脑有存储器、主机、统计操作器等65种部件，它绵延在北达科他州拉格比市郊区广阔的地表下面。经由它的无数的通道，就像血流过人体一样，两亿五千万张卡片迅速、准确、川流不息地来到这里打上电子标记，随后又传送到别处去释放标记。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医院里，一个婴儿出生了，她被抱到扫描器前，由电子触手分别触及头、胸、手腕和脚踝。一张新的卡片便出现在这个大城市地下的分电脑中，过一会儿由拉格比的主机拷贝后，IN97246IND38452就加入了美国加拿大联邦的人口之中，作为她终身的身份卡，并留在电脑中。

在萨斯喀毛温的萨斯卡通，一个机器人警察发现了一名面朝下跌落在地的成年男子，就背着他穿过围观人群，来到停在路边的警车前，经过粗略的检查，在死者的衣袋中摸出一张身份卡。警察把身份卡在扫描器前出示一下，同时报告了情况。在这个大都市北部的58号电脑里，身份卡SA537SA58442随即转往位于拉格比的电脑接收器中。然而这一次，却出现了技术专家和权威认为只有亿万分之一可能性的异常情形。当卡片被弹射到侧通道中时，电流的一次微小颤动引起了一次“回波”，紧随后面的那张卡片也被弹射进去了。于是身份卡BE96647CON374699归入了死亡档案。很

快地在康涅狄格州的丹伯里，备份档案也出现了同样的操作。

在康涅狄格州的丹伯里，这一天对于每个人包括乔·舒尔茨都是一生中极为普通的一个日子。在老式家具工厂干完活后，乔觉得与其回到他那间冷冷清清毫无生气的单身住房，还不如到自动餐厅去用餐。只需把身份卡插入识别槽中，无论是在家中或是在自动餐厅，价格都是一样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在自动餐厅，你可以实际看见一排排的饭菜而非仅仅看到图象，同时那里的环境自然也热闹些。乔在电脑控制钮上按下的选择，在机器人出纳员处领取了饭菜，注意到他的收据是蓝色的。距“发薪日”还有一个星期，他皱皱眉头。每月这个时候，他就背上“赤字”。有几回，在发薪日的前几天，他甚至不得不通过繁琐的程序，申请额外借款以维持生活。他还算是幸运者中的一个：他从事某种专长的体力劳动，所以可以得到略高一些的信贷。

乔打量着周围的用餐者，最后选中一个略呈肥胖的中年妇女。她独个人坐着，托盘上放着高热量的食物。他灵巧地从桌子之间穿越而过，站住后，微微一笑说：“可以吗？”然后就端坐在她对面。最初一阵，他专心对付自己托盘上那份颇显寒酸的食物，没有理睬那音响不大却是用意深远的餐厅音乐。餐厅播放的音乐是从心理学角度加快用餐者的动作，让每小时有更多的人通过这里。然后，他开始打量他的桌友，即“目标”，以便策划他的小小攻势。她显然并不受音乐影响。作为一种开局法，他故意把一些油腻的法国炸土豆条推在一边，喉咙发出一些咯咯声。他看见妇女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丝兴趣并有些吃惊。

“卡路里——”，他对她说，一边用叉子戳着浅绿色的青豆。当妇女锁起眉头注意听时，他补充说，“你知道，它会进入你的动脉。”他回头又对自己盘上的食物摇头皱眉了一番。

在她的注意力就要从他身上转移开时，他张嘴对她苦笑了一下。“我有个朋友，他高大、快活、健康，看上去真不错，某一天他突然……完了。动脉硬化，心脏承受不了。医生曾警告过他，少吃那些‘卡路里’含量高的肥油食物……。老顽固就是听不进。可惜，他是好人。”

乔不再说了，只是从眼角斜睨着，中年妇女的嘴角变得僵直了。她接着耸耸肩膀，拿起叉子。乔把吃了一半的盘子推开，点上一支香烟，注视着对面墙上传真机播映的新闻。妇女拿叉子的手在半空停住了。她吃了一口，慢慢放下叉子，接着叹了口气，把叉子丢在碟中，然后她移开椅子，费力地站了起来。她一出餐厅，乔迅速将她的甜食放在自己的托盘上，舒坦地吃完自己的饭菜，又吞下他的“战利品”。一切都轻而易举。

乔觉得这个世界又和往常那样不再对他敌视了。他决定为了这个小小胜利，应当再来上一杯咖啡。他洋洋自得地侧身来到酒吧，将身份卡插入识别槽里。瞬间内却没有反应，他的杯子还是空的，自动售货机拒绝接受他的身份卡。他迷惑地看着身份卡、杯子和机器，又试了一次。自动售货机再次将他的身份卡移入拒付盒中。乔万分惊讶地站着，竭力想弄明白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直到排在后面的人骚动起来时，他才走开。这样的事以前只发生过一次，当时他从红色收据中受到警告，却不肯请求借款，直到他真的不名一文。不过他知道，他刚才买的那份简单饭菜，还不至于使他的收支记录一下子从蓝色跳到红色。

他摇摇头来到服务台的尽头，有一只识别槽的上部闪着红光，牌子上写着“问询处”。他犹豫了一下，把身份卡塞入槽内等待着。扫描器发出的嗡嗡声停住了，然而机器却迟迟不退出生份卡。最后，随着“格登”一声，卡片退了出来，与此同

时边上的一个特别槽中传出一张指示单，乔抽出指标单，以愈来愈无法置信的神态读着：

通知：你发现的这张身份卡属于一名现已死亡的人。请将其置入附近的标明国营火葬场的“官方文件”的专用槽内。

警告：保留任何已死亡人的身份卡是一种违法行为。本次咨询的记录将予以保存，如果所携带的这张身份卡在48小时内不销毁的话，将对此采取行动。

乔现在明白，他的“档案”在某处出了大问题。他很不安，不过他直觉地认为要把事情纠正过来想必也不难。他知道电脑偶尔会出些乱子，他就听说过有人碰上了比超支更大的麻烦。据说此人被要求支付购物的帐单，数目比他一生预期的收入还要大100倍。乔默默地想，他必须找到一个书面问询处，填写一份表格，把这件事迅速纠正过来。对，说做就做，他离开自动餐厅，直奔地方政府的办公楼。

半小时后，“死亡者”乔·舒尔茨又来到了人行道，他不可思议地摇着头。他填写了3份不同的表格，其中没有一种看来完全适用他的情况，每张表都被电脑退了回来，同时附了一份与上次收到的一模一样的通知和警告。最后，在绝望中他填了一张询问死亡人情况的表格，得到一张指示单，要他去找附近的验尸事务所或官方认可的神学顾问。他手里捏着这张纸条，慢吞吞朝自己居住的公寓楼方向走去，竭力想把当前的处境理出一个头绪来。孰料，更糟的还在后面。一到自己的门前，他看见两个机器人搬运工在搬空了他的所有个人物品和他这些年买下的几件家具后正在认真地清扫场地。

这太过分了。在一阵愤怒中，乔冲到其中一个搬运工前，夺下他手中的擦布。“你们想干什么？”他对机器人大喊。对方却站着不动，等待着，嗡嗡地发出一些声音。加一个机器人

看上去比较复杂些，转身朝他奔来。扫描器上下移动一番后，弹出一张纸给乔，然后两个机器人又回头干活去了。无可奈何，他站着读完这张给“最亲近的亲属”的指示，说他的物品在得到进一步的指示以前已被加上封条移动到一个政府仓库，同时警告他，试图移动任何物品，或以任何方式妨碍、阻挡、干涉机器人搬运工作，都将被视作重罪。乔的脑子现在完全糊涂了，他无目的地从楼上走下，来到人行道上，想弄清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下一步他该怎么办。

验尸事务所，这是第一张纸条上说的。可是现在一定关门了，他想。再说，如果它像他曾经到过的那家办事处一样的话，肯定也有个机器人在管事。他看着人行道上一张张行色匆匆的行人的脸，无聊地想着他们是否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事。不过，上去求助于路人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说不定比掉到下面川流不息的车行道上更糟。这年头每个人都过自己的日子吧，还是少问为好。

“医院！”乔大声说。这倒可能是一个去处。至少眼下是如此。他一生中住过两次院，每次都称得上是愉快的经历。床上躺躺，吃得又好，甚至周围还有几个漂亮的妞。“现在是晚上7点，”他思索着。“乘车是不行了，付不起车票；走到那儿将是7点半。我等到8点，看看能不能混进去。”现在他的脑子又开始转动了，感觉也好一些了，虽然他还不知道第二天怎么办。他开始向医院进发，一边琢磨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医院前方的小公园令人感到愉快。这是精心设计的新型公园，目的是让人进入后马上会产生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幻觉。要辨别哪些灌木、果树和花草是人造的还是真的需要有好眼力，因为这个时候万物都在生长。乔注意到草地最近被重新铺过了：有一块地方没有完全盖满。总体上说，公园的效果显示出来了，

自从身份卡被拒绝以来他第一次觉得轻松了一些。天快黑了，他决定在入口处碰碰运气之前。机器人门卫已经来了，隐蔽的空气清新器也开始发出沉闷的声音。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慢步穿过大门来到接待桌前。那里有一个苗条的、显然是新来不久的护士，正在忙碌地整理着打了孔的卡片。他用嘶哑带病态的声音报了自己的名字，要求住院治疗。年轻护士直起身子看着他，问：“您是否能告诉我您什么地方——嗯——不舒服？”

乔在公园里已经想好了，低头看着地板，脚在地板上搓动几下，望望接待厅的后墙，吞吞吐吐地说，“这个，小姐，我还是和医生说吧。不过很痛，很痛，你明白。如果我必须……我可以等一会……”他让自己的声音渐渐小下去，同时稍稍有些颤抖。

“我安排您去急诊室，”护士很干脆，“并且尽快让一个实习医生过来。”

“谢谢，”乔从牙缝中挤着说。“请问怎么走？”

“出大厅后往左拐，”护士答道。在他转身离开时，她接着说，“您当然带着身份卡喽。”

“当然，乔说着摸出卡片在桌前举着，她站起身像是要看一下，却伸手将卡片拿了过去，动作比他料想的更快。她用拇指和食指夹着卡片插入住院部电脑中。乔麻木地站在那儿等着，不清楚将会发生什么，不过肯定会发生什么。确实不假。

在年轻护士惊恐的注视下，两个浅绿色的机器人迅速上前不声不响地停住，在他们之间放着一副带轮子的担架。他们抓住并无反抗的乔，把他放上担架、扣上皮带后推出了大厅。乔不知道会把他推到哪里，不过他十分肯定不是急诊室。他被熟练地推进一个电梯，一直下降到大楼深处，又被推出电梯进入

一条地下室走廊，动作与刚才一样轻巧熟练。

担架在一扇写着“陈尸房”的门前停了一会，当门无声地打开时，乔忽然明白发生了什么。在机器人摆正担架位置，使他脚尖对着一排特大的抽屉时，乔害怕得几乎麻木了。一个机器人动作麻利地解开皮带，另一个拉开了抽屉。乔无暇思考，腾地坐立起来，避过机器人，朝那排大抽屉的尽头跑去。乔回头看时，只见两个机器人正围着圈子乱转，在地上寻找失踪的尸体。前面的门开了，他穿出后来到了走廊，无力地靠在墙上。

乔鼓起气力回到电梯旁，按下按钮时看了一下边上的楼层显示表，情绪一直很激动。“入口处—35”，他读道，当电梯门打开时他一步窜了进去，按下“35”。电梯上升时他还在喘着气。他试图让快速跳动的脉搏缓慢下来。此后他顺着原路返回，虽然没有跑起来，但脚步飞快。大厅里，那个年轻护士的脸现在像她的外衣一样苍白，她正在向一位老护士解释着，一面比划着那张身份卡。乔突然奔跑起来从她们中间穿过，顺势夺下身份卡。直到他穿过步道来到公园里时才停住，瘫倒在一张长条椅上。经此九死一生的劫难，他的确需要平静一下。

乔苦苦思索他的下一步行动。在这期间，机器人门卫已经来回走过两次，并且警觉地避闪在小径那边一棵青榆树的阴影下。医院是住不进去了。验尸事务所已经关门了。“官方认可的神学顾问”看来是唯一留下的希望了。只是这里还有个问题。他从未与一位神学顾问有哪怕是一丁点的交往，尽管他听说过全国神学协会之类的名称，也偶尔瞥过一眼它的宣传单。

他快步穿过马路，同时竭力回忆这个协会的名称。走下快速自动扶梯后，他来到一个可视电话间。他先是笨拙地操作显示器，查询“黄页部分”。他注视着闪现而过的大写字母直到“S”出现，按了一下中速键直到“Sp”出现，又按了一下

慢速键直到屏幕上出现“Spiritual Advisor”。他花了不多时间就找到了距离最近的神学顾问的地址。他刚要打电话，忽然意识到他已经不再能够打电话，因为即便打一个由受话人付费的电话，也必须出示身份卡。于是他记住了地址后又上了路。好在有事可做，他的思维不致于被压制着的歇斯底里感觉所麻痹，对此他感到高兴。15分钟不到，他已经站在一个低层公寓单元的门前，门牌上写着：

本杰明·斯克卢伯，神学顾问

学士、硕士、神学士、哲学博士、神学博士

乔很快了解到，斯克卢伯是一个将精神看得比躯体来得重要的人。他大约6.5英尺高，160磅重，一双沉思的棕色大眼睛像两颗浮在一碗速溶奶粉上的巧克力薄荷糖从远处看着你。他热情地请乔进屋并脱去外衣，乔接受了。他挤进去坐在一张折叠式桌子边的板凳上。连浴室有3个房间，总面积比自己的一间半单身小套还小。房间与卧室之间没有门，他可以看见卧室内三个三层床一直叠到天花板。对于他随便问起的问题，斯克卢伯的语气显得懊丧：“7个。7个孩子，我妻子和我。孩子们似乎把每分钟都花在公寓活动中心了。我妻子去上班。这里只是在早饭、晚饭和睡觉时才挤起来。”

乔敷衍了几句，与此同时却一直在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充实的灵魂要比一个充实的躯体舒服得多了。他估计其余的家庭成员很快就会回来，是讨论自己问题的时候了。他简短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对于敏锐的斯克卢伯提出的若干具体问题则加以补充。乔想，这个人或许是精神方面的专家，不过他看来很了解周围的严酷世界。他萌生出一点希望。

他的乐观态度很快被斯克卢伯压得粉碎，后者坦率地告诉他，在他与验尸事务所的交往中，他遇到的“故障”要比顺顺

当当的场合来得多。不久前，在同一天内，有人就把一个该做木乃伊的尸体焚化了，把一个该焚化的尸体做了木乃伊，两者的亲戚都来找过斯克卢伯。比较而言，机器人要比偶尔出现的人类办事要牢靠一些，后者几乎无例外地往主电脑里输入错误的资料。至于丹伯里市区的首席验尸官，斯克卢伯也怀疑他不是人类，因为他的决定十分武断和无情。不过，他知道这方面的讨论无助于解决问题，便问斯克卢伯能否想出其他办法让他摆脱当前的绝望境地。

斯克卢伯也想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主意。就在他们把可能性一一排除时，斯克卢伯家的其余成员一个接一个地回家来睡觉了。几个年幼的孩子想喝牛奶，乔也在一劝再劝下接受了一杯他想往已久的咖啡。其实，这不过仅仅是5个小时前，在他却恍同隔世了。斯克卢伯用的是他的户主身份卡，乔瞧见即使挤在这样的小住所里，这个家也出现了赤字。想到供应这一大家子的吃穿会有多么艰难，他顿觉不好意思起来，面颊也罕见地有些发红。

孩子们和斯克卢伯太太上床休息后，乔和斯克卢伯又谈了一会，可是很清楚，这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斯克卢伯答应将提交他能想到的尽可能多的表格，哪怕只与乔的情况有一丁点的联系都行，不过能否迅速了结此案，他也没有什么把握。他提出让乔住下，吃饭也没有问题。虽说他是诚心诚意，乔明白在这种情形下根本不可能。他尽量显得从容不迫地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公园已将近半夜12点了，乔仔细挑选了一个由茂密的灌木围绕的隐蔽处，上方悬着一棵本地新英格兰的橡树。他躺下，用茄克衫垫着头，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他已经累垮了。他思考着摆脱困境的办法，尽管脑子里还是一团乱麻，他还是进入了

既深沉又不安的梦境。他梦见在一条长而弯的走廊里奔跑，走廊的墙壁有节奏地跳动着，像是要把他挤死。奇怪的是，无论他向哪个方向跑，总能看见前头有一条黑乎乎的胡同。忽然，他隐约听见一个咄咄逼人、无音调变化的声音。他慢慢坐起来，看见机器人门卫站立在他跟前，周围是漆黑一片的公园。

“天黑以后停留在道路以外的地方是禁止的！”门卫重复了一遍。乔已经做不出什么反应了，他累坏了，也完全丧失了勇气。他想不出可以做什么，所以干脆听天由命地躺在原地。

“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将不得不叫警察来，”门卫说。而乔在想，好吧，来就来吧，反正这早晚要发生的。他高兴起来了。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去监狱呢？至少他会有个地方睡安稳觉，而且在审理他的案情时说不定能把整件事纠正过来。当然，盲流也算是轻微犯法，他可能又要由机器人来摆布了，不过最坏的情况，也就是留在监狱里。他双手垫着后脑，态度从容地等着。大概不到3分钟，机器人警察就赶到了。他直接从草坪快步穿越而来，他的同伴留在后面的警车上。乔已经自觉地将身份卡放在胸上，以一种蔑视而满足的态度等着来逮捕他。可是事情的进行倒并不如此。机器人警察扫视了他一眼后伸下触手，抓起他的身份卡，插入扫描器，把信息传递了出去。乔以迷惘的神情注视着身份卡重新被放回到他的衬衣口袋。机器人站着不动，很明显是在等待。不多时，随着一阵哗啦啦的声响，一辆黑色“收尸车”停在附近的草坪上，两个机器人抬着一副带轮子的担架走过来，把他抬上担架并置放在车子后部，包上一条毯子，便开走了。

这一回是地区的陈尸所，不过其程序几乎完全相同。在毯子掀开时，乔溜下担架往门口走去。回过头时，他看见机器人正绕着越来越大的圈子在地板上进行着与上回一样的无效搜索。

这看来多少有些可笑。乔悠闲地穿过地下室，并不在乎这回要流浪到何处。地下室里还挺舒服的，温暖、阴暗的过道使他不由地想到要找个隐蔽角落蜷成一团完成他的睡眠。不过他还是努力使自己往前走，他知道这同样不是个办法：他必须到外面去即使仅仅是为了找吃的。这个念头一经出现，他倒真觉得饿了。现在想必是清晨了。

5点30分。这是他从民用建筑大楼底层后出口处的大钟里看到的时间。他知道事实上他不该会这么饿，不过自从昨天的晚餐后历经了许多磨难，饥饿感肯定不完全是心理作用。他必须设法弄顿早餐，即使这需要采取非常手段，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的处境。一两顿不吃他也能凑合，不过他不想挨饿，虽然看来“电脑”是存心要饿死他来保持档案的精确了。他朝一家自动餐厅走去，仍然拿不准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过了一个街区，就有一家大型自动餐厅。乔站在对面马路上，看着清晨拥挤的人群匆匆地出出进进。在不知道该怎么以前进去了也没有用。强行打开供应门吗，他不能肯定门会被轻易撬开，再说那里会有许多人看着他。虽说这一点现在已不那么重要，他仍然不想在光天化日下去抢劫。不，应当还有更好的办法，他想。从后面进去怎么样，餐厅应该有一个勤务区。他开始寻找，不一会就发现一扇标着“食品供应”的灰色门。他试着轻轻推门，慢慢地门大开了，里面是一个小房间，房间还有另外3个门。一扇门上写着“会计室”，另一扇写着“维修室”，第3扇上写着“非经许可不得入内”。倒是有点像在故事里一样，他脑子里掠过一丝幽默感。他感兴趣的很明显是这最后一扇门。他没有多犹豫便推门而入。

在他左边，一只扫描器不停地向他一闪一闪，要求他出示身份卡，不过他的兴趣是展现在眼前的壮观景象。一侧是清洗

干净的盘子排成一行送上长长的传送带，另一侧几个较小的传送带把五花八门的食物送到顾客购买食物的小窗口上。乔出神地盯着这一份接一份的土司、果酱、煎鸡蛋、腊肠蛋、火腿蛋、薄煎饼、小圆果子面包——足够举行一次宴会了。接着，他像是进入了催眠状态那样摇晃着头，拿了几张薄煎饼、几根香肠和一杯咖啡，手又伸过一条皮带，拿了刀、叉，在一垛等待传送的托盘旁坐了下来，开始狼吞虎咽。咖啡喝到一半的时候，机器人警察到了。“别动！”警察说，“否则我将被迫使用武力。”乔伸手去拿咖啡杯，眨眼之间双手却被机器人警察紧紧压在身体两侧。另一只触手弯弯曲曲地伸出来，搜查了他的口袋，取出身份卡并插入扫描器。同时乔感觉到触手触及他的头、胸、腕部和脚踝——这个程序其实并不陌生，不过乔已不记得了。

机器人警察发出一种嗡嗡声并持续了一段时间，乔意识到事情进行得有些怪。渐渐地嗡嗡声加大了，机器人的视觉传感器闪耀得更明亮了，乔似乎觉得抓住他的触手也压得更紧了。他很快地闻到绝缘材料烧焦的气味，看见机器人外壳的细小缝隙间冒出缕缕青烟。最后，随着一股浓烟的喷发，机器人开始东倒西歪。他放开了乔的身份卡，展开无力的触手，倒地而死。乔莫名惊愕，简直难以置信。他还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自动装置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没有见一个有独立决定能力的机器人这样过。这与观看人的死亡差不多。他拾起身份卡，担心这个警察会不会又活过来重新抓住他，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乔镇静下来，小心谨慎地走到传送带边，拿了一块苹果馅饼。他故意鄙夷地用拇指和食指夹着馅饼，昂首阔步地从烧焦的机器人警察身边走过，直到走进外面一间房间时才加快步伐。

现在是上午10点整，“死亡者”乔·舒尔茨正躺在丹伯

里市区最豪华旅馆的一张十分讲究的床上。他进来的方法很简单。他绕到旅馆接待生的背后，走到柜台尽头，在离他最近的槽子里的两把钥匙中拿了一把。旅馆规定顾客结清帐目后必须离去的时间是下午两点，这是欧洲通行的规定，他是从传真机介绍的收费昂贵的旅馆服务中得知的。他可以有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不会被打断。不过就算有人闯进来了，那又怎么样呢？乔·舒尔茨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只需他不再像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那样来思考问题就行。当那个一丝不苟的执法机器人警察在互相矛盾的信息的冲击下被“处死”的时候，乔可以说是顿开茅塞。也就是说，当机器人逮捕了一个跑动的、活生生的犯法者时，它手上同时有了犯法者和他的死亡身份卡。乔对于这类机器处理信息的方式虽然了解甚少，不过他兴奋地躺在床上，设想着可能的发展。犯法者持有乔·舒尔茨的身份卡，乔·舒尔茨已经死亡。犯法者因而被确认是……乔·舒尔茨，乔·舒尔茨已经死亡，犯法者仍然活着。电脑便认定机器人警察就是……乔·舒尔茨。太妙了！乔打了一个唿哨。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一直躺着不走，让人把他运往陈尸所。他翻动了一下身体，伸展一下肢体，让睡姿更舒服些。他憧憬着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品，住什么样的房子。渐渐地他睡着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已经“死亡”的乔·舒尔茨在无限平静和无拘无束中进入了梦乡。

布克的奇遇

布克的奇遇

整个故事，是从布克——我们邻居李老的一只狼狗——神秘的失踪，然后又安然无恙的回来开始的。

不过，问题并不是在布克的失踪和突然出现上，问题是这里：有两位住在延河路的大学生，曾亲眼看见布克被汽车压死了，而现在，隔了三个多月，布克居然又活着回来了！

被汽车压死的狗怎么会活转来了呢？……嗯，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布克原是一只转了好几个主人的纯种狼狗。它最后被送到马戏团里去的时候，早已过了适合训练的年龄。马戏团的驯兽员拒绝再训练它，因为它在几个主人的手里转来转去的时候，已经养成了许多难改的坏习惯。

我们的邻居李老，就是那个马戏团的小丑。他不但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他听说马戏团把布克送走，就提出了一个要求：给他一年时间，他或许能把布克教好。

这样，布克才成了我们四号院子——这个亲密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实际上，这是一只非常聪明和伶俐的狼狗。在老演员细心的训练之下，布克很快地就改变了它的习惯，学会了许多复杂的节目。一年快结束的时候，马戏团里除掉那个固执的驯兽员之外，都认为不久就可以让布克正式演出了。

然而，正当布克要登台演出的前夕，不幸的事件发生了。4月3号那天晚上，布克没有回家。大家等了整整三天，依旧不见它的影子。

三天下来，老演员显著地消瘦了。我们院子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说真的，我们还从来没见过哪一个人能像李老这样爱护这只狗的。

礼拜天一到，我就发动了院子里的所有的人，到处去寻找布克。我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老演员一个人，有一大半，也是为了我那可爱的小女儿小惠。小惠自从五岁那一年把腿跌断了，就一直躺在床上。我上工厂去的时候，虽然公社里有不少阿姨和小朋友来照顾她，可是失去了一条腿的孩子，生活总是比较单调的。自从老演员搬到我们四号来以后，情形就好了不少。老演员、布克和小惠立刻成了好朋友。有了布克，小惠的生活也变得愉快得多了，甚至还胖了起来。可是现在……为了不叫老演员更加伤心，我简直不敢告诉他：小惠为了布克，已经悄悄地哭了好几次了。

那天，正好送牛奶的老王和邮递员小朱都休息。大家分头跑了一个上午，还是小朱神通广大，他打听到：在三号那天，就在延河路的西头，有一只狼狗被汽车压死了。这只狼狗正是布克。据两个大学生说：他们亲眼看见一部载着水泥的十轮大卡车，在布克身上横压了过去。布克当场就死去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好在旁边。不过，当他们给公安局打完电话回来后，布克的尸体却失踪了！

看来悲剧是已成事实。然而，布克尸体的神秘的失踪，却使这个心地善良的老演员产生了一线希望：也许，布克并没有死，有一天，它也许还会回来吧！”

真假布克

事情的确并没有就此结束。隔了三个多月，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就听见小惠和老演员的笑声。在这笑声中，还夹着一声声快活的狗吠。

“李老一定又弄到一只狗了。”我这样想着。可是一走进屋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竟然是布克！

“你瞧！你瞧！”老演员一见我就嚷开了，“我说一定是哪位好心人把布克救活了。你瞧，现在它可回来了。”

布克还认得我，看见我就亲热地走过来，向我摇着尾巴。老演员的一切训练，它也还记得；而且，连小惠教给它的一些小把戏，也没有忘记。当场它还为我们表演了几套。

布克的归来，的确成了我们四号院子这个大家庭的一件大喜事。那天晚上，大家都来向老演员和小惠道贺。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发觉这里面有些不对头的地方。我突然觉得，布克多少是和从前有些两样了。起先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这样，可是仔细地想了一下后，我就发现原来的布克的毛原是棕黑色的，现在除了脑袋还和从前一样，身上的毛色却比从前浅了一些。我把布克拉到跟前一看，发现它的颈根有一圈不太容易看出来的疤痕，疤痕两边毛色截然不同。两个大学生曾经一口咬定说：布克的身体是被卡车压坏了。我一想起他们的话不由地产生了一个叫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念头：布克的身体一定不是原来的了！”

我是一个有科学知识的工人，从来就不迷信。但是眼前的事实，却只有《聊斋》上才有！

我越是注意观察布克，就越相信我的结论是正确的。不过，我还不敢把这个奇怪的念头向李老他们讲出来。直到布克回来

的第三天早晨，这件事情也终于被老演员发觉了。

这是一个天气美好的星期天。我把小惠抱到院子里看老演员替布克洗澡。我站在窗子跟前，正打着主意，是不是要把我的发现向李老讲出来。忽然，老演员慌慌张张地向我跑来。他像被什么吓着了似的，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喊道：

“这不是布克！啊，这不是布克！”

“瞎说！”我故意这样答道。

“不不不，我绝对不会弄错！”老演员还是非常激动。“布克的肚子下面有一块白色的毛；它的爪子也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它的左前爪有两个脚趾是没有指甲的。可是现在，你瞧，白色的毛不见了，指甲也有了，身上的毛色也变浅了！”

布克的第一次演出

我和李老都没有把这件事向大家讲出来。因为讲出来，谁也不会相信我们的，只会引起别人对我们的嘲笑。

布克演出的一天冬天来到了。四号院子里的人，能去马戏场的都去了。但是在所有的人当中，恐怕不会再有比老演员、小惠和我更加激动的了。临到上台之前，老演员忽然把我叫到后台去。他的脸色很难看。老演员指着布克对我说：

“你看看，布克怎样了？”

布克的精神看起来的确不大好。它好像突然害了什么病似的。然而那天布克的演出，还是尽了职的。这是老演员精心排练的一个节目：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宇宙航行者，带着一只狗去月球航行，结果由于月球上重力比地球上小得多，闹了不少笑话。观众们非常欢喜这个新颖的节目。老演员非常地激动。在最后一次谢幕的时候，他忽然一下子跨过绳圈，把小惠也抱到

池子中心去了。在观众的惊奇和欢呼声之下，小惠叫布克表演了几套她教它的小把戏。

布克立刻成了一个受人欢迎的演员。可是，到了演出的第三天，突然又发生了一件新事故：布克的左后腿突然跛了，演出只好停止。第二天，事情才有了发展。

那是星期六的下午。我和老演员把小惠抱到对面公园的大树下，让布克陪着她玩，然后各自上班了。没想到我从工厂回来，却看见小惠一个人坐在那儿抽抽噎噎地哭。原来我们走后不久，就来了一个陌生人。他好像认得布克似的，问了小惠许多问题。最后他对小惠说，这只狗是从他们实验室里跑出来的。他终于说服了小惠，留下了一张条子，把布克带走了。可是布克一走，小惠又后悔起来，急得哭了。

我打开那张便条的时候，老演员正好从马戏团里回来。那张便条这样写道：

“同志，我决定把这只狼狗牵走了。从您的孩子的口中听来，我觉得其中一定有许多误会。由于这只狼狗跟一个重要的试验有关，所以我不能等您回来当面解释，就把它带走了。如果您有空的话，希望您能到延河东路，第一医学院附属研究所第七实验室来面谈一次。”

一听到实验室和医院这几个字，老演员、小惠都急坏了。

“爸爸！布克病了吗？爸爸！布克病了吗？”小惠抓住我的手，着急地问。老演员呢，只是喃喃地说：

“啊，可怜的布克！我们这就去！我们这就去！”

没有身体的狗头

在第七实验室里将会遇到些什么，我们原是没有一点儿准

备的。现在回忆起来固然好笑，可是在当时，我们真为布克担了许多心。

研究所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这差不多是一幢大厦了。我们在主任办公室等了关个多钟头，秘书告诉我们说主任正在动手术。李老等不及了，拉着我要上手术室找他。我们刚走出房门，就发觉我们是走错了路，走到一间实验室里来了。我正想退出去，老演员忽然惊呼了一声。随着他的指点，实验室里的一些景像，也不由地把我钉在地板上了。

在这间明亮而宽敞的实验室的四旁，放着一只只大小不同的仪器似的大铁柜。铁柜上部都镶着玻璃，里面亮着淡蓝色的灯光。透过玻璃，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些没有身体的猴头和狗头，在向我们呲牙咧嘴地做着怪脸。有一只大耳朵的猎狗的狗头，当我们走近的时候，甚至还向我们吠叫起来，可是没有声音。

这些惊人的景像，叫我记起了一年多以前在报纸上登载过的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苏州的一些医学工作者进行了一些大胆的试验，他们使一些切掉了身躯的狗头和另一只狗的身体接了起来，并且让这些拼凑起来的狗活了一个时期。他们还进行了另外一些大胆的试验：掉换了狗的心脏、肺、肾脏、腿或者别的一些组织和器官。以后，我在一次科学知识普及报告会上，进一步地了解这件工作的意义。原来医学工作者做一系列试验，是为了解决医疗上的一个重大的问题，给人体进行“器官移植”。因为一个人常常因为身体上的某一个器官损坏而死亡。如果能把这个损坏的器官取下来，换上一个健全的，那么本来注定要死亡的人，就可以继续活下去，就可以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更多的力量。显然，这些试验如果能够获得成功，不但能挽救千千万万病人的生命，而且也能普遍地延长人类的寿命。

生与死的搏斗

我们终于在手术室的门口，找到了第七实验室的主任——姚良教授。他是一个胖胖的，个子不高而精力充沛的中年人。用不着几分钟，我们就弄清楚了许多原先不清楚的事情。

正和我们所猜测的一样，第七实验室在进行着器官移植的研究工作。布克那天的确是被卡车压死了。那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被派到郊区去抢救一个心脏受了伤的病人。他们的出诊车在回来的路上，正巧碰上了这事故。他们从时间来推测，布克的心脏虽然已经停止跳动，血液已经停止循环，可是它的大脑还没有真正死亡。只要把一种特别的营养液——一种人造血——重新输进大脑，那么，布克还可能活过来。

出诊车上正好带着一套“人工心肺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毫不迟疑地把布克抬到车上。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抢救，比在研究所里作试验的意义还重大得多。因为在大城市里，许多车祸引起的死亡，就是由于伤员在送到医院去的途中，耽搁的时间过长了。

工作人员估计得一点不错：布克接上了人工心肺机才五分钟，就醒了过来。然而，布克的内脏损伤得太厉害，肝脏、脾脏和心肺，几乎全压烂了。这些器官已经无法修复，当然也不可能全部把它们一一调换下来。最后，专家们就决定进行唯一的可以使布克复活的手术，把布克的整个身体都换掉……

“可是，”听了姚主任的解释，我突然记起了去年在那次报告会上听来的一个问题。

我说：“姚主任，器官移植不是一直受着什么……什么‘异性蛋白质’这个问题的阻碍吗？难道现在已经解决了？”

“对，问得对。”姚主任一面用诧异的眼光打量我，一面

回答说，“是的，在几个月以前，器官移植还一直是医学界的一个理想。以前，这只狗的器官移植到另一只狗的身上，或者这个人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都不能持久。不到几个星期，移植上去的器官就会萎缩，或者脱落下来。这并不是我们外科医生的手术不高明，也不是设备条件不好，而是由于各个动物的组织成分的差异而造成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蛋白质的差异上。谁都知道，蛋白质是动物身体组织的主要成分。科学家早就发现，动物身体组织中的蛋白质，总是和移植到身上来的器官中的蛋白质相对抗的，它们总是要消灭‘外来者’，或者溶解它们。所以在以前，只有同卵双胞胎的器官才能互相移植。因为双胞胎的蛋白质的成分是最相近的……”

“这么说来，那布克呢？它也活不长了吗？”一听姚主任这样解释，老演员立刻着急起来。

“不，”姚主任笑了笑。“我说的还是去年的情况。你们也许还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寻找消灭这种对抗的方法。五个月前，我们实验室已经初步完成了这个工作。我们采用了这样几种方法：在手术前，用一种特殊的药品，用放射性元素的射线，或者用深度的冷冻来外理移植用的器官和动手术的对像。当然，一般说来，我们这几种方法是联合使用的。布克在进行手术之前，也进行过这种处理。……”

“啊！”我和老演员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这么说，布克能活下去了？”

“不，不，”一提到这个问题，姚主任脸上立刻蒙上了一阵阴影。“你们别激动，布克，你们总知道，我们对它的关心也决不下于你们。在这种情形下救活的狗，对我们实验室，对医疗科学，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的复活能向大家证明，器官移植也能应用到急救的领域里去。可是说真的，当时我们并不

知道这只狗是有主人的。唉，这真是一只聪明的狼狗，它居然能从我们这儿逃出去！可是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显然对它是不利的。要知道，我们进行了手术以后，治疗并不是就此停止了；我们要给它进行药物和放射性治疗，这是为了使蛋白质继续保持一种‘麻痹’状态。另外，我们还要给它进行睡眠治疗。这你们是知道的，根据巴甫洛夫的学说，大脑深度的抑制，可以使机体的过敏性减低……”

“那布克……布克又怎样了呢？”我和老演员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

“是的，布克的情形很不好。它的左后腿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跛的。那儿的神经显然已经受到了影响。如果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偶然碰到了它，这种情形恐怕还要发展下去。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没有见到我们寻找失狗的广告。布克一逃走，我们的广告第二天就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姚主任忽然打住了。他犹疑了一下，突然站了起来，说：“请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布克。不过，请你们千万别引起它的注意和激动。”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我觉得仿佛是要去看一个我们自己的生了病的孩子。更不用说那个善良的老演员有多么激动了。

我们在实验室楼下的一间房间里，看到了真正的奇迹：一只黄头黑身的狼狗；一只棕黑色的猎犬，却长着两条白色的后腿；至于那只被换了头的猴子，如果不是姚主任把它脖子上的疤痕指给我们看，我们是绝对看不出来的。这些经过了各种移植手术的动物，都生气勃勃地活着。这些科学上的奇迹，是为向世界医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献礼而准备着的。在我们看到的时候，对外界来说，还是一个小小的秘密。

在楼下的另一个房间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那个非常不幸，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布克。不过，这时它已经睡着了，是在一种电流的催眠之下睡着的。它把脑袋搁在自己的——也可说是另一只狗的——爪子上，深深地睡着了。几十只电表和一些现代化的仪器，指示着布克现在的生理情况。几个穿着白大衣的年轻的医学工作者，正在细心地观察它，服侍它，帮助它进行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姚良教授显然也被我们对布克的感情感动了。这个冷静的科学家，突然挽起了我们两人的胳膊，热情地说：

“相信科学吧！我们一定能叫它活下去！”

那天从研究所回家后，我好久好久都在想着一个问题。第二天早晨，我一打开房门，就看见老演员也站在门口等着我。我们用不着交谈，就知道大家要说什么了。

“走，我们应当马上去找姚主任！”老演员说道。

聪明的读者一定知道，我们这次再去找姚主任是为了什么。是的，这一次，是为了我们的另一个孩子——小惠——去找这位出色的科学家的。

布克的正式演出

在报上读过“世界医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报道和有关我们的新闻的人，当然用不着再读我的这最后的几句话了。但是，我那喜悦的心情，使我不得不再在这儿说上几句。

在“世医大会”上，各国的医学们都肯定了姚良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的功绩。大会一致认为：姚良教授的试验证明，器官移植术已经可以实际应用了。换句话说，已经可以应用到人的身上来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一样，第一个进行这种手术的，是我那可爱的小女儿——小惠。你们一定已经看出，我是很爱小惠的。第一次进行这种手术当然有很大的危险。但是科学有时候也需要牺牲，任何新的事物，总要有第一个人去尝试。我可以这样说，如果科学事业需要我的话，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的，更不要说是这种能使千百万人重新获得生命和幸福的重大试验了。

小惠的手术是在九月里进行的。离开大会只有五个多月。这种大跃进时的作风和魄力，使国外许多有名望的医学家都感到惊讶。六个月以后，小惠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被移植到小惠身上的那条腿，肤色虽然有些不同，用起来却和她自己的完全一样。

第二个进行这种手术的是著名的共产主义劳动英雄、钢铁工人陈崇。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他为了抢救厂里的设备，一只手整个儿被烧坏了。劳动英雄陈崇的手术进行得也很顺利。以后，心脏的调换、肾脏的调换，都在第一医院里获得了成功。姚良教授的方法，同时迅速地推广到别的城市和国外去了。

至于布克，我想也用不着我在这儿多介绍了。自从报纸上介绍了它的奇遇以后，它已经成了一个红得发紫的演员了。为了满足许多人的好奇心，布克终于被允许在马戏团里演出。它的后腿还微微地有些儿跛，可是它那出色的表演却弥补了这个不算太大的缺陷。

我还记得布克重新登台那天的盛况。姚良教授和我们四号院子里的朋友当然都去了。布克的节目是那天的压台戏。当表演完毕，在谢幕的时候，知道这事件始末的观众突然高声喊了起来：

“我们要小惠！我们要姚良教授！”

“我们要小惠！我们要姚良教授！”

戴着尖帽子，穿着小丑服的老演员，激动得那样厉害。他突然从池子那头，一个跟头翻到我们的座位的跟前。他非常滑稽地，但是又非常严肃地向我们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小惠拉着姚主任的手，就像燕子似的飞到池子中间去了。

看到小惠能这样灵活地走动，就不由地叫我记起了她第一次被老演员抱到池子里去的情景。我不觉激动得眼睛也被泪水模糊了。当然，你们一定知道，这并不是悲伤，这是真正的喜悦！为科学，为我们人类的智慧而感到的喜悦！

歼灭黑星

博士遇难

在遥远的未来，罪恶的黑星和他的军队为了控制地球而发动了战争。以查喀尔博士为首的麦克瑞小组，为了主持正义奋起反抗，成了黑星唯一的对手。双方几次交战，黑星屡屡遭到失败。他召集几位忠实干将，一起策划新的阴谋。

弗雷兹博士首先出谋划策：“陛下，威廉·布里杰博士研究的流星动力已经获得成功，它肯定能帮助我们征服地球。”

“谁去拿呢？”黑星问。

“我手下的间谍一定能办到。”独眼龙布莱特上尉接下了任务。

这时候，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大会上，科学家们正在为布里杰博士荣获这一年诺贝尔物理奖而热烈鼓掌。忽然，后排几个座位上出现了几位行踪可疑的人，虽然他们也在鼓掌，可是眼睛却紧紧地盯着布里杰博士身边的那只公文箱。他们就是布莱特上尉派来的骷髅间谍。会场上他们无法下手，就在去机场的途中，把布里杰博士绑架到了一幢房子的地下室里。

“嗯，快把那只文件箱交给我们。”骷髅们喊着。博士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说，“现在我没什么好选择的，只好这么办了，拿去吧！”博士说罢，把箱子提了起来，就在骷髅们冲上前来抢的时候，博士按下了箱子上的一个红色按钮，轰隆一声巨响，箱子里的高效炸弹爆炸了，布里杰博士和他的公文箱连同黑星

的喽啰们都同归于尽。

布里杰博士的儿子内森得到爸爸牺牲的消息，十分悲伤。去年，妈妈因为意外事故离开了人世，今天，爸爸又被害死，只剩下他一个人，今后该怎么办呢？

忽然，一把雨伞遮在了他的头上。内森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位老人。“你是谁？”“我是你爸爸的同事查喀尔博士。你爸爸曾经委托我做你的保护人。现在，快跟我走吧。”

这时候，远处传来了一阵怪叫声，“哟，这是什么声音？”内森问道。“孩子，黑星没能从你爸爸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派骷髅抓你来了，快走吧。”查喀尔博士催促着。

这时，一群骷髅已经包围上来。查喀尔博士见无路可走，就从伞柄上抽出一把激光剑，对着骷髅挥舞起来，剑到之处，骷髅应声倒地，不一会儿，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内森，快跟我来！”博士拖着内森冲出包围圈，上了一辆汽车飞快离去。

查喀尔博士把内森带到了麦克瑞基地。内森的机器人“保姆”安娣已经等在门口：“啊，早上好，内森，今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查喀尔博士说：“是啊，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凯茜，我们的行动总管；这两位是加森和斯科特，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博士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上传来：“查喀尔博士，怎么不向内森介绍我啊。”

“咦，这是谁呀？”内森好奇地抬头看去，除了一大片闪烁发光的指示灯以外，什么也没有。

“哦，我来介绍，这是雨果，我们基地的电脑中心。”

突然，基地控制室的红灯一闪一闪，同时传来雨果的声音：“警报，战斗警报。黑星派来大量飞机正在向麦克瑞基地飞来。”这时，查喀尔博士面前的显示屏上，出现了大量飞机。博士立

即发布命令：“麦克瑞小组做好战斗准备。”加森、斯科特、凯茜迅速带上头盔，坐上了各自的驾驶座椅。“发射！”博士一声令下，三个驾驶座椅分别下降，进入了三架飞行器里。飞行器迎着黑星的飞机高速飞去，不一会就冲入了对方的机群里。“狠狠地打。”博士下达命令，“好好教训一下黑星，为布里杰博士报仇。”顿时三个飞行员在敌人机群里翻滚着，打得骷髅驾驶员们哇哇直叫，黑星的进攻被粉碎了。

查喀尔博士告诉大家新的计划，今后麦克瑞将以一艘大型飞船为基地，驱动飞船的能量就是布里杰博士研究的成果——流星动力，由电脑中心雨果指挥。飞船起飞了，它不断地升高，当高度到达纽约摩天大楼的最高一层时，忽如火光一闪，整艘飞船融化在耀眼的亮光里，变成了一束旋转的光线，消失在茫茫天际。

黑星和他的干将从显示屏里看到了麦克瑞飞船起飞的情况，黑星的心中很不愉快：“唉，现在麦克瑞飞船已经发射了，你们说有什么对策？”

布莱特上尉说：“陛下，没有关系，我派出去的骷髅兵已进入飞船，请看。”显示屏上出现了麦克瑞飞船的内部景象，一个骷髅头领正挥舞手枪，带着一群骷髅兵在飞船里到处搜索着。

雨果也发现了钻入飞船的骷髅。他及时将情况报告查喀尔博士。

“立刻干掉他们！”博士下达了战斗命令。加森、凯茜、斯科特拔出枪，分头进入飞船的各个部位，没多大功夫，骷髅兵已片甲不留，完全被解决了。

内森加入麦克瑞小组后，常常思念起去世的爸爸。有一天，他终于梦见了爸爸。爸爸说：“我真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我

在发明雨果的时候，就将我的脑纹输入它的线路，雨果就是根据我的意志在指挥麦克瑞的。今后，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交谈。内森，我有许多东西要教给你，再见了，我的宝贝。”内森醒后，把梦中情况告诉了查喀尔博士。博士相信布里杰博士的遗传因子，一定会在内森的身上发生作用的，使内森去完成布里杰尚未完成的伟大事业。

就在这时，雨果的声音又传来了：“注意，黑星知道布里杰博士的思维，已经灌进内森的潜意识中，因此，黑星将竭尽全力抓获内森。”

歼灭者

黑星眼看着麦克瑞飞船进行远距离飞行，心中十分着急，又召来那几位干将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阿亨王子首先开口：“关键是我们也得掌握这种技术，这样，我们就可以征服地球了。”

布莱特献计说：“陛下，我认为真正的关键是摧毁麦克瑞Ⅰ号，这样，我们就可以抢到麦克瑞基地了。我已经设计制造了一个能对付麦克瑞的机器人，名叫‘歼灭者’，它有精良的武器系统。”

“啊，真漂亮，布莱特博士，哈哈……阿亨，你看如何使用这个‘歼灭者’呢？”

阿亨转身指向地图：“我们先去炸毁所有的水坝，让地球人屈服于陛下，如果查喀尔来阻拦，正好用‘歼灭者’消灭他们。”

“嗯，这个主意不错，赶快行动吧！”

这时，麦克瑞飞船已来到了阿尔卑斯山附近。忽然，雨果

送来了最新情况：“查喀尔博士，我好像觉得黑星搞了一个秘密武器，他的行动计划与水有关，具体情况我正在进一步搜集。”

果然，没有多久，斯科特发现有好几枚导弹从远处飞来。查喀尔博士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麦克瑞Ⅰ号准备发射！”轰的一声，从飞船的发射舱里喷出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麦克瑞小组的三架飞行器向机器人靠拢。机器人的两条腿部打开后，露出两个舱位，凯茜和斯科特的飞行器飞了进去。接着，机器人的胸口打开了，加森的飞行器也飞了进去。随后，麦克瑞机器人的头部发出奇异的光彩，呼的一下就飞出很远很远。

空中的导弹越飞越近了。凯茜操纵雷达进行瞄准，当导弹的影子进入雷达中心时，凯茜按下按钮，只见麦克瑞的肩部射出两束火光，引爆了飞行中的导弹。突然，加森发现还有两枚导弹没有爆炸，向着地面上的拦河大坝飞去，水坝十分危险。

“凯茜，我看让麦克瑞Ⅰ号去阻止它们吧。”查喀尔博士下了决心。

麦克瑞Ⅰ号转过身子，开足马力，向导弹追去，在大坝的上空终于追上了那两枚导弹，便不顾一切撞上去。轰隆，导弹爆炸了，大坝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可是，麦克瑞Ⅰ号受了伤，三个驾驶员只觉得一阵震动，他们再也无法操纵了，任凭麦克瑞Ⅰ号坠落下去，掉在大坝附近的山沟里。

黑星和他的干将一直在观看着这场战斗，当他看到麦克瑞Ⅰ号这么快就失去了控制，不由大笑起来：“哈哈……”布莱特上尉笑得手舞足蹈：“他们无能为力了，我们庆功吧！”

查喀尔博士也从显示屏上看到了麦克瑞Ⅰ号受伤的情况。他通过对讲机，建议起动备用的发动机。凯茜试了几下，可是毫无作用。

就在这时，黑星的飞机出现了，他们在大坝上轮番向瘫痪

的麦克瑞机器人扫射，好几处被打中，冒出了火光。更为糟糕的是，雨果发现“歼灭者”向麦克瑞基地袭来了。

面对这严峻的形势，内森猛然想起，或许能从计算机里找到修复麦克瑞Ⅰ号的方法，只要麦克瑞Ⅰ号起来战斗，麦克瑞基地也就保住了。内森飞快来到计算机前，用他从小就学会的计算机语言进行操作，终于发现了麦克瑞Ⅰ号的两处故障以及排除的方法。他想把这个情况告诉加森，但与麦克瑞Ⅰ号的联系已经中断。怎么办？内森看到了停在一旁的喷气车，就毫不犹豫地跨进喷气车，冲出基地，向麦克瑞Ⅰ号飞去。

正在进攻麦克瑞Ⅰ号的黑星战斗机，发现了内森的喷气车，于是又把内森作为攻击的目标。喷气车上没有武器系统，内森无法还击，只得左避右闪，艰难地飞行着。这时，凯茜发现了他。斯科特把内森从喷气车内拉到了隐蔽的地方。内森说：“我来修理麦克瑞Ⅰ号。”加森说：“什么，你来修理？你这个小家伙真是信口开河。”“别笑，加森，我真的能修理。”内森一本正经地说。凯茜说：“那么就让他试试吧。”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内森带到了麦克瑞Ⅰ号的舱内。内森拿出了随身带来的小计算机，把它与麦克瑞Ⅰ号的控制中心连在了一起，然后熟练地按动按键，立刻从机舱里传出一阵轻微的机器声。通过显示屏，加森看见一只机械手正在调换一个被损坏的部件。“好了，可以发动了。”加森听到内森干脆的声音，半信半疑地按了一个红色按钮，发动机果然运转了。加森再推动一下操纵杆，麦克瑞机器人徐徐升空了。

黑星的飞机看见麦克瑞机器人已经恢复正常，纷纷四处逃命。

这时，对讲机中传来了查喀尔博士的声音：“凯茜，雨果报告说黑星的‘歼灭者’已接近麦克瑞基地，你们赶紧返航，

截住他们。”

布莱特也接到麦克瑞Ⅰ号被修复的消息，他下令“歼灭者”先去进攻麦克瑞Ⅰ号。于是，两个巨大的机器人在空中相遇了。

“歼灭者”先发制人，从胸口射出几枚导弹。加森一推操纵杆，麦克瑞机器人就从导弹上方飞了过去。正当“歼灭者”被搞得晕头转向时，加森叫了起来：“让它尝尝光子弹。”斯科特按下按钮，麦克瑞机器人的右手发出了激光，对准“歼灭者”狠狠地射去，随着一道闪电，“歼灭者”内部的电路短路了，爆发出阵阵火花，最后葬身在火海中。

从屏幕上看见“歼灭者”的悲惨下场，布莱特上尉上弗雷兹博士大惊失色。

麦克瑞Ⅰ号胜利返航了，大家紧紧围住内森，感谢他救了麦克瑞基地。查喀尔博士很高兴：“真不愧是布里杰博士的好儿子。”这时，雨果的声音又传来了：“查喀尔博士，麦克瑞基地现在开始远距离传真。”

幻想世界

内森来到麦克瑞基地已经好多日子了，他生活得很愉快。安娣每天辅导他学习数学、生物、地理，查喀尔博士教他学习计算机，加森则让他跟着学习驾驶技术。唯一使内森觉得不满足的是，麦克瑞基地没有玩的地方。他多么想去游乐场玩玩各种游艺机啊！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小孩子。

这一天，麦克瑞飞船到了查克镇附近的丛林时。查克镇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幻想世界”，这对内森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内森趁查喀尔博士和斯科特等人研究下一步飞行路线时，驾着喷气车悄悄离开基地，到“幻想世界”去了。

“幻想世界”里果然很有趣，什么太空跳伞、离心飞盘、高速轨道等等，各种游艺玩具应有尽有。内森饶有兴趣地玩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来到了“小小星球魔术大厅”。

安娣在基地里到处在找内森复习功课，可是，连影子也没有找到，估计他到“幻想世界”去了，赶去告诉查喀尔博士。博士得到消息后，心中很不安，担心那里会有黑星的阴谋活动。

斯科特说：“博士，我以前在马戏团里学过本领，在游乐场里还是可以大显身手的。”说完进入了他的飞行器出发了。

“斯科特，你必须尽全力保护内森。”查喀尔博士通过对讲机叮嘱着。

黑星在“幻想世界”里设下了圈套，等着内森去钻。从内森进入大门起，就被监视了。伪装成小丑的骷髅，不断用对讲机向黑星报告。阿亨王子通过显示屏，注视着内森的一举一动，当他看到内森走进由他精心布置的“小小星球”时，立即向黑星报告：“陛下，内森已进入我的包围圈了。”“一定要把他抓起来。”“是，陛下，我还要把他脑子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改变一下，让他向着我们。”阿亨慢条斯理地下达命令：“开始行动吧！布莱特，如果麦克瑞来营救，你的行动准备得怎么样啦？”“那是枉费心机，如果他们来营救，麦克瑞将完蛋。全体战斗机注意，五架一组，排好队形，等候我的命令。”

内森蹦蹦跳跳地跑进了“小小星球”的大门。他听到大厅里好像有掌声和喝彩声，肯定里面非常有趣。可是一进入大厅，他惊呆了，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内森害怕了，他想退出去，可是已经晚了，刹那间，里面灯光全部熄灭，柱子后面闪出好多好多穿着奇装异服的小丑，他们的眼睛里发出骇人的光线，嘴里发出呀呀的叫声，把内森围困在中间。

内森害怕极了：“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

小丑们并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向内森逼近。有一个小丑伸出手，一把抓住内森。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斯科特出现了：“快放开他……”

听见斯科特的声音，内森高兴极了，用足力气挣脱小丑的手，跑到斯科特的身边。一阵枪声，斯科特开枪打倒了跟着跑过来的小丑，带着内森向外撤退。

阿亨王子从显示屏里看到了赶来救援的斯科特，马上派出大量武装骷髅，包围“幻想世界”。布莱特随即命令战斗机出击，以防麦克瑞小组赶来营救。

其实，斯科特走了以后，查喀尔博士立刻与加森、凯茜研究制订了营救计划。当听到雨果报告说内森和斯科特在“幻想世界”里遇到麻烦的消息后，马上乘上飞行器，向“幻想世界”飞来。

斯科特带着内森撤出“小小星球”后，遇到了大批武装的骷髅兵。为了保护内森，斯科特觉得不能硬拼，只得且战且退，一直退到空中轨道车站的旁边。“内森，快上车！”斯科特把内森推进一节车厢，然后启动电源开关，轨道列车把内森载走了。

不久，布莱特的战斗机追来了，在斯科特的头顶上狂轰滥炸，还不时俯冲下来。斯科特拿出了蹦跳的本领，往上一跃，抓住了一架飞机的翅膀，被飞机带上了天空。驾驶飞机的骷髅兵想让飞机疾速地一上一下，企图甩掉斯科特。斯科特练过空中飞人，根本不在乎这些晃动，仍然稳稳当地吊在飞机下面。忽然，斯科特发现他已经飞到了正在奔跑着的轨道车的上方，于是手一松，一个漂亮的飞燕展翅，跳上了轨道车，恰好坐到了内森的身边。

黑星的战斗机开始把轨道车作为进攻目标了，不断扫射，

还不时扔下炸弹。

与此同时，赶来营救的凯茜和加森，在空中也遇到了黑星战斗机的拦截。他们对骷髅们五架一个编队的作战方案并不在乎，两人互相配合，每打出一枚激光炮弹，就把一个编队的五架飞机一起打掉。他们飞一阵打一阵，终于来到了“幻想世界”的上空。

正在这时，险情出现了，黑星的一架战斗机正好把炸弹扔到了轨道车的前方，把轨道炸断了。斯科特和内森万分危急。凯茜灵机一动，紧急启动斯科特停在乐园外面的飞行器，通过摇控让它飞到轨道断裂的地方。斯科特挟着内森，一个鱼跃，钻进了他自己的飞行器，并且马上调整方向，与凯茜、加森汇合在一起了。

“查喀尔博士，请发射麦克瑞Ⅰ号。”斯科特立即提出要求。不一会，一个具有无限力量的麦克瑞机器人，出现在黑星的战斗机群面前。斯科特按下了发射炮弹的按钮。“打得好！斯科特，正中靶心。”“哈哈，内森，别忘了，我还练过飞镖呢！”

瓢虫行动

一次次的惨败使黑星非常恼火。他决定策划一个新的阴谋。黑星指着一只圆筒对他的干将说：“现在我得启用这批货色啦，是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来的。”满脸横肉的加洛旦好奇地打开筒盖，探头一看，不由地大吃一惊，原来筒里爬满了金光闪闪的机器瓢虫。

“这些小爬虫能派什么用处？”阿亨王子有些怀疑。

“只有它们，才能突破麦克瑞防线。你们努力干吧！”

“是！陛下。”加洛旦走上前一步，“这次让我来进攻吧。”

“好吧，不过你有勇无谋，这次得好好动动脑筋哪！”

加洛旦马上叫来了几个骷髅，命令它们把整筒的机器瓢虫装上了一艘飞船，并且立即下令发射。

麦克瑞基地已经来到了加勒比海地区的海面。查喀尔决定在这风景胜地作短暂停留，让大家休息一下。听到这个消息后，加森、斯科特、凯茜和内森飞快地跑出飞船，跳入海水中，尽情地游泳玩耍。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海岛的那一面，黑星的一个罪恶阴谋开始实施了。一艘飞船正在悄悄地向他们靠近，突然，一只圆筒从飞船里抛出来，掉入海里，大批机器瓢虫涌出来，一直向岸边游去。

对于海中的异常，雨果已经感觉到了，它立刻向查喀尔博士报告。博士打开对讲机与加森他们通话：“麦克瑞小组注意，请立即返回基地。”

就在麦克瑞小组返回基地的时候，机器瓢虫纷纷爬上麦克瑞飞船。瓢虫把头一低，头上的一对触角对准了飞船的外壳，一道道耀眼的弧光从触角里发出来，射在船体上，飞船的外壳被电弧光割出一个窟窿，瓢虫纷纷涌入飞船。加洛旦接到瓢虫们已经进入麦克瑞基地的报告，高兴地对黑星说：“麦克瑞的防线果真被陛下的勇士突破了。”

“警报！警报！”雨果的紧急呼叫把大家都召到中央控制室里，“一批小虫子已进入了麦克瑞基地，它们的背鞘中储存着很大的能量。”

“有多少小虫子已进入飞船？”查喀尔博士问。

“据我估计，至少已经有几百个了，它们几乎爬满了整个飞船。”雨果回答的同时，显示屏上显示出了瓢虫在麦克瑞基地的分布情况。

“快去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找出来，统统消灭掉。”查喀尔博士下达了命令。内森马上坐上喷气车，向基地的电脑控制中心飞驰而去。加森、斯科特、凯茜也都向各自负责的部位跑去。凯茜推开工室的房门一瞧，地上、墙上空空的，没有什么异样。她正庆幸这里还没有遭受瓢虫的侵犯，头顶上方突然射来了一发子弹。凯茜赶快向边上一闪，然后抬头一看，不得了，天花板上爬满了机器瓢虫，其中一只的背鞘正对准着凯茜。凯茜一咬牙，把枪口向上，来回扫射了一番，顿时掉下来大批瓢虫。

内森乘坐喷气车一直来到电脑中心室，那里也爬满了机器瓢虫。内森对着爬过来的瓢虫，打开喷气车前面的强光灯，一束炫目的光线射向瓢虫，把它们照得趴下不动了。内森高兴得跳了起来，又把车灯光照向另一批瓢虫。

突然，查喀尔博士发现显示屏里的图像不住地抖动，同时传来了雨果有些走调的声音：“紧急情报，紧急情报，瓢虫开始进攻我的电脑数据库了。”

凯茜听到雨果的呼叫声时，已经基本结束了她工作室里的战斗，马上赶到电脑中心室，向电脑数据库望去：“啊呀！危险，瓢虫已经爬到雨果身上了。”

内森抬头一看，果然有一只瓢虫已趴在电脑数据库上，并且把头上的触角伸到了数据库的磁盘里。“凯茜，快开枪！”

凯茜举枪瞄了一下，却又把枪放下了。

“啊呀，怎么不打呢？”内森问。

“如果打中雨果怎么办？”凯茜有些担忧。忽然，她看见了停在一边的喷气车，“对，我坐你的喷气车，到上面去打，这样可以准一些。”谁知就在凯茜举枪瞄准的时候，瓢虫的背鞘也翘起来了，几乎是同时，凯茜的手枪和瓢虫的背鞘都向对

方射出了光子弹。最后，趴在雨果身上的瓢虫被打下来了，但是凯茜也因失去平衡而摔了下来，昏了过去。等到凯茜醒来，大家都围在她的床边。内森很高兴：“凯茜，入侵的瓢虫已经全部消灭了，你安心休息吧。”

查喀尔博士语重心长地说：“不过我们还得提防黑星玩弄新的阴谋。”

尼罗河女王

今天，凯茜特别高兴，因为她接到了好莱坞著名导演沃恩寄来的请柬，邀请她去观摩正在拍摄的电影《尼罗河女王》，顺便参观游览一下。查喀尔博士同意她去，但是嘱咐她必须时时提高警惕，防备黑星乘机耍弄新的阴谋。

内森吵着一定要随凯茜一起去，他的理由是凯茜一个人去尼罗河太危险了，万一遇到鳄鱼、狮子的袭击怎么办？即使那里没有危险，凯茜一个人也会感到寂寞的。

“内森说得不错，我一个人去是有些寂寞。再说，让内森去看看开罗也会增长许多知识的。”

“嘿！凯茜，你真好！”内森高兴得一蹦几米高。

“既然凯茜愿意带内森去，我也不反对，只是凯茜必须负责好内森的安全。”经查喀尔博士同意后，凯茜和内森驾着飞行器很快就到了开罗。

这时，电影《尼罗河女王》的拍摄正进入高潮，只见金字塔周围热闹非凡，内森从来没见到过这种场面，感到非常好奇：“他们在游行呢，我们去看看。”不等凯茜回答，内森一头钻进了人群。

“内森，你在哪儿？”凯茜高声地叫着。

正在这时，从人群中挤过来一个人，一把扶住凯茜：“啊，凯茜小姐，你终于来了。”

“您是……噢，原来是沃恩先生。那儿出了什么事？”

“真没想到，电影拍到关键时刻，扮演女王的演员突然被太阳晒晕过去了，现在正在抢救。”

“太遗憾了，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感谢上帝，我邀请你来是观摩游览的，现在成千上万名群众演员正等着女王出场，可是我又没有准备替身演员，你是否可以……”

“不！这个忙我实在帮不上。我可不是个演员，再说，我还在寻找一起来的同伴呢！”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演员，以前您在《奥林匹克》里担任配角时，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至于您的同伴，那好办，只要您一上场，他就会找来的。”沃恩的花言巧语竟使凯茜心动了。她跟着导演来到化妆室，穿上了女王的服装，还戴上镶嵌着钻石的皇冠。导演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枚戒指：“这是尼罗河女王的宠物，为了使电影拍得真实可信，你还是戴上吧！”不管凯茜愿意不愿意，他抓起凯茜的手硬把戒指给她戴上了。

邀请凯茜来游览，又突然请她做替身演员，全是阿亨王子设下的圈套。阿亨收买了导演沃恩，一起策划了一个尼罗河方案，想把麦克瑞小组的成员一个一个引出来，然后逐个消灭。给凯茜戴的那只戒指，是黑星特意设计的冲击波接收器。

金字塔旁的摄影场恢复了正常。导演一声令下：“开拍！”尼罗河女王迈着轻盈的步子，向金字塔的顶端缓缓走去。

内森在人群中为这美丽的女王叫好，他还不知道这女王就是凯茜扮演的。突然，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叫，原来凯茜脚下的金字塔裂开了一道口子，凯茜跌进了裂开的缝里。就在这时，

内森认出了女王就是凯茜，高声地叫了起来，但是太晚了，凯茜已经消失在金字塔里。

“哈哈，陛下，我的计划万无一失吧，现在第一步已经成功了。”阿亨一边在夸耀自己，一边又匆匆地去布置下一步行动了。

查喀尔博士很挂念凯茜和内森，他让雨果及时报告他俩的行踪。而在凯茜被戴上那只戒指的时刻，雨果已经接收到一个异常的信号，所以说：“查喀尔博士，我觉得凯茜可能遇上麻烦了。”

博士想：“看来，黑星又在耍什么阴谋了。”他转身对加森、斯科特说：“快去营救凯茜和内森！”

这时，内森驾着飞行器返回了基地，向大家叙述了他看见的情况，并且催促加森、斯科特快去营救凯茜。

加森和斯科特很快来到了金字塔附近，机智地避开了看守人员，悄悄地钻进了金字塔。他们打着强光电筒，穿过曲曲弯弯的长廊，来到一个大厅，突然发现大厅中央有一张石床，床上躺着一位穿戴华丽的女王。“啊，是凯茜。她死了吗？”加森惊叫着跑了过去。斯科特冲到石床跟前：“凯茜，快醒醒！”加森和斯科特摇着凯茜的身子大声叫着，凯茜的眼睛终于微微睁开了。她如梦初醒：“我怎么会躺在这儿？电影拍完了吗？啊呀，内森呢？”

“凯茜，你上黑星的当了，差点儿丢了性命，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他俩扶起凯茜向外走去。可是，怪事出现了，裹着白布躺在那里的木乃伊，竟一个个都站了起来，并且一跳一跳地向他们包围上来。原来黑星通过显示屏看见凯茜被救，立即用高频电脉冲刺激那些木乃伊，使他们复活，前来拦截加森他们。加森让斯科特扶着凯茜先走，自己在后面掩护，动作利

索地击退了木乃伊的进攻，脱离了险境。

“真是无用的家伙！”黑星对着显示屏大声地嚷着。

“陛下放心，他们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阿亨自信地说。

加森、斯科特和凯茜终于回到了基地。第一个来迎接的就是内森。“凯茜，你终于回来了。”突然，他发现凯茜手上的那只戒指，“这只女王的戒指真漂亮，不过，我总觉得它有些特别。”

查喀尔博士说：“内森的感觉很对，据我获得的信号分析，这只戒指是黑星行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凯茜赶紧把戒指脱下来，扔进大海里去了。查喀尔博士说：“你做得对，看来这只戒指是属于大海的。”

黑星从显示屏里看到戒指已经沉入海底，不由得暴跳如雷。在一旁的阿亨王子低下了脑袋，为他精心策划的尼罗河方案的破产，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决战时刻

内森来到麦克瑞基地已经3年了。3年来，他时常通过计算机与父亲布里杰博士对话，学到了许多深奥的核物理知识，特别是布里杰通过感应带着内森在宇宙中遨游，使他渐渐地掌握了流星动力，这是任何人也比不上他的。

雨果及时把内森变化的情况提供给查喀尔博士：“博士，根据我的测定，内森对智慧的吸收率已提高了许多倍，已经能够自觉地控制流星的动力，成为唯一具有流星动力的人，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精力，他都将与他父亲布里杰博士一样。”

查喀尔博士听了很激动。他把内森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内森，布里杰博士已经把一切都传授给你了，今后就要

靠你去拯救地球了。”

内森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严肃地对博士说：“是的，博士，请您放心，我会这样做的。”

黑星和他的干将们又在策划一个更大的阴谋。满脸横肉的加洛旦向黑星报告：“陛下，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嗯，很好，各就各位，等待命令，但要记住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那个内森！”

“哈哈，我们会毫不留情的。”布莱特上尉和阿亨王子的部队都做好了准备，他们想一举消灭麦克瑞，抓获内森。

这时，麦克瑞飞船在靠近纽约城的大西洋里露了出来。海岸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群众，他们情绪激昂，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对麦克瑞这个和平使者的欢迎。

突然，群众开始混乱了。原来，在欢迎群众的背后，出现了黑星的坦克和大批武装的骷髅；接着，黑星的飞机也在天空中出现了。

“查喀尔博士，我已经测出大批黑星军队正在骚扰群众，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向我们进攻。”雨果报告说。

“我知道了。请您把飞船导航到安全地方。”博士非常镇定，命令麦克瑞小组的三架飞行器出发，和麦克瑞机器人拼接成为英勇无比的麦克瑞Ⅰ号，向黑星的军队冲去。

接着，查喀尔博士又作了调遣，让雨果把飞船开到黑星的老窝，然后突然出现在黑星的对面。

见到查喀尔博士，黑星连忙假惺惺地说：“我一直在等您啊，博士，欢迎你！”

“黑星，你的一切该结束了，我专门为你设计了这个小玩艺儿。”说着，博士举起了手中的中子炮，把炮口对准了黑星的胸膛。

黑星并不惊慌，反而冷笑了一下：“嘿嘿！看您背后。”

博士扭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他背后的显示屏里竟是大批已经竖直在发射架上的导弹。黑星得意地说：“你看到的这些东西是我为你们准备的，虽然它们被安置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区域，但它们全部指向你的麦克瑞。”

博士镇静地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保证我们的行动。”

“哈哈！哈哈！别那么自信，博士，可能你会在我下达命令前开火，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些导弹的程序已经编好了，它们一定能摧毁麦克瑞基地的。”

“只要最后能够消灭你，黑星，摧毁一个麦克瑞基地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查喀尔坚决地说。

“那么那个男孩呢，难道也一起被毁掉吗？博士，我们还是讲讲价钱吧。”黑星一面说，一面脱去了他始终披着的黑外衣，露出了凶狠狰狞的面目，“我要的就是那个男孩的流星动力。”

“黑星，你这是妄想！”查喀尔博士叫了一声，然后扣动扳机，一连串中子炮弹射向了黑星。炮弹在黑星的身上爆炸了，变成了一团熊熊烈火。可是火势很快消失了，黑星只是晃了一下身子，一点儿也没有受伤。

这下子，黑星老羞成怒：“这小玩艺儿对我一点也不起作用，哼哼，现在该轮到我不进攻啦！”

黑星下达命令，整个黑星部队搬出了所有的武器，开始大规模进攻。

这时，在麦克瑞基地里只剩下内森和安娣两个人。内森凭感觉知道情况的严重性，他对安娣说：“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流星动力，可以控制黑星的所有武器和他的部下，再见，安娣，我会回来的。”话音刚落，内森全身光芒四射，一下子连他的

人影也一起消失了。

说来奇怪，战场上的战斗一下子平息了，黑星的飞机一架架着陆，坦克的炮口全部向下，骷髅兵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武器，连阿亨王子、布莱特、加洛旦等干将也都走出控制室，宣布不再参加战争了。但是，黑星还不肯认输。查喀尔博士发出警告：“该结束了，黑星，快投降吧！”“不，决不！”黑星声嘶力竭地叫着。查喀尔博士又一次开炮了。黑星突然变成了一个火球，飞上了天空，缠住麦克瑞Ⅰ号，和它对打起来。“哈哈，麦克瑞Ⅰ号要完蛋啦！”黑星得意地说。

这时，麦克瑞Ⅰ号确实有些招架不住了。“内森，你在哪里？快来帮助我们！”查喀尔博士呼唤着。

“好吧，博士，让我来教训他。”内森马上出现在空中，然后转向了黑星：“黑星，到你该去的地方去吧！”内森说完，伸出手掌对准了黑星，一束光线立刻从他的手掌里射出来，包围了那个黑星变的火球，火球被光线分割成一片一片的红云，向四周散落，渐渐地消失了。黑星被消灭了。

眼看就要胜利了，突然，雨果高声呼喊：“查喀尔博士，有大批导弹向麦克瑞飞来。”

“内森，请用你的流星动力去阻止它们。”

“好吧，我就来！”内森再次伸出手掌，从手掌中发射出来的光线截住了正在飞行中的导弹，然后又让它们飞回到黑星基地的四周，像种树那样竖立在黑星基地的四周。“噢，我们胜利啦！我们完全摆脱黑星啦！”内森欢呼着。

一心向往的世界

韦恩先生走过一长列堆得齐肩膀高的灰色碎砖破瓦，来到了“世界商店”。正像他的朋友们跟他说过的那样，这家商店只是一个小棚子，由一些七零八碎的木材、卡车上拆下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块白铁皮和几排碎砖拼凑而成，全部涂了一层天蓝色油漆。

他回头望一望刚才走过的碎砖破瓦中长长的巷道，弄清楚后面确实没有人跟踪。他把带来的包包紧紧夹在手臂下，由于自己鲁莽大胆而激动得有点发抖，打开商店的门，偷偷溜了进去。

“早上好，”商店老板说。

商店老板也正像朋友们跟他说过的那样，是一个看上去精明狡猾的老家伙，个子高高的，眼睛狭长，嘴角下垂，名字叫汤普金斯。他坐在一把旧摇椅上，椅背上栖息着一只翠绿色的鹦鹉。店子里还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个生了锈的皮下注射器。

“我从朋友们那儿听说你的商店，”韦恩先生说。

“那么，你知道我要的价钱啦，”汤普金斯说：“你带来了吗？”

“带来啦，”韦恩先生说，举起自己的包包：“我的全部财产都在这里，不过我先得问问——”

“这些人总是要问一问，”汤普金斯对那只鹦鹉说，鹦鹉眨着眼睛。“要问就问吧，问吧。”

“我想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汤普金斯叹了一口气说：“是这样：我给你注射一针，使你失去知觉。然后，依靠我收藏在店子里的某些新发明的装置的帮助，我使你的心灵得到解放。”

汤普金斯一边说，一边微笑，他那只沉默的鹦鹉好像也在微笑。

“接着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韦恩先生问道。

“你的心灵从肉体中解放出来后，就可以在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世界里进行选择，那些世界都是地球诞生以来不停地向宇宙空间抛出去的。”

汤普金斯咧开嘴嘻嘻笑着，在摇椅上挺直腰坐起来，开始流露出热情。

“是的，我的朋友，尽管你可能从来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地球从它在太阳火热的子宫里诞生的那一瞬间起，就向外抛出各色各样的世界。世界无穷无尽，从大大小小的事件中迸射出来。每一个人，每一条阿米巴变形虫都在创造世界，就像你把石头扔到水塘里，不管石头大小如何，波纹都会向四面扩散。任何物体不是都有投影吗？是啊，我的朋友，地球本身是四度空间，因此只要地球存在，时时刻刻都会向三个方向投影，反映出它本身的形象。千万个、亿万个地球啊！无限多的地球啊！你的心灵由我解放后，就能在这些多得数不清的世界里选择任何一个，在你挑选的那个世界里生活一段时间。”

韦恩先生不乐意地感到：汤普金斯的这一席话就像马戏团兜揽顾客的人在大吹大擂，吹嘘那种根本不存在的奇迹。但是，韦恩先生又提醒自己：在他自己的一生中，有一些他原来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居然发生了。真想不到啊！因此，汤普金斯说

的那些奇迹也许可能发生。

韦恩先生说：“我的朋友们还告诉我——”

“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是吗？”汤普金斯问道。

“有的朋友隐隐约约地暗示过，”韦恩先生小心地说：“不过我尽量不抱成见。他们还说——”

“我知道你那些黑心的朋友会说什么。他们会跟你谈满足自己的渴望的情况，你是想听这个吗？”

“对，”韦恩先生说：“他们告诉我，不管我渴望什么，不管我想要什么——”

“一点不错，”汤普金斯说：“不可能发生别的情况。有无穷多的各色各样的世界供你选择。你的心灵进行选择，指导心灵进行选择的唯一力量就是你的愿望，潜藏在你内心深处的愿望是唯一起作用的东西。如果你一直暗中梦想杀人——”

“哦，不会，不会！”韦恩先生叫喊起来。

“——那么，你就会进入一个你可以杀人的世界。在那儿，你可以在血泊中打滚，可以赛过杀人魔王德·萨德，赛过罗马暴君尼禄，赛过你心目中任何杀人不眨眼的偶像。你渴望得到权力吗？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世界，你在那儿是名副其实的神，可能是嗜血成性的印度教主神毗瑟拿，也可能是慈悲智慧的佛菩萨。”

“我非常怀疑，如果我——”

“也还有别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汤普金斯说：“一切天堂和地狱的门都将向你敞开。放纵无度的性生活，饱餐世界上的佳肴美味，狂饮醉人的美酒，爱情，荣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真惊人啊！”韦恩先生说。

“对，”汤普金斯表示同意：“当然呐，我列举的这几个

有限的项目远远没有穷尽一切可能实现的欲望，没有包括欲望的一切排列组合。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你也许想到南海的一个小岛上去，在非常符合理想的土人中过一种简朴平静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这倒更合我的胃口，”韦恩先生腼腆羞怯地笑着说。

“可是谁知道呢？”汤普金斯问道：“哪怕是你自己也可能不知道你真正的愿望是什么，也许是唯愿自己死掉。”

“那种情况常常发生吗？”韦恩先生担心地问。

“偶尔发生。”

“我可不愿意死，”韦恩先生说。

“那种事很少发生，”汤普金斯说，眼睛盯着韦恩先生手里的包包。

“如果你这样说……不过我怎么知道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呢？你收费太高啦，简直要花掉我的全部财产。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你给我注射一针药物，我不过做一场梦而已！拿出我的全部财产，不过是换取一针海洛因和一套说得天花乱坠的奇谈怪论！”

汤普金斯微笑着，让对方放心：“保险不是什么注射药物，也丝毫不会有做梦的感觉。”

“如果那是真的，”韦恩先生稍微有点生气地说：“那么，为什么我就不能永远留在我一心向往的那个世界里呢？”

“我正在设法做到这一点，”汤普金斯说：“因此我才要这么高的价钱——要去搞材料，要做实验。我正在努力设法，力求能够永远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去。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解开把人束缚在地球上的那根纽带，那条绳索总是把人拖回地球。即使是伟大的具有神秘力量的人也不能割断这根绳索，只有死亡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我仍然抱着希望。”

“如果你成功了，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呀，”韦恩先生

客气地说。

“是的，是这样！”汤普金斯突然感情奔放地叫喊着说：“到了那时候，我可以把这个倒霉的店子变成救急的出口！到了那时候，我就不收费，对任何人都不取分文！每个人都可以到他一心向往的世界去，在那个世界里如鱼得水。至于这个该死的地方，就留给老鼠和虫子吧——”

汤普金斯突然停下来，沸腾的激情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我担心自己的偏见流露出来啦。我现在还不能使人们永远逃脱这个世界，还不能在死亡之外找到这样的途径，也许我永远找不到。目前，我能提供给你的不过是一次休假，换换环境，尝试和品味另外一个世界，看看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你知道我索取的报酬，我可以包退，如果你尝试以后感到不满意的话。”

“多谢好意，”韦恩先生非常诚恳地说：“不过，我的朋友们还跟我谈到了另外一件事，听说我的寿命要缩短十年呀。”

“那没有办法，”汤普金斯说：“而且无法退还给你。我的这一套程序使神经系统高度紧张，寿命因此要缩短。我们的所谓政府宣布我的程序不合法，原因之一就是这一点。”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坚决禁止你搞这一套呢？”韦恩先生说。

“不会的。从公事公办的角度来说，我这一套程序是作为有害的欺骗行为而被禁止的。但是，官员们也是人嘛。他们跟别人一样，也想离开这个地球啊。”

“这笔费用，”韦恩先生沉思着，紧紧抓住自己的包包：“再加上缩短十年寿命！为了实现我的秘密愿望……真的，我得考虑考虑。”

“考虑吧，”汤普金斯满不在乎地说。

在回家的路上，韦恩先生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乘坐的火车

到达长岛的华盛顿港时，他还在沉思。他从车站驾驶小汽车回家，一路上，汤普金斯精明狡猾、久经风霜的脸庞，汤普金斯说的那些可能存在的世界以及实现自己的欲望等等，一直在他的思想中萦回盘绕。

可是，一当他走进家里，那些想法都得抛开。他的妻子珍妮特要他跟一直在喝酒的女仆严肃地谈谈。他的儿子托米要他帮忙收拾单桅小帆船，那条船明天要下水。他的宝贝小女儿又缠着要跟他讲幼儿园里的事。

韦恩先生和颜悦色但又干脆利落地跟女仆谈了话。他帮助儿子托米给帆船船底上了最后一道黄铜色油漆，又耐心地听小女儿佩吉在游戏场里的冒险经历。

后来，孩子们都上床睡了，他和珍妮特单独坐在休息室里，珍妮特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

“出了岔子？”

“你好像有心事，”珍妮特说：“是不是今天在办公室里过得不痛快呢？”

“哦，就跟平常一样……”

他当然不打算告诉珍妮特，也不准备告诉任何人，不会说他请假去看了汤普金斯，到汤普金斯那个想入非非的陈旧的“世界商店”去过。他也不打算谈每个人都应当有的那种权利——一生中有一次可以实现自己最秘密的欲望。珍妮特心地单纯，决不会理解这些的。

第二天，办公室里闹哄哄的。由于中东和亚洲的事件，整个华尔街都稍微有点惊慌不安，股票市场也相应地发生波动。韦恩先生埋头工作。他极力不去想实现自己的秘密欲望，那要以他的全部财产为代价，还要赔上十年寿命。那是发了疯！老汤普金斯一定有神经病！

每逢周末，他和托米出去泛舟。那条旧单桅帆船在水上走得妙极了，船底的缝隙一点也不漏水。托米想要一套新的竞赛船帆，但韦恩先生一口就回绝了托米的要求。明年看情况再买，如果市场有起色的话。现在嘛，旧船帆还得对付下去。

有时，在夜晚，孩子们都睡熟了，他和珍妮特出去泛舟。那时，长岛海湾风平浪静，凉爽宜人。他们的小船滑过闪烁的浮标灯，驶向黄黄的大大的月亮。

“我知道你心里有事，”珍妮特说。

“亲爱的，说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没有嘛！”

“真的吗？真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

“那么，抱着我吧，好啦……”

于是，小帆船自己在水上随意飘荡了一会儿。

愿望，实现自己的愿望……可是秋天转眼来到，帆船要拖上岸来。股票市场重新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小女儿佩吉却出麻疹。托米要知道普通炸弹、原子弹、氢弹、钴弹和新闻消息中提到的各色各样其他炸弹之间的区别，韦恩尽自己所知道的给他解释。女仆却出人意料地走了。

那些秘密的愿望都非常好。也许他确实想杀死谁，也许他确实想住在南海的一个小岛上，可是有这些责任和义务要考虑啊。他有两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还有最理想的妻子啊。

也许到圣诞节左右再说……

但是，仲冬季节，由于电线线路有毛病，没住人的客房失了火。消防人员扑灭了火焰，没有造成多大损失，也没有人受伤。可是，这却使他有一段时间根本没有想到汤普金斯。首先，

卧室非修理不可，因为韦恩先生对自己优雅的旧房子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由于国际局势，生意仍然波动得非常厉害，很不稳定。那些俄国佬啦，阿拉伯人啦，希腊人啦，中国人啦，洲际导弹啦，原子弹啦，苏联人造卫星啦……韦恩先生在办公室里度过漫长的白天，有时夜晚也加班。托米得了腮腺炎。一部分屋顶必须重新盖瓦。接着，又到了要考虑帆船在春季下水的时候了。

已经过去了一年，他却几乎没有时间去想秘密的愿望。那么也许到明年再说吧。同时——

“唔？”汤普金斯说：“好吗？”

“哦，很好，”韦恩先生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擦着自己的前额。

“要不要我退款呢？”汤普金斯问道。

“不。刚才的经历使我非常满意。”

“他们这些人总是感到满意，”汤普金斯说，流里流气地对鸚鵡眨着眼睛：“好吧，你刚才的经历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久前的一个世界，”韦恩先生说。

“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么，你发现自己最隐秘的欲望了吗？是想杀人，还是想住在南海的小岛上呢？”

“我不愿意谈这件事，”韦恩先生愉快而又坚定地说。

“很多人都不肯跟我谈这一点，”汤普金斯绷着脸说：“鬼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嗯，我想一个人深藏在秘密愿望里的世界看来是神圣的，不管怎么说。别生气……你看你能不能使它永久存在下去呢？我说的是一个人选择的世界，懂吗？”

那老头儿耸耸肩膀：“我在尝试，如果成功，你会听到消息的，人人都会听到的。”

“是呀，我想是这样。”韦恩先生解开他的包包，把包包里面的东西放在桌子上：一双军用靴，一把小刀，两卷铜丝，三个腌牛肉小罐头。

汤普金斯的一双眼睛好一会都乐得放光。“非常满意，”他说：“谢谢你。”

“再见，”韦恩先生说：“谢谢你。”

韦恩先生离开商店，匆匆走到碎砖破瓦堆成的巷道尽头。再望过去，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延伸着一大片平坦的遍布碎砖破瓦的田野，褐色的，灰色的，黑色的。这些田野向四面八方延展，全部是建筑物扭曲变形的残骸、树木的余烬以及人的骨肉化成的白灰。

“唔，”韦恩先生自言自语地说：“不管怎样，我们得到的和我们付出的正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

他过去的岁月使他付出了全部财产的代价，还使他缩短十年寿命。那是一场梦吗？就是梦也值得啊！不过，现在必须完全不去想珍妮特和孩子们。那已经完啦，除非汤普金斯把他那一套程序搞得尽善尽美。现在，他得考虑他自己的生存问题。

他在瓦砾堆中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决心要在天黑以前赶回庇护所，要在鼠群出来之前赶到。如果他不赶快些，他会领不到晚上配给的那一份土豆哩。

科学女郎

我们尼奥肖的故事是从坎迪·勃朗开始的。其实在大一些的城市里，这类事一定早就发生了，只是那里没有追根究底而已。

当初，坎迪从堪萨斯城来到我们这里时，我才十岁；那时连我都明白，一个身段苗条、面庞俏丽的姑娘，名字又那么迷人，呆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太委屈了。她应该生活在纽约，可以拍摄各种广告照片——穿着坦肩的晚礼服或者黑色花边的内衣，或者擦着泡沫丰富的香皂。不过，无论为哪种商品作广告，她首先体现的都是爱情。“爱情”这个字眼儿同“坎迪”的芳名相结合是再合适不过了。

据说，女人的美，也同衣服一样，一时有一时的风尚。也许，在我曾祖父看来，坎迪的玉足和腰肢过于纤细，大腿和胸脯又太丰腴；然而尼奥肖的年轻人却都为这位陌生女郎的美貌所倾倒，觉得她增加一分则太胖，减少一分则太瘦。

坎迪到来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其速度超过了邮局不慎打破一瓶代购的香水的新闻。她还没走进旅馆，人们就已蜂拥而至。有几个幸运儿抢先占了前厅里的扶手椅，其余的人都麇集在周围，嘁嘁喳喳地议论，像到了牲口市一样。

我倒很走运，因为是最年幼的，所以就钻到这位女客面前，在最近处看见了她那金黄色的长发、蔚蓝色的双眸和猩红色的嘴唇。她的身体散发出一股新割的干草味，我很喜欢这个味儿。

城里立刻评头评足地议论起来，自然，多嘴多舌的主要是

妇女。有的说坎迪是已婚的妇女，谁也休想追求，不久她丈夫也要来。有的说，不对，她还没结婚，虽然已经到结婚年龄了。也有人说她是寡妇；还有人公开表示愤慨，说一看外表就知道她是干哪一行的，司法官准许这种人到尼奥肖，而且让她进旅馆，不知是何居心！

起初，人们把号叫作“勃朗字”，一种介于“小姐”和“太太”之间的称呼，谁也没弄清她有没有丈夫。不过我可头一天就弄清楚了。她手上没戴订婚戒指，更重要的是，她还答应跟我结婚。她是在日班值勤马弗·金基德递给她的旅客登记簿上签名之后答应我的。马弗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到登记簿的签名上。

“坎迪！”他愉快地叹道。

围在周围的男人也都愉快地赞叹了一句。恰在此时我钻出来说：

“坎迪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低垂目光看了我一眼，格格地笑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我听见了她蜜甜的声音。

我怔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的名字。

“吉姆。”我说。

“好吧，愿意嫁给你，吉姆。我答应你。快点长大吧。”

然而后来她并没嫁给我，而是嫁给了马弗·金基德那个最不漂亮的青年，同他一起留在尼奥肖，为他建立起一个舒适安逸的家庭。那班好论人非的人都说，他们的婚姻不会美满，坎迪日后一定抛弃马弗，不然的话，马弗可能沦为酒鬼，他可能为了坎迪去盗窃旅馆帐房的钱财，最后弄得蹲班房或者被杀死在地下室里。

可是这些事一件也没发生。马弗婚后便不再去台球社闲荡，

他每晚都在家里度过，还上了函授大学，最后当上了旅馆经理。坎迪对谁都很好，无论对马弗，还是对旁人。她深居简出，从不背地里说人坏话，从不去串门，从不跟人调情，大概这一点最使那些爱饶舌的妇女恼火。至于城里的未婚青年，他们不久就去物色别的对象了。在坎迪结婚以后，我们城里又来了一个特蕾西。你会以为她们俩是孪生姊妹，虽然特蕾西的头发是红色的，五官也稍有不同。她同坎迪一样，生得天使一般，是个体态娉婷的美女，合乎男人的理想。她嫁给了温斯洛大夫。不错，结婚时温斯洛还不是医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弗雷德·温斯洛，绝非令人欣慕的未婚夫。然而后来经过努力学习，他成了医生；弗雷德自己说，他是靠了特蕾西的帮助才获得成功的。

在特蕾西之后，来了个丘秋，不久又来了个叫作金的，金之后是达拉斯，最后是艾普丽尔；那时，我已年满十八岁，艾普丽尔就成了我的妻子。她同坎迪一样，是黄头发。身段也象坎迪，仿佛是一个模子铸的。起初这使我有些不安：是不是因为他们外貌相似我才爱上艾普丽尔的呢？但艾普丽尔是个理想的妻子，我从没因为娶了她而感到后悔。请你找找看，还有没有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丈夫！

艾普丽尔具备一个贤良妻女应有的一切美德。她举止稳重，但不冷漠；温存亲热，但不专断；关心我的事业，但不妄加干涉。她的烹调技术十分高明。每日清晨她都早早起床，为我准备一顿丰盛的早点；我中午回家时，又给我烧好味美可口而又热量充足的午餐。到正餐时，她总给拿出些使我意外高兴的佳肴。她还给我补袜子，钉钮扣，熨衬衫，擦皮鞋。当我们尼奥肖家户户拉上窗帘的时候，她凭着美丽的面庞和身段足可尽到妻子的义务，使任何作丈夫的都感到满意。除此之外，她每

星期六都刷洗一次汽车。别的地方怎样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尼奥肖，任何人对妻子的要求都莫过于此了。

然而城里的长舌妇们还是不停地议论。

“真奇怪，这些姑娘是哪儿来的？”

“姑娘的确挺好，我不否认，可是我们家的简哪一点比她差呢？我看这样中看不中吃的女人做馅饼不见得比我们的简强！”

“是什么魔鬼把她们弄到这儿来的，还这么迷人？莫非她们在别处找不到丈夫？”

有些人推测说：

“总是有点不大妙，等着瞧吧。不久就能看见倒楣的丈夫！”

谁知不幸的却是另外一些人——在坎迪来以前结婚的人。而在此以后娶了妻子的，包括鄙人在内，生活都安排得很美满。

我在银行谋得了一个职位，工作兢兢业业，如今熬到了第一副行长。我知道，一年以后老贝利一退休，我就可以接替他。

杰斯·霍尔娶了丘秋之后，修完法律系，成了全城首屈一指的律师。莱治·辛普森娶了金，后来被选为参议员。拜仑·乔治，达拉斯的丈夫，如今拥有一个自动售货的商店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艾普丽之后，又有许多这样的姑娘来到我们城市，而且一个个都结了婚。她们的丈夫全都功成名就。那些不幸去世的人，则在生前留下遗言，让她们再嫁，从而帮助后来的丈夫获得升迁的机会。

我惋惜的是我们当地的少女。她们并不是那种邋遢姑娘，只是她们无法同坎迪和艾普丽尔那些人竞争。

这还不算完。你且听我讲下去。

我们每逢星期六都在一起玩扑克牌。晚上我们六个人在旅馆聚会：马弗、温斯洛医生、我、杰斯、拜仑和莱治，如果后者在城里的话。如今要说的这个星期六，正赶上国会休假，莱

治回家。

我走出家门时，艾普丽尔并没数落我。她从来不责备我。不过我自己倒感到心情沉重，所以走到门口时回过头来说：

“说真的，我离开你，你不生气吗？”

她用纤细的手指抻平我衬衫的领子，吻了我一下。她现在看上去仍同二十年前一样年轻，也许倒更标致了。

“哪儿的话！”她回答说，毫无某些女人特有的讽刺口吻。

“你不是每周有六个晚上都同我在一起吗？你完全有权利同男人们一起消消遣遣。”说着就把我推到门外。

打扑克的时候，大夫忽然无端地问了一句：

“朋友们，你们觉得奇怪吗？我们六个结婚的幸福男人，谁都没有一男半女。”

莱治哈哈大笑起来：

“大概这正是我们幸福的原因吧。我的熟人，凡有子女的，都很神经质，感到很苦恼。动不动就情绪烦躁，举止失常。”

“可是你也得想想，毕竟外来的姑娘没有一个成为母亲的。”大夫固执地说。

“哪会呀……”拜仑本想反驳，可是他一对生小孩的夫妇都没说出来。

“这样一来，我们尼奥肖渐渐地就没有孩子了，”大夫继续说，“有一阵子我以为年轻的司法官或者琼斯夫妇要添丁进口，可是结果没有，你瞧。”

“为什么呢？”杰斯钉住了问道。

“实话实说吧，特蕾西不能生育。”大夫同样爽直地回答，“我想要孩子，所以没过多久我就叫她去检查了一次。等我了解真实情况之后，”大夫耸了耸肩膀，“我只好一句俗话来安慰自己了，没有绝对幸福的人。”

“不过这件事我倒怨自己。”拜仑说。

“我也是，”马弗说，“依我看，埋怨坎迪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大家都点头表示赞同：当然，毫无道理。接着我们缄默了很长时间。我甚至忘记了我手中有三张主牌和一个对儿。

“这么说……”我打破了沉默。

“什么这么说？”马弗反问道。

“你身为大夫，对这件事又如何解释呢？”

“许是他们全都不能生育吧。”大夫挺不高兴地答道。

“可是为什么呢？”杰斯又问道。

“为什么偏偏都是外来人？”

谈话有些令人不快了。于是我便说：

“我们接着玩牌吧。”

可是杰斯又犯了老毛病，他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他每次出庭辩论时，别人都很难同他争辩。

“她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有谁问过自己的妻子没有？”

第一个回答的是马弗：

“坎迪是从新泽西州帕塞伊克来的。我看见过她手提箱上的标签。”

“丘秋也是从那儿来的。”杰斯说，停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我亲自问过她。”

大家都怀着敬意望了他一眼，犹如诚实的胆小鬼望着敢于玩轮盘赌的傻瓜一样。

“那么帕塞伊克出了什么事呢？”拜仑问。

“那里有很多长得标致的母亲。”大夫冷笑了一下。

不知你是否碰到过这样的聚会：一个人提了个话头儿，而搭碴儿的人却赋予它一种新的不祥的含义。现在谁也拦不住杰斯的兴头儿了。

“那么她们是不是向你们提过自己的家庭，回忆过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呢？”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摇起头来：这可从来没说起过。真见鬼，这时连我也毛骨悚然了；马弗却嚷道：

“帕塞伊克那里是什么人把她们生出来的？”

杰斯耸了耸肩膀。

“可能是专门的工厂吧。”

我们都止不住笑起来：杰斯真会逗乐！

“仿佛竟有生产无偿商品的工厂似的。”拜仑说。

“怎么，赊购商品的事你不知道？”杰斯鄙夷地眯细了眼睛。“可不可以设想，你给达拉斯的每一分钱都是还帐呢？也许你同我一样，有时给五美分，有时给十美分。虽然你第一次款没有付，可是人家在你今后一生中，却要你每周付出二十美元。说不定比这还要多。这样看来，到最后你什么东西都得拿出来。”

我怯生生地加了一句：

“艾普丽尔过去找我要的钱很少，依我看，要是用来买我们家里的东西，连一半也买不下来。”

这时拜仑不高兴地打断了我们的话：

“要过目前这样的生活，我们的钱是绰绰有余的。何况，假如没有达拉斯的话，我是不会有这么多收入的。一个贤良的妻子真可谓金不换哪。”

“就算是那样吧，”大夫有意和解地说，“我们能够老不生育子女吗？不言而喻，你、他或者我，不要孩子也行。全城、全国、整个种族呢？”他毫无笑意地扫了我们一眼，“如果光是我们温斯洛家族后继无人，那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损失。但如今是尼奥肖全城要灭亡的问题。而且整个美国都要灭亡。

出生率在下降。专家们认为，在四五十年代那次创纪录的数字之后，这是自然的，然而你若用帕塞伊克姑娘的数字，来说明一下这一毁灭性的低出生率，事情就象二二得四那样清楚了。”

“太愚蠢了！”马弗分辩道。“任何企业都不愿意消灭自己的销售市场。”

“恰巧可能这么干，如果企业是为此目的而创立的。”

“莫非是黑社会干的不成？”拜仑满腹狐疑地咕噜了一句。

“不会！我们这儿的黑社会上就平息了。他们有他们自己要干的事。”

“其中包括我们也关心的事：出生率下降。”大夫说。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联邦调查局早把这个案子破获了。”我说，目的是给大家的幻想浇点冷水。

“完全正确。”杰斯附和着说。

“那你说说看，杰斯，这件事你是怎么理解的？”马弗要求他。

大夫却替他回答了：

“我看杰斯的言外之意是，如今政府有意实行出生率下降的计划。”

“啊不，那样做就太过分了。”杰斯也斜着眼睛瞟了他一下：“不过我们城市的命运已经定了。近二十年来，本地姑娘没有一个出嫁的，出嫁的全是帕塞伊克来的姑娘。最近五年，我们城市里只生了一个婴儿，是麦克丹尼尔斯年近四十的时候生的。”

拜仑用审视的目光端详了一下杰斯：

“你这话当真？”

杰斯用揉皱了的手帕擦去手心的汗水。

“我觉得可怕。”听那语气是可以相信他的话的。

马弗用沮丧的口吻说：

“杰斯，你把我们大家吓坏了。既然你开了头，那就说下去吧。反正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

杰斯深吸了一口气，便接着说下去：

“看来是有谁在设法消灭……人类。”

“怎么可能呢？”

对此，大夫却回答说：

“有些学者在制造一种不能生育的女人，而且质量非常高，使人不愿意再娶旁的女人，何况父亲的本能不是天生的，结婚以前实际上没有这种本能。对单身男人来说，旁人的孩子不啻魔鬼。可是现在单身男人要结婚了。如果说他同意生孩子，那只是因为有此必要，而绝不是他渴望生儿育女。”

然而杰斯只是摊开两手重复他自己的话：

“有人在消灭我们。大家记得，三十来年以前，在五十年代，许多人都指天誓日地说，他们看见过飞碟。后来就不再提了。现在我却可以相信，可能是火星或者金星人来到地球上，在帕塞伊克建立了这种工厂。这样一来，我们可就注定灭亡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拜仑问。

“因为地球是个很有利可图的不动产，”杰斯回答他说，“有瀑布，有暖气，有适宜的空气。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搞起这种生产，使牺牲者自己提供资金，促进生产的发展。火星人在等待他们胜利时刻的到来。百来年后，也许用不了那么久，原来的主人就不复存在了，火星人可以来到地球上占有一切，既有利，又简单，又便宜。这与战争不同。”

“既然有人想消灭我们，为什么政府不采取措施？”马弗说。

于是我们都用眼睛盯住莱冶。这位参议员几乎一直没言语，

这会儿才开口，声音很低，说得从容不迫：

“即使这是真的，政府又有什么办法？比方说，政府告诉你，马弗，你的妻子坎迪是一种进攻性武器，你一定会哈哈大笑，甚至会大发雷霆，等到投票时你一定不要赞成那么愚蠢的政府了。要是当局建议你离开坎迪的话，你会对当局说：‘再见吧，华盛顿！’”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命令帕塞伊克的工厂关闭，禁止它再生产坎迪、金、丘秋一类的产品，那么十之八九会有人通知金星人，说一号计划失败了，执行二号计划吧。结果二号计划也许比一号计划更可怕。如果一个民族能用科学方法制造女人，造出像我妻子金那样、除去生育之外什么都会做的女人，那我不愿意敌视这样的民族的。”

我们大家都神情沮丧地坐在那里。这个念头已经深入我们的意识之中，然而毕竟觉得这种结果是难以置信的。

“等一会儿，”拜仑说，“莱治，你怎么说得那么有把握，这不是你的猜测吗？”

“不是，我说的是事实。”莱治回答。“也许这件事我不该对你们明说。其实政府早就知道了。朋友们，也许你们自己能想出解救的办法来。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如果让事实真相传扬开的话，美国就会大乱，金星人可就不会等一百年了。”

“无论如何我也不抛弃坎迪！”马弗嚷起来，“我不管她是从哪儿来的，反正我对女人没有更高的要求了。要是有人想把她从我这儿夺走的话，那就让他手持武器，带着帮手来吧。”

“我们理解你的心情。”杰斯对他说。“我们大家的感情完全一样。”我们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然后他又接着说下去：“我们的义务是要作出牺牲。让我们把自己看作战士吧，每个战士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忍受艰难困苦。”

我们只好同意了他的话。不过我的主牌到最后也没能把那个七点毙掉。

如今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当金星人在二十一世纪降临地球时，他们会意外地失望。

我现在的的生活就是一个足以使他们失望的例子。昨天我关好银行大门（如今我是行长了），踱过几条街，来到一座围着白色栅栏的不大的独门住宅。一群孩子向我跑来：五岁的基特、四岁的凯文、三岁的劳丽、两岁的琳达和一岁的卡尔。他们像蚂蚁拥向面包壳似地扑到我跟前，拽我的胳膊和大腿。

“爸爸，爸爸，好爸爸！”他们一齐喊叫着，只有尚不会说话的小卡尔没喊叫，不过他已学会拉住我不放了。

我把这帮孩子拉到屋里，觉得自己不像四十四岁，好似年轻了一半；我拍拍每人的小脸蛋儿，再拍拍肚子，就叫他们走开了。

“大驾光临了，”简一见我就没好气地说，“总算决定在自己家里呆几分钟工夫了？”

我咕哝了一句什么话，尖起嘴唇来吻了一下简的汗涔涔的面颊。她正站在炉灶旁边为一家大小做晚饭。

“你真能在我这儿呆一会儿吗？”她依旧话里带刺地说，“不过说实在的，我们可不想禁止别人同你交际。”

我走进室内，坐在心爱的扶手椅上，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最好是保持缄默。简的身体又发胖了：她已怀孕八个月了。每到这个时候，女人都变得比平常厉害。本来就使人十分不快，现在加上怀孕，就更糟了。不过，她对我回来似乎是高兴的。

“反正上帝知道，我们并不太需要你，”简余怒未息地说，“你随时可以离开地球走你的。”

“好吧，亲爱的。”我回答，然而心里很清楚现在不能走。

“不要因为你负担这儿的花消，”她气冲冲地说，手里的勺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你就以为自己是这儿的主人。这一回得叫你知道知道……”

我还是得告诉你，金星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忘记了，地球上的人类男女有别：女人只有一个丈夫，男人却有几个妻子。我能够忍受我妻子简的脾气。这倒可以使我的生活增加一点异趣。何况我每周只有一个晚上听她那唠唠叨叨的指责。等到实在忍受不了，我可以立刻离开地球飞往太空，回到艾普丽尔那个家里去。

瓦戈涅尔教授的发明

一 奇怪的居民

“戴兹……丢了戴兹我受不了啊！戴兹是我多好的伙伴啊！……现在我多孤单啊！……”

女公民什明曼用绣花手绢擦了擦通红的、近视得很厉害的眼睛和长长的鼻子。

“我敢断定，”她啜泣着继续说：“这事儿准是瓦戈涅尔教授干的！我不只一次亲眼看见他用绳子牵着狗，把它带进自己的住宅里……他要狗干些什么呢？我的上帝，我连想都感到害怕！很可能我的戴兹已经死掉了！……想想办法吧，求求您了！……假如你不管的话，我就自己到民警局去。……戴兹，我可怜的乖乖！”什明曼太太说完又哭了起来。

她的瘦削干枯的双颊泛起了潮红，下嘴唇耷拉下来。

公共住宅负责人茹科夫蓦地在椅子上转了一下身，焦躁地弹着手指：“请安静一点，公民！我可以向您担保，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的！而现在，请原谅……我没有空。”

什明曼深吸了一口气，鞠了个躬，走了出去。

茹科夫松了一口气，对着管理委员会的秘书拉托夫说：

“哎呀，……真能折磨人！真有这种固执的婆娘。”

“是啊，……”克拉托夫想想，回答说：“真是不好对付的老太婆。事情倒是应该调查一下，仅在我们这个大院，丢狗事件就发生了四起，居民们纷纷来告状。怎么狗总是灾星照头？

假若事实证明真是瓦戈涅尔教授偷狗，那我倒不惊讶，只是他弄它们搞什么鬼名堂呢？作皮大衣领子吗？真是个怪人，是个行为可疑的人！”

“他可是个教授啊！”

“教授又怎么样？还兴许是造假钱的呢。”

“用狗吗？”

“你不要笑，过去有过这样的事。至于狗，你注意，在他房间里通夜亮着灯，从窗帘上可以看见他的影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真是个夜游神。”

“是啊，他真是个怪人……前几天，我坐电车回家，抬头一看，对面坐着瓦戈涅尔教授。他两手都拿着书，同时阅读。我瞥了一眼，一本是俄文书——全是各种数字，而另一本是德文书。使人惊讶的是一只眼睛看一本书，而另一只眼睛看另一本书。售票员走近他说：“给您车票！”他用一只眼睛看着她，另一只眼睛还在看书。售票员‘哎哟’一声惊呆了。人们都盯着看他。大伙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看他，而他却若无其事。……”

“很可能他精神上有毛病吧？”

“完全可能！”

有人敲了敲门，走进的是瓦戈涅尔教授的女管家菲玛。

“你们好！我们老爷让我来缴房钱。”

“从前有老爷，现在老爷全都完蛋了。”茹科夫说。

“对，主人，就是瓦戈涅尔啊。”

“正好让她给我们讲讲。”

“请给我们讲讲，菲玛，你家‘老爷’用狗在搞什么！”

菲玛无可奈何地挥挥手。

“他有许多狗吗？你说真话。”

“他有多少，我可说不清楚。他不让我进放狗的那个房间

去。狗是有，还听得见狗叫，夜里，我从小缝里偷着瞧，嗨，你猜怎么样，狗蹲着，带着短短的脖套，它不能躺下，不能睡，看去好象憋得要死，脑袋老是向下垂着。他就坐在狗旁边，还非常亲昵地搔着狗脖子下面的毛，他不让狗睡觉。”

“他怎么会不睡觉呢？人是不能不睡觉的呀！”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从来不睡觉。床是早就弄出去了。他说，今后，连‘床’这个词都应当废掉。只有病人才需要它。”

茹科夫和克拉夫疑惑不解地对视了一下。

“这是个疯子。”

菲玛同意地回答说：“我是已经习惯罢了，跟了他十五年了，不然，早就走了。……过去他这个人还不错，只是越来越变得奇怪了，好象精神不正常似的。”

“这些变化是怎样开始的呢？”

“谁知道呢！也许是从眼睛开始的吧？……开始象做体操似的，到他房间一看，他象是在跳舞。他右腿象是在跳波尔卡舞，而左腿象在跳华尔兹舞。而手呢。却在打着不同的拍子。以后是斜着眼睛，他站在镜子前斜着眼睛。有一天，我看见他一只眼睛看着天花板，而另一只眼睛却看着地板，我被弄得发呆，哗啦一声，把手上的杯盘都摔在了地上，我真惊呆了。”

“你知道什明曼的狗吗？叫什么‘戴兹’的。”

“雪白雪白的，毛茸茸的那只狗吗？怎么不知道。”

“你主人是不是偷了这只狗？”

“不管看见没看见，反正都是有可能的，光说话，忘了事，我的电熨斗别凉了。……钱在这儿。”

“怎么这么少？”

“老爷说，我的主人在生委会登记，有权少付一些房费。”

“什么‘生委会’？”克拉托夫问。

“生委会就是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茹科夫猜出来了。

“让他出个证明好了？现在还得按原数付款，你就这样转告他。”

“好吧。”两颊绯红的菲玛用围裙边擦了一下鼻子，走出了房间。

“应该通知民警局。这个疯子也许会烧了房子或者把谁给宰了。”

二 狗案始末

关于起诉瓦戈涅尔教授窃狗案，使大厅里聚满了人。熟识的人见面都相互询问：“您也是因为‘狗案’来的吧？……也得到了传票吗？”

“不，我这是出于好奇！……教授竟突然偷起狗来了……他要这干嘛，要吃狗肉吗？”

“我是接了传票来的。是见证人。我的杜捷克也丢了。它真是一条好狗。我想提出民事起诉。”

“全体起立！”

这时，大厅里进来了法官们。

“现在开庭审理公民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瓦戈涅尔窃狗一案。……”

瓦戈涅尔教授走进庭前，从他外表上看，不到四十岁的样子。在他的鬓角和栗色头发里及宽而密的大胡子，只略有几根银发和银须。面色红润，两颊绯红。眼睛炯炯有神，精力旺盛，体格很棒。

法官心里想：听说，这个人总也不睡觉。原以为看到的一

定是位疲倦不堪的老人。看看被告，法官不相信了。他饶有兴趣地询问：

“您的名字、父名、姓？”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瓦戈涅尔。”

“年龄？”

“五十三岁。”

群众惊讶地面面相觑。

“职业？”

“莫斯科大学教授。”

“工会会员吗？”

“是教育工会会员。”

“是党员吗？”

“不是。没有判过罪，也没被控告过。”

“是苏联公民吗？”

“是的！”

“有家室吗？”

“鳏居。”

“您知道有罪吗？”

瓦戈涅尔教授不置可否地耸耸肩。

“不，不知道！”

“您是不是偷过狗啊？”

“请允许我在传讯证人后作一下解释。”

“好。请记下来。”法官转向秘书说，“被起诉者不承认有罪。传证人希特尼柯夫作证。您对本案有何申诉？”

“本管区纷纷收到邦达尔胡同的公民们丢狗的报告。波良柯夫公民丢了一只非常珍贵的塞特长毛猎狗。公民尤什凯维奇丢了一只哈巴狗。而捷留金丢了一只波斯猫。狗丢失后，无影

无踪，连它们的尸体也没有找到。看来，狗肯定是被人偷去了。”

“你进行过侦察吗？”

“丢了一只狗不算什么案子，我们没有时间对于这种事逐个搜查。可是，当公民什明曼对瓦戈涅尔申诉和公寓居民委员会起诉，我们进行了了解。差不多所有失主都认为是瓦戈涅尔教授干的。他本人还是个怪人。据说他在夜里不睡觉，或者是在家里工作，或者是上街走。公寓的看门人好几次看见他用套索带着狗回家。在他的房间里，狗又叫又嚎，罪证确凿。

“鉴于以上的情况，我们决定对于瓦戈涅尔教授进行搜查和检查他的材料。搜查由我们进行，当时在场的还有集体宿舍的主任和看门人，什明曼公民也在场。

“在被告人的第一个房间里，除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工具和不知何处制造的机器之外，没有找到其它罪证。在第二个房间里，我们发现六只不同品种、岁数、性属的狗。他们都用短皮带系在墙上。它们当中，有的耷拉着脑袋，好象是要死了，或者是非常疲倦的样子。在桌子上躺着一条雪白的白茸茸的小狗，它的头顶打了一个洞，连脑髓都能看得见。什明曼公民认出这是自己那只狗的尸体。她号啕大哭，昏过去了。……”

在法庭里还听见什明曼抑制的哭声。

“戴兹，戴兹！”她啜泣着念叨。

“我搜查的文件都已呈交法庭。”民警最后说。

“请签名。证人茹科夫！”

茹科夫是公共住宅委员会主任，他完全证实民警的指控。

他补充说：“促使我们搜查的，还在于我们认为瓦戈涅尔教授是个很奇怪的房客。居民们都认为他是个疯子，甚至害怕孩子出来玩，为避免居民产生惊慌的混乱，我建议对瓦戈涅尔教授进行精神病检查。”

“也许他是个危险分子。”茹科夫不知为何皱皱眉头，补充说，“应该强迫他迁移。”

瓦戈涅尔教授微微一笑。

“他危险在哪儿呢？”法官问。

“因为，一般说来，他精神不正常。邻居们都抱怨：在屋里总有什么嗡嗡的响声，再不，有时就是爆炸声，……他还备不住把房子也给炸了呢！……狗整宿地叫……总之，他是个不安分的居民！”

“什明曼公民！”

“法官先生，”她用颤抖的声音说，用手绢擦擦眼泪，马上更正说：

“法官公民，……他——是个刽子手！”她用戴着两只订婚戒指的手指指着瓦戈涅尔说：“我是个寡妇，什么人也没有，……他杀了我最好的朋友，我的戴兹！……”什明曼又哭了起来。

“您提出了民事起诉吗？”

“什么起诉，为什么？”

“为了狗啊……对于这一点，请你提出自己的意见。”

“什么也无法使我的损失得到弥补！”她伤心地说，“我不知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其余的见证人没有再提供什么新东西。看门人详尽地讲述了他们院子里的狗是如何失踪的，他看见瓦戈涅尔如何把最后的一只狗“戴兹”弄到屋子里去。……

一位见证人从瓦戈涅尔的“牺牲者”中认出了自己的狗。狗其实是活着，就是看上去显得非常疲倦，领回家里以后，一连睡了三天三夜，弄也弄不醒。

当证人的证词已经结束后，法官说：“关于那些材料，就

是从瓦戈涅尔教授那里搜查时弄来的各种记事簿，看来是关于动物实验方面的材料。我现在宣读几份。

实验动物：吉那，塞特种，雌，22公斤重。精神旺盛状态下血的粘稠度是2.89，在失眠状态下血的粘稠度为1.46。”

还有以下一系列统计数字：

正常状态	绝对要求睡眠状态下
凝固点 0.59°	0.58°
比重 1.064	1.057
粘稠度 2.711	2.0

“被告瓦戈涅尔教授！证人的证实材料，看到的材料，我完全可以确定您的罪过。为什么您自己不认罪呢？请向我们解释……”

“法官公民！我不否认偷狗的事实。但是，我不承认自己有罪。理由是这样：盗窃都是为了达到私利的，可是，我不是为此目的。你们亲自看了材料，从这里，法庭可以断定，我这完全是为了科学的目的。我做的实验，是对整个人类有巨大意义的。这些试验所能带来的利益，同我使之受到的一点损失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实验呢？”

瓦戈涅尔教授犹豫了一下说：

“我在研究疲劳和睡眠问题。战胜疲倦，粉碎睡眠，这就

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您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任务吗？您自己已经不再睡觉了，这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我现在一点不睡可以不疲倦地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

听众里哗动起来。听了这些惊奇的话，他们互相窃窃私语。

“为什么您不公开自己的成果？”

“我还要使自己的方法更臻完善。”

“但是，您采用这种稀奇古怪和不合法的办法，为您的实验得到狗，对这一点作何解释呢？假如您的实验真是宝贵的，难道政府不会为您的工作提供一切必需的东西吗？”

瓦戈涅尔犹豫不决，觉得难以启齿。

“这些实验，起始一般，它们甚至如同幻想。我相信它的成功。但是，在这当中也必然有不可避免的失败。假若不是我获得完全的成功，它就会毁了我的事业和名誉。我决定先在我的房间里悄悄地干，自己承担风险，我个人的钱财不足以买试验用狗。这实验已进行了一半，显然不能中断。我出于万不得已才……”

“偷狗？”法官微笑着补充说。

瓦戈涅尔教授挺直身板，感到自己很有理地回答说：“狗的一生充其量是二十岁，狗的价值——几个卢布，最多——几十个卢布罢了。我弄死几条狗而延长人类三倍的生命，同时还增长了人的生产率的价值。假如为这个而要受审判，那么就审判我好了！我不想再补充什么了。”

法官们离座研究去了，而听众喧哗起来，好象炸营的蜂子。

“偷终归是偷嘛！”

“但是，他的实验可以给人类造福啊！……”

“总也不睡觉？”一个笑呵呵的胖子说，“敝人不敢从命。收回他的这个恩赐吧！屠格涅夫说过，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梦，生活中最美好的，无非是梦！”

“可能他是撒谎吧？”

“谁，屠格涅夫？”

“不，不，我是说瓦戈涅尔。好象他真不睡觉。但是人可离不开睡眠！”

“法官来了！……”

人们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

根据属实的偷窃事实，法院判定瓦戈涅尔教授在庭外剥夺一个月的自由，鉴于被告没有前科和并非为了私利，惩戒仅属象征性，察看一年，案件应由房管会起诉审理。”

听众从大厅里涌出来，讨论着这段话。看来，大多数人比较满意。从形式上瓦戈涅尔受了判决，实际他得到了自由。

只有几个人批评这个决定。

“这就是说，偷盗和杀戮是被允许的。”什明曼抗议地问。她一边走一边用眼睛寻找支持者。

“不为私利就不算偷窃，应对瓦戈涅尔撤销起诉！”另一些人说。

在众目睽睽之下，瓦戈涅尔教授穿过法院的走廊，他对任何人也不理会，他所关心的是以后做试验的狗怎么到手？

三 不睡觉的人

法庭诉讼对于瓦戈涅尔教授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为此出了名，这也许比他估计的还要早。在法庭审讯时，意外地，有一位莫斯科一家小报的记者在场。过了几天，在这家报纸的

“法庭拾零”专栏里，出现了冠以一个引人好奇的标题的札记《不睡觉的人》。在札记中，写了对瓦戈涅尔教授的审理过程和报道，说：教授战胜了睡眠，也完全不睡觉，而且可以一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二十四小时。

这篇札记产生了如下效果：过了几天，女管家通知瓦戈涅尔教授说，《消息报》记者来访。瓦戈涅尔教授有点不太乐意接待，他向来习惯于保守自己工作的秘密。但是，他想了一会儿，教授决定接受报界人士来访。假如今后不能再在夜里偷狗，那么剩下的只好是向政府求助了。想继续在保密状态下进行试验，已属不可能。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了。再说，他所获得的成果已经完全可以公开发表了。于是，他接见了记者。

穿过一些堆积起来的机器和仪器，记者戈列夫见到了瓦戈涅尔教授，并且惊奇地停下来。瓦戈涅尔教授站在高高的斜面写字台旁，从鼻子里伸出两只胶皮管子，它们通过窗框伸向外面。这些管子将教授同他周围的机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好象他本身也变成了半拉机器似的。还有一件事也使戈列夫大为吃惊：瓦戈涅尔用左眼在阅读一本什么书，左手在作摘记，而他的右眼注视着来客，并向他伸出右手。

“请坐吧！”他热情地说，但是，左手可没有停止工作。

戈列夫象一切老练的记者一样，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但此时此刻却也惊诧不已，以至使他失去作为记者的常态。他哑口失声，简直不相信地看着在书本和记事本上飞快扫视的教授的左眼，一会儿看看他鼻子上的管子。

教授发现了来访者这种困惑的表情，微微一笑。

“这些管子使您惊讶了吧？”他亲切地说：“这是很简单的。我非常珍惜自己的时间，舍不得出去散步。清新的空气对于健康和清醒的头脑是格外需要的。我制作了一个小仪器：我

使两个管子通向外边，安在鼻子里，吸气时，打开一个阀，呼气时，空气的压力关掉这个阀，而打开另一个阀，排出从肺里出来的废气。这个小仪器使我总是能呼吸新鲜空气，您不是看见了吗，我脸上的气色总是这么新鲜，这是很小的发明。但是，却能带来巨大的利益。请您设想一下，那些不能出屋的病人，现代化的通风系统也大有改进的必要。靠这一仪器的帮助，病人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往远看一点，既然古罗马人能造成几百公里长的运水渡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建设‘空气彩虹’呢？可以利用管道取得山间或海滨的空气，其结果，总还比让病人跑到几百里以外去呼吸新鲜空气便宜吧？配有特殊鼓风机的中央管道将空气供给我们的城市，然后由城市再向下分配。大家可以呼吸到山间的、海边的、草原的或者是浓郁针叶林中的空气……

瓦戈涅尔教授讲得很快，但他从没停止左手的写作。他的右眼还是看着来访者。

戈列夫终于找到了施展口才的机会：

“请告诉我，您怎么能达到这样呢？”

他看着教授斜视的眼睛和左手问道。

“您是问怎么能用左手写字，每只眼睛独立工作，怎么能边工作边同您谈话吧？这里的原因在于，我们有两个大脑半球，它们是互相独立的，而且几乎互不干扰。但是，我应该向您解释的是，也可以说，我的出发点，正如您所知，我是个生物学教授，我想您同样知道，现代科学的各门学科会极为迅速地分离出各自独立的分支。生物化学眼看着成长起来，许多新的科学分枝，如同原子理论，迅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这每一科学领域，都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才能理解。

“同时，为了前进，我们应该了解相邻近的科学：比如生

物与物理，化学与电学，甚至地质学和天文学——它们互相交叉和互为影响，需要有贯通一切的高度智慧，以便掌握所有这些知识。而人的生命又是如何短暂。我五十多岁了，再过十多年，就完了。在我面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堆积如山，首先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想方设法延长生命。开始，我想搞返老还童的试验。瞧，这一点也已经有了成效，很有成果。我看去不是比实际年岁年轻得多吗？很可能我还要重复这些试验。但是现在，我在研究更多地了解我的大脑如何工作。

“首先要研究思想，这是每个大脑半球独立工作的能力。很遗憾，我不能太详尽介绍这一工作，这太费时间了。只是想说，这里主要起作用的是训练。您可能看见过有节奏的达里克罗斯律动体操吧，孩子们会很快地具有搞非对称动作的能力。左手三拍子，左手两拍子，同时是在不同速度下进行的，两只脚同时作出不同的动作。我也能作出类似的动作。顺便告诉您，我的女管家对此却弄得莫名其妙。

“更困难的是掌握眼睛这个器官。我们的每只眼睛都有独立的控制系统。但是，为了习惯于双目看一点，我们养成了协调两眼运动的习惯。这些熟巧的遗传性能使争取两眼的独立自主性更加复杂化了。但是，每只眼睛运动的独立性是完全可能的。变色晰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我来作了，这一阶段的效果您已经看到了。

“学着用左手工作和写字并不是难事，剩下的最后一关是学会同时进行两种智力劳动。比如说，两只手同时着手写不同题材的科学文章。对这一点，我搞了好几年，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样，我等于多了一个大脑一样。

“但是，我并不满足。还有八小时睡眠！人类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竟在这种无用的半死状态中失去了，这使我很愤慨。

把人类从睡眠的徭役中解放出来，这是何等美好的远景啊！这将能产生多么巨大的能量！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整夜都能进行写作，他们会献给我们多少伟大的作品啊！多少未能完成的杰作都能完成了！工人们离开机器之后，可以整夜地学习和从事社会工作。我们再也不会有文盲。而且，一切人都有可能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是以多么巨大的步伐前进啊！这就是我想的东西呀。……”

瓦戈涅尔教授朝气蓬勃，他的右眼闪着喜悦的光彩。看得出，这一激动也感染他的另一半大脑：他的右眼同样闪着光彩，左手写字也变得断断续续的了。

看来瓦戈涅尔发现了这一点，他的左眼马上镇静下来，他又埋头工作起来。他的左手又开始有节奏地刷刷写字了。在这同时，他的左眼还在闪着兴奋的光彩，右手有力地挥舞着。

“现在这是可能的！”教授说：“睡眠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催眠毒素所造成的病态结果。这是一种特殊的毒素，人睡了，也就是说人病了。

“当人睡觉时，就不再生成新的毒素。在这段时间，肌体将消灭在工作日所积蓄起来的毒素。所以，一觉醒来，人就恢复了健康——以预备到晚间再病倒，那时，他必须躺在床上。哎，难道这不是很可怕吗？

“睡眠还有传染性。我做了这样的试验：迫使狗不睡觉。当狗的机体中毒以后，我就将这毒素取出，给刚刚睡醒的狗注射上，它又立刻睡过去了。

“所有的任务在于找到‘抗毒剂’——‘抗催眠毒素药剂’。我成功地解决了这个任务，远远超过我原来的预想。被我找到的‘抗毒剂’不仅能消灭睡眠毒素，同时还可以排除其他毒素。结果，它能使肌体都很健康，当然也有不少障碍。但是，它们

终归被克服了，我扔掉了床——这是病人的象征啊！我完全不睡觉，几乎是整夜的工作。我还把这种催眠剂和饭一起吃。用餐时间花一、二个小时。”

这一切真是异乎寻常，使得戈列夫继续发呆，他聚精会神地听教授讲话。

“那么您最初感觉如何？”他最后问道。

“是的，我当然对于睡眠的习惯要对付一阵子。我完全不想睡觉。但是，这个不中断的无休止的工作日——从旭日临窗起一直到夜幕降临，再从夜幕降临到旭日临窗，是真有点奇特。但是，对于这个我很快就习惯了。我在寂静的夜里工作得多么好哇！我也很快产生了这样一个利己的思想，当人们都开始进行这种不要睡眠的夜生活时，那夜里可不会这样安静了。”

“那么您不是觉得这种没有睡眠的生活的远景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吗？”

“我当然相信这一点。”教授微笑着说：“我在一个冬天，曾经给一位家住远乡僻壤的小青年帮忙，他对我不睡觉表示惊讶。他也要尝试一下我的药，我同意了。早晨，我问他‘感觉如何’‘去他的吧！’小青年说，‘闷得要死！整个村子的人都睡了，只听见狗在叫，我走啊走……太寂寞了！去烤火……一点睡意也没有。我觉得这夜没边没沿的！’”

“把人们从习惯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同样会感到忧愁的。”教授继续说：“但是，这仅仅是因为文化发展处于低级阶段的关系。文化素养本身会很快地在合理使用‘无眠之夜’后提到高级阶段。”

“还有一个问题，您说自己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几乎都不睡眠，那您为什么不疲倦呢？”

“很简单。疲倦——这也是一种病态。劳动的脑产生出的

催眠毒素，劳动的肌肉产生的催眠毒素——这些都是引起疲劳的毒药。我搞一种‘抗毒素’——列达尔汀，这种药使疲倦消失了。我的列达尔汀能使疲劳产生的病流中断，好象控制回归热，往机体中施用二氧二元胺砷笨二氧化水化物。”瓦戈涅尔教授象说拗口令一样地说了这一药名。

戈列夫上气不接下气地念叨着这个词。他请教授重复一下这个古怪的词的每个音节，把它写在记事本上。他想，这个词在文章中会增加科学价值。

“现在请您计算一下，”瓦戈涅尔教授说：“两个脑半球同时工作，我使产量提高一倍，劳动二十四小时，代替过去的八小时，我又增加了两倍的劳动时间，这就是说，我一个顶六个，而且对健康丝毫无损害。这结果，人如果按三十年的工作时间计算，将等于干一百八十年的活。还可以换种说法，五十岁的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走完三百年的里程。

“尊意如何？这区区几条小狗还是值得吧？……”教授微笑着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四 专制者

不久前，买到男爵爵位的银行家噶利特札克的客厅很宽敞，装饰得富丽堂皇，但也显得臃肿。在装饰的橡木扩壁的墙上饰有鹿角和新赐的男爵爵位的徽记。在客厅的一角挂着一位二三世纪穿甲冑，佩剑的骑士的肖像——这是男爵中的“先祖”。在装着窄栅和带花下班的窗子上饰有男爵的徽号：穿着甲冑，戴着铁皮手套，一手握着剑，一手握着黄色的盾牌，在手上面有五颗深蓝色的星。

屋子中间摆着一张黑橡木大圆桌，在高的窄背橡木软椅

上，坐着德国的一个政治组织“专制者”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他们正在开会。在一个靠背更高的软椅上饰有德意志国家之鹰——那里坐着一位老将军，是帝国战争的一位“英雄”，德皇的朋友。将军呆板的面孔仿佛是用斧头砍出的一块木头。翘起的胡须下紧闭着双唇，都说明他有坚强的抑制力。在灰眉毛下边的那双眼睛，总是审视着一切，很少眨一眨。在他的制服上，佩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

在会议主席的右边，坐着房屋的主人——噶利特札克男爵。他穿着黑色的燕尾服，秃脑袋剃得溜光锃亮，还戴着单眼镜。以下是严格依照品级的顺序排列着委员会的成员。第一位是将军，长着窄脑门儿，深凹下去的眼睛，突出的下巴，这个人是一副残忍的凶煞相。再下去也是一位将军，……以下是部里的大员、议员、大工厂主、大银行家、大家团团围坐四周。

一位看上去年轻些的穿燕尾服的人——看风度象位外交官——这是委员会的秘书，他正在作的报告。在他的桌旁放着一张《消息报》，上面登载着戈列夫写的文章，题目是：《瓦戈涅尔教授战胜了睡眠和疲倦》，并排放着这篇文章的德文译文。

“对于文章列举的资料的可靠性，我们还没有完全核实，不过根据现有材料证实完全是真实的。

“我们无须多谈这个科学发现的意义，假如苏俄掌握了它的话，那么它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力量对比，就要发生重大变化。过五年左右，布尔什维主义要惊人地强大起来。

“两个脑半球同时工作这一点，还需要时间和训练，为此，还不会很快普及很多人。但是，只是战胜睡眠和疲劳这一点，我们的政敌已经使体力和脑力劳动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再加上他们的物质资源也会增加，这样，他们的科学和熟练的工人将能干原来三倍以至六倍的工作，工业产品要剧增，再过几年，

他们在各个领域都会有新的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一句话，他们的强大是不可遏止的。全世界都睡觉的时候，他们也在工作，在我们劳动之后需要休息时，他们也在工作，……”

“不过，工业的发展不会这样快。”工厂主说，“假设他们的工厂即使能整夜劳动，下一步呢，对于建设新工厂，他们要取得贷款可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您，男爵，是不会向他们提供贷款的，对吧？”他微笑着冲噶利特扎克说。

男爵同样微笑着，并且吐出烟圈。

“但是，还有一个危险，”传来将军嘶哑的嗓音，“我指的是列宁斯大林的红军军事力量的强大。假如在这一昼夜当中，那“额外”的十六小时当中，工人、农民要抽出八个点搞搞备战的话，那会如何？这等于创造了千百万军队一样。同时，在战争期间，他们将具有不要休息的战士，而且不需要换防，他们总是精力充沛，劲头十足，而我们这边总要有三分之二的士兵为了睡眠和休息而离开岗位。他们的飞行员也能不知疲倦地进行长期的飞行……他们的指挥机关、司令部都可以不睡眠。不休息，不停地忠于职守指挥战役……很可能瓦戈涅尔的方法也会应用到马身上，他们的辎重马车队和骑兵也是不知疲倦的。所有这些都是极为严重的！……”

老将军的话，使会议大为震动，特别是对军界，将军们皱着眉，神经质地用手敲打着桌面，狠狠地吸着烟……

“但是，更危险的是……”秘书重新站起来，“还在于它的政治意义。现在布尔什维主义已经震撼世界，使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处于精神紧张状态。瓦戈涅尔的办法可以使人干原来的六倍工作，很可能会多出六倍的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这个圈子是可以敞开的。甚至不知如何对付他们……会有上百万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天成夜不知疲倦，一天干二十四小时地宣传群

众和鼓动群众！”

这个结论使人惊愕，与会者的手已经发颤，用手帕在额头和秃顶上擦着冷汗……

“这简直恐怖极了！”

“真可怕，象场噩梦！”发出惊恐声，接着又是瞬间的死寂沉沉，好象是魔鬼突然闯进这会议厅，充斥了死神冰冷的呼吸。

最后，会议秘书晃着头，用毛茸茸的大拳头敲着桌子说：“这是绝不能容忍的！”他大叫道，“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消灭这种威胁我们的危险！在瓦戈涅尔教授的发明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财产之前，我们就应该占有瓦戈涅尔教授的秘密！”

这种唤起的惊恐和仇恨，使会议进入了讨论如何付之实施的阶段。

男爵噶利特扎克独自没有参加讨论。他已经勾画出宏伟的计划。他在想，如果这一发明的秘密一旦掌握在他的手里，那会产生多少利润啊！

五 “科学爱好者”

经过这次诉讼之后，瓦戈涅尔教授的研究全部被冲击了。在教授家里，什么报刊的记者、教授、大学生蜂拥而至，甚至还有为了“消除睡眠”好奇的群众。瓦戈涅尔教授已经习惯于这些拜访。所以，当他听到有位用德语腔说俄语的人请求进来时，并不感到奇怪。

开门之后，瓦戈涅尔教授看见一位长得很丰满、面色红润、留着短发的青年。不知何故，这张脸上还戴着一副时髦的宽边玳瑁眼镜。从考究的西装上可以证明这位陌生人是位欧洲人。

“请原谅，敬爱的教授先生！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格尔曼·达乌别，是柏林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的成员。我受这个协会和委托来拜访您……您的发明使我非常感兴趣。协会向您提出衷心的希望：关于您的研究工作，您否向我们协会的同人文作几次讲演吗？”

“很抱歉，我没有时间。”

“噢，这不会占用多少时间的！”年轻人慌忙说。他带有女人一样尖尖的嗓音，眼睛总是透过玳瑁眼镜死盯盯地注视着教授。他甚至侧歪着头。握紧了手。“务请允诺，一定赏光！您非同意不行！这对我来说，真是如同节日一般！我自己不是学者，可是个科学的强烈爱好者……我的父亲是很富有的，是非常富有的！……假如您希望的话，我们那里完全可以得到您工作的一切必需的东西……我们会给您搞最漂亮的实验室……几十条，上百条狗来供您试验……”

瓦戈涅尔微微一笑。

“您想得很周到。但是，很遗憾，我只能谢绝您的好意，我不想离开俄罗斯。”

“真遗憾！……噢，多么遗憾！我认为在这儿工作……还是在那儿工作……那您总不会拒绝向我们讲讲您的科研报告喽！这只用几天就行了。我们走“空路”，坐“维申特利赫文特的克维穆赫特”——“安全与舒服”，那是名副其实的，它在同“捷露路伏特”竞争中获胜了，我亲自去办理签署护照的这些麻烦事。还有……至于酬金花销之类的事，更不消说了……当然我们一概承担。……”

“我为这些事最多不能花费三、四个小时。我非常珍惜时间！不要忘记我是有六倍的工作效率的。我若是花费两昼夜的时间，那就等于损失十二昼夜。不，我不能接受您的建议！”

“我非常伤心，而我们实验室的领导勃拉乌特教授会更加伤心。他所从事的也是这方面的研究，和您一样，但是，他的方法不同。……”

瓦戈涅尔活跃起来。

“是吗，他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他希望……”达乌别这时有些踌躇，面色有些紧张，他似乎在回忆什么：“他是用剔除毒素的办法，什么反毒……反毒……”

瓦戈涅尔已经猜到了。

“这正是我的方法！我们的报纸对我在这方面的成就有些夸大了……”

“我不是从报上看的！”达乌别脱口而出，他自觉失言，闹了个大红脸。“勃拉乌特教授在这方面也从事了好几年的研究，他很想同您相识并互相交流经济。……现在您使他伤心，这真是遗憾！”

“这倒是另一码事！我想，又浪费了时间，又得不到什么收获。……勃拉乌特教授？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是位很年轻的，又很谦虚的人。……他不愿宣传自己……但是，他非常有天才！……”

“我同意去了！”

达乌别跑向教授，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万分感激！我去办旅途的事！您不必浪费一分钟的宝贵时间。”

他双足一并行行了个礼，关上了门。

“奇怪的年轻人。他是想用狗来收买我！”他走了之后，瓦戈涅尔想道。

六 《安全舒服号》

清晨，一架邮政民航机从机场穿入高空。在舒服的座舱里的皮面沙发上，坐着瓦戈涅尔教授、格尔曼·达乌别、法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外交信使和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的工作人员。

假如不是因飞机在颠簸中还有没被消音器减掉的马达嗡嗡声的话，简直象坐在火车的车厢里。透过飞机的玻璃窗，可以俯瞰有曲曲弯弯河流穿过和莫斯科市全景，克里姆林宫的圆顶闪闪发光，象小玩具似的。在前面伸展着无边的地毯似的原野和广袤的森林，成熟的燕麦田又被黄色的道路和蔚蓝色的河流侵害成一个个黄色的块，在那儿，田野上、公路上的人和牲畜好象蚂蚁在蠕动。

但是，瓦戈涅尔教授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去欣赏这景色。他象吝啬人吝惜每个戈比，瓦戈涅尔珍视每一分钟时间。他拿出书，放在膝盖上的一个折叠托书架上，开始工作了。他一边看书，一边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下速记符号。

他发现了达乌别探询的目光，就解释说：“我是在写速记文，这是我自己编的。我使工作尽量删繁就简。我创造了自己的记忆法——这是最好的助手。可惜人们对它还不大注意。靠快速记忆法的帮助，我可以记忆惊人多的数字、公式、名称。所以如此轻松，就在于我的头脑总很清新，头脑里的毒素已被清除，已具有不消退的朝气蓬勃的劲头，这也能大大地增强我的工作效率。毫不夸张地说，我工作起来可一以当十。

瓦戈涅尔讲完，又埋头专心致志地工作了。

达乌别凭窗远眺这风光如画的国土。这个国家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它是贫穷的，也是强大的，他们的农人劳动画面显得和平而又那么具有神奇的力量，正是它组织了千百万人的双

手去劳动。

远处，一条不知名的河流隐约可见。靠近高山的下面，座落着一座城市。在河的右岸，有古老的克里姆林宫似的带塔尖的齿形内城古城环绕着，一座有个五尖顶的大教堂俯瞰着城市。

.....

“第聂伯！...斯摩克棱斯克！我们的第一站！”

飞机飞在森林上空，盘旋着降落在一个很好的机场上。

吃过早餐又继续飞行。天空飘着云朵，呼啸的风迎着机身，机身为之颠簸不已，好象船只在大洋的巨流上起伏。飞行速度减低了。总算顺利地飞过了利弗诺，这是到凯兹尼堡的前一站。尽管天气在恶化，但飞机仍在继续飞行。狂风突然又变成风暴，飞机掌握不了方向，被迎面的气浪抬起来，有时又象是失去了翅膀，径直落下来。

法国使馆的信使说：“我可从来没遇到地这样的颠簸！”他神经紧张地抓紧沙发。脸色发青，这表明他已经开始发晕了。

为了寻找良好的气流，驾驶员一会儿将飞机拔高，飞上云雾层中，一会儿下降，临近地面。但是，无论哪里，风都是一样在怒号，好象翅膀猝然折断了一样。风刮得金属缆绳的啸声，甚至透过马达的轰鸣都听得见。开始下雨了，灰色的雨幕妨碍了校正方向。

“没关系，我们会飞到的！”苏联商务处工作人员在脸色已经发白的达乌别耳边喊道：“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因斯特堡附近.....”

惘然若失、神态不安的达乌别什么也没听懂。

瓦戈涅尔教授对打断他工作的暴风雨骂了一句，书从手中滑掉了，铅笔由于颠簸，写出的字潦草得不能辨认。最后他扔下工作，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干等着。

雨嘎然而止，犹如刚开始时那样，风也停了，一团团向下翻滚的云落在了后面。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这时马达失去规律，马达声突然中断了。

驾驶员使飞机迅速下降，预备着陆，紧张地寻找合适的地点。飞机强烈震动之后，带着惊恐的乘客，在已收割了的田野上滑行了一段，停在松林空旷地上。

驾驶员和空中机械师看看马达。

“必须停航一小时以上。”机械师说。

旅客从机舱走出来，揉揉麻木了的双腿。

在如同桅杆似的红松林中间，有一泓闪着银光的蔚蓝色的湖水。

“真是风景如画的地方！”达乌别对瓦戈涅尔教授说：“我们进行一次优雅的散步吧。假如我们能碰见一个当地人，就能知道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了。您不反对吧？”

瓦戈涅尔教授点点头，他们一起向森林深处走去。

过了一小时，机器修好了，而瓦戈涅尔和达乌别还不见回来。喊他们，在森林里寻找他们，都不见踪影。又过了四十分钟，那个法国人急着要飞行。

“我带了部里的外交急件，假如我不能在飞往巴黎的飞机起飞之前赶到凯兹尼堡的话，我就要耽误很长时间……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商务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反对这一点，决定再等半小时，继续寻找。但是，仍然毫无效果。

“我们不能在这里过夜！”法国人说，“他们又不是孩子。他们乘火车也会走的。我可是买了加急票的，你们必须保证我的期限！”

驾驶员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耸耸肩，其余的人也都跟在他后

面。

马达轰鸣，飞机冲入云霄。

七 被 俘

瓦戈涅尔教授失踪了。

当莫斯科知道这件事以后，人民外交委员会对这种神秘的失踪向德国政府提出了咨询。

不久，从德国外交部得到了回复，他们对这不愉快的事件深表遗憾：“我们曾采取一切办法尽力寻找，但极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无结果。我们认为贵国应该注意的是与瓦戈涅尔教授一起失踪的还有德国公民格尔曼·达乌别。为此，我方认为，从这一事实出发，亦可消除我国政府任何敌视苏联公民瓦戈涅尔的因素。顺致崇高敬意……”

显然，这一回答是不能使外委会满意和相信的。但是，不能确定瓦戈涅尔失踪的真相，只好等待这个秘密的揭开。

原来瓦戈涅尔教授是这样出的事：

当他向森林深处走去，达乌别建议地看看坍塌的古城堡，它就在林中的湖边上。瓦戈涅尔教授毫无戒心，跟在后面。那里早已有了埋伏，三个戴假面具的家伙扑向教授，捂住他的嘴和眼睛。达乌别从教授手中抢走了装材料的皮包，瓦戈涅尔就是去散步的时候也是随身携带它的。强有力的手把瓦戈涅尔捺进预备好的汽车，他们马上上路了。汽车跑了不到一小时，就停了下来，瓦戈涅尔走进屋里。

教授狂怒了。

“这是干什么？”当他眼睛被摘下眼罩后问道。他找寻达乌别，但是，达乌别不在，而且强抢他来的那三个家伙也不见

了。在他面前站着一位优雅的青年人，他穿着军大衣，一副军人的风度，微笑着，特别亲热地说：“亲爱的教授，假若您不会疲倦，那么大概是会饿了吧？我们谈话还来得及，就象在家里一样，请不要谢绝和我们共进晚餐，床是不必给您预备了，因为您是不睡觉的，对吗？”

接着，他用手指指摆着名酒的餐桌。

“谢谢您！我不饿。”瓦戈涅尔回答说。虽然他很想吃饭。
“我只想请你们解释一下。”

“很遗憾！”年轻人以同样亲切的假笑回答说。“我们为您预备了您喜欢的饭菜。现在我不能打扰您，很抱歉，我不能祝您晚安，因为您是不睡觉的。”

他带着那种不变的微笑走了。

瓦戈涅尔教授环视了一下四周。这个房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是个匪窝。一切都是很优雅、舒适。他往桌上溜了一眼，桌上龙须菜，青豌豆冒着腾腾热气，还有凉拌菜。他正饥肠辘辘，直咽口水，但他离开了桌子，抑郁地坐在沙发上。除此之外，最糟糕的是他丢掉了皮包，这使他什么事都做不成了。他走到门那儿去，门紧关着。他掀起窗帘，看见窗框上安着密密的铁栅，跑是跑不出去的。

“真卑鄙！”他骂道，随即又忧郁地坐在沙发上。他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

早晨来了三戴假面具的人，不吱声地又捆上了他的手，蒙上了他的眼睛，把他带走了。让他坐在软座沙发上，他感觉到飞机的马达发动了，飞机离开了地面，……

飞行了不到三个小时，当他被重新揭开眼罩时，他眼前又出现了那位年轻人。

“请原谅，亲爱教授，恭贺您乔迁之禧！因为今后我们要

一起相处了，那么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格利赫·勃拉乌特。”

“是教授吗？”

“不完全是。”勃拉乌特狡黠地一笑。

“听说您也在搞克服疲劳的试验，这是达乌别说的。”

“啊，是那样！……噢，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勃拉乌特。请您进来，看看您的领地，这是您的书房。”他用手来了一个圆圈，指指摆有写字台、橡木家具、书橱的宽敞的房间说。毛玻璃窗后可仍有铁栅。“在这儿，您可以得到研究克服疲倦的一切东西。”

瓦戈涅尔不管眼前情况如何特殊，他抑制不住地走到书橱前。

“普列伊耶尔……艾列尔……布沙尔……克拉巴列德……”他看看书脊，“都很旧了……列扬德尔、毕耶隆……对我还有补益……”

“看来，您远远超过这些人！那么亲爱的教授，我们倒实验室去看看好吗？”

于是，他们走向另一个房间。

八 瓦戈涅尔教授的命运被决定了

当勃拉乌特以异常殷勤的态度使瓦戈涅尔成为“合法占有者”时，那个“专制委员会”决定了俘虏的命运。大多数委员会的成员倾向于把瓦戈涅尔教授干掉。

“在瓦戈涅尔教授的皮包里，我们毫无疑问能够得到他研究的秘密。我们出色地把它搞到手了。但是，这还有危险。假如不消灭这个对我们很不利的罪证的话，或迟或早盗窃的秘密

要被揭穿的。”

这个“证据”，当然指教授本人。“消灭瓦戈涅尔”——当然，这句话在会上谁也没有讲，反正大伙都心照不宣，彼此间都心领神会。反对“消灭人证”的，只有噶利特扎克男爵一人。

“严格保密可以避免发现瓦戈涅尔教授。加强堡垒和防备逃跑的可靠保护措施，何必采取极端手段。这样的智慧，少有的天才，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利益，应该想方设法让他为我们效劳。”

噶利特扎克没有把他的意思全部讲出来。他盘算着瓦戈涅尔的发现不少可以用于商业上的营利。

但是，很多人反对他。可是，会议秘书的发言改变了局面。他说：

“我提个建议，把瓦戈涅尔留下一段时间，使问题搞明白。原因在于瓦戈涅尔写的是他自己创造的别人无法辨认的速写符号，看来那写的是他的发明。我已经叫外交部里最好的译密码专家看过……还有有关部门的专家，现在他们只能确定，是用一个符号代替整整一句话，但是，辨译过来还办不到。或者等待一下结果，不然就要冒揭示不了他研究的秘密的危险。”

最后，大家决定还是等几天再说。

译析密码专家看来确实高明，他们成功地破译了瓦戈涅尔的速记文，当他们找到这一钥匙后，都啧啧赞叹这个体系的高明。

但是，委员会成员仍感失望。当他们读了翻译出来的瓦戈涅尔的笔记之后，看出里面包括了科学领域许多门学科的宝贵材料和知识。在压缩的句子里，意思差不多都是暗示的，在极为简短的公式中具有如此丰富的内容，是足可以写出许多卷书来的。还有很多地方专家们都不理解。所有这一切，更加证实

噶利特札克的建议的正确性。瓦戈涅尔的工作具有极为宝贵的价值！但是对于委员会来说最感兴趣的是如何战胜睡眠和疲倦的药剂的事，笔记中却只字未提。

无论如何也要揭开瓦戈涅尔教授的秘密。这件事，责成勃拉乌特去办。为绝对保密起见，他是唯一能和瓦戈涅尔教授见面的人。

“亲爱的教授，”勃拉乌特对瓦戈涅尔说。“我想，您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把您弄到这儿来。我现在可以向您开诚布公地解释，这是出于一种非常的需要，才迫使我采取这种……”

“强盗手段！”瓦戈涅尔激怒地说。

勃拉乌特微微一笑，好象是听到一个亲昵的笑语，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他继续说：“我的朋友们是代表一个组织的，他们都是保卫欧洲文明的卫士。哎！对这一文明的最大威胁，乃是布尔什维主义。您是位不问政治的人，可能您本人也想不到您自己的发明，给这一文明的敌人提供了多么强大的武器。因此，我们就以文明的名义，为了整个人类的幸福，促使我们染指了您个人的自由。您，作为一位搞科学的人，同样要珍惜我们古老欧洲的文明，向她献出您的可贵贡献！请相信，这一贡献，将会得到很好的报酬。”

教授离开沙发听着，他双目凝视谈话者。这对他来说，是极为少见的情况。

“是的，我是搞科学的，不问政治。”瓦戈涅尔回答说。

“但是，你们如果以为我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话，那可错而特错了。同时，您的错误还在于，那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在你们眼里只有毁灭的一面。我可是已经体验过这种心情，我不隐瞒，也有和它同时发生的各种思想动荡，近年来，我观察这个“可怕”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面——建设方面。你们是没有看见

或者不想看见的。这种巨大的创造力、宏伟的计划、沸腾的工作使人震惊，它不由自主地征服了我……从来未曾见过这么寻找自然财富的考察队，他们走遍伟大祖国的四面八方，不管资源在什么地方，他们打破极地的坚冰，去赤灼的沙漠，钻透沉寂的地层。我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热爱技术。劳动机械化热也从未象今天这样强。勇敢创造的思想从未象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和得到支持。……

“其次，学者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首先是要求安静的工作条件。我们的国家已经受了革命风暴和反革命叛乱的洗礼。再往后只应该是和平建设。而你们呢？难道不正是在这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前引起恐怖，才把我抓到这儿来的吗？你们的办法并不高明！不，勃拉乌特先生，我希望在俄罗斯生活和劳动。我的著作只能是属于它的，我不会向你们揭示秘密！”

瓦戈涅尔的回答，被报告给了委员会。

“他自己也一定是个布尔什维克！”那个窄脑门的将军喊道。

“跟他不能讲什么客气！”很多声音喊道。

这次，噶利特扎克也觉得不好与大伙抵牾。

不用什么决议，大家心里都明白：瓦戈涅尔教授应该被处死。他们责成勃拉乌特去执行。

勃拉乌特心情不平静地走进教授的房间，觉得右边口袋里的勃朗宁手枪要他分外沉重。但是，他善于控制自己，仍象往常一样，以亲切的微笑同教授打招呼。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把手插在口袋里。

“喂，亲爱的教授，怎么样，您的主意还没改变吗？”他问瓦戈涅尔，一边用手在口袋里摸着枪柄。“我提醒您，您的拒绝，会给您招来极大的不幸！”

“不，勃拉乌特先生，我不改变，就是今后也不改变！”

勃拉乌特的手指勾住扳机，只是没有把枪从口袋里掏出来。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勃拉乌特先生！”

“还可以等一等。”勃拉乌特想。我们应该知道他有什么请求。他的手在口袋里松开了手枪。

“为你们服务，亲爱的教授。”

教授好象很窘的样子，勃拉乌特大为震动，他看到瓦戈涅尔似乎很疲倦，一向红润的面孔显得苍白了。

“问题在于……”教授开始嗫嚅着说。“您的那些戴假面的朋友在搜查中没有发现我坎肩口袋里有一个装着药丸的小盒子上写着无害的商标‘普尔汀’，是一种对于那些不大活动，总是伏案工作的人常使用的药。在这个小盒子里，我储存了战胜睡眠与疲倦的药。但是，如今小盒子空了！昨天，我吃了最后一丸，假如今天我不再服用的话，那我就要睡觉了。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疲劳……如果您，我是非常感谢的……”教授说话也非常慢了。“假如您按我的要求给我一些化学品，假如能够……快……”

教授的头向后仰去，眼皮紧闭，昏昏大睡起来。

“这倒省事！”勃拉乌特大声地说，他悄悄地掏出手枪，对准了瓦戈涅尔的胸膛。

但是，他没有开枪，一个想法制止了他，他把手枪装进口袋，飞快地跑出房间。

九 《能量股份公司》

“瓦戈涅尔睡了！他已经控制在我手里了！”勃拉乌特跑到委员会秘书那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勃拉乌特，说清楚点，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瓦戈涅尔用完了抗睡眠药丸，他需要化学产品，换句话说，他现在有求于我们！如果他能交出秘密的话，我们可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我相信现在他能豁出一切！我有把握和勇气和他进行谈判，我这是冒风险干的！”

“您是对的！费几天功夫也上算，当他醒来时，同他谈谈看。”

但是，同瓦戈涅尔谈判看来也不是那么简单。可是，勃拉乌特没有失去信心，他分析了瓦戈涅尔的心理状态，决定在瓦戈涅尔开始克服疲劳睡眠之后，处于困难的时候就和他进行交易。教授显得非常疲倦。

“我白白耗费了多少时间啊！睡眠对于我来说和死亡差不多，死亡的可怕就在于是永久的安眠，使我永久离开工作。这是没头的，有多少设想付之东流啊！”

在第二天才达成协议。勃拉乌特的朋友给瓦戈涅尔教授弄来了一切他需要的物品，而瓦戈涅尔教授在实验室搞出自己的神奇的制品。在生产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入内。

勃拉乌特小心翼翼地提出条件：要第一个尝尝制好的药丸，而“专制委员会”认为，假如他能明确药丸的组成部分，而且又有药丸，那么德国化学家不费劲就可以办到其他的事。但是，瓦戈涅尔教授使他们的工作复杂化了。他开了个大单子，上面全是药名。显然，很多东西未必是合成抗毒素所使用的。

当得到制好的药丸后，化学家发现多缩氨基酸和氨基酸。找到的物质是包括G基NH的东西；还很明显，在药剂制作中肯定还包括一些分解出的基。对于这些，至少学者们都还在实验中，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过，这种情况实际上并没有带来不便。瓦戈涅尔的药丸

随同饮食一天服用一次。除了一般制剂通剂的成分外，内含纯制剂不超过 0 . 0 5 克。只要几公斤就可以满足全体居民的需要。

瓦戈涅尔的实验室完全可以生产。

瓦戈涅尔教授还是允许自己参加这一工作了。当生产就绪以后，对于他来说，整天整夜重操旧业，准备药剂的工作。他不过在一昼夜中顶多用去四小时。干完这个活，他又搞自己的科学研究，不再考虑“产品”的命运了。……

然而，他的药片开始对于德国整个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药片生产刚开始，噶利特札克男爵就出面了。他建立了一个《能量股份公司》，专门出卖能够克制睡眠的疲倦的神奇药片。公司发放了大量的股票，都控制在委员会成员手中。对世界进行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到处炫耀这一新药品。

“再不要睡眠！没有疲倦！使您延年益寿！”以标语和报纸的大字号标题招徕生意。

这时，在苏联报纸上出现了关于瓦戈涅尔的一系列文章：发现了睡眠的秘密，同睡眠作斗争，并且在德国领土秘密失踪，以此作为对这些宣传的回答。

但是，控制在“能量股份公司”手中的德国报纸，对这些“诽谤”很是愤慨，并且指出“能量股份公司”是从德国教授费舍尔那里买的这些药品专利权，他早于瓦戈涅尔解决了这一个问题。这个教授倒是实有其人，但是，同行都知道，他是一个毫无天才的平庸之徒。为此，大家都瞠目结舌，费舍尔的“天才”发现和由此而大发横财，使许多德国学者怀疑。但是，他们沉默不语。

“能量股份公司”具有商业和政治的双重目的。

瓦戈涅尔的药丸可是个真正的聚宝盆，钱象流水一样源源

而来。“专制”委员会可以随意用这些钱来收买自己的政敌，报刊，选举人，社会民主党领袖，用强大的手段进行各种宣传。为此，“专制者”真正成了全国的统治者了。

第一批药物购买者是有钱的特殊阶层、资本家、高利贷者、自由职业者。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自由职业者服药物是为了自己和社会的利益，用买来的“增加”的时间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教授可以出版三倍的著作，律师可多从事两倍的实践，外科大夫可以多进行大量的手术。……

至于高利贷者，特别是“花花公子”，对于他们来说，“增加”的时间只是增加了享乐，这种夜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奢华”的花朵。舞厅、酒馆、餐厅、剧院在繁衍增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整夜都能在这些地方恣意行乐，放纵淫欲，而不需睡眠和休息。但是，这种生活肯定对身体有害。酒流成河，各种刺激，淫荡方式都严重地操作了资本主义接班人的神经系统。很快，药品得到了广泛应用。一切城市居民都忘却了睡眠，只有那些无力购买的贫民和失业者除外。

“能量股份公司”的药片，对国家的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贸易公司和银行昼夜二十四小时开业，货币周转大为增加，而瓦戈涅尔的发明，对工业的影响特别强烈。

一切大小工厂主很快都理解了这药的利益。首先，他们裁减自己公司管理机关的三分之二人员，之后是三分之二的工人。所有“专制委员会”成员都是金融大亨。这些药是由他们出成本搞的。在工人中间进行了淘汰，政治上不可靠的被解雇，政治上“可靠”的，他们免费服用药丸，一连干两班，是双份薪水。他们劳动之余只有八小时自由支配时间。

“应该让工人有花钱的趣味。假如他们劳动24小时，他们会储存些钱。这可讨厌，最好是把他们多余的钱通过酒馆回

收到我们手里。”

失业在增长。失业者开始斗争，但是，他们受到无情的镇压。

这些事情，都是背着醉心于自己的科学和事业的瓦戈涅尔教授干的。

他时常问勃拉乌特：“我的药丸效果如何？”

“很好，亲爱的教授！八小时给工作，八小时给科学和艺术，那八小时搞运动和呼吸新鲜空气。工业在增长，科学在繁荣，青年们显得更健康！”

轻信的教授很兴奋。但思想深处有某种思恋之情，一直在萦绕着他，一时还没有形成成型的思想，可它们时常来烦扰他，使他思想上很痛苦。后来，他还是把这股情绪压抑下去了。

“但这只是一个大脑半球工作，应该教青年两个大脑半球同时工作，这还可以再增加一倍的力量！”

勃拉乌特犹豫起来。

“您的方法需要很多训练，您非得花费很多时间来进行个人指导工作不可……但是，假如您能写一下这方面的书的话，那可……”

窗外远远传来喧嚣，人群的喊声和几声枪响，还有呻吟声……

瓦戈涅尔走近窗子，但是从毛玻璃看不见外面在干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

“大概是节日联欢吧！”

“这些喊声不象是节日人群的喧哗。”瓦戈涅尔沉思起来，深深地感触到了什么，这时，他内心阴沉的调子又在深处晃动。

不管工作条件如何齐备，但他总感到是处于被俘状态。他不知道在那里，窗外都在干些什么。他也不知道在祖国，在俄

罗斯正干些什么！……他对于祖国怎能不萦怀呢？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应该争取自由！而首先应该知道窗外都发生了些什么。

十 窗外发生的事

“勃拉乌特先生，我为了搞新的试验，需要一些新的仪器和零件，这是清单。请赶快按单子把我需要的仪器和材料搞来。”

“我可以知道您要搞什么实验吗？亲爱的教授。”

“我想把光波变成声波。您知道，不少音乐家觉得每上音阶或者每个音调都具有一定的颜色。例如 G 调 1 ——白色、A 调 3 ——蓝色、D 调 1 ——粉红色……我想确定声波和光波的相互关系。”

瓦戈涅尔开了长串定单。但是，在各色各样彼此毫不相干的材料中间，常常有通常设计无线电所用的部件和材料。

定货得到以后，瓦戈涅尔开始着手工作。这个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也很轻松。因为幸好勃拉乌特对无线电一窍不通。但是，他也担心勃拉乌特完全可以佯装不懂。瓦戈涅尔为此很机警地把自己的工作和实验作了伪装。他同时能干两样工作的本事帮了他的忙。

一个笨重硕大的机器搞好了，这其实是一个外表被很好伪装起来的无线电和一台“光声互感机”的综合装置。机器有两个电话听筒，其中的一个与带框架天线的无线电相连，另一个和“光声器”连接。无线电的这个收听线拿在瓦戈涅尔手里，而另一根却由勃拉乌特满心欢喜地紧捏在手里，他满面春风地执意要听这只听筒：“让我试试看，有趣吗？”

“请便！”

瓦戈涅尔的右眼和右手为勃拉乌特服务，而左手操纵着无线电。瓦戈涅尔的右手旋开小旋扭，在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粉红色的光点，瓦戈涅尔同时又调整了密封的感应线圈，在勃拉乌特听筒里鸣叫着，变换着调子。

“听见了吗？这是D调1”他说。

但是，马上出了麻烦。勃拉乌特是个有绝对辨音力的人，他说：“这不是D调1音！您相信我，这是C调1。”他说。

“我不是音乐家……不过，这只能证实将声音和颜色主观地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教授镇静地说。

于是，他左手在搞自己的无线电，在风靡欧洲的狐步舞曲中和无线电信号中，他突然听见了俄语广播。

“同志们，通过这一例证，你们可以看到这样宝贵的科学成就在资本主义土壤里如何被糟塌。本来是可以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提高他们的文明的东西，却变成了剥削无产阶级的武器。非常奇怪在德国失踪的俄罗斯教授瓦戈涅尔的发明……”

“这可真有趣儿！”勃拉乌特尖声叫道。“真惊人！我太感兴趣！应该把一架钢琴放到这里……放上画片，使它变成声音……可能，我们能听到新的交响乐了……或者是舒曼的光的‘联欢节’……”

“抗睡眠药，”无线电继续广播：“引起了可怕的失业……工人的贫困、潦倒，难以形容。不……”

“勃拉乌特在骗我……”瓦戈涅尔想道。他抑制不住，喊了起来：

“好大的骗局！”

“骗局！骗在哪儿？”勃拉乌特惊奇地问。

“D调1染成了玫瑰色！”瓦戈涅尔颤声地说。

“这是您的主观印象罢了！……”

十一 “睡王国”

一个目的达到了，瓦戈涅尔教授知道了窗外的事情。剩下的就是如何钻出窗子，使自己得到自由，他想好了计划。在眉宇之间露出了得意的微笑。然后，机警地端详着勃拉乌特的脸。

他的监护人疲倦地伸着懒腰，打着呵欠。

“这是怎么回事，教授！我怎么直想打盹儿呢。”

“请原谅，我也如此。”瓦戈涅尔说，也故意打着呵欠。

“我担心是不是昨天晚上送来的化学药品质量不合格……”

“奇怪……我怎么想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啊哈……哈…总得先去通报一下……”

他强制自己站起来，可随即又倒在沙发上打起来鼾来。

“好了！”瓦戈涅尔教授爽声大笑地说：“现在这个流行病要遍及全国！至少一昼夜他们不会醒来。真是不费吹灰之力！改变药丸的成分，以普通的无害的“氧化镁”粉代替抗眠毒素让他们服用，从昨天晚上起，抗眠药物效用结束了，如今他们象死人一样昏昏大睡，整个柏林、整个德国都成了一个‘睡的王国’！”

“自由了！自由了！”瓦戈涅尔叫道。他一点也不怕叫醒酣睡的人们。

但是，瓦戈涅尔高兴得早了，办公室的厚橡木门反锁着。应该砸碎它！他在整个实验室里转来转去，寻找得手的家伙，而这里只有轻薄的工具和玻璃化学器皿……剩下的只有笨重的橡木家具。他抓住它，好象使用攻城的冲槌，家具折断了，变成碎片，但是，门还没有屈服，仍然岿然不动。

勃拉乌特继续睡觉，现在，就是炮声也震不醒他了。

这种紧张的体力劳动是瓦戈涅尔从未干过的。他不得不几次服用“列达尔汀”这战胜疲劳的药物，以便增加力气。但是，宝贵的时间在飞逝……这种紧张的工作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终于有半个门被干掉了，教授松了口气，他从砸碎的缺口处爬了出去。

现在，他确信对他的防范是如此之好。在隔壁房间里有一帮卫士，他们全都酣睡着，坐在软椅上，或是躺在地板上，他们的鼾声响彻空间。在瓦戈涅尔面前是光滑的钢质门，这种门只有银行的金库才有。

教授绝望地垂下双手，想搞坏这个门是无计可施的，只有把它炸开，但这无异是妄想。

“为什么不可以炸呢？”这想法在瓦戈涅尔的头脑里一闪而过。他立刻跑向实验室，狂热地摇着小药瓶。他同时用两只手工作，又是搅拌又是研磨、调配。经过不到半小时功夫，教授手里已经拿着具有巨大爆炸力的炸药。于是把炸药放在门与墙中间的小孔洞里，在实验室远远的角落里点导火线。

“我或者一死，或者获得自由！”

他望着熟睡的人沉思起来。他掏出表，不满意地摇摇头。

“差几分钟不要紧，要避免不应当的死亡。”他把熟睡的工作人员都拖进了实验室。

做完了这些，瓦戈涅尔又看看表，叹了口气，点燃了导火索，嗤嗤的火星奔向墙边……瓦戈涅尔不由自主地紧靠在墙边……经过几秒钟，但这是那么漫长难耐的等待……

巨大的坍塌声震撼了整个楼房，烟的气浪冲击着教授，使他失去了知觉。……恢复知觉后摸摸自己的身体。

“看来还好！”他马上又看看表：“哎呀，我一直昏过去

二十分钟……头有点晕……没关系，赶快走！”他看看自己的四周。

房间里硝烟弥漫。整个实验室都倒塌了，棚顶和墙上的石灰全都落在地上，玻璃器皿全部震碎了。一个卫士好象受了伤，在睡梦中哼哼着。勃拉乌特被抛到实验室的门边，但是，看样子他也很幸运。他在嘟哝着什么，想要醒过来，试图抬起头，但是又沉重地耷拉下来了。

瓦戈涅尔通过他们的身体走进了办公室。

这里又毁坏殆尽。天棚有一半坍塌了。在支出的房梁上挂着破布片，破布吐着燃烧的火舌。家具全都搞得七扭八歪，被掉下的砖头砸坏的写字台歪斜在地上。地板鼓起来折断了。经过这毁坏的地板，瓦戈涅尔走进另一个房间。

从安着钢质门的地方，瓦戈涅尔看到一个被高高的石墙围起来的小花园。再远一点，耸立着一座灰色的高楼，楼房的窗玻璃全碎了。他还看见街上一个路灯的柱子歪斜了。

“真没想到，我是住在市里。”瓦戈涅尔自言自语地走过断开的地板。

他敲敲太阳穴，头还晕得很。刺鼻的烟味儿使眼睛发酸。瓦戈涅尔攀着断壁残垣，从那儿到花园里去了。

树木都折断了，树叶也都烧焦了。

“还有一堵墙——最后一道障碍，怎么越过去呢？”瓦戈涅尔环顾四周，花园里有个凉亭，在台阶上，老园丁正在熟睡……应该怎么办？梯子，……

瓦戈涅尔把梯子靠在墙上。

他从高高的石墙上看了看这已经坍塌的监狱，然后通过梯子很快走到了街上，进入了这熟睡的城市。

一片沉寂，没有什么打破这熟睡的安宁。街上的景象是罕

有的。满街横躺竖卧着成群熟睡的人们。每分钟都须迈过这些睡着的人。瓦戈涅尔为了走得快些，他不得不走在街中心。在这里停着汽车，车里也是熟睡的人们。

瓦戈涅尔走到十字路口。

人行道上躺着一位胖太太。她的头枕在一个邮差的腿上，帽子从头上掉下来，阳伞也摔在了一边。停着一辆洒水车，司机睡在里面，水箱还在往外流水，冲着躺在街上的人。有的人被水一淋，激灵一下，慢慢地翻个身，又继续睡过去了。大礼帽、圆檐礼帽、包裹、发带、硬纸盒扔得满地都是……一些人脸上充满了惊恐，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机体同睡眠作斗争的时间要长久些，他们眼睁睁看见许多人睡下去，感到这座城市连同他们自己都被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征服了——晕是种叫不出名堂的病，他们睡下去的时候，带着惊恐的思想。而另外一些人是在一瞬间就睡着的，他们的脸上显得很安详。

越是到十字路口，躺在人行道上的人就越多。

又是一个交叉路口。

瓦戈涅尔停下来，看了一下楼房角上的街名：《国王大街》”

“我这是到哪儿了，这几乎是柏林的中心区了！”

在街正中心躺着一名胖胖的德国警察，在电车道上交叉着腿，梦乡中还没忘掉他的警棍。离他两步远停着电车，看得出司机睡眠作了最后挣扎才停下来的。

再远一点，看见两辆相撞的汽车，有一辆车，半个车厢被撞坏了。还有一部分人倒桥上，有的摔死了，有的受了伤。血乎乎的尸体混在熟睡的活人中间。一个胳膊被砸断的小姑娘躺在一位熟睡的妇女身边，看来那是她的母亲……他们醒来之后会是什么情景呢？有几辆电车也受到了损害，一辆撞在路灯柱下，斜着倒下了；还有一辆开到了人行道上，压着一个穿白

西装的青年人的脚，青年人呻吟着，痛得挤鼻弄眼，但就是醒不过来。

“陷入睡梦中的城市看来不可能没有死亡！”瓦戈涅尔教授想。“这是很悲惨的，但又无法避免。”

从高楼大厦打开的窗子和门里往外冒着烟。那里看来起了火。瓦戈涅尔叹了口气，不由得现出不满意的神情。去救火吗？但是，这是他一个人能做到的吗？而且他没有时间了。离开楼房，他沿着《国王大街》很快地走着，又奔向公侯桥。通过著名的卫生学馆和民族服装博物馆，到了市政管理局（市杜马）。这个楼的柱脚是灰色的大石头和深红色的沙石。有高塔。在入口处耸立着威廉皇帝的雕像。

瓦戈涅尔教授想起来在这座楼房的地下室里有一家柏林最大的餐厅。瓦戈涅尔从早到现在一直没有吃什么，于是他走进餐厅。虽然时间尚早，但早已有很多顾客了，他们不是睡在桌旁，就是打横躺在地下，在溢出的啤酒中躺着，啤酒桶的龙头一直开着。瓦戈涅尔很快地饱餐了一顿放在餐桌上的夹肉面包，又走到街上去了。

在公侯桥上出现几个没睡的人，瓦戈涅尔惊讶极了。他们穿着褴褛的衣衫，尖利的噪音打破了全城沉入梦乡的静寂。这是来自柏林郊区的贫穷的失业者、流浪汉，他们没有得到那些官方分配的抗眠剂，又无力购买那些神奇的药丸。即使有这个能力的话，他们也未必会买；睡眠——是那些颠沛流离者的安慰。为此，这些从昨夜醒来的人，现在是被“城市在酣睡”的消息吸引到这里来的。

经过咖啡让和商店高大的橱窗，看见这些外来人在地下室餐厅里大吃大喝睡着的人丢在桌上的食物，抓过瓶子喝着啤酒。在商店里，他们扔掉自己褴褛的衣衫，穿上时髦的服装，也不

管这些服装是否与自己消瘦松驰的肌肉、没有修面的面孔是否相符，他们往背上一背，匆忙地系上纽扣，就向另外的商店跑去。他们带着东西跳过睡着的人的身体。

在那里又有旁的东西吸引了他们。他们扔下包着糖果、罐头等东西的包裹，以便去弄金子和到珠宝首饰店去弄宝石。他们感到非常满意。他们主宰着一切，谁也不能阻止他们。他们遇见四仰八叉睡着的警察——这是他们的宿敌。他们没有忘掉拿他们取一儿儿乐。他们给熟睡的警察戴上女人的风帽，把狗系在他们的腿上，把酒瓶子塞在他们手里……

公侯桥上有两个姑娘也睡着了，她们睡在侯爵半身像前。整个桥上都是熟睡的人和身体。

瓦戈涅尔好不容易来到了宫廷广场。在这里，他碰见了一群没睡的衣衫破烂的人们。在宫廷喷泉旁边，瓦戈涅尔看见这些赤贫的人们好象在集会。瓦戈涅尔很感兴趣地通过在地上熟睡人的身体，向尼普敦喷泉走去。在喷泉旁立着四个有寓意的雕像：莱茵河、易比河、身德河、维斯拉河像。这个喷泉是柏林市民给威廉二世的礼物，而“海神”当然是他。“德国的未来是在海上！”

“哎，这些人的命运好景不长！”瓦戈涅尔想，他停下来。是什么使这强大的“海上霸王”的“文治武功”一扫而空呢？……是革命褫夺了这“海上霸王”的王冠。按顺序是33号的威廉二世的纪念碑，可它也不再耸立在胜利林荫路的雕像之中……

有一名工人爬到高处，对着人群发表演说：“同志们！快住手！你们做什么？我们的敌人会醒过来的。银行巨头、工厂主、警察也会醒来，他们会重新夺回一切，并把我們送进监狱。没有武装的敌人就在我们面前。他们在我们控制之下。应该到

军械库，拿起武器！……应该把政府官员、将军、警察抓起来……应该马上行动，不能迟缓，这样政权就能在我们手里了！”

听见了个别人响应的声音。

但是，当开始讨论行动方案的时候，证明夺取政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他们都不知道这个神奇的睡眠能延续多久。这些没有睡觉的人，多半是流氓无产者，他们是长期饥饿的一群。此刻，城市里不可胜数的财富能马上到手，这就很难使这群人摆脱抢掠钱财的诱惑。难以在几小时之内把他们组织起来，按预定的方案行动。

“请允许我参加你们的谈话。”瓦戈涅尔教授说。“你们感兴趣的是城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我能告诉你们准确的时间。一切睡着的人应该睡八九个小时，他们是在早晨九点左右睡的，现在是一点四十分，应该记着，在傍晚五点到七点钟他们开始醒过来，你们能掌握的时间只有四小时左右。

“在这四个小时里，应该找来载重汽车，打开监狱，把睡觉的敌人送到那里去……都弄到毛阿毕特装得下吗？把他们送到关押柏林人的地方去！但是，司机大概也都睡着了，上哪儿找司机呢？能找到那么多吗？

“听着，卡尔，能不能让莫斯科的人帮一下忙，也许这个城市还能睡上几昼夜呢！”

“城市会很快醒来的！”瓦戈涅尔教授重新插进来说。

您怎么知道的呢？”

“我说的是第一手材料，我是这场睡眠的根子。他们，……”瓦戈涅尔用手指指熟睡的人们，“并没有被毒坏，只是没有得到正常的抗睡眠药丸，就象过去我配的那种，现在他们是在自然状态中睡觉。这完全是正常的，正常睡眠一般是持续八小时，这是最简单不过的计算。……请莫斯科帮助是不可能

的。更不必说这还得越过种种外交障碍呢！至少他们总得讨论一下吧。但是，我可对飞回莫斯科感兴趣。我不能耽搁在这里。我使这个城市‘安眠’仅仅是为了我——一个俘虏逃开你们这里的一个武装组织的手段。假如你们能帮我这个忙，我是非常感激的！”

工人卡尔想了一会儿，然后拍了一下一位同志肩膀，用眼睛看看瓦戈涅尔喊道：“和他一起飞吧，阿达夫！假如莫斯科来不及帮助我们，那我们至少应该离开这里！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我可不想在这里等着他们醒过来。你会开车，拉我们到机场去吧！”

于是，他们走进一辆崭新的汽车里。

“哎，朋友，给我们让让地方！”卡尔从方向盘上后下熟睡的司机说。

“这个狗崽子，滚下去吧！”他拉下车里的乘客。“他大概还从来没有在地上睡过觉呢，让他也去尝尝我们的羽毛褥子吧！”

“对不起！”瓦戈涅尔喊道，“这是达乌别！”

“哪个是达乌别？”

“哎，现在没时间讲了，请你们能不能把他也带上。”

“这是为了什么需要？”

“我以后给你们讲。”

汽车向机场疾驰。瓦戈涅尔托着达乌别熟睡的来回摆的头，心中暗自发笑：当达乌别睁天眼睛，出现在莫斯科教授的书房里，并向他感谢这次在德国的绝妙旅行时，他该作何表情呢？

停机坪上停着飞机，一架已牵引到跑道上准备起飞。飞行员、机械师、旅客都睡在自己的位置上。从客舱里弄出旅客后，瓦戈涅尔给飞行员、机械师口里就水灌下抗睡眠药，他们很快

就醒了过来，迷惑不解地环顾四周。

“马上发动马达起飞！”卡尔下命令地说。

“到哪儿？”

“莫斯科！”

飞行员拒绝地摇摇头。

这是飞往凯尼兹堡航线的飞机。我的旅客也不是你们。你们有飞机票吗？”

“这就是我们的飞机票！”卡尔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老式手枪。

“这是暴力！我要喊人求救！”

“叫吧，叫这些人吧！”卡尔指指睡在旁边地上的旅客，又挥挥手：“或者是那些！”

飞行员和机械师惊奇地看着睡着的人。

“我们飞！……”机械师说道，耸耸肩。

他们很快坐下来，飞机呜呜响起来。

在瓦戈涅尔眼下又展现了广阔的色彩斑斓的草原和纵横的铁路线，蜿蜒的河流和整齐的城市。

经过半小时的沉默，卡尔看看窗外，忽然蹦起来喊着，马达的轰鸣淹没了他的声音。但是，当卡尔指指手表和看看太阳时，瓦戈涅尔明白了，斜射的太阳从左边射进机舱，如果此时一直向东飞，那么太阳应该从右边射进来。

卡尔跑到驾驶员那里，指着太阳摇他的肩膀，飞行员指指自己的图囊企图辩解，他是沿着熟悉的航路飞向凯尼兹堡的。由此飞往利弗诺——斯摩克稜斯克——莫斯科，不能直接向东飞，路线不熟。找不到降落地点。

卡尔不加任何解释，他又掏出老式手枪，威胁地将枪口对着飞行员的鼻子，让他直线飞向东方。飞行员鄙视地耸耸肩，

并做手势让卡尔坐在自己位置上。现在的高度是五百米，飞机的方向控制在他手里，他不大害怕卡尔的威胁。

但是，卡尔在飞行员耳边喊道：“我现在不打死你，等飞机着陆我就一枪结果你。”

飞行员踌躇了一下，咬紧嘴唇，他转了方向，飞机倾斜着，来了急转弯，向东北飞去。

飞到布伦堡上空时，他们发现街道上有人走动。

卡尔看看瓦戈涅尔，肯定地点头：“醒过来了！……”

教授想要解释，假使布伦堡已经醒过来了，那么一定是那个地方先服的药，柏林看来还在熟睡，虽然也快醒过来了。但是马达的轰鸣打扰了他们的谈话，瓦戈涅尔只是沉默地用手指指沉睡的达乌别。

又是沉默。过了几分钟，感到飞机好象停在原地，大地在下面慢慢地爬着，卡尔打着盹儿……

但是，瓦戈涅尔机警地看着前方。忽然尔觉得身子被撞了一下，醒过来了。阿达夫惊奇地让他看窗外的什么东西。

卡尔往远处看去，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瓦戈涅尔递给他舱内的望远镜，指给他林间空地的一个小白房子看。卡尔接过望远镜一看，顿觉心胸开朗……

在境桩上飘扬着红旗。

“我们得救了！”他喊着，冲窗子挥动着望远镜。